「萬歷」青州府志
二十卷

（明）王家寶 鍾羽正纂修
明萬歷刻本
十二册

原件收藏

河南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2·11·2

17

原件状况

原件有部分破损

本部书共摄制 **3** 卷

3：1 卷1 卷11
3：2 卷12 卷18
3：3 卷19 卷20

接前片卷

本片卷含：卷12——卷18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名宦

設官分職凡以為民牧侯至簿尉一也故心切于為民則精神耳目規畫措置無不注于民者雖年異功劉秦異用匡扶撫綏無事非民而民亦隨受賜即學術意見有所未醇無論也若心不為民而因循苟且秦越而傳舍之甚且朘我以生又不然者毛鷙炫智張威負赫赫名而毫毛無益于民庶

言諸管意也仲山甫太公之後為宣王冢宰兼太保
王命築城于齊詳見烝民詩
管仲頴上人相齊桓公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葵丘一盟天下宗齊
仲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
俱為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
莒及襄公弑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
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仲將兵遮莒道公小
白中帶鉤小白佯死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
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仲請
桓公請諸魯比至三覺三洛之桓公親逆于郊
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授以国
月仲請百官隰朋寧戚王子城父賓胥無東郭
牙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可
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
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隰朋寧

城父賓胥無輔政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
國為卅一鄉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
以贍貧窮祿賢能重聘
幣親諸侯齊人大說
公與魯莊公會于柯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
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仲曰棄於信
侯失天下援不可竟與之桓公會諸侯于鄄
覇狄人伐邢仲言於公曰戎狄貪不可厭
夏親睦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請救
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
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
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
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
仲信曰臣聞之

亦無所不利馬桓公將許之仲曰君以
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
有討於鄭未捷今若緩之以德加之
若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
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
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
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
之位君盟晉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
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
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
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
鍾羽正曰觀仲所論議一則曰德禮二則曰禮
左氏所記明著如是可徒以禮教信義歸魯而
仲為功利誇詐不
之耳於道何悖也予誠齊人敢公為仲訟一

左史為証稽古
者以為何如
王世貞曰管子大公
其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方勁之楚
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之楚
戎狄然則太公仲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
公不廢王齊不為霸固也不然而管子
書尚在其論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欺之
吉一二乎哉孔子盖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
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而
徒見其有器小之訓遂從而鄙之過矣仲獨夫
可小之耳後世而有若人天下無財匱兵弱之
可易
議哉
趙用賢曰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
法者莫精于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隋
后稷公劉深仁厚澤又培之數百年周
之佐其法制

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仲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胷則目不見流矢挍戰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伐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侯力政之日必欲舉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伐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母招權勇於權魚鹽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故謂仲之法異于周公則可謂其法盡詭于周公不可也非獨仲也太公治齊伍月報政曰吾因其簡其禮周公以為敏太公亦不盡倣于周官而遂以富彊為大國仲蓋因尚父故業而脩之耳法不詭于周公而政得為二公後亦庶乎其可矣

蘇氏軾曰左氏云管仲之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于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不犁然與舉而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者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于干戈謀臣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于先王之約束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之宜矣管子天下才也當其謀之于蚤嬰下令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事可以隨今可以變今可以伍兩卒旅之舊也因開備用者即兩造兩劑遺也遂士皆以文學燕孝而且及于拳勇股肱興賢之說也練也練器械以養力布而並及於鹽市還府之舊也他如互鄉二牲諸說不過藏羨待之于國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可以戰諸侯賓服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為截然

免於禍孔僅誅
死有以也夫

按漢初有管少卿為燕令稱仲之後家未虛而生寧丘明去仲未遠稱其世祀豈無據乎

寧戚齊桓不遇而貧飯牛車下扣角商歌桓公其歌異之召而問焉賢之舉以為大夫管仲鞌草入邑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考戚衛人見文選註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人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行重於齊邦既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即順命無道即逡命

子與管子皆著書以發其蘊故管子有牧民山乘馬輕重九府等十八篇在法家晏子有春秋之說而漢史已紀之蓋附入者耳

蘇氏轍曰管子以威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自復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亦賢者也夫子亦每賢之景公治齊莊景公皆庸君也而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管仲之佐威公其所以為正者有不相為謀者歟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孔子之言為正他書未可盡信也司馬光曰晏嬰忠信以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卿尹晉迎以上

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敎其慮為之使而不與其謀貧焉故也

卜商字子夏衛人以文學稱嘗為莒父宰予字子我魯人辯簡公時為臨淄大夫田常作亂與田常等齊又矣苟與其亂孰能族原之盖義形于色抗節殉難者也由求道哩死之者臣弒逆不使予非其傳耶簡公之弒沐浴請討秋大義也安知予非志在討逆不克而死之者或辨闢止亦字子我余謂止與常並相非邑大夫也其稱予我繫予明矣

蘇氏軾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為簡臣布德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予于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而弟子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戚其族孔子恥之

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也弟子傳妄也

宰予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左驗明甚太史公因陋疑使宰我負冤千歲而吾師與蒙其垢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曹參

涿人高祖時為齊王相惠帝初更為齊丞相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舍蓋公其治要用黃老術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稱賢相

趙人奮之于武帝時為齊相恭謹篤厚慕其家行究所施設不言而治民稱為

馮野王 上黨人剛毅堅執確然無欲成帝為已聞野王名因拜為野王奏大司馬王鳳專權薦野王免歸代鳳後為鳳所陷野王免歸

趙貢 涿郡蠡吾人為琅邪太守行縣見不其令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后宣果代張禹為丞相除貢兩子為史時稱貢有知人與子之名

崔篆 安平人王莽改千乘為仕莽而兄發為莽司空毋師氏以通經受莽寵不得已乃之任曰吾生无妄之世值羿浞之柔之何遂閉閤不視事久之掾吏請行縣乃之邑見奸猾皆滿一旦理出寃繫二千餘人吏以政峻急恐浸罪爭之篆曰殺一大尹活二千人吏以所願也遂投劾去此人既高品而棄職活人功于地方載在范史舊志遺之今補入

有崔府君廟莫知其原俗傳為崔子玉然子玉嘗至青非有活人之恩無緣立祀意府君為笮活之民共為此祠者乎又其孫瑗亦名子玉然之青而崔休光韶光伯相繼有德于齊或其人不可考矣姑志之

楊彤 成帝建始三年為琅邪太守其邑有災害十以上王商部屬按問王鳳曉商曰災異天事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勤商不聽竟奏免彤以

公孫閎 平帝元始中為琅邪太守時天下多頌王功德閎與廣平相班稚不上歌謠閎又言異於公府太司空甄豐遣使馳至兩郡切責閎造不祥稱絕瑞應嫉害聖政皆不道閎下

稱收相印補

延陵園郎

南陽西鄂人光武時

之治號循良
民感其化

李章 河內懷人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光
為平陽令以治伏豪右遷千乘太守坐誅
賊過濫徵下獄免歲終拜侍御史出為琅邪
時北海安丘巨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遣
擾營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
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今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
逆虜無狀因劫郡守比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
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焚城門斬長
而還歸郡以狀上帝嘉之

薛漢 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永平中
愛頌
千乘太守政多異迹開敏有材朝訟暮決郡

張宗 魯陽人王莽時會義兵起宗率陽泉民起
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及大司徒
禹西征聞宗素多權謀署為偏將軍琅邪北海
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遂破散
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賊悉其威武相
捕斬者數十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

魯恭 扶風平陵人和帝時為樂安相時東方多盜
郡患之恭重購賞開恩信渠帥張漢等率其餘
降恭以漢補博昌尉其餘
遂自相捕擊盡平之

第五種 長陵人桓帝時為高密侯相時徐兗盜賊
起高密侯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畜厲吏士
聞懌之捋鼓不鳴流
民歸者歲至數千家

楊喬 光武時為臨淄令邑人江革至孝喬說
特席顯異之親奉錢以助養時人化焉
風茂陵人章帝時為青州

千石令長徵雄為青州刺史與
連戰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
每行部錄囚察顏色多得情偽其長吏不
皆解印
綬去

王龔山陽高平人安帝時舉孝廉遷青州刺史
貪濁二千石數人帝時為青州刺史適黃
嘉之徵拜尚書

臧洪廣陵射陽人獻帝時為青州刺史適黃
巾屠破之餘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

黃琬江夏安陸人靈帝時太尉楊賜
薦有撥亂之才擢青州刺史

孔融孔子二十世孫漢靈獻時為北海相抵郡收
士民習兵講武蓋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
賢良郡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為具
斂葬時黃巾寇侵融出屯都昌為賊所圍劉備
兵救之奏為
青州刺史

李膺潁州襄城人性簡亢寡所交接桓帝時為
青州刺史守令畏其威明多望風棄官去

陳蕃汝南平輿人桓帝時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
州刺史政有威名屬城望風引去蕃獨以清
留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書詣蕃有所請託
得通使者詐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杜密潁州陽城人桓帝時為北海相官子弟為
長妖惡者輒捕案之行部到高密見鄭玄為
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

毛義廬江舒人宣帝時舉賢良遷北海相才識
遂遣就學人服其藻鑑

毛義廬江舒人宣帝時舉賢良遷北海相才識
敦勸風俗治得其大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
因相北海
其詩遂傳

應邵字仲遠汝南人少篤學博覽洽聞舉
陵令丰神俊逸政務脩明以城陽王
并食此縣宜常血食不禁其

胡質　壽春人魏文帝時為東莞太守以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通渠道以利舟嚴設備豫敵賓海無事有清慎之風

曹攄　譙國人武帝時為臨淄令有寡婦事姑愍姑婦乃誣服攄到以其年少勸改適不從姑愍之密自教聖君因歸家尅日令還至日果得其情又嘗於道無違者一縣嘆服

竺曇　字季祖東莞人元嘉初索頭虜遣兵來侵東陽城聞虜將至欽衆同守與將士盟誓不入城者使就山阻險燒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城內文武一五百人而半是羌蠻流雜人情駭懼衆夜潰車宗領五百人出城掩擊虜衆披退開道

騎悉至統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日分步騎來逼夜使百人於陽水口兩岸設伏斬虜將阿伏治攻具盡力攻擊曇堅守不移日久城壞戰士死衆困乏城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救四壬申虜聞道濟至焚燒攻具器械走青州竺曇上言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可以固守功進前將軍封建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官至光祿大夫

申恬　魏郡人元嘉中為竟陵太守歷下邳北海二太守所至皆有政績二十二年冀州刺史檀道濟以恬督冀州青州樂安諸軍事明年加寧朔將北虜入寇恬摧擊之徵還都二十七年索虜南青州遣恬援東陽與齊郡太守龐秀之解圍禁之援恬乃北退以恬為冠軍將軍北門外

詞思甚有網紀百姓頌之後不以附司馬氏死

任燠 樂安人為青州守哀矜折獄推誠惠愛治行清白發姦擿伏為良二千石

管統 初仕袁紹為東萊太守後譚更為樂安太守服惟統守樂安不從曹操命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操操以統亡國而赦之

何夔 陽夏人仕魏為長廣太守時黃巾未平諸邑賊郭祖寇樂安曹操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涖政未幾諸賊悉平起夔至郡旬月皆平之徵還參丞相軍事會

杜驥 京兆人桂陽公義貞鎮長安辟為州主簿文事在任八年惠化大著白義熙至宋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二郡諸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

阮長之 陳留蔚氏人南宋東莞太守莊官有風裁不避豪強彀稱大著後人思之

玄邈將許之叔安諫止因使叔安詣建業發遣謀於路被執并求玄邈表叔安曰寡君使表上于不上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王勸殺之道成義而釋之

崔景真 清河東武城人齊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後民立祠祀之

張讜 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先仕南朝為東莞太守後歸北仍舊任東莞與高閭對鎮團城性開通篤于撫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視後賜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卒見魏書本傳

竇瑮 為北海令政教大著嘗穿渠引白狼河水曲折五十里以溉民田獲利甚多

崔卿 清河東武城人魏尚書儀射亮之從侄直侍郎尉慰勞青州刺史登齊州

今有信推按掾於兵革得民如此信非襲取惜乎其辭不可知矣

王神念 大原祈人南梁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姓神念禁止淫祠石鹿山臨海有神蜮妖巫歌風俗遂改

李慶緒 廣漢鄭人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志在復讐校州將陳顯達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

慕容白曜 皇興間加持節都督諸軍事青州刺史撫慰其民不事殺戮啓土賴之以安

韓均 安定武安人北魏青州刺史應謹恤民甚有威惠

鄧範 范陽涿鹿人慕容白曜南征範為左司馬曜無鹽戍主申纂憑城拒守白曜用範計崇朝克之

赴曜將盡以其人為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東秦不遠為經畧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二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隨以範為青州刺史以撫新民進爵為侯加冠遷尚書左丞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崔休 清河東武城人北魏肅宗時為青州刺史清愛民甚著聲績青州九郡民皆上書頌其德

崔光韶 清河東武城人北魏肅宗初除青州治中遷青州平東府長史清直明斷民吏畏愛

崔光伯 光韶弟為尚書郎奏除北海太以其要滿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涖海青州別駕尋除北海風遠著慕其兄光韶復能稱崇侍養兄弟宜有甄録可更申三年

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慕義
繫之乾密奉黃金百挺被婢二十人幼應
殺之罷還鄴相孝徵執政求縶石英於幼應
南青州所出幼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三四
不平或以告幼應抗聲曰幼應結髮從宦世
意求人假歛挫頓不過遺向并州耳其介如
劉善明青州刺史中山人父懷仁仕宋為齊北
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
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
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
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
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
當孝為吏當清孫揩式足矣所歷之職廡館
頓俸祿散之親友
龍興寺內有飯客鼓架寺東淘米澗南史劉
仕宋為北海太守元嘉中青州饑人相食善

積粟自作饘粥開食賑救鄉里皆獲全濟百
其家為續命田圖志相傳劉善明宅飯客鼓淘
澗皆當時事豈善明亦嘗事佛故在宋止呼飯
後因捨以為寺且青州城晉羊穆之始築戰國
未有此城田文何故宅於曠野蓋後人止慕其
謂能飯客者必斯人而隱沒善明之高義不得
辭

劉曠文帝時為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左
射高潁上其狀上召見勞之詔拜苕州刺史
張須陀弘農閿鄉人性剛烈有勇畧煬帝大業中
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不可擅與
曰今帝在遠遠使往來必遲歲月百姓有
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以此獲罪先斬
開倉而後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日

崔玄亮 磁州昭義人唐卓元和初召為監察御史歷駕部員外郎清貞元中進士累署諸藩幕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卓有善政

尹思貞 京兆長安人中宗時為青州刺史治州有蠭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表其善政召拜

鄧景山 鄧州人初為洺州刺史有惠政百姓為立碑頌後為劉晏所薦晏領度支鹽鐵青苗等使奏景山為副使景山精力過人晏甚重之

王承元 太宗時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始鹽禁未嘗有司由是兗鄆諸鎮皆奉

劉仁軌 博州人大宗時遷給事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卓有善政

李仁之 字成已滄州東光人任淄州高苑縣令公廨之餘繕理館宇修建學宮勸進生徒又其長者無訟縣治內

得萬餘人北渡河須陀追之至臨邑縣千級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戰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號為名將

李邕 字泰和揚州江都人開元中為淄州刺史京師以讒娟出為北海太守文章書翰俱時蚤有雅名劉敬忠烈重義愛士李林甫以罪詔就郡杖殺之棺斂葬諸

劉玄佐 滑州匡城人德宗時李洧為李納所攻玄受詔援洧大破納兵進圍濮州狗濮陽皆之遷檢校兵部尚書兼曾漢觀察淄青兗鄆招使希烈反玄佐與諸將聯兵數困之尋遷檢校

崔玄亮 磁州昭義人唐貞元中進士累署諸藩幕府劉介特遷密州刺史朝廷推重拜散騎常侍

徒

劉敬和 嘗為淄川長山鄒平令皆有聲徙青之水渾已澄長白之山草已青鄒平之民仆已行述其德政樹碑於縣治

顏衍 兗州曲阜人兗國公四十五代孫少苦學氏春秋梁龍德中授北海主簿以治行聞臨濟多猛祠有針姑廟者里人奉之尤篤衍每言之不避晉祖名為工部郎焚其廟衍東歸房知溫鎮青州復辟置幕下知險悛多不法衍間為益都主簿性清介摳密直學士俄廢樞密院以本官奉朝請踰年表請還侍養授後仕宋歷官轉運使青州行營司馬

劉璠 渤海人漢乾祐間為益都主簿性清介寡合能甘苦淡後仕宋歷官轉運使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人宋太祖幸西都獻十策不年為真宗相時以兵部尚書出知青州

澶淵命燕青淄濰安撫使

尋改吏部尚書卒謚文定

晉璋 字寶臣靈壽人彬之子初知秦州乾興間轉青州璋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輛燕遊春秋穀左傳而尤熟於左氏位至樞密卒謚武穆

寇準 字平仲華州人太宗時為員外郎尋以同修太宗文不豫驛召還問之事準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人心遂定策都手叩額歌呼相慶景德間贊決澶淵之役契和宗社奠安後被譖貶雷陽卒仁宗湔滌其

中書令

謚忠愍

趙 字復古濮州人從种放明逸先生學真

青州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再徙青

易食以救饑民皆賴
之通判滑州
為姦利者隨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數曰吾
民無所逃是為政者之過也遂緩其獄得
十餘人餘釋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
為善由是
風化大行

韓億 字宗魏雍丘人仁宗初進直史館尋知青
治聲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撫拾官吏輒不
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
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京朝幕官柰何
下亦望京朝幕官柰何錮之於聖
世乎官至參政以太子太傅致仕

程琳 字天琳博野人仁宗時為刑官
囹圄常空後知青州遺愛在民

范仲淹 字希文其先姑蘇人幼孤隨母適長山請
長白山慶曆間知青州惠政及民瑞應

遺井尚存公內剔外和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
動心慨然有志於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為諫官抗直敢言經畧
夏鍊兵選將城築大順賊為喪膽比參大政日
圖治太平授橫渠以中庸授明復以春秋首開
學尤非當時諸臣所及云

龐籍 字醇之單州人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數直
上納其言中外孔道景祐間來知青州後知定
獨龐公天子御史耳是
請老陳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克壯主上注意
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
去豈止足之謂邪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
仕

孫道輔 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仁宗時判
知鄆州徙青州及使契丹

金靖字安道建州人仁宗慶曆間修相繼抗疏論列得罪遠謫天下稱焉
尋知青州自寇準及公來守是邦風俗丕變
葦出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民流就食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五萬斛益以官廩隨口給在貯之得公私廬舍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遴老弱病瘵者廩之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大冢葬之謂之叢冢凡活五十萬募而為兵又萬餘人帝聞之遣

勞拜禮部侍郎弼曰州守臣職辭不受前此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而斃名為救之而實殺之公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王則叛齊州兵欲應之或詣公告以中貴人張從訓衛命至青州公度其可用密付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為禮部侍郎又辭不受温曰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

四考矣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仁宗天聖元年秋遷兵部尚書青州事究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歲

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諭八公

蔡去三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

宗召用安石公謂安石言僞而辨行僻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深怨之

趙抃 字閱道衢州人初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近仁宗時知諫院大臣有過失輒論列無所回撓嘗論張堯佐除節度使及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不可為師傅又論內侍任守忠罔上蠹政乞正典刑以謝天下又論宰相文彥博龐籍貪戀權寵不早引去又論參知政事王堯臣宋祁不稱職又論樞密使夏竦姦邪險詐不忠不孝又論宰相富弼進用過速又論宰相韓琦不學無術又論宰相曾公亮無大臣體又論參知政事歐陽修引用朋黨又論參知政事趙槩無所建明又論參知政事范鎮朋附歐陽修又論樞密副使王素不當罷又論樞密副使包拯不當復召又論樞密副使吳奎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唐介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趙抃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孫沔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張昪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陳旭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范仲淹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韓絳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呂公弼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蔡襄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富弼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文彥博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龐籍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王堯臣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宋祁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夏竦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韓琦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曾公亮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歐陽修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趙槩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范鎮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王素不當用又論樞密副使包拯不當用

張知白 滄州清池人真宗時為右司諫朝制重
出知
青州
外請補外不許命糾察在京刑獄知白固

凌策 宋州涇人神宗時知青州性質淳和臨
政寬一方賴之以寧超拜都官郎中

陳堯中 南昌人仁宗時知青州請城傳海諸州詔
中貴迎謁堯中拒捕
殺之召拜察知政事

李仕衡 成紀人真宗時為河北都轉運使頴州苦
部尚郎後知青州能
捕盜入為三司使

白嚴字垂訓河南人真宗時進士及第試
校書郎知安丘縣以惠政聞累

張仁愿 范陽人明年群盜聚宛洛間仁愿
不取出明年群盜聚宛洛間仁愿
號長龍詔擊之仁愿領帳下數十人入
獲其黨
曾遂寧

唐義問 江陵人初知齊州掊宗時提點京東刑
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大盜
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
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

劉熙古 寧陵人太宗時以諫議大夫出知青州
謹清介勤於政理安戢下民終户部尚
書

欒崇吉 封丘人太祖時調臨淄主簿尋轉為令
明習文法清白勤事累遷司農少卿

戚綸 楚丘人興國八年進士解褐沂水主簿按
得逋户脫口漏租者甚衆真宗時知青州
發公廩以救多所
全活郡民德之

隰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盜賊立賞罰設法畧捕格之境內肅然

鄭獬安陸人神宗時知青州為政寬簡嚴摘姦誅惡所部翠安見其宥不忍民無罪而陷法綱引疾投閒鴻慶宮

程師孟吳人神宗時知青州為政簡嚴摘姦誅惡所部翠安

宇文昌齡雙流人神宗時歷知鄆青二州徽宗時戶部侍郎再知青州前後俱有聲績頌之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言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恥也時人元豐中討西夏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尊

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雪之句謫監邕州監米倉改監柳州酒稅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為監察御史累遷直秘閣知青州

曾孝序靖康初知青州繕治城池訓練士卒儲峙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召赴行在民借留許之

王博文濟陰人真宗時知密州負海有鹽塲歲多盜豁吏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歲豐乃復從之

孫奭博平人太宗時嘗知齊州後徙密州密試講職遷大理評事後復知兗州

崔汝文丹陽人徽宗時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變鹽法盜賊者衆有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包拯歐陽修吳奎皆舉
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韓
曰痛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貢誼也神宗
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洙知不可而爭爭不
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
歛加斂緡錢以取贏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
使調民濬漕渠以通艦舸洙持之不下三上
止其役旱蝗為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
死

楊澈家世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渡海因家於
建隆初主簿再遷青州司
軍知州張仝操多不法澈鞫徹平允無所阿畏
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
右贊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
徙運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

劉述式齊州人神宗時通判密州與蘇軾同
時有能聲嘗娶育不毀婚君子重之

王存丹陽人幼喜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
年始歸時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數十篇鄉
之自以為不能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
簿擢上虞令豪姓
受豪賕賂他官變其徼存及坐罪去久之除
推官脩潔愛民為
民耕墾
從之

賈燁卿安陽人仁宗時為青淄路都監海盜行
博昌鎮官吏肆剽掠燁卿募士悉擒之

郝仁瑀仁宗時為青州兵馬都監京東轉運使
問多闢田時仁瑀知田事乃請規度水

[illegible]歷城人挍勘篤孝父蘊病刲股以療
[illegible]曆四年知藍都縣當督賦租[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

為漏稅捕送縣次
以文法會御史中
毛注西安人舉進士徽宗時知高苑
縣以治辨稱吳執中薦為御史
金完顏伯嘉北京路人章宗時為莒州刺史
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
燕寧初為莒州提控以破紅襖賊功累官山東
副使封東莒公益都路隸焉與蒙古綱保
方以功遷金
紫光祿大夫
田琢蔚州定安人宣宗時歷山東東西路轉運
知益都府事時李旺據膠西張聚據棣州
據安丘琢督兵征討悉破
之山東諸郡縣賴以保
全

蒙古綱咸平人章宗時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
統軍事嘗奏赦楊安兒餘黨從之後徙
平府尋權樂知政事復
寨張林侵掠東平綱遣王庭玉督兵踵擊七破
郭建義州弘政人天會間為益都令廉
明頗異吏民畏服累遷濰州通判
木甲良弼泰和閘為益都令惠
愛及民民思戴之
陸有常欽宗時知臨淄會臨胸土兵
作亂有常率民兵拒守戰死
李邈清江人欽宗時以觀察使知青州會金兵
邈聚財募兵共為宛守計久之城陷被執
不脅使拜不屈曰汝不於此時還二帝反西
崴取重幣如契丹禮尚可特也金人諱其言
被髮左衽邈憤怒詬毀甚力金人怒殺之
色不變南望再拜坐受戮高宗贈邈

之亂興陸有常
丁與宗千乘縣事知經能文長于
同死士兵之亂
王允功建炎二年為北海縣盜劉人來攻
濰州守韓浩率衆死守城隅力戰民
理榮軍王薦
皆全家陷沒
黃鐸江南人崇寧間知千乘縣事知經能文長于
吏事治邑以課宰聞縣之有儒學自鐸始
謝中江西廬陵人舉人洪武間知樂安
縣明務以德寬平之績有餘慕焉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儒士永樂初知樂安縣在
年持公如一以事母孝聞于仁宗授文華
學
士
高軒字克任直隸廬江人監生景泰初知樂
安縣當法有裁豪惡懾伏貧弱者恃焉
狄惠字濟民直隸溧陽人監生天順間
知樂安縣處事公明操行不污
王緬字勵之浙江山陰人舉人成化間知樂安縣
心廉明為政平易歲大饑發廩賑之蒙活者
李濤直隸定州人進士弘治間知樂
安縣聽決精覈咸伏之曰神明
劉金字振之順天三河人進士弘治間知樂安縣
正無私不為苛察為上官所敬徵為監察御
葉忠字廷直江西玉山人舉人成化初為樂
安學教諭師範有常前乎此未嘗有也
高通皇統十九年為高苑令時濰水自華不注山
北入大清河偽齊劉豫陋導之東行為小
運鹽初行高苑北地窪水患通改由縣南長
溝又壘土為堤捍城民不告勞迄今猶賴其
朝散益津人金明昌七年知沂水縣治政公
平善發姦伏是旱潦新舊糧

趙苣密聞獨不入境冤是朝廷招河
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苣州刺史教其
人冒積賞錢三百萬皆徵於民民苦之守
狀聞於户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人勸其事

完顏君佐

為益都尉息盜民安時人稱之

董文炳

藁城人中統初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民
世祖從之三年李璮反濟南文炳會諸軍圍
抵城下呼璮將田都曰反者璮耳餘毋自取
都曰反者璮既降衆遂亂掠璮以獻璮
繼城降用之璮之愛將
有浙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
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主將曰彼
所脅耳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向天子
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主將從
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為山東東路

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
至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府不設警衛召璮
史立之庭曰狂賊詐誤汝等璮已誅死汝皆
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當相安毋懼汝
子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當相安毋懼汝
勉取金銀符經略使不敢違
上命所卹大悅山東東以安

蓋苗

棄地舊殖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統其事
買金以輸民有忤官長意輒謂居地有金鑛
及泉而後止獨逮治而已張美後
按礦之害白于
萬曆中復罷其轍見吳令傳

張俊

用兵大明兵境冤是朝廷招河
子投

王磐永年人方務冠從麻九疇學于同郡
曰作廉一器畫為朝暮食年二十六登
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益陵史百氏
宏放中統初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以疾免
素重磐以禮延致之
上題其居曰廣庵伯
之晚身幽之中
祖名兒嘉其誠撫勞甚厚
頰潛 頰子四十八代孫順帝時被益都路
元帥府宣慰予憲
年除益都路總管府俗頗悍都刺
詔都刺元統
能捕都刺設計生擒
之其黨路宮尉使羅鋼訪
杜勘縱其賊已而復被擒乃盡輸其
詔都刺之誣始白釋
王買奴鎮益都其
府屬病民詔都刺裁抑之民遂不擾

范元澤東平人至元間為益都路總管
政著能聲壽禱而輒應民懷其德
撒吉思田鬬人授山東行省都督遷經畧統軍一
益都田千頃山東兵後民乏牛貝歲屢歉勸請
朝發粟賑卹奏蠲其田租統軍抄不花田遊獵
元帥野速荅爾擾民田為牧地
表聞皆治其罪東人刻石頌德
真閭至元四年任密州達魯花赤興學校勸農桑
集耆宿問民疾苦整飭盜暮年而政成
州人述其德
政立去思碑
完顏慥德字輔之至
腰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
謹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
聲若細不以楊掠立威不數日上下

張崇道 大名人至元間知密州崇儒禮士教大行民多率循禮義有化導之

孔冶 宣聖五十三代孫至元間知密州蕘白門杜私謁戢姦除惡優卹困窮民甚德之

黃濟 祥符人至正間知密州值歲饑盜起陳弃盜事各十餘條仍奏減價賑糴不俟報允發粟給民考績居最褒奬比去民為立碑頌德

劉好禮 恩州人順帝時知莒州教民禮義勸姦强會旱且蝗致禱神祇雨降蝗滅輒應又宽徵平反甚多及去郡民立石懷政

欒汝翼 大德間知博興州持已廉潔勤於撫字興學數教民多化之

郭充 文宗時知博興州表行義尊碩德政興廢舉賦役均平士民多畏服之

司仲可 臨淄尹興學校闢田野均賦役盜賊止息囹圄空虛

張德新 渤海人大德間為樂安尹廉民率于官能剔蠹惠卹小民公廉惠愛民

蔡泰 大德間為樂安尹公廉惠愛民不忍期歷三十餘年卒於官

葛讓至 大初為高苑令歲大饑首捐俸以為衆勸為多方移請設法賑餔民賴全活者無慮千

楊温 為高苑尹至大元年大浸縣尹葛讓敬甫移於縣與監縣公買住主簿楊汝梅議率公吏等首捐俸米以為衆勸活者無慮數千人士論偉之

王玠 太原人為壽光尹時歲卤盜起玠為建亭備盜不敢犯民賴以安練兵數月藝精器備

伯豪 商河人至元間為壽光尹除積弊政民賴以安及去為

無所好

公孫英 中統間為臨朐令廉察莫憤取飲食公餘杜門端坐手不釋卷聲色紛

李善卿 為臨朐尹脩學校決疑獄持己廉平勤於撫字民信愛之

田恭 兗州人大德間以寧海判官遷安丘尹脩學隆勤恤民隱尤加意於農桑學校士民愛服

段綺 濱州人中統間為昌樂尹撫字有方民皆安業秩滿民奏留加明威將軍仍知縣事

楊徽 長清人元統間尹昌樂以興學育才為務莅政和平獄訟清簡民甚便之

武秀 濟南人仁宗時以清謹擢規畫盡法興學校勸農桑數年民愛戴之遷東東路都轉運鹽使去後民為立石頌德

張起巖 字夢臣濟南人年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教諭政成遷安丘令博學有文善篆隸中祐乙卯進士廷試為第一人官至翰林承旨謚文穆

楊公 獻縣人至正五年知安丘有才興利除害愛民如子

范華 獻陵人仁宗時為沂水尹莅政廉勤廢心公平興學勸農期年廢墜具舉政教洽和去後民立石旌善

孔克紹 宣聖五十五代孫文宗時為沂水主簿有愛民佐政有理甫三月縣事咸集左加意校邑人稱之

孔紹金 鄉人世祖時僉山東東西道按察司事都寧海大饑發粟賑之一方賴之

趙從雅鎮廉察剏修文廟橋梁公私不擾至今

陳章應福建晉江人洪武中進士由榆次縣丞擢禮部主事榜以示激勸

于子仁湖廣武岡人洪武中為昌樂丞出政廉能民畏服秩滿民保奏陞知本縣後坐誣累赴京訴理陞登州府知府賜金幣

王鐸陝州閿鄉人洪武間知壽光勸農桑興學校恤貧乏代去吏民遮道泣留監察御史謫知昌樂蒞政興舉廢弛官至應天府尹

于潛河南鄢陵人由監生除姦弊興舉廢弛官至應天府尹

薦能革除姦弊興舉廢弛官至應天府尹

朱允恭陝西保安人知諸城廉靜寡欲治民得

事被誣赴京民詣闕奏保上嘉其

勑勞復職尋卒於官民哀之

張旗山西榆次人洪武中知安丘會妖賊唐賽兒攻安丘旗與縣丞馬撝率民兵八百以死拒戰賊敗復集衆攻城會衛青兵至旗出城中兵合擊大敗之卒全安丘事聞擢旗山東左參政撝左參議

孟迪太原人由鄉貢知青州承積弊後振壅滯捕隱漏各中機宜屬邑豪吏飾詐挾上流毒閭里薦得其狀黜于獄人大稱快歲比蝗迪語其佐曰民即仰于農孽乃作菑咎在長吏即督屬捕之患息歲稔每旱禱雨輒應咸謂德政所感云既而嘆曰救荒之政與其持之于末孰若備之于初乃勸民出粟備賑不督而集所屬以石計者五十餘萬終迪任未嘗病饑建市集通貿化均遠輸官師其廉吏懶其威有盜就擒堅不肯服一訊即輸盜為屏迹在郡十年德化大行

洪武初為諸州同知青州民孫古朴等作

軍至沛華寧有遺種乎撫守士民相
所可惜者良民也賊未敢加害擁至城南鄉
家莊魯大罵賊遂殺之事聞命厚卹其家

王公懋 洪武初為高苑縣丞時殲賊數十人入高苑
掠民不能禦公懋率兵捕之賊拒敵斫公懋
左耳公懋不為動擊殺二人餘
皆擒之事聞 賜綺帛旌之

陳勛 字功懋沔陽州人舉永樂庚子科鄉貢宣德初
授吏部司務九載拾遺考最出守青州悉心撫循教
民孝弟力田每行縣省耕繪為勸農圖興學造士
文行丕振詳在脩學碑中未幾患足疾乞骸骨去
民有謠曰去陳府百姓若庶幾哉去後思矣猱栢
曾猱文燭世以文章政事顯蓋有自焉

葉元凱 浙江麗水人正統間知沂水存心仁
恕勤政愛民後卒於官民立祠祀之

楊昕 括蒼人成化初知壽光廉敦鯁直勇於去惡時
有害民者號為七虎莫可誰何昕悉按治之盡

息民安尋卒于官民立祠祀之

人由鄉貢初判萊州卓有聲望天順二
年知青州先是郡治頹敝傑至度緩急節廒
時傳舍以待賓客又明年飾學宮以敦教化茨倉廩以廣
堂階亭銘藝植規畫說者謂傑明厲公式
斁未及三年百廢俱興遺風可為後式

李昂 字文舉仁和人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年
州先是政弊民攜逃七鍾接昂至問疾苦革
賦吏置于法量貧富均
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
助之繼勸富民為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既
吏以不請論昂嘆曰民既生全罪復何憾自
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
加旌獎饑饉後民不能

有兩淮而救荒之政青民
迄今頌之比諸鄭公云云

衛述山西蒲州人由舉人成化間知苔州廉明
脩廢隆毀濡祠興學厲俗人不敢干以私
十載及去
民多思之

張璉河南舉縣人成化間知臨朐歲大旱饑殍盈
璉勸富民出粟賑之民賴全活逾歲豐民乃
業三載拜監察御史去
緝紳號為張臨朐云

馬亮字文明直隸大成人由舉人成化間知樂安
慎嚴明門無私謁抑豪彊勸農桑賑饑乏人
德之

方璈四川人成化間知壽光歲饑盜
起設法賑恤弭散民賴以安

鄭玨河南歸德人成化間知壽光撫綏有方流
業者千餘戶興學勵才訟簡盜息民服其化

奚銘字克新順天宛平人由進士成化間知樂安廉明仁
政清勤除弊懲姦賞罰明信興學校勸農桑
廢脩舉民俗化之
內召擢監察御史

沈清浙江歸安人由進士成化間知樂安廉明照平易近民
政敏無舉臧役均
足民文額增墻橋
梁道途無不修舉

趙一貫蘇州文安人成化間知樂安廉明照平易近民
寬猛適宜蝗旱有禱輒應民多賴之

繆樗直隸溧陽人由進士拜監察御史以不避
諭判苔州公勤廉直上允下慊卒於官民

蓄盜都兩邑民爭之尋以公事至潭南得暴疾卒百姓哀悼立祠祀之

馬繼祖 直隸如皋人弘治間知博興寬厚仁明敏歲饑蹶當道悉力賑給民賴甚

何鉞 河南靈寶人弘治間知博興天性鯁介勤政愛民化盜賊為善良百姓歌之

陳文偉 廬州舒城人弘治間知博興劉正應介畏服興學校課士徒導水利教民力田頹惰者甚多

雷啓東 河南儀封人正德中知臨朐勤於撫政恤民城邑兩經流賊殘破浚築城壍聚衆盡瘁其家及窮黎入城乃令鄉社之衆晝夜更為守備討纔十八日而城守之具完聞于

待賊經營甫定而賊果擁衆驟至東督率衛軍一無所得圍三日相與驚嘆去

李玨 字廷重開州人弘治乙丑進士知青州儀容偉學識宏博政尚簡惠不事苛察訟者以情諭之令其省改久之民輒戒曰吾寧自相輯睦令我公知也官終大理卿

牛鸞 字鳴世獻縣人正德戊辰進士任益都令時賊劉六等轉掠山東躡曹濮蹂淄淹兩過望風奔潰獨鸞與樂陵令許忠節公達東西設變出入若神既講且設乞臨機設變出入若神既講且設

嘗繳兵圍城三匝鸞日夜距守賊歛兵退特自完計耳不一大創賊必復來乃帥子

諸亡命躡賊戰大王橋身被四矢扶創不復衆矣事聞

太奔靳獲無算賊自是

徐縉江都人孔治乙丑進士正德己卯知青
明敏剖決滯獄舉
民者雖少年魏科庭
姦猾理侵漁卹夫役
太公開齊功竝周公
像配以管晏歲時祭
充之或阻以鬼神禍福竟無所動激勸生儒
樂群敦尚氣節庭無私請士風為之稍振未
於官

李獻可故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擢知青州府俗
獄情必察其強弱善惡而輕重焉有應戍者
與其遣罪人而勞良民孰若重懲而令其悔
新也久之刁訟自息黎庶樂業
以最調開封士民爭攀留之

紀資任丘人嘉靖癸未進士守青州言動質古
敢為獄訟清平豪右斂手屬吏有不自賊者
庭詰之嘗曰少年入仕情多恣傲上復優容最
息也一時俊銳之士始不自堪卒賴以成立
諸生論鐘文體崇雅黜浮科第自
此漸盛擢按察副使歷苑馬寺卿

劉廷儀字汝脩慈谿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監察
史知青州惠愛不苛民爭稱便性特耿介
世爭是恭及吏之貪墨闒茸者語及輒色
憚而忌之時監司行縣至廷儀禮遇侃侃無屈
監司謂故御史憸也哗
華矣何為沾沾自喜
動竟以此失上官意
左遷運佐青人惜之

戴冕字希哲婺源人以刑部郎中知青州
若不勝衣日親案牘剖決無滯尤能

宋論將帥能保兵部
湖以平侯功擢僉都御史終少保兵部
推心周閒不吝千金歷剪巨寇徐海王直
數年東南賴以寧謐說者謂
宗憲經畧已槩見益都云
楊繼盛容城人字仲芳號椒山嘉靖丁未進士
京吏部主事遷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
驟得兵政
上寵之鸞驕且內畏虜靖千二邊互市鸞主之
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疏上忤鸞謫陝西
邊縣典史北虜數萬約入寇鸞奸復露罪坐
高大告遷山東諸城令凡所措注率以振紀綱
強暴緩善良為務數月累遷兵部武選盛曰
上遇我厚矣我當有以報之於是具疏論相嵩
十大罪五姦又云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
秦嵩方得
上意構盛復下錦衣獄詰公何得引二王為詞
二王嚮不聞嵩著且王家事寧不憂為嵩
獄具詔杖至百有遺之蚺蛇膽謂服之可以
盛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為郤之第飲一卮
受杖送司寇獄創甚乃蘇獄吏內畏嵩
去藥食自碎鬱盆手破諸腐肉出稍稍起司
論盛詐傳親王令旨紋中外駭怖又之
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逮秋月行刑人謂不
謂嵩曰吾行當為厲鬼以殺之耶嵩曰
某鄢懋卿曰不可公不聞養虎遺患者乎嵩
竟以十月朔論死出獄赴市為詩曰浩氣還
不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
丹心照萬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
自聖明制作嵩千古小人
刑謂刑者曰勿傷我鬚對曰公但定心小人
遂受髮七年而嵩敗狀大露言官交章劾之
遂嵩竟
其子世蕃又三年世蕃論大
逆又三年

箱拜別問即對衆朗言嚴相擅權納賄生至京祕劾之衆聽之相顧悶然居無何武選員外以劾嚴相獲罪下獄云公時年二身材中容儀秀雅面圓色皙兩髯下垂至頰下皆勻長寸許添色微紅兩目白睛多有威而笑談則從容婉娩間出謔語全無崖岸相與品皆真奇男子也

陳儒 字汝宗錦衣衛人嘉靖癸未進士歷任山東布政使使發卿貳提調鄉試以註誤被逮謫青州兵備愈事廉幹素著未至任而民畏之如明蓋任數閱月四境肅然闔之間無敢夜行能持大體不為苛急吏民安焉陞光祿少卿仕至南京戶部尚書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州人嘉靖丁未進士丙午備副使齊故多大姓竊採山蔑海以網其徒附焉往往衆而打上尋以墨書得府捕士有徐子由者三撤不至衆謂按察君雖年三老吏也何可終抗乃率兵而陳之郊計有它即變船自入謝禽而置之法黨與解散先是微知狀輒為備云嘗行部抵顏神謂此其聚一巖邑吾聞在昔盜累倡亂莫不據此為姦即生息蕩有司者戍焉視猶暴之中野此為後桑土於宇耳乃城頹神三月而就民甚便之

温純 壽光縣人進士居官廉明立法勸捐俸金重修學校置學田廣立文會親臨考校一時文學彬彬申革東平州馬騶車夫止辦補丈地清賦理訟無冤善政條例載在儀門本堂木扁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忤閹臣人承意抨擊之致去人名宦祠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弘治中以鄉舉除壽州
教授持身剛正條教嚴明士風丕變賢才
傳頌以為後先無比秩滿在任九年始終一節
學相繼甲於京甸云
聰及第維誠領鄉薦
于維傑維聰俱幼學于
家

褚寶字光楚中都鳳陽人嘉靖己丑進士令臨朐
雅修潔治邑有聲
多所脩建公餘進諸生
城卷鄉村悉置小學擇
列坐析經論藝覺劣不
師教之邑人無少長遠
皆知向學由是科名不
都御史張邦彥撰
盛比去邑父老肖像建祠祀之門下侍郎逄
碑記見臨朐縣志

浦揮字濟川江陰人嘉靖中由選貢任府儒學訓
博文多識動稽
謹教有程度遠近著聲
之士亦執經就講時副
歲領鄉薦者獨盛皆楫
就以
憂去

任弼河南陝州靈寶縣人洪武二十七年由監生
諸城公勤廉幹撫字有方後丁外艱起復陞
平府同知尋陞
四川右布政使

馮傑諸城令涿州人由進士弘治二年任宅心平
政尚宜民經制有方規模宏遠歷官至兵備
使爲賊所執被害撫按上
其事録蔭一子世襲百戶

鄧萬斛諸城令富順人由進士弘治十一年任
敏發奸摘伏如神然心存愛物九所推
求裕民之道是邑田地圯于河塌于沙多不
民苦賠糧多逃移萬斛條疏裒乞免徂

並皆陷遂悉衆而南圍攻諸城平日兵乍聞賊來攻城中人膽慄哭聲震地丁死緒亦誓以死守隔氣巡城躬督千戶張武紀等分信地嚴號令明賞罰紳士夫亦登陴同謀共守賊百計攻之城中百計備之決洪河水注滿池隍賊不能肆睒旬賊力窮又官兵驅其後遂解圍南去向微緒一城生靈盡遭屠矣

閻鶚 深州人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守正不撓成七年以忤中貴外調諸城愛民養士竭盡心捐俸建滄浪書院在于官士民至今頌之

李宗樞 諸城令陝西富平人由進士任美丰儀生不問寒暑修葺城池功成正直寧莫可犯嚴于去惡豪右屏跡進神速在任三年百廢具舉

張集 博興知縣晉州人當兵燹之後招流亡撫寘萌藂荒土修城隍興學校舉祭祀獎除道路百廢具舉可謂良有司矣

楊信民 江陰縣人永樂初知日照縣事多惠政及時修永樂大典徵天下文學之士公亦與所著有姓源珠璣四卷今行于世

李綜 武陵縣人由監生任監察御史洪武三十二改除日照縣令以儒術飾吏治庶平有為永元年考滿復任御史後陞蘇州府知府

路慶 山西壺關縣人由舉人為日照令天順間勤惠愛總量汪洋興學校勸農桑政平訟息民安百廢俱舉天時亢陽公自責并禱時降歲乃豐稔去後民感恩

豪右畏之政尚簡要自奉極儉約常祿之餘不染父老禽須其廳潔陞戶部主事仕至副

趙楫諸城令浙江山陰人由進士任法尚嚴勵幽隱至左右吏胥及拘攝之役不敢索人雖願與之亦不敢受選御史陞禽都御史

侯國安莒州知州雄縣人由丘縣陞任立追徵里甲弊流移復業正稅續完嚴衙役墾荒莒民至今稱之陞鞏昌府同知州孝廉劉璞作志盛稱其美

黃燝蒙陰知縣延平人由舉人嘉靖三十一年歲大饑人相食死者枕籍公前後請發五

陳便宜十事民賴全活者一萬計時米艘經濟民千餘人轉掠鄰區所過蕩

諸城令河南光州人由進士平易近民愷悌之若慈母恤

田作興文教三年遺愛誠比跡中牟而繁密人之思者取遞御史仕至都御史

祝天保諸城令直隸唐山縣人由進士任資性明實心任事絕無炫飾為政不事操切而嚴明不率者重繩以法然亦無苛求故人畏而之三年政平訟理民安物阜庶幾古循良之風

馬時泰諸城令河南陳留人由舉人任語練世故慈民情凡所施為流動順利罔不協機宜其天性明達故御智應變幹行取陞工部主事仕至陝西行太僕寺卿

王三錫諸城令四川內江人由進士任心性直度坦夷絕無城府然性剛正人不敢干

大吳輔召里童子傳若干卷書教諸生講解經義情詞原款即塾師佛論也

餘以治劇才調宣城士民慕之

王惟幾 字子研順天文安人進士隆慶初知樂決如流略無停滯有劉穆之才之速尤善決獄無事鉤鉅一言而得其情禮賢下士抑強扶邑任僅五月而卒卒之日闔邑弔哭聲如雷田扶柩而送者萬人至今人思慕之不置云

姜璧 樂安知縣順天文安人進士隆慶六年任法嚴明令出必行邑有二大猾一就獄一逃逸者尚能禍福人當道屢索之不獲公至佯為不知一日猝爾收捕出獄猾並杖而陰踪跡之甚密一日猾地土編審徭役各當人意加之一縣懾服丈量地土編審徭役各當人意加學校臨評駁軌之正邑有淄流

傷禾築長堤障之民免墊溺訟之曲直情偽洞一言立決咸驚神明樽節愛養與民休息後官南道御史至都御史李丁家

杜乳祿 河南人嘉靖間由歲貢除博興丞先是縣事竟成之社民某某因負課鬻其子女以償祿代償課皆還其銀令贖歸常行道遇民父子弟入挽而耕乳祿心惻然發金助之歸繪圖上道請置官牛五百餘近今四十餘年孳息益衆

顧楫 仁和人由舉人知博興聽事政簡易持廉平齋方數千里旱楫徒步降服禱雨雨輒應博

稔得不饑博自弘正來學政廢久楫至親講督課廣社學三十年間魁士名人後先迭起

某黜非其罪貧不能歸楫厚遺之途楫之去囊空如二君去時

周梧 蒙陰知縣裕州人萬曆七年任約已恪興利除害寬嚴並用民多畏服有去思碑

王礪 蒙陰知縣夏縣人由進士永樂十六年任守沉靜學問宏博治民事神興學勸農無勵以年老致政歸

汪淵 上饒人由進士正德癸酉任沂水令時兵火息民流域荒親教耕織身為勸借修建城池新學宮克庫心計民不告勞天官重之擢監察御史有碑記

穆相 三原人由進士來知沂水縣事捐介有為民不擾不三年而最古循吏風擢江西御史民至今邑治肅然尤孜孜勸學興禮部之入名宦祠有去思碑

李汝楫 由進士任沂水令性剖介撫字有方有遺愛於民擢秋官主事

沈煉 蘇州人由舉人嘉靖間任沂水令修舉廢墜政治修舉廢墜六年擢三守民懷其惠

劉櫃 歸善人由舉人隆慶間任沂水令加意保釐不忍催科當路弁去民為流涕

李守貞 定州人由進士任沂水令器宇春溫操持玉潔歷政未期調滋陽令擢秋官主事

馮聲田 蒲州人由舉人嘉靖二十八年任日照令民力農鼓士向學建奎山書院捐俸助士成蝗蔽野公拾吞之蝗盡投海死辛亥狼入城人公祝城隍是夜狼斃陞臨洮府同知行李篤

魏本 蒙陰知縣偃師人由舉人景泰四年任性資耿介蒞事精明吏民愛服尤勤于學鄉民建祠祀之

彭璉 饒陽人舉人成化二十年知高苑縣公廣儲節用歷任九年終始一節

顧標 淅川人進士正德元年知高苑縣創修
行稱郡邑最未二載以憂去攀轅泣送
人民到于
今稱之

杜鏞 襄陵人舉人嘉靖十七年知高苑縣持身清
為政剛果民有扛幫把持官吏者皆刻去之
濮州
知州

葛臣 固始人舉人嘉靖二十六年知高苑縣創修
秉時上官誤聽新城人計決蔡家口洩清沙
水臣以去就爭之卒得聚議衆賴全活邑不發
者四十餘年祓開書院嚴課生徒科名大振民
立生
祠

袁稐 慷遠人貢士隆慶三年知高苑縣一塵不染三
尺無私催科不事鞭扑糧稅自完歲旱布暇

禱甘霖輒應嘗扁寅賓
堂畫芥一株以自警入
覲京師館穀之費至不能辦稱貸益之復任後以
金償陞東昌府通判

杜思 鄞縣人進士温文好士以郡志未脩故實湮
乃聘文士薛晨等搜考遺書本通志齊乘并
人李時颺少暘乘等書作為郡志人稱綜雅群
生為文會名士奮起科第盛于昔時蓋有功于
教
者

劉有誠 布政司參政陝西寧鄉人丙辰進士幼聰
能古文弱冠登第累陞陝西提學副使山
參政入鄉試總裁試録表策皆出其手屬青
備缺以公攝之時賦役煩亂民累迭亡公乃
耆老苦心調劑自里甲徭前至于門夫
清剛漸去力差以歸終
條編額役自此

而一切經畫輒為百世計如
下能有此乎今仕者或未
建節專臨撫符
政亭傳偷容旦暮比比
結革十數公落落然為邦伯萬物吐氣
可待矣子於劉公重有感焉人知
之善而不知其所由始故詳書之

李尚智 號八泉屯留人由進士任青州府知府居
清苦郡人呼為李豆腐其政明決綱紀修

郡邑
肅然

楊相 蒲州人乙丑進士以御史陞任青州道秉憲
餘史治禮賢好士以古道自持遴兩學諸生
十人為文會盡出俸贖供給之三日一試自是
文因以成名者甚衆自監司好士未有能及之

唐維城 蒲田人乙丑進士清約行古道愛民禮士
未嘗重笞一人鉗鈦桎梏措而不用

如恐傷之布衣蔬食俸入盡用以贍貧生恤
諸生見者雖煩劇必辭事與論文而吏事精
法不撓有豪宦奪民產大猾連六郡者迎按商
正徵得之以屬公盡法治之人心大快其和而
如此以疾卒官囊無十金之
美僚屬為裒金以歛馬申入名宦

附錄青郡故不養馬有建白青郡養馬如濟南
抗言青邊海斥鹵無所供牧畜民實瘠矣馬貴
肥且濟以西賦輕當養馬青以東以不養馬
稍重今復益之是重困也至欲按劾夫事皆緣
郡租稅三十餘萬徵收史或稍為低昂公請
重為權置衙府庭令民自兌而輸之胥吏不
方岳善其法檄州郡著為令丁丑馬大參子
公持王璟授之曰以是為而子寤而舉子名
璟明日憂公復來謂馮曰吾為郡伸且
武期以某日故以璟聘公馮愛其曰諾

神亦其理也見
馮宗伯琦集

李學道 青州知府浙江人壬戌進士先為御史
劾內臣為群閹所恨入朝罹厥戮死朝
閹罪公亦出累陸為郡守秉法公正禮士惠
歲大水攝賑蠲租人賴以安然傷疾高瓢弱遂卒

衛一鳳 青州知府陽城人庚辰進士質直明恕
自持練習政律不為苛察粉飾之治而
刑祉熒動中肯綮歲大禨黠民挾餓夫羣起
公取其稍重治之發倉賑恤變得不作倭事
議兵議餉諸俊少忌狂還詭天剿海奇詭百
茅以鎮靜銷之修城績餉禁止訛言民以無
真可當大事者往時直指訶廟諸生進茶
進茶公第使教授代之直指不憚然公清
聞者其風節如此再為青州道士
民愛附愈敬累官侍郎可入名宦

鍾羽正曰世多以材德此未徹也人止有德耳材者德之用也如仁也仁之術也為材義德也義之用則為材德有全故材隨之若德而材是小夫伎倆烏稱材故有德則自有材人正士不見其炫術露智而人無能欺事無不有智術士所不能得者而公從容為之局材之云乎公之設有定興上公者德政如公而經術義尤為表表人以為台輔器云

王家賓 青州知府定興人甲辰進士心地光明操
監臨清稅屬三轄大璣民多殍斃者公不俟上
請發稅銀玖千伍百兩解真定賑濟撫臣不敢
部不敢
天下高其節及守青推誠貞度為政三年

見公知對明神石
收巫室內夜被盜上下皆疑盈自竊之公
急捕賊賊迫取半校驛井中而書門上衆愈
公不為動索賊愈
擿發類如此強宗大豪犯罪者以正治之即君
萬方不聽也恤孤疾周貧士脩繕橋梁道路置
馬公田施棺施墓歲饑請蠲賑平糴勸分捐俸
以哺孤獨殘疾者民賴以活郡志久不修故實
沒悉心補續陞海陵道青人尸祝之
鍾羽正曰漢長孺矯詔發倉以救臣許之
彭國活饑民白謂勝中書二十四考若王公者
有焉公雅容淵重一介不苟一頫笑必慎至義
當為斃然任之所謂仁者之勇今當大事招不
麾不去自謂貴育不能奪之蓋謝人乎今天下
乏慷慨頡頏士及臨事躊躇顧望椎鍛而不前
公者可多見耶故
其功業未可量也謂公可稱至仁大勇良吏重

王汝梅 益都知縣安肅人進士器局博大才識
治劇理煩從容中窾自胡梅林以後公為

踵累官
都御史

楊植 益都知縣沛人丁丑進士性剛方抑強扶
其貧弱犯罪常曲宥之豪強依勢者重法繩
事苟便民至抗上官詰怒必行其志與衆政劃
平差役民免困累所親為冢宰當入對始終不
見然居官廉介人不能疵之累陞至按察司副
士民語猶介者至今稱公為最

張貞觀 益都知縣沛人癸未進士先是邑中田賦
均差役煩重歲租半不完坐課累府民逋
析揚接手途公竭力調劑之先丈田去荒逋
賡為簿正諸差役不急者去之應役者計地
徵銀額募勞佚鉦細調停纖悉著為令則
兩院允行之上官嘉其制至今諸縣

中建言冊立斥為庶民家居清儉終始如
存海內稱為名臣
以疾歿人痛惜之葬杞縣

鍾羽正曰治道難矣難於持平得中道也舉
則折左信閭左則訛右鮮有不偏焉者夫拘
以魚肉小民誠獎也跆藉冠裳平違道之譬
病乎張公於筑獨與咻附循不啻殊婴於極
厚也至接士大夫禮遇款洽情文交暢即晉
平蓋近之矣故貴賤咸思之公之後有項城趙
恩遇之然未有纖毫阿訕骫法而病民者古
者鷹明公正審編聽斷人無不服真足為公

吳宗堯

益都知縣歙人甲辰進士敏練有氣節
至立斷吏不能欺磺使陳增開衙郡城內
威索賂專謝鄉民放實者指以家有磺脈輒發
拆屋掘地束縛劫掠盡所有而后已訶辱官吏
奪市井百姓如湯火中公忿捕其人置之法增
奪去乃密草疏劾增掠民盜磺所得入囊橐不

上請抄治之增賂近侍匿其
疏而反誣奏公沮撓礦務
嚴旨逮公　詔徵考掠
上亦知其冤什為民至
民保舉入祀名宦
鍾羽正曰公疏密上
矣疏必不得至上前增且反中公李何公弗信
曰正當疏劾內監實封自至會極門進之受疏內
臣出臣與疏目見其接至手即拆封視之正大
曰臣疏實封密事私開實封罪至死若不知耶
閣曰疏當上號簿不拆何為予嘆息而出乃知
之進不進在此屬掌上何能攻之乎此古今奈
柰事公未之知耳公憮然去予乃語鄉人私
治裝十餘日果被逮　鄉士民共斂金送公行
聲動天風霾慘暗噎增亦聳懼不敢出吏民
祭祀市禁日殺內使其日火其署增大

審得其侵稅狀數幾百萬而令人默執其事者使譬疾互相攻詰三才乃以跼証之皆主書指使既佻詰奉

肯拿問增不知所為一夜仰藥死江淮之間歡震皆曰非李公鷙增魚肉久矣李此事有功于甚大乃以剛招忌衆群起攻之卒不安其位去他省則未有能誰何稅使者至束縛官吏刼辱臣殺士民焚城市視三才時不知何如

既徼 特恩而不永世惜夫增之出乃吾青一豈不異哉使吳公不死功業必有可變故詳其始終焉

胡士鰲青州知府詔安人丁丑進士丰神開朗弘綽居任未久以擁護吳令為稅使所

烈祖召 青州同知平溪衛人舉人與胡公俱之横遮吳公從衆吳令上疏劾諸閙

荆州牧臨胊知縣山西平陽府蒲州籍進士萬曆伍年任居心惟寬持法務平校清編審平徵收省勾攝善政種種難以枚地畝一經清丈侵隱數千勾攝善政種種難以枚行取御史去百姓如失慈母立祠祀之官至都御史

邑人馮琦荆公去思記曰自古稱去後思者無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史中摘發不及廣漢治辦者如張敞所居無赫赫名迨其既久摘發治辦者與其人俱往而武獨見思蓋世所稱赫赫者能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者必其為赫赫者也飄風驟雨挾怒遷而下非不震蕩時然入地僅及膚而止震蕩之過或遂有所摧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以華實而不知所以然蓋吏道亦猶此矣荆公蒞敝伍年其善政如墾荒燕撫流移清編審平徵

勾攝墾寇徵清丈量積儲倚興學校表貞烈表更僕數然大畧立法務簡持法務平即窮鄉幽歎陳說疾苦者皆得詣令無所閼故朝所厝注及百姓百姓於公始至驩然道之已習而安之去而悵然思念之更十餘年如一日也以質之鄉侯復何愧耶蓋今天下側目重足所患若者在赫赫吏耳彼日凜凜焉恐其名譽不彰官不取數事修次之諮約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刺期責其效慘礉以速其期何暇為百姓計久遠故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否世所稱赫赫者大都若此矣守令職在牧養士必安疑如山渟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名而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覽都盡即赫赫無足

夫赫赫為政者忍毀譽大長者乃可以久如公者真其人也

和給事中有去思碑生祠

王道增府推官潁州人庚辰進士器度宏廓夙以鋒距而人莫能欺議論高邁雖在郡僚顒然有臣風度行取授御史出按浙江人稱清正吏治滌一新差滿以疾卒惜其未竟大用云

馬從聘府推官靈壽人己丑進士外朴內瑩不為意有所輕重但持正論報曰法如是足矣雖數詞竟不能奪其守行取監察御史差巡蘇松兩浙風裁凜然畏壁太僕寺少卿

王徽昌府推官武進人辛丑進士幼孤事母盡孺居官弗懈清真寡欲以寬厚折獄情其

察幽曖而不肯深文入人罪風節冲素體無口無珍味步矩如寒士然無敢干以私者蓋有道生無疾言厲色而人望之為銓曹人望歸之公之後有福建黃公者學識詣博平反明允綜核嚴正一塵不染兄為公繼美

高第青州道兵備副使瀕州人己丑進士應明端頗笑不苟持法堅定強宗侵民產豪猾橫市者皆重繩之至窮民則加意撫摩如恐傷者士官軍農工商賈無一不感其恩時州邑有用刑嚴及牽連婦人訟者撤行各邑不許追攝女又刻吕公刑戒以訓諸官吕公河南人名坤仁也公景仰之故奉其訓陞湖廣參政人皆思之高公曲沃李公者才識恢弘風神高邁處文

宗室士大夫恩義無至化行法肅陞陝西布郡奉戒保留若失兩院保留加陞布政

爲諸生講論文藝事畢然所拮据流
爲諸生講論文藝事畢然所拮据流

爲諸生講論文藝事畢然所拮据流

爲諸生講論文藝事畢然所拮据流

羽正曰山東有我疆孟秋者清正有道行
為昌黎令以德化民士從之學者皆通性命之
後為尚寶卿貧病死世推重之魏公者蓋其門
也清望足以繼之疑然有大臣度士貴知道信

孫振基 安丘知縣政尚安丘知縣政尚人辛丑進士初任黃縣以
士民出于天性徵收有法終歲不聞追呼敲朴
更早完邑故有官榮官炭坊商供應一切除之
立石以戒後訟獄立決御字涇然乃課諸生
經義士多成立者行取給事中疏乳既忤大僚
為俞事公
論歸之

王國相 壽光知縣高陵人丁未進士弱冠登第貌
儒生而剛正明決練達如老吏壽光俗刁
好結黨欺善良公力除其弊凡武斷訟師依憑
社如王調元李樁等拘置重法請罷一切束手

民畏若神君錢糧不取奇羨有富人詭賦玉
公至府問之無以應其奸十餘起恤貧生拯荒疫施棺木築河坊善政甚
浙服府閣民賴以安平反寃獄紀持毛國樂等
十餘起其獎立革德府爭民奏地

一時賢令公為首

山陝戶部主事

張汝南 楊鄉縣人由舉人知臨淄縣事縣城原土
公易以磚建立社倉作士勸農賑饑賙孤
糧有法折獄無冤陞平陽府解
州知州民思其德有去思碑文

顧明範 府同知豪強人舉人萬厚端餒敏練於事
縣獄情皆願質成緝捕有方署盜賊歛跡
名藉藉兩臺疑事至不以委府而委丞數攝郡
毫無沾染陞戶部員外卒民至今稱焉後
年高公者由新泰陞任廉明練達吏民敬
防海方署開鑄法詰之良才過

已和易近民優異禮賢則敬之
父老子弟言念及之有垂泣者

蔡有麟 蒙陰教諭福建龍溪人由舉人性勤謹
濟之每公堂端肅鎮默燕坐講訓則和易可
樂育士濟濟有成在蒙四載卒于官子奉柩南
生泣送有走送數
百里者入名宦

馮文盛 高苑知縣新昌人舉人廓大端方實心任
邑乘招民開墾荒田給以牛種縣多古墓遊民
掘其隧賣之立為嚴禁澤及枯骨胜大理同評
取監察御史

李凌雲 諸城知縣浙江人進士寬仁溫讓心清政
淳任五年毫無沾染誠心御衆人不忍欺

後有富平唐公文煥清介執法才華敏贍
豪強懾伏吏胥不敢肆嘗為薦劇第一
安

張堯輔 陝西宜川縣人由舉人知縣廉明果決
吏畏民懷開新田行條鞭招撫流移民賴
後見
思

王明時 華亭人由進士知莒州清丈賦稅秤平徵收
絲毫不染捐俸修學定期課士蒞任五年士

郭鎮 臨朐令雄縣人由舉人嘉靖年間任實心實
敦尚寬平招撫流移開墾荒蕪時有蝗災一
而群鳥啄之說者以為至誠能動物也至若
捕理冤獄以徵科寓物撫字者更僕未能數乞
里百姓至今思
之紀入名宦祀

南京給事中有同鄉為迎撫者其
于假符馳驛公既勑之人服其正

郭佳鎮 壽光知縣卽鄉人戊戌進士恢霍練達
立斷其于事真偽靡不悉究措置聽決民無不稱快者好馳射論韜鈐有操
沙漠意而慈悲不殺冲玄超曠深悟名理不屑世務干心陞刑部主
事累轉武定道副使

歐陽銘 臨潼令廬陵人洪武元年来知縣事執法
阿政平訟理兵燹之餘能以集事之才

[illegible] 治縣新學宮迄
今民懷士民懷之

[illegible] 南人元末[illegible]人由舉人来任沂
事教事能得士心入祀名宦

王乃直 東明人由舉人来署沂水教事學
行無全丁父母憂皆廬于墓側奏
聞旌表陞國子監學正秦附
歷任廣東按察司副使祀名宦

傅履重 泉州人由舉人萬曆十八年来署
掌沂水教事志行清潔學術優遠

李四維 扶溝人舉人崆峒先生孫也萬曆五年任
莞教諭講學課士寒暑不輟卻貧生之餽

[illegible]易 白容人舉人嘉靖間高苑教諭崇禮教卻
擇士之優者約為文會後張燿王道平相樂
下車校士之優等者講業不問寒暑生
四維作養之功居多人猶至今思之陞德平

孫儒 字為已尉氏人性誠信沉默好學善文於尚書學士業書者多出其門嘉靖四年淄縣淄民罷敝儒以寬處之平賦之人至以孩呼允五年一旦致任告歸上下挽留莫得家居治産壽七十有九歲而卒

謝譽 山西安邑人舉人正德五年昌樂知縣事廉剛直次年春流賊起民因謝入覲城小賊力不能支避盜青州謝自京師會邑民泣請守民皆悅從六月二十日流賊張興率千餘人城謝奮節抗勇與民死守城得以完屢蒙撫按勵陞泰安州知州

趙欽 直隸蒙城人以吏員為昌樂縣典史奉法無耶誠聞之曰官不必大小求盡其職而已采自持時長官竊而笑曰撫巡等官有汝

王應吉 山西襄陵人嘉靖丁丑年由進士知休息無為民獲樂業終日不聞鞭撻聲而事皆辦理後應詔北上人皆戀戀不忍舍

宋存德 字惟一南京錦衣衛人隆慶五年由進士知安丘為人寬厚慈愛百姓號曰宋佛先是中水患賊多通公至一切緩之曰吾不忍竭而使民終歲不得半飯也竟坐拙[redacted]被劾百姓請

史中丞靳留者幾千人不得會朝覲遂不復歸百姓聞之若喪慈母

姚文明 臨朐人由舉人正德中知事當流賊傷殘之餘惠安遺民勸勉農業節自厲不事威刑而民自服以當道薦陞順天府通判

裕臨朐知縣山西太平縣人由監生嘉靖[redacted]事廉平果敢[redacted]恤民隱力[redacted]

毛倬 陽信縣舉人署益都教諭祖思義為永平守政聲遠播他邑訟有難決者上官輒以委之屢登薦書陞直隸嘉興府同知
武宗令內侍取宮女思義以無明旨拒之
為民後復起至都御史公學識淵淳與士人
寒暑不輟士貧乏者周恤之風度清峻有祖
五年陞吳橋令兩庠士人至今思之

又

名宦

子臧 越人鄒陽書云齊用子臧而彊威宣然正史不載
卜式 河南人武帝時為齊相會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臨淄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武帝賢之賜爵關內侯按式入名宦亦少褒矣
朱博 杜陵人成帝時為琅邪大守選用掾吏教習禮節令屬縣各用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
劇賊博移書詰責之
賞罰輒行豪彊讋服
董宣 陳留人初為司徒侯霸所辟累遷北海相至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造宅卜工謂

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獄謁無憂色當刑具饌送之宣賜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餘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原宣刑九人次及宣光武馳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未岑受臣旨意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詔左遷宣令岑後官司隸校尉范史入酷吏後人特以英

錄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

漢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梁冀聞其才請與交琦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改作外戚箴白鵠賦以諷冀冀之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君何數刺之過乎對曰昔管仲相齊聞譏諫言蕭何佐漢乃設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復欲卻

口拉敵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麋鹿駢形對左除為臨濟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除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慷衆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山亡矣琦得脫走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予論九首七言十五篇按安帝改狄為臨濟今在郡境

劉修字季緒表之子也勤學慶文章志曰脩著詩六篇仕至東莞太守有政聲見文選及摯虞

張緝字敬仲馮翊高陵人也少以治能名明帝之才多所匡堪任呼相者視之曰不過二千石爭稍遷東萊太

白衣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爭稍遷東萊太千人為國家陳擊禁蜀郡蜀郡諸

臧霸泰山人太祖討呂布霸等將兵助布既捨
且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
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觀
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東州優
霸等執義征暴定海伐功皆封列侯霸為都亭
加威虜將軍文帝即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
侯都督青
州諸軍事

鍾毓潁州長社人繇之子會之兄魏正元中以
西功拜青州刺史以治績見稱會有罪毓以
言之不坐史稱孔明出祁山明帝欲親征之毓
以為策貴廟勝功
且盛暑行師詩人所
重又洛陽大興宮室設
曼延之戲毓以為人主當居中以運四
方之務不宜輕動萬乘帝乃止毓又建議君父已死臣子得為理謗
社為侯其妻不復嫁配皆允行之

呂虔任城人魏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氣以為
平炅母等功領泰山郡接山海聞吳人
寓來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猥犢等保山為
姓患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黨皆降諸
者盡出安業壯者補戰士
由是泰山精兵卓冠州郡

孫觀字仲台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有
布使霸招觀兄弟厚遇之征定青徐皆從征猥權於濡須口為流
矢所中力戰不頓操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任
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
軍劍甚卒子毓嗣至青州刺史

無他耳始知
瑾不可又也

王基曲減人魏文帝時青州刺史王淩表為副
召為祕書郎淩復請還機又相責王由基然
之力
也

程喜青州相魏徵管寧喜為上疏言寧動息絶音
宜可遂其志蓋知寧不仕曹氏之心而
之
者

衛瓘河東安邑人武帝時為征東將軍青
督青州諸軍事加
政
績

胡威壽春人武帝時拜青州刺史監青州諸軍事
嘗問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
人不知是臣
不及父遠也

蕭諶宋蘭陵人為東莞
太守勳名著于時

檀敷山陽發丘人由方正建寧二年任少為諸生
貧志清不受鄉里施惠屢舉孝廉不
教授遠方至數百人靈帝即位太尉黃瓊
對策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不相入棄官去

庾業子孫同衣
而出蓋清吏也

沈文秀吳興武康人南宋大宗時為青州刺史魏
圍東陽文秀嬰城固守久之城陷魏人執
送於主將慕容白曜左右使之拜文秀曰各
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乃鎖送平城魏主宥

為外都
大夫

崔思 景真從子仕齊為內史屢陳治術
州刺史政務清簡謙冲下士見重於時

陶季直 秣陵人嗜學澹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
君後為上蔡令以病免再遷東莞太守
清和遷鎮西諮議衆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
異已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為
長史北海太守

房叔安 清河人南宋青州刺史王玄邈長史萬
鎮淮陰為明帝所疑乃止使魏遣書結
叔安諫止之亦士之有識者

郭大夫 齊記補曰劉裕既夷廣固城齊人郭大夫
水土勸羊穆之築東陽城為青州後人
夫立廟于雲門山前或云益都城在山陰其
劈山皆始城者號鑿以宣風氣審爾豈大

乎府東五十里洱水東岸有郭朴
墓碑土人以為即大夫之墜也

孔齊卿 宣聖三十七代孫為青
州司馬衆軍甚有治才

王昕 開元間青州刺史濟
人利物綽有能聲

王檀 京兆人初事梁太祖為小校梁兵攻王師
範檀以一軍破密州拜刺史遼兵至堅守不
降城破被執遼王義而釋之後徙鎮大平

馬徽卿 為青州刺史遼兵至堅守不
降城破被執遼王義而釋之後徙鎮大平

後漢李壽長 為青州刺史行歷他郡縣政治優
比以上聞嘗曰東家之猫不忍西家
有鼠時
多稱之

[illegible]倜 為陝州司法衆軍廉慎至貧罷官賣所
跨驢以歸魏野贈之詩曰誰似甘棠[illegible]
[illegible]馬去聊[illegible]真[illegible]
[illegible]野[illegible]

海上至今猶在臣已署軍職請無受管內一官遂以高苑縣主簿命之

田子耕 太和人洪武間知沂水縣事廉平取介為井井有條卒于官父老至今能言之

陳孜 邳州人由監生天順間知沂水縣事性剛介善抑強力除兇惡用石甃城墻民多感之

崔廷勤 通州人由舉人自臨淄學訓導陞知沂水縣事政愛民均賦役聽訟明決民多歌謠後以

陳鼎 永清人由監生天順間知沂水縣事性稟治民有方重脩政事堂民喜瞻仰後以憂去

熹初 建安人由進士弘治間知沂水縣事存心平恕不剛不柔民心戴之以憂去

袁玉 順天人由舉人知沂水縣事有惠政不暮年而沂水大治

馬光以臣觀之所得多矣進武勝軍留後

曹布 南豐人元祐間以龍圖閣直學士出鎮青州民甚德之但居大位不厭衆望功名大損

完顏邦用 益都王薄經有能聲

完顏伯嘉 金壯武人為益得錢二千緡不獲誣以脫罪耳詰之果然皆伏

党懷英 馮翊人為莒判官好學能文工篆籀時人宗之修遼史校刑法見文學傳

李可舉 高苑主簿太和元年平盧軍節度使康至時上言故萊州刺史李廷遠當李師古節制屬郡屢陳忠順以阻奸兇由是于平之日廷遠為屬郡所害甚幼子可舉纔十歲

主事

孫隆 臨淄令洪武二十一年任建四鄉倉以利民

姚著 臨淄令遷安縣人永樂四年以文章之士縣事廉勤公謹為政有方後擢廣東高州知亦以循良名

自勗 臨淄令貴溪縣舉人好學而敏於政訟獄無停從客翰墨有八景詩

蔣鳳 臨淄令肥鄉縣監生成化十三年任有幹材集事時邑土城頹圮四門未合構磚石疊砌完門建一樓置四扁

侯敬 臨淄令靈寶縣舉人弘治元年任剛果廉公為其政以學校為首務築城池繕倉庫封

吏韓民安性卿州知州尋有政聲

許讀 臨淄令靈寶縣進士正德四年以翰林編修謫任練達治體擢升名臣

胡海 都陽人由檢討五年任沂水縣正統四年任沂水縣丞性直謝事生正統四年任沂水縣為民時咸服

杜海 史吐谷渾人進士正統四年任沂水縣主簿存心愛民人多賴之兩任十人

年卒於官

楊仲春 曾任沂水縣丞謙和慈愛毫不染歷四年陞靈臺知縣

丁秉直 愛民純一無偽以憂去民多懷之

孟仕 由吏員舊曆九年任沂水縣主簿存心剛正處事明豁一廉應徹骨當路異之

性資雅正教人有方在任九年
陳昂河南鄢陵人由舉人
沂水訓導練達老成
入景泰間任
明於教體
張嘉吉江西吉水人成化
元年來任沂
水縣教諭學問優長深得教體
刀敦直隸東鹿人由舉人
王德二年自高唐歷任
水縣教諭語通五經
以安靜
田芝青苑人蘭之兄也
教法嚴明體本
王輔臣河南陳留人
九年任沂水教
心存公正誘教
士多流澣
安盤武邑人
公在職事要敏在任
年高先生
心
王化薊縣人貢士嘉靖
待士篤意庭任
久歸之日士
熊茂博興令岑義人由舉
石無夜啼之冤豪強
人平獄均賦在任五年
塞無併之實百姓戴
之

祠祀
馬
張登魏縣人由歲貢初授博興教職以有才幹遷
興令公正清勤深得民心後以憂去百姓不
忘與熊公
同祠祀之
陳榮博興教諭長樂人鄉薦署博興教諭事賦
謹恃物洽聞載酒問奇户外履常滿課諸生
為矩矱上下文移無不人服心制行端方
不謁除朝塁外縣令不得望見顏色
耿峻好學通六經初授高密縣尉縱奸扶弱綽有
名再任昌樂斷獄治賦吏民感悅卒贈洗
張承奉大定元年領縣
事政務克舉
徽長清人元統間尹北海首以興學
脩材為務政平訟理事簡民安

定府
知府

馬慈　臨淄令河南禹州人癸未進士端肅公後剛介蒞政嚴明遠逖媚博絕邪賊盜澄臨津兩任知縣陞戶部主事

魏體乾　臨淄令河南陳州人癸酉舉人蒞政寬厚萬曆壬辰丁憂去

柳汝舟　臨淄縣丞山陰人洪武初年辛亥進士

李汝榮　臨淄丞陝西涇陽人由吏員忠誠廉慎贊襄有為

李純　餘姚人鄉舉賢良方正永樂間主臨淄簿嘗奉詔勸課農桑濟邊間

王登洲　臨淄簿秉強人監生史勘無私代徵有法

黃庶　考臨淄尉云尉能捕盜使盜知不可免而不為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約號多盜今臨淄獻一歲之狀視他縣人而已尉姓名不著姑附紀之

張輅　臨淄典史仁和人字行素與兄刑部主事張皆明經善詩兩領鄉薦終臨淄幙官有聯輝輅子震編行世

崔奇福　臨淄典史雄德人遇賑捨飯宰督甚均

方廷儉　臨淄典史蘭谿人督城如法緝捕有功且長于文墨

俞瑜　字希賢青田人任邵武臨淄進賢淳流教諭既滿古著有通鑑綱目

事又陞兩
淮運使

林鋹 臨淄諭福建莆田舉人
講學不倦侍士有恩

李瀟 臨淄諭福建長汀人貢士德性温
厚能詩能文卒于官而人皆慟悼

劉擢 臨淄諭曹州人貢萬曆二十二年
任德性淳雅學問優長士皆宗之

崔永壽 臨淄諭莊平人貢同
僚和睦師弟有恩

張宗德 令樂安
以敢稱

王傳 令樂安
以嚴稱

李表 令樂安
以惠稱

嚴蓋 樂安教諭
志稱長者

王廷祐 樂安主簿到官三月自言
太守不習為吏棄官去

劉宗禮 樂安丞志
稱廉直

董應詔 樂安主簿
志稱醇謹

申志遂 樂安主簿
志稱恬靜

何士植 樂安教諭
志稱文雅

以上俱樂安志李夢虞文原尚簡然志其人何惜數語而止以一二字槩之所
然猶齊桑也令人憤
棄之可惜書之無味
方天然江都人進士弘治元年昌樂知縣廉明
至今人多思之
政務罔不修舉值歲飢賑濟有法全活
周原字惟一鄞縣人進士嘉靖二年昌樂知縣事
嚴並著文學之聲溢於遠邇且鞫獄平允脫
無所阿承人以定國擬之
李鎮字伯和嘉靖癸未進士先知朝城乙酉以材
治繁為昌樂知縣清修雅重動循禮法廉明
著陞都察院都事
歷官江西參政

永興人事親以孝聞成化年以監生
廉能剛斷時稱為山東縣丞第一嘗棒檄
事
趙錦河南祥符人監生成化間任昌
樂主簿不貪不阿介而有治
章燮蘇州人天順初由舉人為昌樂教諭經
明行修勤於訓誨已卯壬午中式三人
將方直隸盱眙人由監生成化年為昌樂訓導
文行俱優勤於訓誨任九年人多宗之
全汝穆諸城知縣籍貫起家俱未詳聞之父老云
創之初一邑百責攸萃倚建經營悉婢
而後享諸城令貫歷未詳盡心職業于凡汝穆
力所不逮者皆勝之以故百廢具舉

諸城令四川內江人由舉人直
隸諸人也且有吏才遷知莒州

崔旻 諸城令香河人由進士寬而有體
長於幹濟吏畏民懷仕至參政

鄭奇 諸城令光州人由舉人先任武城調繁
詰練不勞而治陞知滄州

楊謙 諸城令山西聞喜人由舉人先任武城調繁
剛嚴吏民寮寀合屬皆畏懾後任單縣未知
終

申良 諸城令高平人由舉人先任招遠縣調繁事
過舉身無苟行初終一致賦性過方不假通
而赫赫之聲當道具聞史部纂修進士劉公采
錄山東守令宦蹟以良為首稱仕至禮部郎中

劉竹 諸城令直隸晉州人由進士謹厚清苦撫字
勞尋卒于官易簀之際有惜其貧而誘之
者竹猶睜目呵叱之
其精英不亂如此

曹濡 諸城令直隸固安人由進士嘉靖十七年任二
年已陞任過家過二十一年十月宮婢楊金英
等謀逆伏誅及貴妃曹氏與金英等皆
死於市濡為妃族人聞變懼禍自縊于家

施文迪 諸城丞有幹才知縣復享多賴贊助

郝知徵 諸城丞宇中顯由嵗貢入國學告省親
驛歸依限復監上嘉其誠書其名於筆
殿明柱洪武十九年領京闈鄉薦明年
春登進士授諸城丞事見大誥續編

蘇文蔚 諸城丞為交阯清潭人先為交阯屬縣丞未
順授諸城縣丞交阯賜其子為廩膳生員因家

未詳貴州諸城丞歷未詳遷知縣陸寬脩葺縣治
以經營故工竣而縣

以土和以告人後改正

郭郛 諸城丞直隸肥鄉縣人初以進士筮仕典刑與民相安翔復加意作興學校官至主事

蘇瑞木 諸城丞河南榮陽縣人寬厚不擾其政優以禮致仕

李應時 諸城丞直隸蘇州人慷慨有志雅重斯文充拓學址捐俸不吝

安臣 諸城丞河南偃城縣人慎喜怒慈祥坦易雖易親堅持之操則凜不可犯嘗為義民仗義

劉珣 諸城教諭廣東新會人由舉人善風騷勤講課妻孥不入官舍仕滿遷荔浦知縣

李麟 諸城教諭直隸樂亭人前居民以啟蔽障知縣馬廣貿地徙學前

倫諫 諸城教諭直隸合肥人由訓導遷秩滿淹于茲餘十年教諭張怒率門下生厚恤其妻扶櫬而歸

游新祐 諸城教諭福建福清人由舉人頴異有識僚辛于官者賴其賻恤而始歸遷香河知改吉安府教授

張怒 諸城訓直隸任丘人由合肥訓導遷與諸生講課之外不涉他務卒于官

王道正 諸城教諭河南輝縣人朴實純篤悉祛欺飾見之者不忍欺焉

張大藩 諸城教諭廣東順德縣人由舉人陞本縣知縣勤苦攻文督諸生課業了無自甘淡薄數年不

楊家溝處之泰然

楊時華 諸城教諭陝西延安衛人由翬昌庠學陞寧夏中衛教授真誠剛正公好公惡佞屈抶入學及幫補者具儀任其厚薄見重士心

張進忠 諸城教諭山東丘縣人由青縣訓遷陞山應州學正豁達無滯守正不苟責人以大即於縣主亦不由互

徐東漸 諸城教諭山東齊河縣人由舉人陞直隸城縣知縣剛直有守個儻不羈留心學政弟子各令立會每會必親至各會所風雨寒暑一輟諸生有冤抑極力伸理陶鎔培植士併賴焉

王紹緒 諸城教諭山東壽張人由新城訓遷陞山澤州學正端嚴剛正人不敢干以私捐俸

佐諸生課費且導以行誼貴真實莫事虛文暑縣事數月綵毫不染

陳嘉言 諸城教諭江西樂安人由舉人署陞直隸湖縣知縣真純和易短長不校諸生有觸不平者極力和解之縣尹頗稱為金玉君子云

毛鏜 諸城訓導直隸太康人性孝以禮自閑聞喪不治裝而行

郭賢 諸城訓導河南柘城人作人有功遷景州學正

王九純 諸城訓導浙江永嘉人講學據要領尤工於雜作遷竹山教諭官至黃州教授

王強 諸城訓導直隸邢臺人謹飭人也以禮教人少假借故有志者率教無志者慙焉遷大

張應奎 諸城訓導山西臨汾人陞直隸東鹿縣
諭長厚而不浮薄品題士類無不悉中
王襄 諸城訓導河南獲嘉人以大察去質直無私
範免稱祇因不阿縣尹以致去官亦不介意
陳世卿 諸城訓導山西長子縣人寬
厚長者飄逸脫灑人樂宗之
王炯 諸城訓導山東臨邑縣人陞山東沂水縣教
諭雅誠布公詩酒陶情不染於塵紛者也
朱紹祖 諸城訓導山東阜縣人陞延慶衛教授
粹無疵端雅不苟動止悉就規矩可以為師
矣
李魚化 諸城訓導山東臨邑人以憂去忠誠爽朗能
居分訓實以教人為已任髀数十士於其齋
宮日督課之
多有成立者

王民皞 諸城訓導山東黃縣人以憂去朴野無
偽對之若泛虛舟士恨其不久於任也
劉璉 諸城訓導山東清平縣人以憂去度量寬宏
無忤同寅有觸之者第自反而不與之爭
人稱其長清縣人陞衢府教授胸懷
李本性 諸城訓導山東長清縣人陞衢府教授胸懷
闊大和樂無競閑靜簡嘉芳轉衆甚惜之
張獻文 諸城訓導直隸定興人以憂去純誠無偽
然赤子母高年在籍不能迎養每思母日在
流涕人稱純孝拂意
不以疾言厲色加之
陸演 浙江西安人洪武中由監生為安丘典史性
明敏才能治劇後遷山陽知縣擢為監察御
張輔 山西保德州人宣德肆年以監生知安丘縣
有為勤強抑暴盜賊屏迹去任行李蕭然百
立祠祀之
祠今已圮

曹安 直隸華亭人成化中由舉人為安丘教諭性嚴端方文詞贍博諸生皆愛敬焉

郭桂 陝西咸寧人弘治四年由進士知安丘以清慎自勵其職去無大小不潛朝而畢朔年境內稱神明

張永年 直隸慶都人萬曆四年為安丘典史性木強勤于職政事有妨于民者雖貴僚于之輒謝

李敬 臨朐知縣紹聖五年來令臨朐以學校為首務因舊學在城西南隅徙陋不堪亟命徙於羊石街即今地也

卜釗 字景威臨朐人由進士成化間知縣事政以平易節儉為本尤能體悉羣情秋

當去民奏留之及去民為立石以記德政

劉玄 臨朐縣丞直隸興化縣人有學行初任見官長恥稱呼輒棄官去士之低介者

蔚澤 臨朐教諭河南襄城縣人成化末年來為教以禮義躬率士類嚴設科條期有成效事神如一日士咸以為人所傳頌

郭基 臨朐教諭浙江金華縣人弘治中來為教諭博雅嚴恭經學課士有師儒體

沈應文 府推官浙人戊辰進士端凝溫雅聽斷守不事風力人服其當與學作士久而著蹟

李刑部尚書

真武西平陽府解州人戊辰進士隆慶年間任為治務正民化而

續擢守鄜州再擢青州二守蒙民喜其再見及去民乃立石立祠以頌之

王度 益都知縣深澤人進士悃幅周慎言若不出口而內實疏通聽斷公平審編詳核作冷五年下相安陞戶部主事再為青州知府循轍履任如為令時終不見才以求聲譽可謂庸平不苛矣

袁年 青州知府吳縣人庚辰進士清慎執法舊例縣糧銀至府秤兌輒取羨餘為公用公革其應解者即令解官自收應入藏者取正數不加亦鑒有豪官侵民產者據法追正一無所徇陞副使

常廷珪 府同知蒲城人舉人敦厚練達持身謙慤清貧一如寒素

莒州編審見其貧苦逃亡特為申請曰

焚室廬攜老幼背鄉遠竄入其境百里無人煙地何從查覈請以現丁應役熟地徵糧于是莒止三千餘名地稱是美盖逃荒且十之九矣後倘官侯國安撫綏之漸有生意則寬減之力也見劃

羅繼宗 府同知南昌人因李不攻劉瑾願削門人之籍見名臣錄

孝廉莒志

公家世理學少從伯父近溪公講論動以古道期中鄉試為遂溪令抑強撫懦民制蠻夷具有善政二青州以廉謹自持委署各縣為民興利庫藏啓封偶感末疾浩然恬退之風近年希然致政上下留之不返行李覲盖得道義之傳者

王寿善 府推官實垙人辛丑進士沉摩贊直慎法為同僚五

上下錙銖不爽好與諸生論文發科盛于往歲
工部主事公自為諸生夢尹是邑卒應之蓋定
云

谷文魁 延慶州人由選貢知莒州當中官開採委保民不至殘傷創治磚城雉堞永固可謂勞定國能捍大患矣鉞以不投閑去官至今士民思之

杜一岸 日照知縣澄城人貢士強幹有方畧邑近倭事方急賊舟登崖即至城下乃築壕垣守械教民習戰陣務農積穀常若寇至遠遁恃無恐平刑簡訟禮士興學捐俸置學田五千六百畝貧生賴以不餒修邑志頗有體裁陞淮安府同知

杜洽 蒙陰知縣任丘縣人舉人廉平溫雅惠民創立學田一千畝青衿婚葬弗舉老戚

畫免當階于法合人心塘練兵核餉宿有方畧
暑雨堂垂薦奬之

陸南至 博興知縣錢塘人舉人學識明達存心仁厚其教民樂其寬博原無志書乃虛心咨詢故老採摭詳核捐俸脩刊至今傳之

張大謨 諸城知縣北直人庚辰進士為政勝持大約已愛民公正關節不通百姓安其寧一

頹以簡政化大洽行取御史巡按山東復以簡靜持綱紀吏民安之

顏悅道 諸城知縣元城人性姿爽朗事至立斷之然綱紀修立不聞以乘廢也乃知誠一之於治無所不宜矣

鍾羽正 曰吾夫子許仲弓以南面特取其簡夫悔無華牧民之本也乃張公為直諸亦以惘惘

王惟祇 蒙陰知縣直隸文安縣人由舉人治儒學教官舊無學舍賃民間房以棲之

之捐俸金創立三宅迄今蒙其覆庇撫摩嬰嚥視赤子如嬰兒蒙陰士民口碑無已

張大武 臨朐知縣雄縣人進士先令富平以忤調任惻怛愛民敬士士見者雖煩劇以禮接蝗灾悉心捕之撫卹災民完民受實一卒不為害催徵不事文寧一之福陞戶部主事

任讓 樂安知縣南宮人庚辰進士倜儻樂易為治真愛民如子賦完訟理政聲嘗為六郡最行禮科給事中大吏以政紀任公治無可紀然士愛慕之極往京叩見若不絕孚卒不竟其用惜

虞德隆 安丘知縣金壇人丁未進士本縣繁後稍寬貧富不均時公編審謝絕請託差役稱便里甲科派百端公盡除之費里甲科派百端公盡除之薄積弊頓革黃冊公費不下數千其便民如此

鄭繼芳 益都知縣順天戊戌進士明決剛嚴能奸摘伏人不敢欺處煩應猝無不立辦行監察御史巡按浙江風力峻激以疾卒此後鮮以去者

毛維騏 益都知縣劇州人戊戌進士愛民優士有陳疾苦輒傾心撫字若父子暇則聚師論文較藝忘其為吏跡也先令臨淄以才調益後令至府公與欲固強之因而成蹊相訐帑

陳繼徵 益都知縣秀水人進士先為昌邑尹以水土不宜食少事劇積勞卒官子焉言義不受賻賄邑人哀送者塞途

馮 以

絕

劉楠 利津人以歲薦訓導蒙陰轉博興教諭孝友介居平以廉恥自勵一時人士謂其教比云

楊位 莒州知州汝南人庚辰進士寬厚明恪以謫任未期而民愛如父母調膠州去見劉莒志

孫如汕 莒州判官浙江人貢士忠烈世商操履清興利祛弊平反訟獄執法不阿上官妥以難事重于正官陞通判去

李然 昭武人進士剛方明決凡有疑務胸知縣曲周人進士剛方明決凡有疑務胸知縣曲周人進士剛方明決凡有疑務胸知縣曲周

郡人馮琦曰天下有吏事有計吏之事吏治民計吏者治吏聖王治吏不治民則燥之有要術矣

國家張官置吏區畫周詳恐吏治之不修立監牧定其黜陟之法至善也顧職有所分而治有所宜不審也寧令計績百姓則寧寬勿猛監司肅清百職則寧折勿缺令少年新進喜以強鷹為精神壯路久淹友以舍容為持重且上既可以定下之否下亦可以持上之短長下既可以終勾稽之

范祥

范祥字伯祺臨邛人清慎自持每有委任

任簡

任簡青州衛經歷廉無染蔽衣疏食六年一節陞任去人多思

蔣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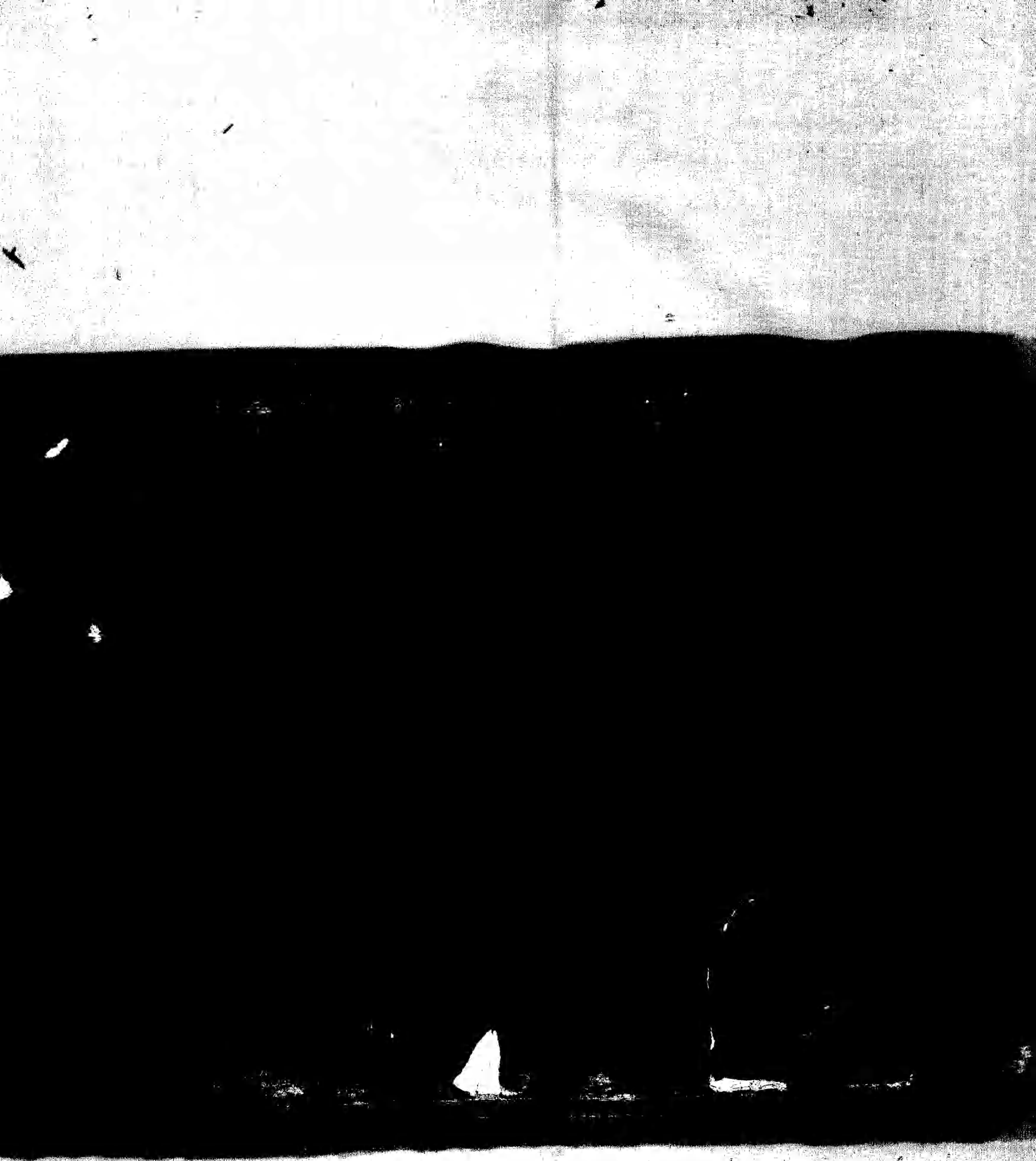
蔣瑤臨朐令見祀名宦而政績不紀

上遂不能持激揚之體始末嘗不相伺相察終上下相遁競為周容耳愚以為守令以安民為職以循理為賢以政平訟簡為功劾而鷹擊毛鷙猶以賊任威者必罪之監司以檢吏為職以執法為賢以能治則羅之勿使倏劾而姦邪起不能禁官耗亂不勿使代庖勿使失於職之內亦勿使求於職之外以縣聽令以郡聽守以糾察聽監同以舉劾聽撫按而吏事舉矣因縣以知令因郡以知守因糾察以知監司因舉劾以知撫按而計吏事舉矣故職守宜明體統宜正也嘗不足辱明主小吏不足厚於小吏之而其人愈以放縱尤於大吏為更慘毒民畏之如弱小戶剥膚吸髓視大吏為更慘毒民畏之如虎在市頃刻不可耐而上若罔聞監司守令即德意且不及民矣烏可以卑小而易之故曰小治民大吏治吏聖王治吏不治民信得其要

論公劈曰甚矣備吏之難也

盖自東京范史之後而始見之夫西京
豈以守尊而今卑與然而養民之道則
親也第深考之則西漢令職殊雄鉅而遷
高等如魏相斬詐御史傳者何並按侍中犯法
胡建捕盖主家客義縱不少假一太后外孫皆
令行也朱博遷刺史劉輔遷諫大夫趙廣漢為
輔都尉皆自令授也孰謂西京不重令哉明興前
意吏治循良接踵官天之歌誦勒之貞石者雖與天壤俱敝可也語曰
察之也如網有綱如衣有領所係頗不要歟遠考
不可考矣耳目所及吾省巡撫如李世達孫礦諸
揭矣巡按有葉經者清直率下作試録有作鎮
克纘鄭汝璧皆能鎮變捄荒仁民平賦其功烈昭

亂舊章語嚴萬以舊曾刻之帖說以進逐逮杖卒
商為正微服察得張仁等交通大府結訪害民一旦擒治大快衆心
趙標力抗礦稅內臣寀既剪民困頓蘇
溪等次第執戮爪牙歸思仁馬夢禎温明不
俞一貴温如璋威惠並行姚士粦荒皆巡撫之傑也雖
苛馮嘉會驅除貪吏禮上有賢直指郡邑肅肅承風
其德惠不專一郡然矣敢附紀焉提學佘立秉公甄
視有司之政皆其政名後鄉試中七十
持衡人不敢干一字所採拔皆名後鄉試中七十
五人案元五十餘人先後督學無及之者李紀其
靳于忠吳邦相可以繼之吳同春防弊絶私與
相倣徐學聚取材得儁與李一致皆文宗之表
者也附
紀之



州府志

第七冊

聖跡

經師

事功

先賢

理學

聖跡舊志孔孟與鄉賢同録然實非青人也故更以孔轍為聖跡而亞聖繼之

夫景星慶雲見則為祥嗟鸞聞則為瑞況聖作物覩俄頃過化者乎若正言格論君用之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即不用而音容風采猶足矜式邦邑垂法典籍非僑寓者倫也齊近聖居孔孟之所行游聞韶授室贍仰萬代是亦邦國之光矣志聖蹟

魯昭公二十年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

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
罪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
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頃之魯
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
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復問孔子曰政

孟子 鄒人受業于子思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
以招賢者乃至梁既不
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
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
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毋老是
以憂也孟母曰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
道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
今子成人而我老矣子行子義吾行吾禮子何須

乎孟子復去齊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
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先賢

昔先師傳心洙泗著録三千近聖人居齊實多士傳所紀公冶數賢而已其執經函丈當尚有人而名湮滅不可復考惜哉子輿氏矜式齊都公丑之徒實與下土其間當其時士尚縱横異端起而諸子獨能擇師而事道古談心雖上遜孔門彥可不謂自拔流俗得所依歸者哉千古之下誦問雖而想見其人亦足以不朽矣作先賢

齊
兵

公哲哀 齊人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故未嘗屈節其亦汶上之亞歟墓在般陽城北

后處 字子里齊人

梁鱣 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未有子欲出更娶室夫子曰無憂也鱣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居二而有子

梁亢 字子禽齊大夫子車弟兄死宰與妻欲殉葬亢曰以人殉葬非古也雖然彼疾病吾欲已不得已則吾子者為之也遂不果用蓋亦知古禮

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為衛士師刖足俄而有贖剕之亂子羔逃之刖者守門焉子羔入焉追者去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寶子羔入焉追者去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寶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焉追者去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缺子羔為之衰為衛士師刖者曰吾不能斷主之法而刖子今吾在難子羔逃之刖者守門焉我何哉刖者曰刖吾致也昔公治臣罪當論刑悄然不樂見於詞色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以感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者樹怨不

樊須 字遲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仕于季氏為右師遲為右師與齊人戰于郊師不踰溝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遂踰之

樊須 字遲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仕于季氏為右師遲為右師與齊人戰于郊師不踰溝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遂踰之

和宜教義之學

公人與孟子論充舜禹伊尹孔子百里奚出處

盛丘蒙齊人與孟子論充舜之事

陳臻齊人與孟子論交餽之義

浩生不害齊人與孟子論善信美大聖神之義

高子齊人

玄虞齊人孟子喪母使敦匠事孟子去齊虞問曰子若有不豫色然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不尤人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鍾羽正曰諸城蓋有公冶墓云郡邑志載其事

者昔人也近墓居閔其地傾產修之

堂廬翼室重門日拜禮其中家資既罄老僧宇問鄉人葵之祠門之左夫今嫈綏逢掖之士學宮講舍見其廢圮尚有視為不急無動念者鄉民乃知敬禮古賢至傾家立祠死守之蝨固學可謂能賢賢者矣志以風世宜哉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自吾夫子刪述蓋大著矣秦火肆炎道術霾曀而寮魯耆生於艱難煨燼之中畢力掇拾專門講授使表章統一者有所據以為功三光晦而復明萬古瞑而更曉較之俳詞纂賦誇綺靡一時者可同語哉至于厥紀熙遇明主杜鴛趨廑雍憲老圖形麟閣之上寵埒元勛此稽古之光也作經師志

孫虞字子乘齊東武人易學自孔子授之子木授之魯橋庇子庸子庸授之馯臂子弓子弓授之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之子乘子乘授之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傳子乘易以筮書故不禁漢興以齊諸田徙杜陵以易授武王同齊服生皆顯當世惠帝時何以年老不仕帝親詣其廬受業終為易學宗

王同字子中齊人學易于田何尤為精邃儒者宗之戴德延君學禮累官博士由是大戴有徐氏之學

徐良瑯琊人字游卿從梁人戴德延君學禮累官博士州牧家學正傳由是大戴有徐氏之學

殷崇瑯琊人與楚國龔勝俱從大梁陳翁生受尚書為博士教授諸生

魯伯瑯琊人與張禹俱從沛國施讐受易學者宗之官至會稽太守

孫丹瑯琊人從魯伯受易訓徒清名大著

鞠固齊人治詩景帝時傳士以廉直拜清河王太傅疾免武帝立復以賢良徵公孫弘亦被徵不用固之學以言無曲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阿世齊以詩顯者皆固之弟子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于齊瑯琊王中

俱宗
其傳

衡胡

周覇二儒皆莒人從王同魯伯受易士多宗之

甄宇安丘人字長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武中徵拜博士臘賜隱几杖羊羊有肥瘦衆議欲分之宇以為恥乃先取瘦羊博士所在因以號之遷至太子太傅

[illegible]帶耕而鋤以射策[illegible]
渠溉田收租稅裁闊狹[illegible]
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繅屬不絕課更以家[illegible]
緣餘吏事官至御史大
夫以書授歐陽生子世

王中 瑯琊人從東海嚴彭祖及同郡胡
母生受春秋官至少府家世傳業

即墨成 臨淄人同主父偃師王中
傳業授徒官至城陽相

公孫文 瑯琊人受王中春秋官
至東平太傅徒衆尤盛

東門雲 瑯琊人受王中春秋仕
傳業官至荊州刺史

筦路 瑯琊人從眭虞授顏安樂春秋仕
至御史中丞顏氏世有筦氏之學

左咸 瑯琊人受顏氏春秋仕
至大司徒徒衆尤盛

歐陽生 字伯和千乘人受尚書于濟南伏生世
世相傳至曾孫高為博士高孫地餘
地餘生玄孫以經授元帝仕至少府戒其子
即死官屬送汝財物慎勿受也其產如

此少子政
傳其學

梁丘賀 字長翁瑯琊諸人從經房受宣帝時
為郎小心周密官至少府圖像麒麟閣

梁丘臨 賀子亦以說易為
其露中於石渠講議
為黃門郎

浮丘伯 臨淄人申公楚
元王俱從受詩

伏理 濟南伏生八世孫徙居瑯琊為
當世名儒以書傳家士皆宗之

伏湛 理子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時為平原
拊循其衆械以保全光武徵拜大司徒

作辨說九篇世傳其業

伏恭字叔齊黯兄子傳黯詩學光武時為博士敦修學校教授不倦由是北州多為伏氏

帝臨雍拜為司空章

帝享禮以為三老

伏壽恭子傳父學為東郡太守以詩教士

鄭玄安丘人字康成尚書崇八世孫少入太學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左氏春秋韓詩尚書西師馬融質疑義三年辭歸融曰吾道東矣及黨錮起杜門

書何進辟之不應孔融屢到門嘗道遇黃巾數萬見玄皆拜相約不入其鄉公車徵為大司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以病乞還袁紹與操拒於官渡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卒守以下嘗受業者纔經赴會千餘人所著五經傳乾象曆七政論等書百餘萬言

歐陽歙字思正樂安人生八世孫為博士門徒禮庶等千餘人更始時為原武令光武見其政美遷河南尹封被陽侯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以尚書教授門徒千餘人光武時為河南守著牟氏章句

于欽齊乘考高苑故屬樂安國通典有被陽城為狄縣漢安帝時改狄為臨濟其後省入高苑城在縣南據此則臨濟在高苑無疑而通志以長入濟南非也且周瑩亦臨濟人乃入青州一

兩屬知其考核未悉耳

牟融字子優安丘人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明經才高舉動方重肅宗時為太尉

徐子盛姑幕人春秋授徒弟子甚多

與禮官議不合出知青州英宗曰學士忠之性朕所素知召入累陞禮部侍郎致仕

李舜臣 字懋欽一字夔虞樂安人嘉靖癸未會試一年方弱冠長身玉立文雅嗜度甚偉吾宇為吏部方以耆宿獎勵後進一見嗟異以人期之調吏部文選司主事轉員外郎以議大禮于廷家居後起江西提學僉事陞南京國子司進太僕卿性簡重慎詳居家儉素不樂紛華尚書取高第而旁通五經壯歲謝歸闔門註疏隨所會記録是正之所著有易卦說詩序考毛詩出比毛詩間言四經讀考例穀梁三例易讀外編易詩書三經考古文籀文考經學之士未有詳盡如此者蓋千乘歐兒大夫本以經術名世千載之下公實繼踵有于聖學甚大惜乎世儒索其書而讀者罕矣使賢經傳影響參錯而不明可悼也夫

鍾羽正曰自漢以來宇內鴻文麗藻之士吾青不得一而明經授講為世儒宗者十得五六焉地鄰洙泗家傳訓詁流風沾被自非他國比也國家表章正學進經術而退詞賦可謂千載一時今士生茲土者可不勉哉非潛心發憤究其精微何以稱儒術酬藉者乎

鍾羽正曰聞之長者宋以前士無理學之名明以
寥鮮理學之士李挺之雖啓其端而未見徵言精義
止傳易學而已端恪卓然於波靡之中近湖
師孔孟言論風旨淳正高明使見之者服深遠去
吝可謂豪傑之士無文王而猶興者矣司寇夙服東
越之傳而操履獲篤實風節孤峻終其身皦然不滓
子哉若人醇乎醇者也貞靜愔愔友朱師冀超

行皆深於理學者乃若立公遵程朱以訓經源異途以衛道砥節奉公掄材作士其深心苦行於學有裨補焉高山景行爰啟後人作理學志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少時能為古文章語直意師河南穆修受易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登天聖進士主衛州獲嘉縣簿權共城令叩邵雍之門知好學篤志亟勞苦之雍言簡策外未有所通語以君非迹簡策者其間物理之乎他日又曰物理通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願受業乃先示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俟再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之才洛陽人世才為人朴直自信無少矯厲器雖大難乎滿者

君子

冀鍊益都人父九經見孝友志公生而岐嶷風骨重向學專篤自六經書傳以及濂洛關閩諸士儒遺書皆能成誦以其間博綜子史無所不窺正學若罷絀之其學以誠為主以敬為宗舉止語默皆有成法教然以聖賢為必可登第選長治令專以孝訓民省刑簡訟民化從之嘗稱曰一家而化即一邑為唐虞真名言家為商周一邑而化即一邑為唐虞真名言遲久不調或勸且少貶以圖進獨石延年謂時足以容君盍不早棄官調孟州司法參軍州守范雍亦莫之知會雍建節延安人皆遠送出境之獨以故事別于近郊雍後謫安陸見之才洛陽前送者魯無一來雍始恨相知之晚劉義叟以曆法薦轉殿中丞母憂除喪暴卒邵雍表其墓曰聞道

坐或勸之著書曰後世著述很多正宜祖龍一火也勸之著書曰後世著述很多正宜祖龍一火何復益之乎嘗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不相似又曰人心淡然虛止不容一物而無化之行而苦節聞于海內居家不問有無卒之日無容又曰立志須剛剛乃能伸萬物之上公嚴肅持言笑不苟及接後生晚進孜孜引誘盎然坐春風中志其為尊宿也生平以三事自持不為矯以供喪具子孫售產以辦事聞

賜祭塋謚端恪

朱鴻謨 益都人

顧時時與諸生談經義所陶冶皆成名行取授南臺會輔臣居正父死而不丧枚諸言者或至戍邊且下

陛下言則倫理重為閣事留輔臣為倫理容諸臣豈不為兩美歟輔臣聞公之拯過父笞之然方其笞時或弗忍也既已笞愛如故也豈明君也而棄有過之臣矣何用生為即上疏拯畧曰君臣猶父子也子有慈父不棄有過之子豈或至置死地乎夫由

也怒及誦疏也意內媿氣奪不忍重螫公止嚴旨勒公歸歸乃杜門吟誦不問時事書壁曰洋水樂儀讀天下之事康衢擊壤生聖人世願為聖人之民使者千旄至門終不得一望顏色去久之起故官遂拜江西持大體振風教歲祲請蠲逋戚作民户祝之累遷都御史撫應天清田稽詭治豪猾占匿者人以媲海忠介瑞云陛刑部侍即時詔繫侵多守法不阿意無寃濫者再推不部不下以疫卒公自為諸生督學鄒公善試選講授浪知之旨而心儀冀端格公學秉勿欺

…者有之論內聖外王以中庸為…
意見不著竊有志焉有所利而為有所畏而
終身無是也蓋其所得深矣

鍾羽正曰世多稱理學及建言者而或訾病之
率道而弱之當官而言奚病病夫名實不相孚
始終謬矣者也鼓道義之談慷慨之氣挾以傲
于世而濟其恢詭進取之私名位既崇改節未
即標榜自負非其質矣全德完名始終一致如
朱二公何間然乎故詳列之令後學觀式焉

馮子咸 臨朐人父惟健祖裕見文學傳公少孤事母
至孝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卒而哀毀泣
三年事兄盡愛敬致羙分薄宗族稱孝鄉黨稱
焉為文根理要癸酉舉于鄉一再與計偕遂憐
曰情非捧檄禮非翹孚何數數干祿為遂捐舉
業躬服耕埴依冶水而居焉約族人為敦睦舉
飲而周其乏匱者交朋友不阿所好善則獎之
過則規之或若不盡者是望我為全人也若

張其綱唐虞治始終相處為忘年交無間言訾
人以禮讓倡立義倉差其等而賑貸之鄉人徙而
依者百餘家其康濟見于鄉居者如此遠近稱
仁德士所著有日進劄記自警私課讀禮抄記
有深識超詣然不以示人亦不聚徒講學淵然
正而已動容造次必修古則或問為學曰須剛須
恒不剛則蔡不恒則退問敬曰惺惺之謂敬繩束
非敬也問無事曰靜則無事問處事曰凡事歸之自然
無問處事曰凡事歸之自然
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
之外言必稟程朱尤深
談及則藐然辨之年四十九卒聞者無不悼惜知
友共推其學行倣古點
生鍾羽正曰古人有言
其心焉先生之謂也凡
一世人而先生貞不抗
溘雕生猶經蹈古則高
其殆庶乎而玄纁未徵

丘橓諸城人性孤介幼刻苦向學家貧不能
擔簦啖蘿走數百里就師友由是經史百
不淹貫中鄉試第二人登進士授行人行
給事中時嚴氏用事賄賂公行公獨謝絕私
撫臣以金餉者首疏劾之并以自劾曰使臣
之赤衷純然足信羔羊之素節凜矣難干
金奚為而至臣之門哉海內傳誦之累陞兵
給事中屬虜犯通州逮繫總督楊選

世廟怒公不早劾扶六十斤為民出京敝衣策蹇
書一肩見者皆為下泣

穆廟在潛邸嘆異之即位起禮科都給事中尋陞
理少卿時朝政雖新舊俗未改公嶽嶽公卿中
不可一世士當道者陽浮敬公而內實相左公
之急請告還杜門誦經史時引進諸生與談道
有向進者亟奬拔之如子弟然以四書禮經俗
不意見古人也公既居鄉總憲慨然以澄清天下
意首疏禁守令貪酷懲御史之縮朒者蓋自
後都御史能察臺臣者公一人而已蜀當藉江
推公清有望者遂轉公刑部侍郎往公先檄論
不死乃奉法沒其貲還陞南京吏部尚書引
年未允至南都兩月卒 賜祭葬蔭蕭蘭

馮琦臨朐人貞靜從子也父子稷見事功傳幼
絕人自期丙子中鄉試丁
丑各註摘訓一部意精理正期不失儒先原旨士
服習之萬曆十一年再起右通政尋陞副都御史
公自家乘一柴車赴命道宿野店中為擔夫
忍不言至都執二布見輔臣吳申公欣然受之
輔臣總憲慨然以澄清天下
意首疏禁守令貪酷懲御史之縮朒者蓋自
後都御史能察臺臣者公一人而已蜀當藉江
推公清有望者遂轉公刑部侍郎往公先檄論
不死乃奉法沒其貲還陞南京吏部尚書引
年未允至南都兩月卒 賜祭葬蔭蕭蘭

成進士選庶吉士已卯授翰林編修纂大明會
成陞侍講戊子主湖廣試辛卯主順天試咸
人所發策具宮府大計
之尋陞侍讀學士掌院事乙未陞禮部
改吏部侍郎尚書

曰今日禮為重勿計財哦
遼東餉四萬金已出都會急
冊立乃得成喻月舉大冠禮明年大婚皆公
制遂成勞瘵踰年卒卒之前一日上遣
大事也
賜祭葵有加恩焉方公在部
疏明正學禁異說其畧曰
也國家以經術訓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外
列于學宮不用以課士盖即古人罷黜百家
孔氏之意此所謂聖真
盛士習日非始驚新奇漸
趨幽詭背捐孔孟非
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崇是乾以實為空以
為實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瘼疣以故言空
為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蔑耻為廣大取
經言心言性畧相近者竄入于聖言取聖言有
字無字者強同于禪教承學小生未離勺象而
聚訟其心惝道之弊久矣晉以來於
道之外自為二氏宋以來於吾道之內自為
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緻自附于吾道之中又其
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吾道之外非
聖天子執中建極揭日月于中天士大夫力挽頹
引之正路悠悠世道未知所屆也因條上經術
體行檢冒籍刊書等項士務以經書宋註為准
學歲試士有用佛書不遵朱註者降黜之犯卧碑
戒者宪治之鄉會試致用佛書者官罰士斥詳
童儒發解原籍坊刊非正書秉置炎火奉
旨依擬着實行士風由此漸變公之力也
鍾羽正曰馮公溫然雅士也至憂世維風於波
靡蕩之中力闢二氏視韓歐所論更深切矣時播
紳有膜拜落半髮者得
古令致官自遂論者是之
所見非欲與吾道為敵而奇詭之士竊取聖賢
言以推明其說易以玄詞幻語疾於動人吾
尚深味古經書反以彼為超詣而鄙

主于克一詩之無然歎美無然畔援不
帝之則中庸之喜怒哀樂未發論語之毋意
毋固毋我孟子之良知良能不慮不學詩如
曷嘗不至精至深自如自足而更待稱玄稱
後為超詣耶顧道徹下上彝倫各節乃道規矩
何少胥越耳觀諸公所稱引與所覆跡是亦士
揩範也予極固陋而竊有所聞故備論之鄉高
或採正焉

事功

鍾羽正曰孔門署政事之科而建功古稱不朽夫士
毓靈鑰璞為世用也業已委贄揚庭攝尺寸柄見任
矣雖鉅細區別要以自効其所挾持竭慮心力焉可
誣也片言而其利溥一介而有所濟況掀揭魁
乎鉛松海物見謂槩錯離奇矣叙齊貢者稱焉地產
而庭獻之微與必録此禹志也詩曰自古在昔
有作先大夫之業其為鉛松海物犬矣予小子

人耳曾志以鮑叔諸人拯歸名宦而入
郭君冠之紊以孟嘗將謂齊無人乎抑皆出
耶省志稱大品藻矣又以田橫為青人物首
義士是田宗之錚錚者耳當入田仲完世家
以蓋吾海岱之士乎予故以齊產為人物事功
而管晏寧戚非青人者為名宦非好
為異實以心未安耳覽者幸裁辨焉

鮑叔牙 齊人進管仲於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
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於齊
有封邑者
十餘世

隰朋 齊公族大夫耿管仲相齊嘗受命平戎於晉
降揖遜進退閒習能辨辭之剛柔管仲寢疾
問其代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
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
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

朋乎又曰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
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曙然歎曰天之生朋
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
得生哉是歲仲朋皆卒

賓滿無 齊人管仲任為
誣無罪臣不如滿無
立為大司理

孫在 齊人管仲任為
國使稱其善言

東郭牙 齊人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
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為大諫之官
從

弦子旗 齊人管仲以為理徵
官滿柔以為弦寧

豎曼 齊人襄公使彭生賊魯君曼諫曰賢者盡忠
者究理今彭生誅行以賊君使君失親戚之
天必禍之且累於君後
與魯申繻並傳左氏不
史紀管子紀之

齊奢齊人教桓公興女工育六畜
群材以富國蓋祖太公之制者

田侠齊人教桓公以用非其有取非其入因
諸侯權以制天下蓋管子之流亞也

梁褒齊人教桓公輕賦稅而肥
褒歛取下以輕重之法者

請士齊人教桓公以官百能使智謀勇各効其用皆
子以為不通輕重則祿費而士偷非計也蓋以
為必足用而
後可用人耳

癸乙齊人桓公問輕重之數乙曰惟好心為可好
者蓋言心計也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運萬物
因申之以號令抗之以
民歸如流水此輕重之
鍾羽正曰古語云一人
則皐夔進旦奭用則閎散集君相之所好士
善射百夫決拾旋舉滿

而趨馬桓公揖敬仲
其臣無不扼腕自言能
驅也使行仁義以復東周之道豈無三代之遺
如皐奭與共成大業者乎乃其志止于富強而君
臣所談如此而已矣求再
世之安不可得也惜夫

商容齊人為管仲使宋

隰尚齊人為管仲使燕

審友齊人為管仲使晉

國成子高齊人擇不食之地而墐見檀弓又有
國昭子春秋有國書國佐皆其族也

許綝湫齊人魯有慶父之難桓公使仲孫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諾之

王之罟也

高傒齊公族大夫桓公始伯魯嘗叛之莊公以
荐至又為毋丈妻所制求婚于齊於是傒
莊公盟于防遂納幣成婚莊公薨慶父搆亂
殺及閔公桓乃遣傒將南陽之甲納僖公傒
城惡自鹿門至於東門度地而城之魯人賴焉初
桓公自莒復國鑒於徒人費石之紛如之用乃用
傒為政復使夷吾代之其
後高氏與國氏世為卿

國莊子齊大夫聘魯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
以敏貳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
君其朝焉服於有
禮社稷之衛也

弦章齊人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章諫曰君飲
七日七夜臣願君廢酒也為人臣而不能

之失無以生為臣請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請
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臣賜死如聽之是臣為
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遇
紂者章死久矣龍逢比干死未聞其君哀之也
欣然為廢酒
鍾羽正曰人臣進諫忠也思盡忠故當言則言
死生禍福弗計焉計之則非直矣然有言犯忌
而不死亦有言不迫切而取重罪至死者韓非名
善說矣而以說死茅焦自分必死乃見聽不死
何說哉予所見雒大理于仁李侍御以唐其言
極激切雒以酒色財氣作箴風上李疏云
皇上其意如此止於罷官曹侍御學程
東封事無激切者乃下獄議大辟幾伏歐刀予
科請東宮講讀者十餘人獨孟君養浩得
廷杖諸如此類蓋不可勝數也建言者但當
言之耳何復逆計其所致乎愚故為之論
著通也壽矣者數也方

盡也庸祿祿者或
可一二數至強直不畏禍變者自昔不
而更安自分必死乃竟脫不死或遇明主
遇殘霍主更屈受之不肯殺或且殺之竟以
老死牖下或更至大位者衆甚也而伦倪變幻
乃或倏遇災禍以窮且死然則壽夭窮通命定
之不係直不直明甚而直者自伸其志浩然於
地間不直者徒令穰穰畢畢欺天罔人枉其生
傳云畢萬匹夫也七戰皆捷死於牖下嗚呼此
生所以責鄒君也當官職諫之士
為身名節槩計當熟視於此矣

陳須無

敬仲之後齊莊公四年將伐晉文子見崔
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之君弗聽也
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
崔子不聽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
之崔杼弑莊公文子出奔凡見他邦大夫之不
者輒嘆曰猶吾崔子也豈可留乎景公二年

遊冬盧蒲癸王何將攻慶封文子謂無宇曰
作矣及癸殺慶舍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位
再有崔慶之亂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
守不汚者惟文子一人夫子亦稱之

盧蒲就魁

齊臣景公時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干
者死有罪宰泣曰敝邑之賦急矣四丘
乘尚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寧死耳不忍死民也
奉令公使人讓宰且召與俱來宰至入見頓首
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烏得無罪立國
民古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睃民膏血以媚公
罪一也公既棄民汝又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
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公欲汝獨以正自匡
欲死之爾罪三也汝烏得無罪公笑而釋之
此尚在晏子譎諫之先亦可謂仁人之言矣

死羊牧之

莒大夫齊師伐莒莒子將戰牧之
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謀人人亦謀之一國謀之何以不吉卒如其言

公子鉏齊大夫齊侯欲以師伐季氏納昭公使鉏帥師以從公

鮑牽叔牙之後靈公會伐鄭使牽居守夫人不牽言之夫人諸于公牽得罪

鮑國叔牙之後為魯施氏臣牽既得罪乃召而立之後齊欲伐魯國以魯秉周礼未可伐也遂止

公孫薑即子尾齊公族謀誅慶氏之君以為忠受而稍致之君以為忠

郭榮齊人齊靈公晏侵魯晉率諸侯伐齊侯敗將誅榮叩馬諫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晉師果退

太士子牛齊人為景公平訟獄

大祝子游齊人為景公享宗廟社稷

申田齊人為景公辟田野實倉庫 三臣見晏子

公孫傻齊人齊侯與晉會於壺傻祝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

公孫竈即子雅柴氏齊公族謀誅慶氏

欒施即子旗子雅之子子尾死其嗣子良幼子旗在與之邑辭多受少

子旗子旗曰彼獨子也吾且誨之周書曰惠不歸之臣欲攻子旗陳子以茂不茂康叔志也陳子稽首曰神其福汝遂和之

子奇齊人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悔遣使追之如初者反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

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
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
鍾羽正曰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擁
秦所愚以至喪國而罔
乃以為蘇子是時蘇子
已死當以周子為正

即墨大夫

三人史失其名其一齊威王語之曰子
即墨田野闢人民給東方以寧封之萬
其一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燕引兵
即墨大夫出戰死之其一齊人為即墨大夫王
將入秦入見畫臨晉
武關之策建不聽

雍門司馬

齊人逸其姓名亦諫王建者建不聽卒
于亡臨淄志曰即墨大夫雍門司馬
為齊謀忠矣建不聽竟入秦秦遷之共遂成
郡吁何齊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即墨大夫
為之謀則齊可以不

子齊人使守南城楚之人不取
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

勝子

齊人使守高唐趙
人不敢東漁于河

黔夫

齊人使守徐州燕人
人祭北門趙
人祭西門從而歸者
者七千餘家

種首

齊人使備盜
賊道不拾遺

管穆

為臨淄宰孔
子高稱之

蜣轉

齊人士師以孟子言
諫齊王不用而去

周子

齊臣秦攻趙齊楚救趙親
退兵不親遂攻之
子曰不如救之以退秦
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楚之於齊楚折齊
齊者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亡
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

索隱曰廣陵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又此
人似非一人也

路中大夫 或以為名印齊人吳楚反膠西菑川
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
于天子復令還報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
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三國將與盟曰
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
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
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之路
大夫願就刑乃免之邵曰格子曰路中大夫之
命係於天下之安危大矣朱子綱目無大書馬且
註亦遺三國將誅路中大夫一語君子有憾焉

然追書可得而補也若曰齊中大夫路
某以上命致于齊以是闔幽不亦可乎

故齊人衣褐說高帝曰關中沃野千里兵甚
可謂金城天府之國都之易以制東方諸

從之賜姓劉氏拜郎中匈奴入寇帝親禦之使
往視虛實匈奴匿精兵見其老弱欲知其許我
不可擊帝信之其後惑視者言不聽欲徑踰匈
果破圍平城七日始解帝思敬言乃封為關內
號建
信

附錄 貢禹為齊乘所點故附見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
歷刺史病去官復舉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
所責不肯免冠遂去元帝時徵為諫大夫上書
罷角牴乞罷采珠玉使百姓一意農桑遷御史大
夫列于三公
于欽齊乘引司馬光曰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
當時之大患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意
禹孜孜言之使禹之智不能知惡得為賢知
吉其罪大矣余故點禹以為人臣見

志以禹為
兗人也

師冊字仲公琅琊東武人初為東平王太傅翟方孔光舉冊議論深博薦正守道徵為光祿大累遷大司空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冊抗議切以為非所以明尊無二上重大宗承正統之義是不合上意遂罷歸平帝即位以冊執忠節據法明尊卑之制可謂社稷之臣封義陽侯謚曰節

承宮字少子姑幕人少為人牧豕會徐子盛以春授諸生宮過廬下因就聽講數年勤學不倦躬耕蒙陰山禾麥已熟人有認之者即推與之平中徵拜中郎將數納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播奴北單于使來求見其人官至侍中卒於酒鍾羽正曰聞之古大道為公貨惡其棄于地也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為泗郡職蕪領六縣順帝末揚徐盜起拜撫為九江都尉討平之陞左馮翊所得賞賜盡分麾下性直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時胡廣不材如此下怨之胡廣承旨黜撫天録尚書事承旨黜撫天下怨之胡廣不材如此

童恢姑幕人為不其令吏遵禁法輒曉示吏稱其行善事者賜以酒肴勸厲之耕織種收皆條章一境清爭獄無繫囚流人歸化徙居二萬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呪毒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食六畜而殘暴於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如震懼即殺之其一視恢鳴乳踊躍自投檻

必為已五帝以後此風邈矣乃有少子者真三代以上人也舊志署之何歟

諸曰閒何闕遣諸葛上嘉其節進光禄大
臧許張貴幸奢淫豐委勤之上不納免其官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
先有姓葛者故時人謂之諸葛然則豐為諸
甚明而三國志亮瑾誕俱明書豐後祖既為
而後人可為別郡乎通志既以豐亮瑾屬交而
舊志録豐而遺瑾亮諸賢夫以諸縣所産而
交固不得有諸邑録豐而遺瑾亮祖孫當分
耶若以所徙為主則王導之徙江南王猛之仕
中皆不得為山東人而祖孫可分則羲獻不當
覽鎮惡亦與猛區分矣可不可乎故武侯兄弟
當從祖為諸縣無疑非好異也
證也
蒙陰翰林公鄂作沂水志曰諸葛孔明瑯琊陽
人陽都蠶城陽國其地無考世遂以今之沂州
孔明故里然沂州乃臨沂非陽都也據章懷太子
註後漢書郡道元註水經則沂之南境即古陽都
也夫孔明三代以謫徙諸葛氏為東方
鄂甲大顯于漢晉之間陽都又其
按證者此石尚好諺名此則其他
靡稽者可勝道哉余考據疎鹵虞
而被之以宋號齊梁而列
石周璞不見不知其
物仍列諸葛氏故事
鍾羽正曰後漢封
國故城在今
州沂水之間諸葛氏
内而置之亮何說乎今
葛氏之遺耶非為籍重名
賢恐為博洽者所嗤耳

三國志評曰諸葛亮之為相也撫百姓示儀軌
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
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
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
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
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
亞匹矣或曰武侯之相蜀也伏義出師鞠躬盡
可謂忠矣然宰相之体當總衆材將將而責成
如肖何於韓信可也何乃自行干戈之役乎表
松之曰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成父皆付
之長未能無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
亞匹而時之名將無成父韓信故使功業不
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

大計延為軍師會吳破
即帝位策為丞相後主時封武鄉侯建興
衆南征平之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
二表明討賊大義六年出散關破王雙七年
武都陰平二年十二年悉大衆據武功五丈原
兵屯田與
月病卒
章武
後事
若
臣敢
為
丞相
初亮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
項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
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
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交

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論者或惟亮文彩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界而雅周公之誥煩而也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矣誓故也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道誠心形于文墨足知其人之義理而有補于當世矣表子曰亮之言亭也前軍大破亮兵去數里不救官兵不接徐行北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闘也曰亮師數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其所與造若數十萬之并寇涸厠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日之行去之始至勞費而徒為餘好何也表子曰蜀人輕脫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表子曰亮治實而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速者也曰亮好治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表子曰小國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武侯今殊絶故詳其事

諸葛瑾字子瑜亮兄事吳為長史瑾中司馬嘗使蜀歸如有未合則舍而不答於是權意多釋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劉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

黃武元年累遷左將軍封宛陵侯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野人有密議瑾者此語頗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于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明相究其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

明今豈當有此乎技諸葛氏兄弟
君不疑人不疑必其忠心一意孚於上下足
疑而什謗耳
豈可襲取哉

諸葛瞻字思遠亮子少聰慧累遷尚書僕射蜀人
喜其才敏朝廷每有一善政佳事雖非
建侶百姓皆曰葛侯之所為也後魏鄧艾
伐蜀遺書誘瞻降瞻怒斬艾使遂戰死之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少有才名仕吳拜騎都尉
丹陽山險民多果勁恪自求乞為官三年
得甲士四萬權拜為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明
部伍從化平民悉令出山恪性疎而
官原逋責除關稅事當
衆莫不悅後為孫峻所殺

江表傳曰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
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聲宛將用恪諸葛瑾

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假
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是
特為故至尊轉之遜
以白搉即轉恪領兵
按此不惟見武侯知人之明而兄弟子侄之間
情懇至視國如家視異邦猶一國不疑不異光明
洞徹信今古人傑也漢晉春秋曰恪使李嚴使吳
說姜維曰時不可失今魏政在私門君臣忠
形已見若大舉伐之吳攻
其東漢攻其西河大克也

按恪之言行實有蹺蹺之理不媿武侯矣碩才
意滿不善居功名以亡其軀而世以成敗論人
遂訾之不直一錢可惜也故聶友與滕胤書曰
人強盛山河何拔一朝殞縮人情萬端悲夫古

一致
耳

東將軍以厥為主簿計謀有功封博陵亭侯記室時四方多務機事厥剖判酬荅咸稱中後為會稽太守有治功封建安伯政績增秩明帝時以討王含功進爵中卒謚曰敬

王望 瑯琊人光武時為青州刺史有威名時州郡便宜出所在布要望好先表請欲治其罪鍾離意言望懷姦不誅吾仁不愛名縱之以法將垂後患朝仁厚之治乃赦之

孫乾 字公祐北海人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與簡雍

乾又與麋竺劉封等俱見重說其兄弟分爭之後論此事未嘗不痛心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

諸葛靚 瑯琊陽都人父誕魏司空文帝之舅也誕與鄧艾爭權不出武帝知靚在外聞誕反謂曰不謂今日復覩聖顏詔以為侍御史靚面縛詣軍門稽首歸罪帝解其縛引見流涕曰不能深身剋死以謝天下靚避地江左元帝為丞相辟為掾

諸葛恢 瑯琊陽都人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令為政和平值天下亂避地江左元帝為

王平治兵將討之司馬伏令戰死其麾下數百人無一人降者時人比之田橫

魏末傳曰賈充見誕與語因謂誕曰洛中諸賢如卿屬色曰卿非賈豫州子武侯遠矣名之不佳非為兆世受魏恩柰何以國輸人若洛中有變吾當不即此觀之誕司馬之叛徒實魏之忠臣也顧禪代君以為何如誕與語因謂誕曰洛中諸賢如卿屬色曰卿非賈豫州子武侯遠矣名之不佳非為兆世受魏恩柰何以國輸人若洛中有變吾當不即此觀之誕司馬之叛徒實魏之忠臣也顧禪代君以為何如

慕得司馬以篡繼何以擇焉誕不失之擾邵失仕魏之初其識見去武侯遠矣名之不佳非為兆

諸葛靚 瑯琊陽都人父誕魏司空文帝之舅也誕與鄧艾爭權不出武帝知靚在外聞誕反謂曰不謂今日復覩聖顏詔以為侍御史靚面縛詣軍門稽首歸罪帝解其縛引見流涕曰不能深身剋死以謝天下靚避地江左元帝為丞相辟為掾

時關東新服未安留奕為丞相長史統其威信後為東曹屬下儀等害之奕終不操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然微太嚴昔豹佩韋以自緩未能以柔制剛者望之於君也征漢中魏諷宰謀反操數曰諷敢走亂心以吾牙之臣無過安得有臣如諸葛豐者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大破黃山賊有功陸中郎將督校兵及拜偏將軍封都亭侯貞貞有驕色張昭亦貞盟不亦厚乎自既以言折而盛怒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出命為國家并詩洛而令吾君與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俱遊學黃巾亂遼東及還仕魏為司空掾屬每公朝議論直言正色後遷魏郡太守太僕卿雖居列卿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以恭儉自守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社脩悲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北海相孔融召為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賊入孫氏吏不能執乃出賊豪強攝伏後令守將吏長閻之孫氏懼為營塹不應調殺脩將東東人公沙盧宗彊自驕陵人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撫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撫其餘由是寇少正融有難脩每奔救得免袁紹請收葬譚冤然後就戮無所恨操義之禮辟為脩為即墨令後為譚別駕譚為曹操所殺脩號哭郡太守抑強扶弱百姓稱之魏國建為大司農中令嚴才及脩聞變步至公門相國鍾繇謂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辟

事雖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
怒曰司馬徽委罪於孤邪斬之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郡相孔融舉
氏字民無上因改為是後依劉繇避亂江東
會稽孫權徵典機密使輔太子太子事先諮詢
後行時典校郎呂一訴江夏太守刁嘉誘訕國
權怒問同坐人皆怖畏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
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自取夷滅
不忠之罪嘉得免儀不治產業權幸儀舍求視
飯覩嘗之增俸賜益田宅歎曰使人盡如是儀
用科法為及寢疾遺
令素棺斂以時服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少有識量累遷中書侍
晉國建為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
忠正以社稷為已任武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
初愷惡賈充之為人

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浸潤愷
遂免官後起為太常不得志竟以憂卒諡成
羊以淑行稱歷仕
兗州刺史大鴻臚
劉毅之
字道和東莞莒人徙居京口從宋武帝平
業諸大屢分倉卒立定累加尚書左僕射
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難獨任
穆之輔之加建武將軍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
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
稟盼皆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後以佐命元勳進
封南康郡公謚文宣孫瑀仕至御史中丞
臧熹字義和東莞莒人晉之弟與熹並好經學
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從武帝入京至建業
走武帝使熹入宮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
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言曰皇上當定大義雖復不

號神爵五經博士出為宋陽內史在郡一百五十四人詣州刺史以聞詔勑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刺史以聞詔勑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徙新安太守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不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于郡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為之墓誌其一章曰吏部視事三年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于郡詔勑勉為之墓誌其一章曰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留其像或式其閭思取借寇昌以抜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取借寇昌以

士子或以此依之歷仕兗州刺史大鴻臚

劉休賓 宇景遠弟遙齊中散大夫遙少敦學業有文才仕宋為兗州刺史

任遐 宇景重北海劇人少好學氣度雄遠隱於華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

王猛 宇景略晉桓溫入關猛被褐往謁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一見如平生累遷尚書左僕射任兼將相宰政公平秦國富彊猛疾堅招之一見如平生累遷尚書左僕射任兼將相宰政公平秦國富彊猛疾堅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願勿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宜漸除之言終而卒晉人按猛雖仕夷而尚意全宗夏孟士之知權而知義者其不得已之心見于將死之言矣

憲宇顯則猛之後仕魏道武見之曰此王敦厚禮待之為廷尉柳出為上谷太守時

忽焉累官常侍武帝或時袒露與侍臣戲狎
即正冠斂容王氏九人皆風流醞籍世號九
王睎字叔朗昕之弟魏永安初徵署廣平王開府
悅其山水與兗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往
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昭帝欲以為侍中亦不
房玄齡等後並至公輔
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鑑
孫謙東莞人仕梁累官零陵太守以老徵為光祿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知辨給過人好讀
工吏事歷官至吏部侍郎即有能聲所舉杜如
蕪歷晉陵
吳興太守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彥謙子貫綜墳籍書兼
隸年十八舉進士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
策謁軍門一見如舊朝見猶請剋力自效武
收人物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
進尚書左僕射居相位十五年以推寵隆極累
辭位詔不許遷司空仍總朝政會代遼留守京
凡糧械飛輓軍伍行列悉裁總之數上書勸帝
經略外事與杜如晦同心輔政為唐世賢
首稱卒
謚文昭
志玄臨淄人性資倜儻
王世充深入馬跌為賊擒兩騎夾持
志玄忽騰而上二人俱墮

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北曙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封褒國公卒謚莊肅

段文昌 字墨卿志玄三世孫素伏義節不為屈行裝嘗採古今礼要為書數從文昌質疑李吉甫才之擢左補闕憲宗欲親用頗為進貫之罷擢為翰林學士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劒南西川節度使大宗立徙郿荊南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公出游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責即解去

蘇禹珪 諸城人仕後漢高祖為觀察判官累官至僕射侍郎同平章事帝以百司庶務悉委珪暨僕射蘇逢吉同決事無留滯而用舍議亦雖其所議帝方倚重之無敢譸者

王曾 字孝先益都人少孤勵於仲父宗元學於張震鄉貢禮部廷對皆第一宗時累官參政事王欽若方挾符瑞附會帝意排異己者乃魯出知應天府尋復參知政事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曾奉命入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增減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丁謂欲宦官傳表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必兆矣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丁謂去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沂國公卒謚文正

韓晉卿 安丘人神宗時以五經中第歷官知同州耀州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再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慶晝多倉卒失叙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為大理少卿不久法指入為大理少卿不久朝廷有疑議輒下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時朝廷有疑議輒下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王安石以為盜賊人王安石以為盜賊開封民爭鵝殺人開封民爭鵝殺人

千神宗稱其才嘗被詔按治宰州微負
對音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輕
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議者欲引唐覆奏例
下應刑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
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朝命恐自今重
者多于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故士大夫推
忠厚不以法家
名之卒于官

滕中正 字普光青州北海人弱冠舉進士不第周
德中滑帥向拱奏辟為掌書記乾德五年
支員外郎候陟表中正有材幹入為殿中侍御
未幾又擢拜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中正性峻
連鞫大獄時以為深文權中丞日振舉綱憲
人以稱職許之二子友玄錫玄晏並舉進士

張宏 字臣卿青州益都人父峭平利令宏太平
中舉進士為將作監丞屢著作郎預修
覽歷左拾遺太宗謂宏曰朕自臨御
材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卿與呂蒙正皆
選累官吏部侍郎真宗朝命宏與王旦知登聞
院再掌吏部選宏修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
通顯未嘗敗事子可久至虞部員外
郎可道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許仲宣 字希槩青州人漢乾祐中進士周顯德初
考功員外郎張又薦為淄州團練判官宋
赴調引對便殿授太子中允知北海軍奏升其
為濰州帝益知其強幹及征江南仲宣蕪隨軍
運事供饋無闕太宗驛召赴闕授四川轉運使
為廣南轉運使令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多死
宣奏罷其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草檄以論夷
即納款內附太宗嘉之後累遷給事中
貳青州人太宗時補御龍直副指揮使坐受
都校累官茶州治

子奭字希孟莒州人少業文辭太平興
進士為北海主簿歷太常博士真
殿中侍御史充淮南轉運使精於吏事久當
運周知利害裁量經制公私便之後拜右諫
張平臨朐人初宋太宗尹京兆置其邸及即位召
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隴期歲之間良材山積
宗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水務繕造船埭
官造舟成以河流湍悍凡一舟調三戶備其漂
平穿地引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又以捕盜
功改崇儀副使遷掌陽平署卒贈上將軍
于燾字彭年壽光人博學能文喜言兵慶曆中元
冠遼北寇燾聚兵求關南地丞相呂文靖
召燾曰宜治南北行宮若親征者以壓其謀乃
大名府為北都二虜果靖時仁宗春秋高皇嗣
立登州岠嵎山數震燾上疏宜早定儲位以安
下遠英宗入繼乃由齊邸人以先

賈同字希德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
兵保愚谷山全沽三千人同篤學好古著山
野録七篇舉進士王欽若方貴盛欲致之不往
聖中上言祥符以來丁謂造符瑞以欺先帝今宜
明告天下以正其謬又言冤滯當忠亮不宜貶出
官殿中丞知棣州卒門人謚曰存道先生齊秉
為賈
先誤

明鎬安丘人字化基宋
防禦推官兵部員
時知陵州楚應幾賦敗或告先期奏之鎬曰獲
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
會元昊寇延州起為陝西轉運使常閱同州廂
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強弩奏為清邊軍號最
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倣置之累擢龍圖閣直
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

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叛
州命鎬為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
彥博為宣撫以鎬副之則初泳州人歲饑流亡
州以妖術惑衆僭號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時
居門曰中京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為正旗
號令率以佛為稱城峻不可攻即南城為地道
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
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牛
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恩州遂平遷鎬端
殿學士彥博數推其功遷至參知政事已而疽發
背卒謚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
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為世推重

燕肅青州人舉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歷知數
皆有善政知審刑院寃獄盡釋肅性巧曾造指
南車記里鼓及欹器蓮花漏人服其精于度第
士累官諫議大夫知潭州孫琰官至户部尚

朱壽隆密州諸城人知宿州多剽賊至白晝被
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罟耳目捕斬十
人擢提點廣西刑獄蠻人畏戢歷鹽鐵度支判
變路轉運使咸有政績復為京東轉運使歲凶
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為田僕舉貸立息官
為置籍索之貧富交利終少府監知揚州

周沆字子真姑蘇人第進士知渤海以親老求監
税歷[illegible]時湖南蠻唐盤二姓寇掠
民官軍數不利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圖力宜
秋冬進兵請選邑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
招藝者擣其巢穴分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
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乃
加直史館知潭州儂智高亂仁宗命沆安撫嶺
徙陝西河北皆有政績累遷龍圖閣直學士

部侍
即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哲宗侍為監察御史
中使遼遼主嘗稱疾不親宴使近臣
客挺之始爭正其禮還遷吏部尚書左丞
為相帝謀置右輔京乃薦挺之隨拜尚書右
既相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乞歸青州
辭會慧星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
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為
僕射謚清獻評曰趙公先亦奉行市易又排擊
祐諸賢矣末路抗蔡京又主息兵可謂能善終
當紹述時以就功名
世之下令人壯氣
錄所長僅取節之例今從之

任頤字誠之壽光人舉進士擢監察判官改知開
府帝論輔臣頤宜備朝廷委任留為諫祐用
使采撫西夏風物山川道理出入攻取之要為
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後儂賊犯

張擇行字行先益都人歷官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
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要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為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措
視陵寢還上言黃潛善汪伯彥邪不可用恐害新政
改兵部郎中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經畧兩河
乃薦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許自辟置以
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所
招徠豪傑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
奉王圭代之所落職
以岳飛奏補官

鄭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大定中進士累官刑部
尚書理寺丞爭論情法折正疑難歷定海

事無滯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次遭丈攝書
當去邑紙擁歸縣廨然大警守念由它道問
追拜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白事郡
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時劇寇起相
毋犯高密已而密卒叛獨呼曰無驚仇公也
渡後知廬州劉麟入寇統制張琦欲驅民南走
脅念出念曰吾當以死徇國堅不為動時令諸郡
棄城退保念力陳不可卒全活數州之衆後改祕
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拙衰強獎善良為理吏受賕
雖一錢不貸豪猾歛跡州罹兵火學校毀廢乃
時金人無故歸彊力陳非策秦擒疾其異己落
公帑百六十萬又丐於耆舊鄉老得錢八十萬
以賦入助其供給復按權廢材石更新之買公田
已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乃復待制再知明
鄉飲酒禮歲歛發官厨損其直民無死徙進秩
等已而加通議大夫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
一如初政其在州也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
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費二千念驚曰吾為郡
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不薦後
被讒退居奉化以田一百六畝歸于郡學為養士
費郡人祠之後知平江府封益都伯

李宥 青州人字仲嚴唐之後裔父覺舉九經歷官國子博士直使館宥善屬文知歙州歲凶人每丐嬰孩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多所存活歷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有善政終判留司御史臺清介與物無忤好獎拔士子族有貧甚者宥置別業以券畀之既卒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晞 軍節度使晞正隆中進士累官太常少卿諡德玄宋國報諡使宋人請赴晏晞曰大行未葬及受賜不舉踏宋人服其知禮文

於瑛請棲居庸琪奏英書即除尚書召
制因獻十策又召為御史中丞上言欲激
宣宗俱
嘉納之

張行信字信甫睦次子行簡弟泰定中進士累官
攴大夫文宗時為尚書左丞為人純正真
兩登相位遇事輒發無所畏避嘗言胡沙虎抗横
臣高琪為士論所稱卒之日雖平生娟忌者亦曰
正人
亡矣

劉玨字伯玉幼名太平荅益都人以功臣子補閤門
候海陵忌宗室玨坐與往來斥居鄉里世宗
位玨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太悅呼其小字而謂
曰太平所至庶幾賛朕致太平矣累遷左宣徽
以疾求補外除定海
軍節度使卒於官

劉璣字仲璋玨之弟舉進士為國子祭酒太常少
嘗同知漕運言省費事又嘗為户部員外郎
上便宜數事世宗嘉
納之累官太常卿

李傑字國才益都人至元二年召為吏部尚書議選
法立貼黄行止等二十四科卒贈嘉議大夫上

傅公讓字子敬益都人元統初進士累官亞中大夫
内臺御史至二十年官朴不花橐雖内持
太子外結樞思監驕恣不法公讓
劾之忤太子意左遷松江府知府
劾之忤太子意左遷松江府知府

劉蕃字君卿樂安人授西臺御史弾劾不避累
官中奉大夫遼陽行省參政治書侍御史

諸葛誥人洪武中以儒士授本縣儒學訓導
集馬指揮發文效稱伏不避權豪上嘉之

士拔重之

楊辛 高阜人洪武中以歲貢知臨漳縣事遷漳州滋城郭淤陷民被其害辛為巨筏數百渡民活者公之力也辛曰禦患既息民相率詣縣拜曰吾為後徙縣治建學校崇其規畫民利而思之皆

孫企賢 諸城人洪武中以懷材抱德薦授林縣知縣剛介有為吏民振肅革除簡以誣逮罷歸祖察知企賢可大受取赴京自陳衰老不願仕進賜宴仍舊職致仕

劉彧字著章 益都人正統已未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陞彰德知府持身正大約已愛民鄰人至今思之居鄉恂恂不見喜慍之色學問醇實不尚浮華人以君子稱之

孫浩 諸城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授廣西桑埜政知州陞江西參政累遷廣東布政使政績著聞

王璡字教授 諭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華吏檠每夜四鼓升堂或即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三更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趁學無間洋池舊惟一石梁乃捐俸增建左右一梁以崇儒觀遇驟雨必躬詣學巡倉視其漏濕用蠟灰識而葺之毀三皇及諸淫祠或以殃為戒曰如其有靈宜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無舉德化大行五邑變俗焉自奉儉約一日饌魚肉璡大怒謂內子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人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職橫暴璡痛抑之洪武壬午靖難兵起璡造船海勤王軍衛以怨故繆詣請罪賴宥釋還父老追攀堅卻不受任也行李蕭然父老追攀堅卻不受

上矜其孝行賜名明年授瑾潞縣稽訓大利民署縣事尤得民心秩滿除陞知縣事後皇濬與贊皇之民交章爭留上方以黃巖難治瑾甚喜特進六品俸知黃巖務以德禮化人政禦暴境內翕然有麥秀兩岐孚生三男之異後致仕民為肖像祀之

劉福 字慶之益都人宣德間進士授戶科給事中統間上章言補山西參議陞山西參政以疾致仕持正無介歷任三十餘年家無遺訾人咸重之

曹凱 字宗元益都人正統間進士授給事中彈劾不避權勢聞英廟北狩率言官於闕門執奏

俾錦衣指揮王山等踢殺之

張翰 安丘人孝友侃直潛心力學正統間由進士貴州毛中貴等怙寵恣橫人多之英皇帝罪且於杜上御書敢言御史張翰其過因與給事中曹凱共擊貴咸忌嫉之陞江西左參議愧直道不行輒疏致仕家居授徒講學室無曠堵巡撫龔給官地築室以居貧約恬靜至今鄉曲誦之

相樞 博興人弘治間進士歷任山西左參議風尚節不畏權勢秉公執法恥於脂韋時逆瑾暴剛直不容卒為所陷

馬愉 字性和臨朐人宣德進士第一累官侍講學預聞機務性淳雅論事每存寬厚嘗奏獻疑遷禮部右侍即兼侍講學士每經筵進講馬居鄉行誼可式卒贈禮部尚書有

翔字叔温壽光人正統間進士累官太子
都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資性剛直學問純
居講官受知
憲廟簡入内閣持正不阿決天下大計一言
嫉惡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之凡所建明入
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嘉謨贊翊圖書
以親老致仕賜全俸至卒居家孝謹母攻廬墓三
年父疾亦如之哀毀致疾遂不起鄉人號其里
曰仁孝里建祠祀之嘉靖初言官上聞其事賜
昭賢命有司春秋致祭所著有青宮講意古直
集行世孫澄南雍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政尚風
厚
時
武廟臘東宮疏請擇宗室之賢者育宮中蒙賞
嘗
屠衡通紀述遺曰劉翔素鄙薄萬安安聞
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
吉赴西角門劉翔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紙
書封字
御筆也啓視之謂劉翔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
親納正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翔必壞大
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
何不火之惟與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
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翔自陳仕
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翔乞致仕許之安等
請賜給驛歸陰為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
云
陳建通紀曰當時内閣三人惟劉翔為猶賢蓋
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國史正為翔辯
云然翔自論汪直後數年實鮮聞諍救至是
仇我者去豈陽城之有待而然與吕端之所
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翔或其儔與

者揚惡於群小假威於邊檄者惟公而已而忌公者遏不以聞於
悠衍傳曰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嗟乎其
之謂歟
孝皇嗣位故群奸于齋召大老于野逮貨重賢振
解結宜端樞機者惟公而已而忌公者遏不以聞於
亦已矣夫語曰竊位者知賢而不與立也嗟乎其
斯人之謂歟
鍾羽正曰吾郡為閣臣者三公皆未為首揆翟
建立澹軒涪雅人無議者劉公性直好議論故
忌之方在事衆口籍籍瑕疵百出及蓋棺論定
交稱其賢而小人傾陷之狀盡發露矣予若為
辯似以鄉曲阿其所好故但書別紀所言其最
見至後渠崖公尤不輕許可者其言如是是居
定評矣若乃居鄉仁孝非惟流輩即古賢相尤
之公攻時不知何公當國與以不滿之謚尤可
也夫鵷雛之為鵷雛之為穢懷麗之為正梁公之為康

之為通謚之不足憑
久矣於公又何論焉

黃甕壽 光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改工科給
事中成化三年值
給事中天順中陝西大水上疏賑捄稱旨陞本科
省語涉忌諱權璫憂時從旁諸之降陝州知州
八年不調解組歸陝西人德公祀于名宦載薛
旂憲章錄頌德石立于高家港市中今猶存焉

閻寬 宇德厚樂安人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監察御
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貴以不徇津要之請
為錦衣指揮馬順所忌出按北畿再按湖廣小
得職墨吏多解綬去事竣還
朝以中傷下錦衣獄焉
遼之鐵嶺

命下衆瘡就道留長子庠生溥侍父攜次于江
居遠三年怡然自得惟以不躬父養為恨溥

以孝聞終于
户部主事

劉義諸城人由鄉薦景泰初
授句容丞任滿百姓詣
闕保留陞知縣除革奸弊訟無停獄勤勞撫字精
奢靡民俗多化去任省像祀之歸田二十餘年
修懋行後學
慕為典刑

張時蒙陰人字本逸洪武中由鄉薦歷官刑科給事
中　宣廟初擢知順德九載奏績陞山西參政
郡民赴闕奏留復蒞
府事卒祀鄉賢祠

韓翊博興人由鄉薦令太康政多懋異蝗不入境
為之謠曰欲要蝗來居官清慎常
災須是韓公来居官清慎常禄
之外一無濡染貧約終其身

陳清字廉夫益都人弘治間進士授户部主事
外郎中擢山西左參政卒
陳言三十四事清理屯
尚書致仕孫策以蔭當
親友請為策致書公正
色拒之其剛介如此

翟鑾諸城人籍京師登進士為翰林學優經濟明習
典章歷官至大學士入閣辦事時
上英明獨斷張柱親近用事鑾守職奉法而已以
罷久之

上欲幸承天念邊防事重乃起鑾以學士為巡邊
發金錢五十萬分勞將士特設都護將軍以為
驅威行邊徼帝還鑾復命仍入内閣後因與嚴
共事積不相能給事中周怡疏言嵩威靈氣燄
遍百司官吏奔走其門指顧如意鑾則依阿
勢不足以驅人而名位在先無如嵩何

高鑾下詔獄明年會試

趙鑑壽光人以軍籍隸京成化間領山東鄉
試初登進士令蕭山創丁田相折之法痛切
監司檄郡邑以為式陞廣東監察御史視南
政監兩淮鹽法迺宣大二鎮掌京畿道歷一十
年陞安慶知府調順德未幾遷浙江參政督
法擢陝西布政迺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井
大理卿嘉靖初僱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北部前
以剛嚴稱遇事正法署無顧慮人多服之尋以老
疾乞致仕上賜詩及敕
詔馳驛歸卒謚康敏

武衢沂水人弘治間進士任行人陞監察
御史肅清風紀振舉朝綱人多畏之

公勉仁蒙陰人弘治間進士授行人陞江西道監
御史太僕寺少卿正德初忤宦官劉瑾
四川參議勤蜀邑有功累陞都御史巡撫大
北虜寇邊公率衆力戰復振奇勳尋丁內

武廟降敕崇禮獎勞服闕
起撫治鄖陽卒于官

馬裕字伯順臨朐人以先世戍遼東生于廣寧少
貧刻苦讀書聞義州賀醫閭先生倡明理學往
師事之輒充然有得歸而事身心之學動靜語
雖細必謹家無積書借誦以資見聞精心經學
箋注隻字必窮研洞豁然後已正德初舉進士
文冕任近侍為瑾腹心以家託之裕至邑一無
私庇冕怒憩于瑾將逮繫之裕知禍在旦夕晏
為勳已而逆黨伏誅升知州所至多惠政民懷
後之思遷戶部郎出納一任法制數忤權貴權
密遣人偵伺闕失踰歲無所得乃益重之歎服
拜而去出守貴州遷按察司副使後先七年憂
平寧功有百餘年仇殺者先是廷議數遣重
治不服裕單車往諭之一言而解苗族安

手不釋卷與諸同志結社
切偲之學嘗為醫閭先生集序疾亟猶
命筆是正俄而正冠斂衽而卒歷官所至著
聲既歸田尤廉潔自守非義一毫不染子四惟
健惟重惟敏惟訥俱
登科人以為清節之報云

石存禮字敬夫益都人年十九登弘治庚戌進士
行人陞南京户部員外郎郎中出知紹興
郡幾四年刮剔民隱惠吏奚殆盡居無幾何忤當
尋罷年尚未強仕也存禮質淳厚沉靜而剛方不
詭故所至以嚴見憚人多忌之家居三十餘年
課子耕讀為務非公事未嘗一接顯貴性不樂
生產每念以清白遺子孫斤斤然
有古人之風人呼為萬石君家云

蔣暘字文輝樂安人正德間進士知沭陽縣撫流
勸耕種興學校餘兵防為舜澤蘇祐所稱服
而擢江西道御史糾彈無避督鹺河東再巡
緘以歲稅為民請賑貼危者諸方賴以全

東青羊山寇擒幾內妖術以千數時論偉之
擢貴人中傷請守吉州創石城以衛民今祀名
肖像學宮陞禽事轉貴州兵備安置土官仇鉞
貴州至今寧謐尋致仕以壽終所著有歸藏漫
兩巡
奏議

黃卿字時庸益都人正德間進士歷知武進涉縣
守應州所至皆以能稱陞南京刑部郎時有宸
濠之變樂贊大司馬喬宇籌畫賊賴以平擢守太
原修葵決滯五閱月而郡大理汾河決城將墊
詞祭告水徙三罗民神之陞浙江右參政忤時
調陝西再遷江西尋陞左布政卿為審權量寬負
耗吏不能欺民感其惠嘉靖庚子歲饑發帑賑之
全活萬衆是歲十月入
覲中道卒平生嗜學老而彌篤雖隆冬盛暑不
閱有海岱會稿編若集編若詩話閒抄漫記

直敢言武皇末年詔秦將帥擇人
覽疏顧左右曰此舉給事中也公多贊故
廟登擢擢通政司參議歷通政使遷户部尚
理太倉清謹獨持久之改禮部尚書尋轉兵部
太孫以保時西北警檄日至經理心籌晝至忘
食條上防禦事
上皆允行遂建議設河套公力陳其不可忤宰
意因乞骸骨
詔許馳驛致仕後起復為户部
命下數日而公訃聞
上為之輟朝
諭葬祭如例經略方介立朝垂三十年門鮮干謁
之日囊無餘貲遺有大人之風詩文草書逼真唐
世多珍之

楊應奎字文煥益都人性孝友厚重朗豁正
進士授仁和令

道世宗於湯陰進儀註　賜御膳擢守臨洮刻
祖訓以勵俗井肅驛站久疲奎極力調處民皆復業
引洮水灌田轉礎民利之有去思碑及調南陽倉
歲荒設法賑濟活數萬人又正陂堰以灌民田郡
民感德為立生祠紀之而兩郡乘悉奎編纂後
賴以考觀平生博覽群籍精工右軍書法其高致
雅行每以希文自期罷歸居鄉日與鄉紳結洋溪
吟社容與抒泉有海岱吟稿并涌谷文集藏于家

高昱字孟昌青州左衛人家世襲武公以倜儻幼
親承顧顏絕出人必告良辰佳節奉觴雲泉
遊馳家徒四壁怡然自樂弘治甲子領鄉薦辭曰不敢
宋公鑑見居室敝陋歎為善理公力辭曰不敢
此病鄉人嘉靖甲申應兵部召遷員外
駕即中居官清約不可干以私歸之日大司馬
公率僚佐臨喪悼之各捐具賻歸葬家
幾不能存卒政揚
介不為

松江府知府同知卒於官性
阿自家居建康人不見有喜慍之色沈敏
量善舉業文學所著有毛詩四書通解凡若干
卷卒年四十有六門人
李和字雍熙益都人倜儻
除年操守嚴慎法律精熟人以李青天呼之
改元卒于官妻子扶柩還鄉有無居室至不能
鄉人
憐之
曹晟昌樂人永樂間舉人選擢禮科給事中時大
方平權貴用事晟正色立朝彈駁不避久之
直言
罷
劉畏昌樂人戊戌進士性行廉介為行人出使
藩府凡所餽貽一無所取陞刑科給事中以
言謫官陝西調知洛陽尋陞南京祠祭司主事
儒詩贈曰禮闈新寵渥諫草舊文章以清正居
始終
不易
柴玘昌樂人器宇閎偉博學善屬文頌永樂辛
卯鄉薦任監察御史見事風生不避權勢
王用安丘人少負氣節有膽畧中成化丁未進士授
行人擢監察御史紀功西陲將帥以下莫不憚
號為真鐵面御史侃侃不阿時人以其面黑嵇
時大同有警在特即詩其太監金某擁兵不出
劾之且陳邊鎮事宜以聞上嘉納之
後陞夔州知府未幾致仕歸家卒
王琳安丘人少孤事母甚謹又長雅負奇氣弘治
頃鄉薦挽武昌令政多德愛百姓立祠祀之
聞喜有異績擢監察御史風裁稟然所至豪
戢雖

官抗疏被廷杖隨出為汝寧太守秋大蝗鈺
祭之有大鳥食蝗吐之復食蝗不為災以積谷
十萬石蒙
上賞調開封河決鐸晝夜行七百里度地形疏趙皮
寨河以殺之開封以寧隄信陽兵備副使妖賊李
龍衆數萬甚橫鐸擊擒之計功在上賞律當道臣
之訟其功授金帛之賜升陝西行太僕寺卿仕塗
悅為冷局率不經意鐸至飭理馬政一新署有拈
竹踰年復生人比之冠公竹云幼嘗溺清河流里
餘不死正德初流賊入境衆遁去屬父兒未歛鐸里
獨居守賊至擗踊無懼容賊曰空城中唯此一人
必孝子也捨去既老聚書數萬卷構一樓居其中
每夜得句輒呼灯録之
至一夜二三起不倦
初旦字啟明博興人為太谷令有賢聲擢户部主事
分署通州糧儲革易公廉民情國計均有

賴家居徜徉雲水者數年而終
孫可特高苑人少英敏聰慧新城令鄭公奇之
薦於上國累官朝列大夫封樂安郡伯
郝源高苑人歷任河北燕南左僉都
御史高苑人洪武二十四年本縣簿王文禮薦于部
仉經高苑人洪武二十四年本縣簿王文禮薦于部
授本縣訓導陞開封太原府知府以廉能選河
南道御史永樂初以言事謫常
山縣知縣愷弟愛民任九載卒 仉音掌
龔貴博興人有膽畧膂力過人以才俊擢本縣令二
年毛貴竊據山東群盜剽掠所過無遺縣舊
城池盜至貴奮不顧身且以大義激民夾濠墊
營堡内安家衆外拒敵逆發粟賑饑鄉人賴以全
龔繹字文緒臨朐人由歲貢授真定衛經歷廉慎
勤擢知懷仁縣軍民雜居擾扞難治至

陳達 字燕善日照人天順中進士授主事出知
府境有巨盜達單騎往諭隨散有故人寄以
託者其人死召還
其子卿人以為難

徐弼 字良輔益都人稟性毅直恒赴人急遊太學
户部主事員外郎比滿大藩持守勤介奉教
閩叛賊勦績備嘗
有回當南北戍嚴公挺然無難色事竣得譽公寂
然無驕容處世
立身綽綽如此

李旻 字同人益都人天資聰敏英敭下筆輒數千言
尤精書法行草成化甲午領鄉薦授同州守政
潞州決獄明敏廉潔自持黜貪吏革夙弊甚多疾
篤乞休進階四品服色瀕行藩王世子遺人持重
賂来餽謝曰数年常例不啻萬金
旻皆不受此何為哉聞者歎羨

劉寧 博興人成化戊子舉人授廣平府通判多惠
遷知階亳二州居亳時以勘庄田忤
徽世子械繫未幾釋復任保安知州以禮致仕壽
靖壬午
詔進散官一階歲給米四石所著有松軒集入廣平
名宦祠

徐恭 蒙陰人洪武中以異才應名上親詢時事
大奇之令中官記其姓氏尋以内艱歸
害公執其從者即上
奏遂為 宣廟所嘉納名益赫然

蘇霖 蒙陰人永樂甲午科由太學以才名擢廣東監
察御史偶以直見忤當道尋調浙之蕭山令
浙政清平仁恕論者以為秋霜後有春雨時蕭山
產櫻桃會中官用事引從者百餘人假以採辦擾
害公執其從者即上
奏遂為 宣廟所嘉納名益赫然

朱時敎 洪武中以鄉薦授長葛
諭超拜刑科給事中
載奏績陞山西布政

于官入祀鄉賢祠

李炯然 天順丁丑進士初授户部主事歷陞郎中囊無餘貲惟遺詩一首強顏人世已多年一事江北大饑受命往賑勞瘁成疾卒于途生有命吾何恨俯仰無慚世慢憐寄與故園諸弟好將清白繼家傳今鳳陽立祠奉之事見中志弟燦然庚子舉人宰波府推官應慎仁恕亦有聲稱

李夢龍 炯然子弘治癸丑進士令宣城守定州治行卓異陞廿肅兵備副使時外寇内饑公調度有方軍民咸賴有雲松集藏于家

董中言 蒙陰人正德辛巳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禮部員外郎公幼聰敏長于吟咏博綜經史遂擅文名

陳諫 蒙陰人弘治癸丑進士授行人遷户部員外郎公性敏學博一時學者多宗之

宋禮 蒙陰人弘治癸丑進士選浙江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貴時以直諫名陞直定府知府

李用和 字元樂益都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大理司評事陞右寺副通悟聲律究心字學西曹決家精律者首推公故事重囚再題奏辨仍從原擬公以重贖聖聽疏止之得詔報可編入會典權河南衛輝知府不抑強暴自攝不剔蠹姦自弭移文委立為剖析刑明肅治聲更起適有大璫網運理銀道過衛盜掠其銀千餘去公時已奔封寺副矣上怒逮公至則奪職歸遂杜門娛情篇籍種花藥以終其身焉

為給事中時相嵩忌言事者公獨疏飢論救
畏避大將鷺恃恩驕縱公疏劾曰陛下倚鷺為
羆而鷺行梟獍即不早誅迷國釀亂無悔也上
嬖幸鸞奪公俸然直聲震朝宁矣倭大掠江南
張甚以張尚書經督征之嵩客趙文華請媾倭欲
徵靈海若公疏駁之曰以小夷蹯上國罪無赦君
神道遠柰何棄武事信渺茫乎無何文華劾經持
重兵觀望詔逮尉公上疏理經曰陛下
銳意平倭經不能滅寇朝食臣固嘗彈之顧今已
殲倭奏捷矣露撤朝上檻車夕徵非所以激有功
定衆志也上大怒疑沮文華為經游說遂逮扶落
職穆宗起言事者公復補用論光禄卿胡膏讒發
給事中楊允繩抵死論總兵陳時即中胡應嘉不
職罷之轉右通政光禄寺卿以母喪歸遂絶意仕
進詩文自娛古今典制稗官諧史僻事佚書無不
諳識人有問者應答如流臺司守牧仰慕就席但
談往古衣無重采食一粥一蔬卧中一榻死止

書數帙而已八袠後猶交際傴僂夜能書蠅頭
字問以養生術第曰動則損佳兵不祥却走焉
天子賜誉葵遣官諭祭葬而終焉

自二老彀罕有談者惟閔禮保氏教六書之子
歲訓以瞽史聲音字畫歸于同度蓋
瞽史保氏之職不行而四聲之傳乃亂
夫視為不急別呼訛寫樊也久矣予未
誦既久粗知梗概蓋字有清濁有
濁有音有聲有字母
凡一音皆有二如東
為清東與天是也聲
也清為陽濁為陰半清
半濁難易之間
徵羽隔齒牙舌唇則
人然等則為音平上去入則為聲因
以隔齒牙唇字母翻之平
合而成一字則為聲

上則為留字矣故知寧珍離切當字從
切之法也至章灼則為紐矣此韻學之
開之則為紐矣此韻學之大槩也六書世多知
故不詳論惟轉注難明如長短之長也長則物
先焉故轉為長幼之長長則有餘故又轉為長
之長音脹一字而轉用之明乎此其義已等易知
也此雖兒童之事而世多不講故因李公而并紀
之為蒙養
若覽焉

鄭光薄號一山益都人嘉
元戊進士授行人
司行人累陞山西提
舉
會事公才贍學博慕通
公以經學啟迪之先行
體一變歷任四川參政
五經西士贊朴可與入
隨所歷聲績著焉

劉澄甫壽光人翊孫生頴
戊辰進士授行人
選廣西道御史巡兩

課豪商李宣納貲為指揮僉行江淮間公練
人心大快巡按大同首劾代府與鎮巡相結為害
者太監張忠提軍出塞公監之裁以正律兵得毋
擾朴山西參議駐偏頭關值
武廟西巡公供事巡察身任勞勩地方賴之秦致政
還日以吟誦為事與閒
士會稿山泉
集行于世

董汝瀚字子匯號西嶼益都人登嘉靖甲午鄉科生
而聰頴給事曹公見而異之授以麟經徵肯
公得其學復授諸生至今青之言春秋者多出董
氏門遊太學師事涇野呂公大器之後除南直建
平知縣歲不登公節縮寬恤民得生活築石堤得
水田萬三千餘畝民名其圩曰董公圩陞太僕寺
丞時虜內訌議倍征民馬公奏減三之一騎用
虓奉命市馬遼東筆宿弊佐軍興轉戶部
清鑑天藏諸倉受權編
淮關課續俱

西崦稿即川小稿西
部郎孫可威
光禄寺丞
周滋字伯霖青州左衛人登嘉靖癸丑進士授行人選雲南道監察御史督糧河東奏課倍于常格以彈劾冢宰私人觸忌出知徽州府豪貴侵奪學宮地立寘之法遂解官歸為人端慤沉毅有雅量事母朝夕拱候白首不衰家居十餘年時花蔬課子姪口不言官時事比卒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
石茂華字居采益都人存禮孫嘉靖甲辰進士授濬縣知縣濬地下河水泛濫其門東流百餘里沒民田舍築堤障之澤區盡為墾田巨寇王經徒幾千人刼掠延郵曹僕間出奇畫掩捕擒殺之濬治稱理陞户部主事監草場大將軍幸公為治粟巒實不出寒謂書生畏怯可自解也則使謂曰大軍且出幸以法制之其後奉命擊胡輔重行必無後公笑謂老

兵虛閼耳趣召軍吏嚴裝裁將軍即出塞矣竟以憎之歷員外郎中擢楊州知府會倭寇踰淮簡土兵城守有趙文華者奉命視師以揚為奇貨至即以迎敵嘗之公曰守臣法不出境苟事急亦惟公馬首是從文華意沮遷副使察政按察使閱月以餉給不時甲士譟至立臧拜巡撫耳肅卒伍嘗以觀望弾之其魁一軍懾伏火首蹋足去召入知命先入縛卒明日城有憾矣火首蹋足去召入為兵部侍郎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左侍郎總督三邊軍務城衝要與套虜市罔敢越絕羌夷盜吏民牛馬犯塞焚其部臧馬其旁七十一族皆來詔賜白金文綺以寵之晉兵部尚書擢掌南京都察院會言者以觀望弾之公遂請致仕歸其後數年秦隴大歉復起往督之日夜露禱為民請兩條上救荒事宜以賑活萬計凡至秦八月存撫百姓外治兵食積勞卒軍中卒前數日有大星殞西方人以為公兆天子悼痛之詔賜祭二壇建宮

鍾羽正曰自昔大臣肩重鉅者必以器度
周勃以重厚當大事而韓稚圭不動聲色措天下
于太山有以也袁敬儀疑然平居不形喜慍臨敵
衆意思安閒三十年仕途不蹉跌歩真可任重道
遠者萬石君祇以醇謹見稱漢代公器度似之而
邢玠益都人辛未進士初知容雲縣舉卓異行取浙
江道御史巡按甘肅功治兵
佛公彈壓之出境無犯歷任藩臬多著武功
靖虜擒通虜首惡馮尚文等遷南武按誅鼓噪叛
軍治兵甘州戰伏扒忽兒莊禿賴令滕行軍前罰
服認罪陞大同巡撫撤田虜王西行劫逆之兵大
酋就約束計擒史車二酋招田部落二千餘帳陸
南京兵部侍郎楊應龍橫播州遣威望大臣勘
之廷推公往商震慴求
賻金四萬兩留質子割
五司獻作惡首從七十餘

人正法設兵將於松坎渭潭龍泉拒其項背綰東
之倭犯朝鮮朝議紛紜三
上命公以兵部尚書往視師公力詘和主戰先執通
調沈惟敬械京師倭失內間一意進兵有稷山青
山之捷倭遁去千二百里遂真王京且屯且戰方
有異議上知公益委任之大發金錢
赤劒先斬後聞公標劒登壇以一軍拒清正一軍
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兵來援公授計陳璘邀擊
錦山南海間大破之石曼子斬馬擒僞九州都督
平正成大將平秀吉等前後斬首五千級焚其舟
九百倭赴海死無算清正行長僅以身免而朝鮮
不失寸土鑄銅柱紀功
樓受俘公還摠督薊遼恩寵優渥蔭官生二錦衣
指揮一在薊諭赴免擊伯牙東散大虜西擒獲妖
賊趙一平黃少斗金得時等陞南京兵部尚書告
歸養母屢起不出年七十二卒進爵少保後贈太
保子從言慎言皆戶部郎中孫元吉錦衣

朝議紛挐公以依遠頤望敗塗地矣獨擬古程淮蔡之
符　哀斷天地且為明
之忠勇非
主上英明獨斷一意廓清亦何能
展布乎信乎成功之不易也
物錦益都人丙辰進士授汝州知州決斷如老吏歲
侵請賑全活萬人陞户部員外即瀕行百姓攀
留不得行行管東官廳剔宿弊清潛艘條奏南糧議
單可行永久陞山西河東禽憲計擒大盜李九經
等平夏縣礦賊千餘人陞陝西參議備兵慶陽尋
陞晴邊道副使練兵築塞開屯墾田濬鴛池以備
不虞創龍圖書院以造士陞大參兵備薊州晋按
察使捨查鹽糧嚴覈也政邊儲國計翕然賴之陞
甘肅巡撫抵鎮城遇虜搶掠督令官軍示以恩威
秋毫不敢犯前後軍功　欽賞銀幣七次及丁外
艱遂甘林泉奉慈訓子時三十餘歲耳性好讀書
日抉一卷為友在汝州修志書在慶陽靖邊刻鴛
池題咏在薊州輯家珍集在甘肅著撫臺奏議比
歸田里則著榮哀録克復編忠孝經時群合族子
弟為文會丈夫子六人皆俊彦諦邦憲者成丁未
進士守西安
鍾羽正曰予辱公志年交公貌偉才雄而性姿寬
厚雖極急遽無疾言厲色遇僮僕以恩勝有過失
訶退之終不忿怒諸做居者租田者貸子錢者苟
可以濟之皆不拒久或償報不如約亦
不苦索索之或得敗衣獲器物輒與折券人有笑
其欺者公亦自笑曰欺我哉置之世稱婁貞公理
家容物夷然若無奇者然至將三軍之衆陷陣却
敵屯田積餉武功爛焉彼善用大者也今人過睚
眦有氣岸者即目為豪傑而寬厚長者見謂闇畧
不任事人固未易知如楊公者可徒以長厚稱已
取令任大事臨大敵知其裕如
矣壯年謝政未竟其蘊惜夫
端凝敏悟博極群書

年伯大計群吏二紲員溫涼堂一集亮節名
大造版籍風奭莫撿公奏除積役等五事奉
俞旨詔黜莫施不得踰限計所省節千餘金巡視
務條奏重將權存客兵五事署掌工垣又陳理
六事户兵主者咸重其經濟覆如議行劾應城
孫文棟胺削營兵奪職也時新鄭江陵亘相排恨各
加米三十萬公庸得實劾之明年罷海運公之力
行禾抵天津紅覆人米沒溺無算僞稱未掛又
中立不阿虞坡楊公嚣重公擢卿尚寶尋掌鴻臚
拜南贛巡撫下車即檢巨寇周伍馮仙等數百人
又峒賊葉盛乾盛賢以稔惡流口外潛蓄閩海入
巢備兵糧繕鍵則謀叛公飛章上
聞預以兵守浹日擒獲在任八月以憂歸抵家與
紳先生結詩社一吕衆和終身不忤有虛拘堂集
詩單藏於家子彦貞彦芳武進士歷升副總兵

王基青州左衛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户部主事歷員
外郎中時相欲羅為私人公持正不阿峻詞拒
之因左遷運佐尋擢大同府知府嘗有代宗大獄
經數守不能決丈移至數千言公至甫食時而決
輸情服罪吏驚以為神數歷藩臬所至弊政靡俗
頓為大變三晉吳會間多稱誦之王鑑川王鳳洲
集中皆有丈以紀其事陞大同巡撫時虜酋入貢
猶恣睢要格外賞公内修戰具外鳴大義責之數
年間諸夷帖服中國無一矢費數萬
欽賞入為兵部右侍郎遷左侍郎引疾退再起南京
刑部侍郎陞户部尚書總督倉場司馬司空缺公
一人嘗辦三尚書事留都倚以為重竟以勞瘁致
疾乞骸骨歸卒于家贈太子少保祭葬如例生平
清慎中夷不詭不亢有古大臣風焉孫迓召官生

南京前府都事
鍾羽正曰昔人志人物先平淡而後聰明如司
温厚統懿田翔中外不以疵張鑾勵取路

者哉彼炫才矜智者淺之為丈夫矣

党馨益都人剛介有胆智強志力學墳典立朝之無不精究齊魯間士多師之登隆慶戊辰進士擢襄垣令廉徽州二守嘗有兄弟爭產者傍引伶思過訟者泣陸延安府知府遇歲熟斗粟十錢公曰歲將祲乎出庫萬金易粟貯之踰年果大旱賑以所貯民忘其災時楚相為清田新錢法上下交困公一準之以身外長物自斷而手足耶因

會
上遣中貴為江陵相
之相又請射圃為圃持不與相卿之又不
乃陞江西布政俄晉參
酷雷巡什建文死事
小忌之乃以蜚語中
昂以餽相也公笑曰
郢署然解政歸杜門
有斑馬風于應龍從
龍皆登第為名人

臧懋一請城人乙丑進士授宿松令剖決敏練調太
湖御頑如簡陞
有所托亦力爭之時
陞河南巡撫御史
望翕然轉大理平反無滯
牛產麟若麟者越宿
專持大體以便民為務光
為圖者傳之內庭上
以閣臣密傳公使進
不應乃遣緹騎白取
而產偶異何自命
其為麟即麟也而旋即斃何以

命之為瑞疏入不報公以
起南京兵部侍郎振滌
仕卒于爾勸布政使
鍾羽正曰人臣獻諛
猶將假馬有況
人何奉命于時
畜不件之物
涸污鬲
灾者多矣

皇上以自省也
內閣復以方正龍二公皆海
內重望其所見大同如此

張憲翔字肖雛青州左衛人丰標魁偉意氣倜儻嘗
自謂士貴磊落介特若纖嗇賄賂則何稱焉
嘉靖戊午舉於鄉謁選授五河知縣以循良卓
陞戶部主事胡贊司農條陳動合機宜此時清
淤塞議從海運無不以冒險為難

君初意
龍歸後再起入

房如式益都人姿性沉敦言動遵古則登戊辰進士除行人司行人奉命使蜀使楚咸著清節授雲南道御史視事之褒按順天彈劾不避權貴神明糧無稽遲大佐縣官之急復督漕運者急於嘉其能有實心任

一鐘以秦之蔵取蠭然之夷猶然犯而不校
王以不治治之視彼自相陵辞如蛟蛇之交何
較扎以千萬人之命為一撥之功此老成謀國者
之所深忌也二
公蓋知之矣

公家臣 蒙陰人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丙子充 世宗實録成賜以金幣偶大明會典纂修官校閱以直見忤當道大察謫判澤州調廣平司理明慎而平反甚衆後遷南京户部主事以疾卒公立朝正直忠厚居鄉孝友謙恭士林咸重之入祀鄉賢祠子得縄修嘉中舍人舍

張希稷 高苑人己未進士授鎮塘令錢塘賦多變蕃力為調劑省糧長銀二萬兩革火耗十萬兩清查運司詭寄二千餘兩洗二十年之弊累陞冨寧兵備練士馬數軍實邊鄙不警政成家居值歲饑出粟千石賑貧民盡焚其券貧不能娶張父走死不能葬王卿等皆周給之老友子徐可久幼孤牧為己子衣食訓教為邑庠生小清孝婦二水合流人苦難涉出金二百餘修橋人呼張家橋壽九十四卒子

張希召 希稷弟壬戌進士授户部主事督漕勤敏革弊赴期累陞重慶知府繩奸吏撫灾民積困頓蘇郡久無科弟公勸課生儒瑞蓮並蒂生洋池是歲有發解者轉神木兵備治戎詰盜虜不敢窺人號長城致政還杜門吟誦延師訓子孫芝生于庭五孫皆為材士邑有印子道地下秋水至絶人行公捐金為堰道途始通姪灼貧困以田二百餘贍之人高其行

馮子履 臨朐人父惟重以行人奉使卒公幼孤母婦蔣氏訓育之弱冠能文下筆數千言登戊辰進士選固安令邑多盜公捕良

議忌歸里尋復起知和州陞易州兵備
開礦之議公言于巡撫宋公力止之民有聚
經者徼兵詰不遂以叛告有司遽請兩臺兵勦
公笑曰何至是正煩一檄耳乃出示散其衆呼
首者笞遣之其從容談笑銷彌大變類如此子
為宗伯公畏盛滿致政還封禮
部侍郎讀學士卒入鄉賢

石繼節 字子立益都人嘉靖乙卯舉人授夏縣教諭
三晉才士師之陞壽陽縣知縣舊荒旱民有流徙
者曲意招撫諭令還里能墾者世其田稅止其畝
于是民咸歸業時虜陷汾石修高深以備警兼客
兵道境內無食儲人心遑遑區理其宜邑有堅城
而士無饑色擢知易州壽陽民立祠俎豆之易州
左右輔當路塞有騎士也又多中貴人家悉以法
絕之豪強為之歛手先時民田無頃畝止以區畛
起科吏民緣為奸藪乃庾其田履畝畝稅之郡城有

吏民緣為奸藪乃度其田履畝稅之郡城有所徵
發多額外求力陳其苦民不便至欲投劾去民力
因而稍蘇擢汝寧府同知民挽留亦如去壽陽時
至汝寧即病因求罷歸以疾卒子岩丙戌進士

石繼芳 字克肖益都人嘉靖乙卯舉人筮仕倚氏學
博部使者萃三晉士使為師擢桐城知縣居
二年會建青浦都御史計江以南無如其才請移
往令至青浦計事鴻工豪右有欲就其里立邑者
不得輒為飛語撼之者卒不為易允公署學宮市
肆城郭不愆于度為東南樹一巖邑剔蠹奸猾
撼動以億萬計催科不擾亦無逋賦聽訟平允比
邑事多待之決桐十年大造例有稅銀一千餘兩
不過解邊二百金餘入縣官私橐悉為申報劉
為上官所督過解釋得免百金潛謝夜投案上
乃還之而不發其峻潔忠厚如此桐民肖像祀
碑頌以陳父石母陳者先令有德于桐者也
成入祀名宦陞錦衣衛經歷視事到

兵時拜樂陵也有叛萌乃節收其
增牙兵備之事未集而難作遂以身殉國
史具疏言諸臣死事任事狀稱副使心計警
行淳備居官應不可以非義奪請贈其官上方
督臣魏學曾檄天誅逮繫廷尉疏內無請釋之
留中不逮報子嬌太學生嬌聞變冒難
竟得公柩還人皆稱之峻嵓俱產生

張修吉 高苑人戊辰進士選濟源令舊城臨河歲
水潰捐俸運石築之審編持公法清詭寄人
號青天陞户部主事管草場太倉皆執法守正請
託不行名為辣張累陞平陽知府郡賦百萬出納
毫無所染轉陽和兵備奢酋互市多要求侃然詰
以大義虜束手聽命幼聞加俸一級以親老乞終
養竭力供奉者十五年捐資建文昌閣修印
子橋置義塚惠行閭閻憂闕起官以疾卒

張邦彥 臨朐人賦性方正材識宏深丁未登進士授
工部主事累陞延安知府虜圍郡城與百姓

竭力守禦忠義激發士衆效命虜不得逞去益修
戰守之策積餉練卒屹然巨鎮野無戎馬之跡轉
易州兵備其治兵勵士同巡撫咸望倫
欽賞陞大
乞終養還所著有二十一史録幼學記
帝弦録師師堂稿藏于家入祀鄉賢

吕三才 臨朐人辛未進士授户部主事監蘇松兑江
方賑恤煮藥療瘞體磯而大水請改折民感之陞西安知府歲荒多
修堡練兵屹為雄鎮而不言性副使治大同左衛
調冀北益奮武明寧遠擒縛取之三受上賞
諸夷震警疏安邊十策上之方擬大用會病卒公
敦大廉平居官勤慎好興學勸士左衛六十年無
中式者公至而舉一人至今士民思焉子應嘉
生應卜
太學生

平為文送客曰今人多重此輕南然則留滯之客盡輪囷擁腫無當繩墨者邪比來二三子之屬內計遂降通州同知江陵死漸陸至紹興大辟陳居閒萬端竟不聽溫公乃疏定之遠近大快丙午以疾卒浙人語方正者必以公為首鄉居持為已人所稱

岳相壽光人已未進士依氣好奇為武進令樂倭備諳風陽府通判累陞光祿少卿與時相意不合告病歸生不治產衣食僅足栖身茅茨然見人有急傾囊濟之家居與人少應接當病及喪不能襲者傾囊濟之家居與人少應接當方外遊得疾旅次輿疾至舍卒論其出處慶大改

數以剛直得罪柄臣竄介士家聲頹于湯孫非

應璧字為章壽光人成進士選南京戶部主事轉兵部統振武軍二騎悍朝議欲分其黨而莫敢發璧獨奮然上疏勢卑孤力出令分抽各伍無一人敢違盜治大得轉兵部郎中擢二級仍轉舊職遷署職方事清理邊務一切從省曰添官設吏為民也大同練兵修邊切財產現好將士令當書以子孫世守毋

有所着稚事戍汙此身一有所玷羨業何補真名言也子秉廉秉相繼舉于鄉

張杜壽光人生員十歲能屬文弱冠成進士授行人惟謹陛戶部主事出入惟謹陛河南府知府俾

煽雲掠子女奪民田劾商納逮郡內洶洶公

[illegal]
[illegal]
[illegal]

劉三宅 壽光人翊之後甲戌進士授永嘉令才識敏練剖決如流以卓異徵授吏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用事政多操切公疏請崇寬大養元氣相甚啣之公以勞心至是病大發以疾卒囊無十金之積田宅無所增益人服其清介卒不竟其用云

李時漸 壽光人丙辰進士授户部主事監兌浙江盡剔宿蠹清累陞湖廣岳州府知府尋以提捍水練兵禦盜以註誤左遷再陞台州知府勤撫綏興禮讓習俗大化郡瀕海患倭時時策勵將士獲倭船一艘以防海有功蒙欽賞丁丑年舉覲以馳驛罷歸田里當時馳驛者數人吾郡二人公與淮安守宋公皆庸吏也公之君歸日與親友對奕談詩陶然自樂世務幾微略無顧色又自號夢覺生著夢覺録數卷子之奎中鄉試高平簿强益謀好卓有聲績任高平簿强益謀好卓有聲績捐俸育秀才助給時有虎傷者公牒山神虎即投澗水死撫交蠻蒙欽賞超陞定州知州高平立馴青風政碑後致政歸以祀之有德政碑後致政歸以道義表率鄉曲知之者數千家陞户部主事累陞陝西按察副使庚辰入朝有洞林大老嘗為用之句

程鳴伊 樂安人紳子少承家學風標令馨中已未進士選興化令愛民好士墾荒勸農流亡歸附法鋤豪強政成重獎以為不愧前修云累陞行太

走人瑞鴈保橫甚其妊馳道上遇公不避公叱下
示之上章劾保不報差巡鹽河東時鹽課久不足
額公行視其地曰鹽自有內閣重餽公不與所羨盡
溢常格及復命例有上之陞汝寧知府撫善良制強暴汝府豪校高明
儒多不法託吏進餽公叱之辛正其罪士人房杖
隘寬獄公辨什之後為名人以疾致仕士民立祠
尸祝焉崇
祀鄉賢

陳主直蒙陰人萬曆丁未進士初授河南商城縣令
在任清介不染精敏練達戡禁多方賑恤民
以全活或聲為中州最矣入
覲留考選科道諸城人丙辰進士選襄陵令政特異行取戶
科給事中言輕發州部尚書馮天馭政府
知厚也經營銓公抵疏劾之頗留中後竟免公
亦陞南陽府未任罷家居守道陶情觴咏以終其身

孫應溪博興人為汝寧照磨陞秀水主簿清介能決
疑獄入名宦傳再遷丹徒丞捉獲妖僧汪元
洪等二十餘名撫按以事奏
欽賞銀二十兩百姓追慕建生祠再遷通州以管糧
皇糧郎常例金尋遷重慶
府通判以病乞歸祖于道

陳淪樂安人性姿端介束髮遊庠即以古道自期中
庚午鄉試仕北監新城令約已愛民邑當孔道
符檄交于途從容酬接罪不廢禮豈不喻制宜至
如歸而民不困諸近侍大璫多邑人好以厚賄餌
令長宗族橫里中莫敢詰公一切謝絕犯律者
繩之聲譽頓起薦剡相繼陞通判治揚村督理河
工催查漕運具有政蹟督河上共功蒙
欽賞紀錄厥事乞歸行李蕭然雖俸薪亦不取後
使人致之家乃送縣勘修城工其廉如此居家
門訓子雖姻戚罕覯其面邑人稱為古君子年
八十卒子從憲

平由歲貢任神木縣令首興學校開
喪不給者助之鋤豪抑暴善政愛民深得民
人以包閻羅呼之百姓建之撫按立德政碑
歸乃復立去思碑以
山隅中人各供神主以記焉雖
祀之

顧連璧 博興人幼英敏絕人有神童之號於書無
讀為文章博贍雄渾嘉靖戊午鄉薦登丁
進士授盩厔令盩厔多礦賊公至持廉廣愛賊奔
他邑治行為關中第一兩上計俱以卓異
賜宴 先是有豪者父子豪橫嘗奪舉人劉來
鳳木植不與遂撲殺之及其季父祖母亦驚死公
訊實寘諸法任顯貴多財許辦于
朝章數拾上竟遣戍任事無留滯刑稱不苛當道交章論薦政成
題補溫處道臬金以積勞成病而祖真溯躬盡瘁以
死勤事者已入鄉賢子頤戍戍進
士見任兵備副使贈父如其官

顧合璧 連璧之弟登歲聰頴過人日讀拾行俱下
南陽祝與弊以
試選博野令治人
劉兵備銀為營葬
數去的地保留墓
百姓擁道遮留有
祀
焉

陳良輔 莒州人字鳴治嘉靖丙午科舉人知靈壽縣
調昌黎縣政
平民安適北虜犯至圍城時城
無完堵士無鬬志
率力禦矢石已盡
圍解所被傷虜甚
平即轍請留不遂尸祝之以名宦從祀歸田賑窮
良知莒州久居鄉清正孝友為覇州守一意不

韓必顯安丘人戊辰進士授洛川令以恩意撫疲民獨以寬和持論與人言惟恐傷之江陵不悅左遷外任衆論群然稱屈江陵敗諸操切者皆斥去公見為中立不倚時望歸重累遷都御史巡撫河南以憂還居家數年卒

王梁諸城人生有美質事繼母如母愛異母弟如母乙酉選隆慮令開渠灌田民仰食者千數皆感孝盟道而隆慮無凶民舉隨村表號食帶有署其室曰食淡精神樂心閒

寗安千化貞舉進士

高弘退鄉邦稱為古君子

蔣春芳衡府籍庚辰進士選揚州府推官清介明決有弟殺兄嫂而以盜告累十餘年不能斷公一訊得情人號神君丁憂補推大同行取河南道御史山西巡鹽淮揚巡按俱有風采行河主分黃道淮議功成陞尚寶卿主河南鄉試得人為盛先後傳授徒善誘各因材質所宜從鄒頤泉受良知之傳授徒善誘各因材質所宜而翰之于道出其門登科貢者不絕常請冊立疏留中公歿而舉大典如其言子慈衡庠生

韓介臨淄人登庚辰進士選寶應知縣修新河彌水患有海鳥群噪蝗逐飛去行取御史巡兩淮鹽政杜干請却例金忌者中之歸惟靜居訓子置義田四百畝贍宗族歲饑煮粥以食餓者活數千人卒而人皆哀思之子養爾庠生

曹璉益都人天性孝友苦心嗜學辛丑進士選戶部主事差滿墅鈔關舊制商船過者以尺籲舡入稅餘寸不較後乃以寸計歲長萬餘金公曰盡納之是以尺盡納之

金井鎮瑣屑費盡華去薛民交頌于途事先
大同邊儲出入平允給散以時各邊卒多脫中
變獨大同歡聲更起感激疲疾暴卒將吏行伍皆
哀泣蓋庶愛之感如此
子端孺亨孺俱庠生

李時輝益都頗神鎮人已丑進士性坦直嚴潔於世
無所阿選西安府推官任直執法法當即上
官郡邑吏所共出必入之法不當即上官郡邑吏
所共入必出之郡邑吏賢即上官所甚憎全護之
不賢即上官所甚愛摘去之以此得剛正譽亦多
忌媢者然公庶無能毀之嘗攝府納錢穀者立儈
出至人餘羨金百數去頌聲四溢仕不携家獨一
笥每出行部則寄僚長舍中門不下鍵而行其清
如此既陞兵部主事忌者以獄失出劾之調推大
同府以病歸數月卒
同遊庠序寔好西土書初在
鍾羽正曰李公與予
其已得大慈悲教曰行三
西安嘗寄予一冊言

事或平反冤抑賑孤貧即無所值至裸身銅蚊虫
以血肉布施也嘗聞齊桓公白鳥事恠之公慈悲
至此他可知矣然不聞頃悟如何家傳止云讀竺
曇古先書亦不詳所得也豈公仕後不專稱說耶
子不能
無感焉

附錄三靈侯

子靈侯唐宬字文明歲靈侯萄雍字文
度淡靈侯周武宇文剛皆興人周之
三諫官也搜神記西
畋獵失政三官諫曰周厲王好
而天下咸服未聞禽荒也累諫帝從之官容遊於
吳厲王崩宣王立三官復歸于國無何王以三官
輔導太子有功遷秩束帛導太子有功遷秩束帛
請其資所至無之其國大治三侯事不見史傳而
廟祀碑文詳紀如
此傳疑當載錄之

杜綸莒州歲貢人稱其佐州仁慈居家謹飭遇歲饑出穀濟貧非公事不出

陳文林莒州人為深州知州縣冊稱身歿多年名留衆口

李用中樂安人志稱善牧衆

趙希益樂安人志稱仁族不詳其事

王克綱臨淄人洪武中令將樂知縣臨淄人洪武中任平陸典史民疾苦民以富庶見之平府志

溥衡臨淄人洪武中任兗山西志以績最陞御史見上不拘資格如此所以鼓舞豪傑風動百辟者至矣吏稱其能事効其績有以哉

鍾羽正曰國初用人

秦紘明戶部尚書有清直節操人

崔銑明禮部侍郎安陽人有學行以上原籍皆樂安人見邑志

忠義
文學
孝友
儒行
武功

青州府志卷十四

忠義

老子曰身與名孰親信斯言也死生難矣嗟乎此衷尾畏犧說也執圭委贄漫茲籍口悖哉士當兦曼濶視矜談臨難不田蓋亦鮮矣彼其喪元湛族死嫉死僞君子憐之況得其所者邪作忠義傳

周太史氏齊人史逸其名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公而出鬬死之石之紛如聞死于階下孟陽代公于林
鍾羽正曰晏平仲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嬖誰敢任之三子者蓋其親嬖也君雖無道可以死矣知志逢丑父而不知志三子不可也故補之

召忽 齊臣襄公之亂輔子糾奔管仲請囚召忽忽死之此真忠義者舊志失載所謂昧于睹也

陳不占 齊臣聞崔杼弒莊公將赴之比去餐則失七上車失軾御者曰子病如是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聲恐駭而死

申鮒 莊公侍漁崔杼弒莊公鮒退謂其宰曰爾以我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奔

邢蒯聵 齊臣崔杼弒莊公蒯聵使使而迓驅之將入而報其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曰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纓自刎于車

石佗人 齊臣陳恒弒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佗人曰昔之事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佗人曰舍而君事我佗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于亂世不得正行死于暴上不得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知退而自殺以禮其君遂自殺

敬無存 齊人齊伐晉夷儀先登死霤下齊得其尸公三遂之與犀軒直盖引者以師哭之公推名殖齊人仕為大夫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犀軒不與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

遂閉而死其妻聞
而哭之城為之崩

華還齊大夫即華周也齊侯伐莒杞殖華還先遇
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具請有盟
對曰貪貨棄命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與殖戰而死

逢丑父齊大夫逢公伯陵音旁
父與公易位韓厥獲之郤子將戮之呼曰自
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乃免之

顏涿聚即顏庚齊臣晉侵齊戰于犁丘涿聚死之後
晉伐鄭齊救之朝孤子三日以乘車
而朝毋廢前勞乃捄鄭晉
五邑賞其子晉曰服車
人聞其得人心也去之
人聞其得人心也去之
鍾羽正曰聞之顏涿聚梁父之巨盜也學于孔子
卒為齊之忠臣人何以類拘乎抑吾夫子鍾鑪

化固自善也古人撫死事之孤可以作士漢有
林孤兒用此道也齊一激勸而晉不敢敵賞罰之

於國重矣哉
韓子記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待孔子之徒
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遇盜何也涿聚曰昔
成王近優侏與嬉而與君子斷事是以治今季氏
朝服以待君子而與謀也是以遇盜故曰不
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是涿聚學於孔子而有得

孤狐咺齊負郭之民孤狐咺者
正議閔王斷之通衢

呂氏春秋孤援說齊湣王曰啟之鼎陳於周之廷
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庭亡國之
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
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
之廷無使太公之社羣不受孤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

復國　于欽齊乘曰蠋以布衣死節賈以一夫
賊田單雖有復國之功所以勵齊人之氣者二
力也可謂
忠義矣

柱厲叔　莒人事莒敖公以為不知已去之海上夏食
菱芡冬食橡栗敖公有難厲叔往死之曰吾
以媿後世為人主不
鍾羽正曰厲叔雖以懟忘身若傷勇者然臣死君
難雖過亦忠也不愈于食祿而逃難者乎唐玄宗
曰吾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世之為莒敖公者可
道哉正史不載而諸子紀之
春秋以後事之湮滅者多矣

伏隆　邳人以節操立名建武二年張步兄弟
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
徐州招降郡國隆移檄諸群盜皆惶怖即
安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馴魚其冬拜

陳舉　齊宗室子直言
正諫閔王殺之

王蠋　齊畫邑人屢諫湣王不聽退而耕于野燕樂
破齊聞蠋賢將封
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縊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
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共
湣王子法章立
之是為襄王

公孫差　齊臣樂毅追閔王
差格死于龍門

王孫賈　齊臣閔王敗走賈母以大義激之賈乃號
國人共力追王王已死乃誅淖齒立其子

使至書言臣奉使無狀受執函逆雖在困厄
不顧又使人知戎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遣兵
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關廷受誅有司比其
願若令沒身冤手以父母兄弟長累陛下與皇
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湖
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遷求
也其後步遂殺
之時人偉焉

伏完 東武人湛之八世孫女為獻帝后忿曹操專擅
必圖纂漢與帝后謀誅之事洩為操所害子弟
死者數十人伏氏
蓋世稱忠節云

杜松 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
贊 末有賊揚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
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為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
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

軍大來罵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煬
帝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高沐 齊渤海人父憑事宣武軍李靈曜亂寇遣使
奏賊中事狀詔除憑曹州刺史卒于鄆沐貞元中
及弟以家族在鄆李師古奏為判官與同列郭昕
李公度等廣引古今成敗以諭之導令為善其黨
李文會疾之構于師道又逼昕吏密報沐潛有訣
棄歸朝師道大怒沐遂遇害事平贈吏部尚書官
其子載齊棄

鍾羽正 曰唐方鎮恣肆臣皆故賊帥擁強兵蓄死士
以聲勢相倚公與天子抗衡此春秋所必誅忠臣
義士鳴鼓而攻之者也而無識之士貪升斗祿甘
為効用而不恥至與傾心畫策同為畔逆之謀
有方鎮而不知有天朝雖在中國獪如蠻貊況
陷也高沐父子始雖失身于強臣而能匡之
志既不遂以身殉之可謂知大義矣使

王師範 青州人以忠義自許
朱溫圍鳳翔師範見詔書曰吾屬為帝室
羣豈得坐視天子困辱雖
起兵討溫求助於楊行
淮南力不能支為溫所
于歎齊秉曰歐陽子有
臣青州五臣石昂有孝節其次王師範可取也
稱師範好學以忠義自許
斬朱友寧後力不能支降溫為其所族鳴呼師
正欠兵敗一死觀其意欲得當而圖溫未可知
溫之族之知其終不為我
範發兵討朱全忠又曰王師範擊朱友寧斬之曰
討曰斬則與之之意明矣
亂又發然丈夫哉故特表而出之

張道古 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
遺昭宗時貢五危二亂表云只今劉備孫

已生於世矣謫施州司戶然軍後聞駕走西岐
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乘二亂之源後入蜀王
氏聞而憾之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建閎
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王豐關謂所親曰吾唐室
臣終不能拳踞與鷄犬同食雖詔必再貶死之日
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佐輔補闕張道古
墓後遇害妻亦繼亡蜀主憫
之俾祔葬鄭雲叟有詩哭之

孫晟 容州人少好學有文詞初仕唐莊宗為著作
郎後為安重誨所惡乃奔南唐官至司空周世
宗征淮李景懼遣王崇質副晟奏表世宗留之晟
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
世宗待晟甚厚召問江南事終不對世宗怒下
會南唐蠟書亦周過惡乃殺晟臨刑神色怡然
望拜曰臣惟以死報國
唐主哀之贈鄭國公

陽節度使徙鎮忠武後董章攻逐州魯奇
閉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自刎死

王輝 青州人靖康間應募立功官至巡檢使寓吉
茶寇犯邑郡以輝勇於進為賊所得以刀加頸欲降之
輝含血大罵遂死事聞贈忠州刺史

密佑 密州人徙廬州累官江西路副總管咸淳中
江西都統元伯顏兵東下至隆興佑率衆逆
大兵圍數重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
力戰或有生理兵敗被執竟不屈而死

時茂先 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
擾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
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
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復剔其
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絕口詔贈
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

于大本 密州人由歷官信州總管賊犯信州大
本被執偽立檄之并偽印一紐欲官之大本
投印於地大
罵遂被害

綦公直 鄆州人[illegible]
[illegible]
隆興與宋重[illegible]
降由是南安[illegible]
金虎符後[illegible]
兵不至公直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青郡伯

普顏不花益都人初為益都路達魯花赤遷山東肅政廉訪使累官至章山東行省宇樂益都敵壓境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被縛不屈而死之

胡濬樂安人順帝時為益都路總管天兵南下濬中樞人乞出守城陷巷戰而死

察罕帖木兒字廷玉汪古氏初名察罕不花遇春秋法論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義與之可乎又且以游吉古氏是者不數人如讓之止報已私軻之軀無成較以此舉于彔尚且顧父母念妻子慮一發不當且致後患若心孰謂不及此哉然所以畧不顧忌者正以義于秉而奮指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已露著不自縛歸諸司敗以至殞身成名季路仇牧死而不悔者也故以為義俠云著字子明益都人少沉

王著益都人世祖時事女效哉毒天下人心户耿介有義氣時阿合馬擅恣著乃假為太子椎鍛

世祖使人討之即挺身請囚臨行大呼曰著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後王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為作義俠行以美之王惲曰子為王著作義俠行或詢其所以因曰俠惡貫盈禍及天下大臣不言天吏不戮而憂心捐慮一旦以計殺之快則快矣終非正理非義舉也耶不謂之俠可乎然以春秋法論亂臣子人人得以誅之不義與之可乎又且以游

可急救我至

十臣丁益授也
洪武戊辰進士任刑科給
事中以直諫死世遠不得其詳
陳燁論曰記有之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顏直
臣道當然而況於有言責者更無諱於直耳
高皇帝雖嚴威莫測然獎直黜佞從諫如流乃那
批鱗觸怒首碎王階其事可嘉其詳不得聞也
國朝人物在諸城者
必以潤為領袖矣
周璽諸城人任御史靖難兵益川
門璽死之見靖難者匪直享君禄位士
陳燁論曰建文諸臣死靖難者常之大無所解於其
以報之云耳實以天地綱
故武王載旆夷齊叩馬共卓立于萬代相悖而
相成也是時閒國未久變起宗親而諸公挺然
大義百死不回非精
誠結于心能如是乎

李矩蒙陰人性倜儻好義景泰三年蒙大饑無以
攻城幾墮矩出粟千
數百人嬰城固守一時保障之功居多邑主王
翔奏聞
勑建義民坊以旌
之復其子孫
藝承學蒙陰人正德六年遇流賊欲脅以行承學曰
汝逆賊也行將磔尸萬段我何從汝賊怒
支解焚其屍九年
詔旌之
張鵬安丘人正德六年流賊猖獗獨倡大義募精
悏力拒敵身被重創而死事聞
詔旌其門給
其子冠帶

高密寵青州人嘉靖三十六年倭犯江南偏裨千

七晝夜兵潰城破人曰事危矣盡逃去公曰
死忠吾之分也逃將奚為領甲士數十人集門
敵手刃二賊力屈身死奏
聞贈西平縣知縣建大忠祠祀之入鄉賢祠祭一
入監
讀書

丁義 諸城人正德六年流賊剽掠東土悉為動搖義
率兄弟族姪追至利津縣辞家崖為賊所襲而
季清 蒙陰人嘉靖三十一年大饑萊蕪賊李彥清聚
衆千人所至胁掠清以義勇官率本縣土兵勦
捕對戰衆潰清被
賊執不屈而死

司福 日照人同兄縣吏宦遊宇官庫時流賊陷城刼
庫福力拒之賊怒舉火并庫焚之灼焫中罵不
絕口而死後上其事
詔旌其門仍令其子寶世為義官

鍾羽正曰古人言君臣大義也無所逃于天地
無所逃者勉也勉而盡則為之非其
分得無諉乎主辱臣難在事者非君之臣乎也
死綏死伏有朝不坐
宴不與之命而獨指元
首蹈白刃之賊如
乎彼甘
一日不死
分當會
也嘆為
乃後職
不食夜
詔獄死而復蘇七大痏
血肉狼籍也穆既非
切如是因知古人所
人不能知其心也可
以死可以無死非所以

孝友孝友秉彝也聞一人即心儀之故從詳紀
評備考惟恐其失也

大哉孝也道冠五倫德苞萬善本性靈而通民物式
天地而動鬼神是以古人循陔奉養卽索興悲咸能
義格兕殘精幹元化良有以也至於沉衰損性冒害
戡伐事雖遠於中行道實全其至性君子猶取節焉
乃若手足之戚分形共氣家室視其憂愉辱咐關其
榮悴則有推肥代瘦共子同衣懿範所垂足興頹

宇次翁臨淄人父獨與母居

末歸鄉里每至歲時祭當按比華以母老不動自在輿中挽車不用牛馬鄉人稱之曰江巨

母終廬墓不除服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終諫議大夫

淳于恭字孟孫後漢章帝時安丘人善說老子清不慕榮名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意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愈篤問有不如法輒反用耿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容隱瑯琊陬山數十年建初元年除為議郎引見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五年病篤使者數有問卒

兒萌齊人與祖邵車成郡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叩頭乞以身代兄賊哀之而咸釋焉一名萌

董永千乘人小失母獨養父以傭賃為事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曰後無錢還當以身作傭葬畢道遇

婦人求為永妻永與詣錢主令織繒三百疋以一月而畢辭永曰我天之織女緣君孝上帝令我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毋丘長安丘人與母行市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七追蹤於膠東侯相吳祐呼長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逞怒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械自繫曰囚犯國法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問長有妻子乎曰有妻無子也即移安丘速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宿獄中遂懷孕至冬行刑長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乃齧指吞之令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縲而死

董翊姑幕人恢之弟字漢文名高于兄恢宰胸陽嘗不肯往及恢被命乃

孫益德樂安人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作
還家哭於墳以待罪孝文文明太后以其
而孝又不逃罪將免之
附録柳宗元復仇議曰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
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
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於
其閭里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
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
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
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周則異旌與誅莫得
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
偕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
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
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
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誅獨以其私恐奮其

著樹樹為之枯母存日畏雷沒後每雷
曰哀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
復流涕門人為廢蓼義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
廢身而蠶或有助遺皆不受及司馬氏篡魏東
身不西向而坐
以示不臣於晉

氾毓字稚春其先濟北盧人逮毓七世居青時人
其家兒無常父衣無主父終廬於墓者三十
餘年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遂閉門不
出武帝屢召補官不就年七十時青土隱逸之士劉
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畜門人清靜
自守時有好古者諮詢亦傾懷開誘

臧燾字德仁莒人少學善三禮貧約有操行晉太元
中始立國學謝玄舉燾為助教未幾去官以母
老家貧與弟燾躬耕約已養親者十餘
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

警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
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慈於
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
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
以正邦典而又何
韞愈復仇議曰按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
人者死禮法二節皆
辯伏以子復父讐
又見諸子史不可
詳於律而律無其條
則傷孝子之心而爭
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
法事就無
法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
而行之者有司也經
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
其義於經而深淺其
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
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
則死義宜也明殺人

得其宜者子得復讐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
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
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
先言於官則無罪也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
事各異或百姓相讐
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
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童弱抱
志而伺敵人之便恐
於今也然則殺之與
有復父讐者事發具
奏聞酌其宜而處之
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鍾羽正曰復仇之義古多有之至有匹夫而仇
主者蓋人子激切之
情不復顧分義君子
惜焉如伍員王須龔
復仇之後獨能不
羈爵位得以自全

事請加旌表編入
史館玄宗許之

王陶 五代時密州人數
世同居史俾孝友
里敬異有司申奏標其門閭

王閏 密州人數世同居家門雍睦鄉
里敬異有司申奏標其門閭

劉遂清 安丘人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為
淄州刺史迎其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
數十里州人
咸以為榮

孫唐卿 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以書謁韓琦琦深
器之登進士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者民有
母再適而死及葬父欲
母不得祔盜母之喪同
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攝府事曰斯人知有
不知有法乃釋之以聞未幾下
父憂毀瘠嘔血卒詔賻其家

之歎曰王佐才
兵即眉羨丰姿善
不出廬形骸枯悴家人
闕除丹陽尹遷御史中
後為吳郡太守未期以疾陳辭卒謚曰中

劉雲淨 字元光莒人父慧鏡以孝聞雲淨篤行有
風鮮褐梁安成王在常侍父卒奔喪不食
詔荐四科叔父慧斐抶之輒嘔血服闋因以成疾魯
令雲淨以兄未為縣因
以讓乃除安西行參軍

孫既 莒州人父應乾元寶末為駭騎都尉戮力破
屢有戰功應乾卒既尚少母亡執喪哀毀廬墓
側髮毡面垢厉瘵骨立有體泉湧於
墓側里人名曰孝源泉碑刻尚存

吕元簡 青州北海人四代同居家之畜產亦異爨
乳刺史許景先與御史大夫崔隱甫薦

其墓碑刻尚存

任正臣字直卿樂安人操履端方為忠顯校尉軍千户辭職事親竭力奉養以孝聞旌其

焦若霖諸城人洪武間以人材被薦至京行將授即告歸侍養終身不仕

冀琮字廷璽益都人任三河縣知縣母喪哀毀欲盡墓恐傷父心不果後父卒廬墓三年致有靈芝白兎群鳥棲鳴墓樹者幾千人皆以為孝感所致弘治十三年知府杜源上其事詔旌其門

傅鉞臨淄人新建縣丞母卒廬墓三年父卒亦如之有白鵲來巢枯杏再花之異弘治十四年知縣周致上其事詔旌其門

陳玠安丘人弘治中為邑諸生母卒廬于墓側朝哭踊不衰群鵲亦隨之哀鳴毒蛇遠塚履舌人父卒亦如之時大雨雹鄰田盡傷獨不入其墓側人以為孝感所致

王滕安丘人幼警敏性至孝時流賊陷城母李病滕扶母避小巷賊入欲刃之滕以身蔽母泣曰母老且病願以身代賊怒殺滕置母而去時年十五

張旻日照人邑庠生父玄殂喪事合禮躬負土築廬墓三年悲慕如初常有白狼馴擾居傍又民冬月焚枯而田野火延燒之至廬而止人以為孝行所感正德十一年知縣白汝舟奏聞詔旌其門并給冠帶母卒廬墓未終三年而沒

孫整樂安人太學生任教諭居父喪哀毀祖母卒廬墓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illegible]字思旦臨朐人郡庠生受業於任丘李欽[illegible]母沒合葬結廬墓側[illegible]其理學幼失怙特[illegible]

劉愷 益都人父母相繼卒廬墓哀毀踰禮成化間知縣郭溥欲上其事愷謝止之

張佩蘭 諸城人國子生時卒業于太學適聞流賊掠山東切念父母年老驚怖徒步歸養終

劉文先 日照人天性孝友家貧常傭工養父母殆墓七年哀毀如初長當道表揚之

劉紳 字佩教昌樂人庠生母楊氏勵志守節及卒廬墓三年以賢孝稱

李子燮 安丘人父登士成疾亦卒人多憐之

班言 臨淄人母卒欲廬墓制於父命不克遂及父卒廬墓三年家貧躬負土築墳是歲四方大旱邑中得雨澤人以為班氏孝感所致

李幹 高苑人事親色養母卒廬墓三年服闋領鄉薦任歸州學正後歿子佩亦廬幹墓

石玉禄 高苑人母疾幾亡藥不能瘳王禄潛割股為食以奉母母食之其疾愈人以為篤孝

李朝用 安丘人生兩月而孤及長事母甚孝母卒即于墓前寢苫露宿里人何應春憐之為起草廬一楹朝用朝夕哭踰年哀思成疾而卒其妻米氏率子廬墓以成夫志

龔九經 字子常益都人天性質直事親孝謹白總角時夏夜必操扇為親揮暑力行不懈李父病

廬墓經受業松楸間琮朝夕哭拜經亦哭拜哭止誦書不輟流賊劫掠本村家人走匿經獨被父拜哭行賊亦不逼仲兄九皋通判延安逆瑾誣陷逮經鬻產辦金以赴難後以歲貢歷任濳縣教諭

馬鵬 沂水廩生母亡哀毀骨立遇夏守墓致其祥邑侯滕公獎其門及父亡築室于墓

賊來慟噴絶行路為之灑淚女適
封希尹友古守節有司表其門
孫緒沂水歲貢生父先逝母病癱瘓緒晝夜躬親
藥終養不仕母卒緒廬于墓側號泣食不
幾一載以疾終古稱以孝養緒蓋近之矣
養不以祿養緒蓋近之矣
馮守仁高苑人侍母王氏病疾旦夕不離側撫弟
人導以耕讀各性其才後任遂昌丞因乞分
俸不名告病歸
母卒廬墓三年
崔寬高苑庠生父
卒廬墓三年
石温王祿之子父卒廬墓三年知
縣葛臣親造其廬扁曰世孝
李祿高苑人字天爵父早卒奉母孝母沒奠畢奉
就祠即設一搨旦夕棲止三年足不入中門

石磻王祿之孫家貧為傭人事母孝朝出必
安適仍命妻善為飲食供之夕入問其母果
適乃喜所獲傭資必市時物以奉歷二十餘年
如一日母死竭力營葬哀毀骨立知縣齊鳴鳳旌
粟厚加
勸焉
趙純高苑人邑庠生五世
同居人以孝友稱
蓋祥蓋子厚者俱博興人兄弟友
愛人至今稱之
劉經博興人性醇謹一介不苟取善事二兄同居
閭言後將析業經不忍析不得已盡以財讓二
兄二兄後饒而經居約意沾沾自得也居喪誦
與孫讀曰吾得此足矣會
詔旌耆年有德之士
不就乃表章服焉邑大夫迎養於庠使三
督院藩司檄交下確以
其子孫

規迪曰吾父沒而不能舍也終天罔極豈
斗易吾母邪遂投檄歸踰年居母喪如喪父
待舉大者三百人捐助里中婚喪無虛日貸者
能償者百餘家悉焚券罷之修學宮捐金助記
太常修
學記中
陳志大蒙陰人家貧母疾思食羊羹求之弗能母
甚志大茫然無措自取刀割脾肉一片為羹
假羊以進母數之疾愈後二千年母殂志大年
十餘躬負土築墳盧墓三年里人稱其孝知縣北
狩曰聞之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然而手足之
不敢毀傷志大割膂以食母豈其孝友賢於魯子
耶嗚呼曾子之孝學以成之純乎孝者也志大之
孝未嘗學之過於孝者也以其過於孝也而不
為孝宜天下之為孝者鮮矣
鄞人劉者或以為韓退
之羽正曰唐人蓋有鄞

曰非也其言以為親疾止于烹粉藥石未有
支體以為養者苟不傷於義聖賢當先為之矣
幸因而致宛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
得無甚乎苟非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孝生
所宜為曷足為異既以一家為孝是一邑皆無
矣以一身為孝是其父祖皆無孝矣其言一道
以正論之毀體誠非中道苟發于至情亦奚不可
故士人為之則似過當而沽名者若山野質朴之
民一念愛親之真負痛而為之方危迫中且不
一生以為父母豈暇計名利而強就乎恐旌一
而恥千萬人必國無寢苫之急不容已者藉以自解矣
竟愈于愚者之不及也
不然則演門之論勝矣

是蒙陰人邑庠生其先父母逝家貧有
氏多方承順嘉靖壬子秋大水禾

全我母子之情捨身渡之四以
梨進母嗽而疾愈聞者嘆服

華氏蒙氏李要妻也年二十三歲夫亡誓不再嫁
勞以供舅姑舅年八十餘病篤醫使家衆嘗
試疾衆有難色
氏獨為嘗之

閻國課慱與人幼孤好學補邑庠生事母至孝妻
貧不能繼室身執爨者數年不怠雖半菽
盡其歡居喪三日
不飲食哀毀骨立

何邦玉苕州人通判潦之子母張氏先卒哀毀骨
又父故悲號幾絕鹽味者
廬于墓側每日自汲水拜新茹素絕鹽味者
年又歸每遇父母忌日必往祭墳墓號泣終日
三十年無怠鄉人士重之知州沈震扁其
門曰篤倫娶舉鄉飲不赴壽七十八而卒

趙濂苕州人學正汝相之子事父母善謹旦夕不
少離又父故哀毀不飲生既葬廬于墓側卧苫
枕塊三年絕無歸念親
見妻子未嘗有豫容悲
之歲曰孝矣趙季子
思親以殞其身哉

臧五戍云名虎諸城人父名臻嘉靖十年三月內
家罹火臻年老卧室內室燬不能出
諸子環視無敢救者五戍破峽編身焦灼爇
傷重濵死復生其父竟以
瘡
死

王朴字文之諸城人母李能孝
朴既為舉生員連歲大饑婦兄困不能養合
從州力請止之誓以

可復求仕論以情遣乃居官
仕論以情遣乃居官

劉學詩昌宗人母卒廬墓傳孝鄉

黃信字允之益都人性至孝祖母張壽八旬卧病
力供奉親游中牖學養在殯值寇掠里閈守
不舍寇至擊脅流血泣弗止寇相戒去女兄早
迎歸給養至老撫二孤別擇產以成其節弟早
徒業自京師赴視其疾信垂止之曰有子卿
朝信垂止之曰有子卿
恩渥自當知足
人益賢之

趙鷄薦昌樂人性至孝晨昏問侍端拱肅立父命
乃退丁父艱哀毀勞瘁形如柴立廬墓

三年一夕有盜抵廬所時夜分猶聞悲泣聲益
嘆而去仕完縣訓導致仕歸母卒呼天號泣復
塚三年鞠嫁異母妹撫其孤授弟鄉
薦業子池州名至榮仍鄉賢

劉頴壽光人性至孝旦夕侍養親顏色稍不悅即跪
待命親悅乃起兄老無子事之如事父至老不
衰以貢尸靈石教民以德有不率者
泣而論之其人從化有仇香之風焉

陳忠壽光人字子海兄弟四人
同居孝友大德八年旌表

朱景初樂安人沉靜溫良克敦孝友樂賑施遇
歲歉大發倉粟以濟人至正年旌表

吳傑博興人兄弟四人同居五十餘年又建義
塾延師教鄉閭子弟知州郭尭以聞旌表

王世顯字伯榮臨朐聯人忠誠孝義日與弟宴
怡如也老雖百
餘口閨門肅睦人無間

自罪士友以忍翁目之親疾潛夜祝天求
奉父母與三弟異爨盡以田產讓之父母強
取少且劣者歲多貧耗
其用踈而賢者咸施之
至於鰥寡孤獨之類尤厚
路瑤俱路良臣之子正德六年流賊入臨淄兄蔡
匿愚谷山被執賊仗刃欲殺之瑤以身代死
義而釋之

張其綱益都人歲貢生五歲喪父十歲喪嫡母馬氏
居喪哀毀儼若成人與生母左氏慈母王氏
孤苦相依隆冬失火延燒母室其綱號泣冒火入
室負慈母出燎及鬢髮燒足創甚後兩母相繼殁
俱三年不茹葷不入室即行百里亦徒步與論推
服萬曆二十六年題
旌表

安重日照人幼有至性孝親敬長行誼取法古人六
以株證赴諸城為令重刑斃獄時重方十四

號泣奔訴撫按重賂酒血擊登聞鼓三奏
闕下父冤竟白令以謫去又數年登進士選大名
知縣以賑饑勞勩死民尸祝之按君孝義如
益德而行之以正真得復讐之道者其孝蓋性成

徐道樂安人父喪廬于墓三年後母喪復廬于墓
不得卒養悲慕至老不已或名其廬曰思菴
處蕭然二掇耳衣食或不繼
而志行不易儒之純孝者

蔣奇鐘樂安人金吾衛指揮僉事性秉孝友行多
義親病禱神願以身代沒廬墓側三年不
家妻亡不再娶建橋梁置義塚稱貧
民奠寒士施衣捐粥鄉黨稱其懿行

王駿諸城人家貧篤行誼節甚高初母喪廬墓三
躬操鍤日荷土九畚覆母墓上父喪又廬
年荷土覆墓亦如之鄉人莫
不稱為孝子兩院表揚之

盡忠入城買肉煮熟作為崔肉進母母
於內臆割肉一塊燒熟
出病愈申請旌表
布政李本綿詩曰生我天親苦劬勞極哺乳潮
七尺軀原是一本割下
愛顏史氓真性鍾屺岵母病偶思茸擔新趣市
修零會戒屠無肉難炊釜裹迴道路間操刀下
股堪肉裹衣衫鮮血殷溝土歸家創成糜調鬻
盬滴一烹味已芬再烹熟且腐捧匕進高堂力亦
起鼓舞詩問是何巒假應為崔脯沽唇啖若芝
枕汗如雨無煩庖丁兒不請岐黃父獨學粟方
足供易手吹瘡漉當參苓祇向體邊取還以受生
膚立醫授生愈股痛陋補隱自如病療歡斯聚精誠
神天聲名被今古茂宰喜動顏旌戟加旌組子亦
忝司風題樑懇門卢嗟哉世上兒能孝指幾數美
酒獨盥樽肥鮮胞填篤
愧殺顏史風孝情須自努

知府王家賓詩曰君不見樹頭烏無數個個生
能反哺蓼莪人乎烏不如屈指有幾終身慕東
山上月娟娟東蒙山下水潺湲劉郎自是貧家子
孝心一點出天然朝朝朝負薪歸暮於市為母承歡
歃水一朝母病苦呻吟暮然扯上思其旨會值
雪宵禁屠將新市肉杜李徂悲思無肉難娛母愛
母肯自愛肌膚操刀直走無人處刀落股裂不知
楚歸家說說崔為羹羹母欣得肉
口初嘗偏體清滴汗濕裳一食告飽徐徐卧夜半
問安身已康天道有心憐孝子不用刀圭母病
忝余師帥政無良何幸有民孝若此慤懃特把
名揚泰勸人人有父娘罔極恩深如不報禽寧
弗媿劉郎
司理黃槐開詩曰有親方有身有身當報親親
原罔極銜恤寧鮮民所以爹我詩哀哀多苦辛
豫須新者割股和羹陳母病霍然起至行孝
要知如此雖是孩孫人

者矣六藝百工之類是也有欲為而勢弗得為矣濟世匡君之類是也仲尼大聖也學禮問官歷七十主而弗遇即抱帝王畧曷施焉若是而吾學而未能欲為而弗得可也孝友者若是乎孩童知愛親矣敬兄矣無師友講習力也菽水之供躬調之和顏色而進之親食之井也子奉之適也兄弟怡怡于一庭也孰教之而孰阻之乎如是曰吾弗能吾欲為而弗得信也故曰人人能之矣人人而能之也不惟是也底豫之化達孝之勲捐生毀性戮代死之烈若為超世駭俗而實皆發之天真本自致未有積功于習勢者也大聖高賢當其率真而激發孰教之而曰以是望之人人豈山谷愚民一而已矣嗚呼為人子為人兄人弟者可以觀矣

未嘗一日逆于私室

尚文

諸城人母病思肉遂割臂肉以進母病良已

王一經

莒州生員父患疾終三日不食停柩五月于次於墳上飲食供奉如於柩旁日夜號泣及葬遂廬于墓側日負土沈君暇常造廬相與談論上官旌其門曰孝義

潘高

臨朐人父病醫稱馬肉可療高聞之歲貢選蔭丞政還鄉人高之年

卜希顏

人人能之矣人人而能之人人不能之而人人不能也惟鍾羽正

又奚書

人人不能故能之者稱焉稱之者非以為絶德也天下事蓋有待學而

猶曰以是而望之人人也

曰西鄰徙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計未完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曰子為寡人吊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往吊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偏祔寄于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扎摻筆給事左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蹙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伍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臣而勇其民輕死楚靈王散其親戚孝乎哉尼曰為臣乎若此而得祔是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紼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乾烏栖祖內暴骸以

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曰子何必惠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古之君其宮室臺觀池囿之奢人之墓今君營廈之為游觀既奪人之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辟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嘻然太息曰悲乎哉子無復言矣使男子袒免女子髽笄者以百數為開門以迎盆成适脫衰絰絞繞墨縗自見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一子可謂非逊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祔母也祔母于君之宮晏子奇孝也祔母于主景公奇惠也舍諫也以必不可得者得之于主景公奇惠也舍諫也以必不可得者得之于君之忌以成匹夫之孝一事而三善具焉晏子固多附會然可以勸孝作忠矣可以道慈矣且檀弓有季氏事與此類志以俟考

位無以事顧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無以應
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
鍾羽正曰田過之言非至當之道也然常情蓋
是矣三秉之樂捧檄之喜非賢人乎故曰家貧
老不擇官而仕而乃有去官養親者顧所任何
何如耳又不幸而有難權者焉絕裾辭綬各行
志矣至於申鳴趙苞君子悲之子南懷光之子
無以措其躬何輕重之足言乎悲夫余故錄

過以竢論忠
孝者評焉

郭巨 沂水人後漢時家貧養母生子三歲母嘗減食
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使汝埋子子可
再有母不可再得其妻不敢遠乃掘坑三尺餘忽
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非沂水人
錄俟再考 按巨之孝如此而正史不傳孝順
實不錄者得非以其害仁慈昧養志之道故耶

觀其母不可再得之語誠足以通於神明而故去
相傳千有餘載縣誌亦載其事以孝感名豈
豈無其實而謬為其說以欺世罔人哉此與割股
事一例若士君子為之誠為過中鄉閭淳朴之俗
一念真心激發不可取其足以風世故附錄之有教諭張嘉言碑文

趙爾富 親沒廬居三年伯貧資其子孫

劉註 臨朐人孝事繼母為奉伯叔縣開開送

梁承業 濟水縣民家甚不能得薄以糜餬遂愈本縣審真具申請表

隱逸

士有混迹編氓放情丘壑潭軒冕而涸簪紱者豈有潔身遺世哉蓋各有所趨焉易賛尚志語叙逸民或表商容之閭或式段干之里徘徊諄復厥慮遠矣齊多介士志行各殊高標勁節均繫國紀作隱逸傳

王滿生齊人也遠謁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乎言小事者倚今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乎言小事者倚今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曰何不秉燭乎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曰盲臣竊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夜行孰與冥行乎平公曰善哉

楚莊王欲伐陳申無宇入諫莊王曰臣聞之有以諫而死者有以諫而生者有以諫而亡者有以諫而存者王能聽臣之言則臣以諫而生且存矣王不能聽臣之言則臣以諫而死且亡矣王曰子釋之寡人已決矣無宇

至莫為謝至今不歸
靈使寡人得罪于武
以歸禮之於翻封之
必拜血而斷政焉

郭壚野人 齊桓公出游于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
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
以為壚者何也野人曰是為壚也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
能去是以為壚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
招野人
而賞焉

小臣稷齊人抗臟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
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耻萬
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
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致士道

鍾羽正曰余觀天官書少微隱星乃在廷藩
廷藩太微帝之宮也將相諸侯列焉處士者
匿彩與君相遠絕唯恐潛之不深跡之不秘而
穹蒼象乃嚴然處帝坐之間豈非以士可遺君
不可遠士故廣成下風伯成辭帝王榻而起
至于茹芝衣裘之老披褐望蹇之人咸以招徵
處卿跡萬乘逐能恢弘帝道徽羲皇設罟以
郡國玉牒著為嘉論倚與盍矣脅桓始主謂父
之況三代之英乎若夫摯士云擬之
乎曲士之談借以掩其叩關超邈之跡者非君
州置
論也

九九野人 齊人桓公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
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
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對曰
九九雖小足以見

言傳謀也

衣裘牧者齊人吳起陵季子遊於齊晨起拿
取之牧者曰子何居之高視之下
子所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君
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
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遽去
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
禮勿聽

廉丘克齊隱士見氏族器

香居齊人宣王為大室大蓋百韜堂上三百戶以
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
居閒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意
荊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閒荊邦為有

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
臣莫敢諫者政閒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
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晉何諫寡人之
也遽召尚害止役曰寡人不悄好為大室香子
寡人也

黔婁子齊隱士守道不屈威王聘之非命衆
之黔婁也彼黔婁也彼黔婁與曾參子同時

愚公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
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
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
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陳之臣故畜特牛
子而大賣之而買駒牛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
去勝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
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
公治晉仲正矜嚴仲正曰此吾之

鍾行正曰愚公者自愚乎人愚之乎北山愚
能移山而愚谷老公能使君相反
而修政愚乎知乎其愚不可及也

問丘先生狸人桓公獵於杜山問丘先生與長
獨不謝又賜免役復不謝公問先生何願曰
富貴壽考耳公曰壽天主之實則大官無缺富
倉廩無妄發何以賜先生乎問丘曰非也還長
平法度臣得壽矣賜之以時臣得富矣今少收
臣得貴矣公乃厚禮之及與管子修政教而
伯

鍾羽正曰隱士者絕人逃世自善其一身而已
丘之言行將舉國實厚賴焉豈果哉自好者乎
得先聖無固民至
知問丘言近之矣

顏斶齊處士齊宣王見顏斶斶前
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
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不
趙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趙士昔者先
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
好士而能盡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
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
者先舜禹湯周文王是也老子曰雖貴必以賤
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
賤之本非與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
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先傳舜舜
周成王佐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
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今乃聞
之士結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侍
之必太室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破焉非弗實有

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酒守齊國唯恐夫拓之
能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狗
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
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騄駬王之駟已備矣
世無驊騮騄駬王之走狗已備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也何患無士也王曰寡人憂國愛民不若王愛民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何謂也王曰寡人憂國愛民不若王愛民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其尺穀也王曰然王斗曰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

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世族兄戴蓋祿萬鍾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而不食辟兄離母居于於陵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中不弋鴈鵠滿
任俠豪舉耳而獨能
豈清狂鈞詭激名以
而以其祿為不義得
之國而族人從以富
餽故哇而逃之耳孟
子為巨擘陸子巨擘有幾乎吾恐
仲子之志不白於萬世故詳發之

鍾離子　齊處士其為人也有操者亦食無操者亦衣衣者赤衣無衣者亦衣蓋隱而好行其

助國君而
養民者也

葉陽子　齊處士其為人也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
不足助君息民與鍾離子俱為趙威後所

漢夏黃公　留侯世家註云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
齊人與東園公綺里季甪里先生

利為德耳仲子生長世
為富梁納榜則恒勢
能刻苦自拔超然出於流
其兄未聞罪
以陳氏者竊人之柄美
食芻豢逆之食等之貌貌
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

心不臣秦出翼太子漢稱四皓云
栽舊志有淳于越在隱逸中考通志越乃黃
既非齊產而建議泰庭昌稱高士視商山老無
類乎而與同列也泰谷所坑正在此輩若四皓
生不可得而見可生而
今之耶士自貴賤信夫

死用

蓋公　膠西人師事樂臣公
唯公獨遁居不仕
延問長老請生以百數問何以治齊言人人殊
不知所從乃使人厚幣
而民自定遂推此類
事之齊果大治及參
歌之蓋公緯為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安丘馬文煒同世之談者以為隱君之士
而不亂也非重其道而不屑也嘗於世故亂而逃焉以

駿亦遠矣語曰希駿之足亦駿之
類尤賢於貌駿也古今人何遠哉吾不
於巢許以後世而有蓋公其人者斯亦足
按蓋公舊稱膠西人而安丘諸城皆已入志
乃以入萊州考古自膠以西皆稱膠西不必
舊城而諸城亦有柘橋鎮為膠西廢址不獨
也東坡記云予自錢塘移守膠西固已以安丘
膠西又云予知公為邦人而求其墳墓子孫可
得則公之為邑人
明甚不待辨也

東郭先生　梁石君　匱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
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
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吾聞先生得
曹相國顧先生為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
疑盜肉其姑逐之恨而告於里母母曰汝
今姑呼汝即東
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夫里母
談說之士東韞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
事有可適何不為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
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東韞請火於是乃見曹
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有終身不嫁者人
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
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
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
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
匱生東郭安車迎東郭
先生梁石君學客之

駟先生　齊人淮陽憲王舅氏張博遺王書曰聞齊

駟先生者善司馬兵法大將之才也博得
宛竟要道方今邊疆弗寧天下騷動徵此人
安也駟先生名字不著蓋材而隱者也

許方齊人以明經徵不至王莽時祕密
上下有巢由令明主
山之節莽悅其言不
文著詩賦數十篇光
武即位徵之道病卒
紀逡王思俱齊人不
仕王莽
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家貧初為亭長嘆曰大丈夫
能為人役哉遂去之時王莽逆節既著萌謂友
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
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牟紆高苑人融長之子明經教授弟子至
千餘人隱居不仕肅宗徵之未仕卒
徐鳳北海人與逢
萌同時高隱

周璆樂安臨濟人字孟玉志行高潔郡守屢徵不
之後蕃為豫章太
守待徐孺亦然
黃憲昌樂有墓稱漢命士
黃憲而不詳其行實
郎宗安丘人字仲紀學京氏易善風
分能望氣占候吉
策為諸儒表拜吳令
大火記時日遣人參候
宗恥以占候見知聞徵書到夜辟仲紀於縣庭而
遯終身不仕
鍾羽正旦天道墾人
其假經設義肇合
稱禍福犯時君之
曼候因執陸

官寧晏丘字
館禮之寧在遼東所署
或相舉闔寧厚多買器
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
辜半遂涼慶有為飲食
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
知公孫淵叛乃固徼
不就凡徵命十至辛不
年未嘗箕踞撫上當路
祠先人乃著舊希單衣
於府殿號為大賢年八
卽慶語唯經典不及世
越海遼難者皆來就之
俎豆餘威儀明禮讓非
賢民化其德郡原性剛
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
招懷之道也寧遣令西還
詔青州刺史程喜寧為
喜上書寧有族人管貢
史與寧鄰比臣常使經
帽布襦溝布裙隨時單
須扶持四時祠發輒自
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
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
水七八十步夏暑時詣水中澡濯手足顧拜
撫宇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
是以稽留每就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
高爭居貧婦友有困窮者輒賑之與人
訟寧觀甚恭言甚順
而遣其事而遣之

王尼字孝璋城陽人東瀛公騰弟也
就時尚書何綏著修過慶尼謂人曰
矜豪乃爾其能久乎未幾果為東海王越
初入洛見越不拜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
以不拜後以荊土
饑荒父子俱饑死

張協字景陽安平人少有雋
邵辟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時天下已亂
四起協去官棄居草澤嘗作文自娛曰七命
著詩賦永嘉初徵為黃門侍郎托疾不就

王素琅琊人隱東陽山中有玆魚聲清
而形醜作賦以見況蓋能文而隱者

諸葛璩琊諸人安貧守道悅禮敦詩齊梁徵辟
不就隱居教授妻子不見喜慍之色

石垣字洪孫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生
產食粗衣敝或遺之衣受而施人人有丧葬
策杖甲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
共時衆咸見焉又能闇中取物與晝無別姚萇之
亂莫知
所終

臧榮緒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
凡一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
主簿不就敦愛五經謂人
致齋降住釋老教誡並有
乃著五經序論
自號被褐先生

臨淄人歷涉群書善於談論有名
為諫議大夫在光

志者為上隨方採世小補一時有功於
次之然已俯首戎酋屈身虎口危厚甚矣
豢養忍其凌踐至為屠戮剥藏溺而不免焉則身
俱喪不忍言也吾以鄭修張贈結賢於崔浩結
遠矣於金元
之士亦云

元逸人 蒙陰人隱居蒙山長於吟咏杜子美有贈
壇歌寄之曰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
龍精東蒙
蒙陰也

何魯 字素臣益都人家蓄書數千卷以探討自娛
青齊為僭竊之地吾貢賦不恒巨盜充斥魯曰
氏垂戒名與身孰親養生之理深根固蒂遂性
真而已生逢多難苟能去危就安全身遠害豈
無愧可也遂
隱居不仕

石昂 臨淄人好學不仕節度使符習高其行辟
淄令以公事謁監軍楊彦朗贊者以彦朗名
更其姓曰右昂曰內侍柰何以私害公昂拙
非右也即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
為刑人所辱父不好佛事父卒乃於柩前誦
尚書曰此父所好也其家學亦方正知道者

傅霖 青州人少與張詠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
三十年不可得及詠知陳州乃來謁閽吏白
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
汝何人敢名之詠問霖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
去來報子耳翌日別去後一月詠卒初詠登第
寄傳逸人詩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不
歸為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霖亦賦
詩云已把浮名買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
人無事門外
光任往還

詩意謂知音者少向有蔡尚書以金鼎羊酒果詣門禮請為師過不納止受盤果而荅以詩焉

釋意

邨與村同

許益字孟讓號南齋壽光人游於張長白之門篤志力行冠婚喪祭一循古禮化導鄉俗充善誘學弟子常數百人講明資性教終身不仕卒年六十八

李裕字好問世居壽光幼敏慧日記數千言嘗從平張長白先生游講明理學不尚科舉隣邑相繼延徒至數百人循循善誘貧寒者免委曲成就之宗族必諭之輯睦婚喪悉恪守文公家禮鄉人化之號海濱通人

至正十六年卒

徐民姓樂氏名均用宇國寶益都人資厚不苟讀書務明理升口事之壯力

壽光人師事釋族與其兄性高潔為文奇澁著述過非九篇旗謂隋唐

士罕能及之

有詩文三卷

蘇亞青州人祖德祥建隆間狀元亞有高行少時試禮部不中拂衣去居洱水之濱五十年不城市歐陽修言於朝賜號冲退處士

劉元哲蒙陰人讀書好義性安業力修守備終亂世蒙不冒胡馬之塵嘗其也嘉定中以哲宅心王室有保障功辟守頴川未隱居教授鄉人從甚多後召至太學講經授翰林院檢討不就

張子墊蒙陰人長於文學元代孫號拙菴老人隱晦不仕書其門云縣東人來休閙事卿卜景好

能為更化之民幸得免罪至此
辱以儒官舉豈其志哉乃已因
以益都古青州也程
鍾羽正曰予嘗謂胡
力不能驅而逐之即
豈可貪其養養至北
面趨朝乎昔夷齊恥食周
粟箕子豈獨脫
際閔繫重矣菜青餘
士當以此等為第一
餘民可也敬笠傳之
李竑青州左衛人下葉
習舉業竑一笑而
移居一貧如洗子二
供朝夕杜門不出絕
石鰲益都人存禮子甲
取户科給事中以

公行公見時事不佳徼
事中部檄促上遂稱親
官不取一錢家居又不
朝夕庭室荒弊郡守牛
自潔正色應曰貧者士
性超朗美丰儀善談吐
聚諸生論經義間與吟
士多成名者老愈貧匱
其身
鍾羽正曰古稱大隱市朝石公之謂與公世家
族子皆顯仕弱冠登朝功業日起乃超然高蹈
徜徉塵埃之表貧而樂村而不陋視軒冕若將
浼簑篋物乎士大夫鄉居有司苦其屠間至
謝絡者矣有召而辭者耶尤斯志也
介如與者豈

稱之

劉文燿 日照人性恬靜與物無迕家貧力學淹貫經
子從者甚衆家無擔石之儲
自視裕如也人稱樂巷先生

張子庶 沂水人博通經史隱黃石山從學者甚
衆尚書杜澤強其仕荅以詩終不出

張璉 沂水人博雅多通尤明數學結廬沂山教授生
徒百餘人性恬淡不樂仕進好學老而不倦

壽終

王存義 諸城人邑庠廩生貌癯而秀性甚警慧以
書法擅譽一時所為詩歌併佳傳覽典籍

窮古今有潔癖冠屨衣裳雖敝無垢污跡
行步委蛇飄飄如欲仙之狀非塵埃中人

諸城人字叔玉號其泉早精經術

王述瑾 流毒正直見斥自分不得行其志

林壑寄興天性純篤孝友一出自然與物無競
寒尤加周恤措其泉書塾以教子晚遇恩當拔
帶辭曰衰朽草茅曷預文
物有司慕之不奪其節

劉昺 字宗義壽光人通經史能詩文殫松溪居士
令李儀薦之不起子六人多顯第邦人語曰無

張錫 日照人隱居西岩好蓄書以探討自娛父早
事母色養四十餘年老而彌篤好陶靖節集
歸去來詞行坐吟咏之嘗曰堯舜在上下有巢
人生適志耳富貴何為悠然自適以終其身

何揚 高苑人少入邑庠既而翻然厭事舉子業退
郭外闔扉自娛專心素問兼事吟咏人以

云

李遷梧 安丘人字茂實為人磊落剛方不與世俗頌德碑稱公嘗縱囚如期而歸歲祲力請蠲賦忤督賦曹即竟為小民造數萬之命又邑堂災仰而籲天頃之有神人緋衣而歸性好酒人有勸之仕者不應輒飲之酒酣箕倨長嘯旁若無人家居可以微罪去矣遂佛衣而歸性好酒人有勸之仕者不應輒飲之酒酣箕倨長嘯旁若無人家居數十年縣官多不識其面者大同守頗簡於上官劾之法當調公笑曰吾

周三宅 慤興人少從趙清學一清夫婦中道殁遺幼子女三宅取養於家俟長而嫁其女還壯子與貲焉既補諸生授徒貧富賢愚無異教當貢有友親老遂讓之且曰吾寧肆志林泉豈能

名利之韁鎖以俛仰為世役哉令甲士不願處得服章服與已受官致仕等三宅不却亦不御不喜酒與人無忤計口食以其餘分貧北居百家歲沾其賜邑令陸公南至贊曰子與百世清風名穆三宅遺榮考槃在陸

劉希顏 字默學諸城人晁幾成明言令推轂常布帽深衣如野人狀家貧以清苦自甘嘗釜可生塵人餽之粟力卻不受曰我粟自有邑庠生天性超脫不樂進取無煩子之饋而窺之則以野菜雜豆屑煮熟之竟日一餐而已好讀古史諸書面有寒色而無戚容鄉人則張口大笑平生不向人道一貧字

范光遠 諸城人家居邑東北城外胡桃園中志趣尚絕跡市廛性愛潔鄉人重其行誼皆為東園公而不名搆一茅亭列琴碁松竹花庭有二白鶴甚馴往客至則鳴無客掃地

路文經臨淄人隱逸而有德譽知縣葛臣聞其
耳與許由為伴侶又同王蠋作鄰鄰
鍾羽正曰余閱舊志隱逸二十餘人矣顧第弗
盡因憶所識古賢并諸邑志書考而入之昔人
云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唯入者沉溺波流故往者貴焉乃若守節不固
祿僞朝禮重名高嘉謀不著遂取當世之譏以
巧趍捷徑純盜虛名有由然也然而後進希以成
名人主礼以風世范氏所謂無用為用信矣夫甚
有和璧則有缺因僞之疵并訛真者賒不踐之
地誚譟高賢以便私則馳騖紛競者接
踵於中逵而廉恥之風遠矣故詳著之

附錄

八不居士

樂安人姓李氏宋崇寧間金人遺其名宋
樂仕進嘗自贊曰不貧不富不饑不

名不利不忙不閒其孫克勤為夏邑尹立碑於
明若水書之居士之行無所考然老尚能文獨隱
約以沒世則其不仕夷狄之節隱然可見志曰宋
之逸民可也至其子孫不能不仕自以不及居士
遠矣

樂安志揭於陵墓類中可謂有卓識者惜不以入
人物耳故表出之

儒行

粤稽儒行道弘博矣自言動至規為更僕未悉也乃
荀子獨推周孔為大而雅儒次之俗無取焉子夏門
門高弟也見紛華而心悅夫子憂之曰女為君子儒
端其趨也吾郡耆先雖無當大儒者而守經稽古
儒行蓋各有合焉其猶行雅道乎後學見謂迂闊
朴趨華則隨時抑揚譁衆取寵班氏所謂辟儒聖
之憂也夫唯反質則吾從先進作儒行志

肯而王擇而下上之乃所
以治也蓋明理道之儒
越石父齊人在縲紲中晏子出
與同歸弗謝而入內石父請辭晏子怫之
曰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彼縲紲我不
知也子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
之中晏子於是乃所
延入為上客
田巴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內齊王聞而
之巴衣新衣飾冠佩將出問其妻妾從者皆曰
佼過淄水自照醜惡甚也乃見齊王王問以政
曰臣誠知臣貌甚醜然臣妻妾私臣從者畏臣
曰佼也王知察此則齊國治矣
已一日服千人亦儒
之博辯者
成驩齊人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太仁於薛公
太不忍於諸田大臣威重父兄犯法
不

亂也
匡倩齊人與宣王論儒者不博不
弋博者自食弋者下害上也
文子齊人齊王問治國對曰賞罰利器也君謹用之
不可以假人韓子以為不可示人則非儒
之言也不可假人與不可示
人相去遠矣不可不辯也
所謂
免
王仲丘瑯琊人受浮
明禮經王橫瑯琊人受浮
田何易王扶瑯琊人受浮
周堪字少卿齊人事夏侯勝元帝時與蕭望之並
尚書事以師傅見重數宴見言治亂後為石

於世

郎顗 安丘人父宗善風角星筭能望氣占候安帝徵拜吳令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勁心志朝夕無倦順帝時災異數見顗拜章言其故復陳便宜七事召拜郎中辭疾不就

周澤 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中元中為曲成侯相仕至太常直言守正奉公後拜太常宗嘗以贓吏沒入財物分給群民澤賜獨多以清也後為三老五更致仕傳業子孫二周人嘗為司徒軍謀祭酒清玄守艾長稱疾不行著中論二篇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人類不護細行必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慷慨有大志可謂淑人君子此不可徒以文學縣之徐偉長通志以為維縣人皇輿考又以為即墨人攄三國志止稱北海徐某而曹子建與吳質書曰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淑人君子此不可徒以文學縣之徐偉長通志以為維縣人皇輿考又以為即墨人偉長檀名於青土註云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考漢書地里志今壽光昌樂皆北海郡屬縣若即墨去吾郡太遠何得青土耶子建與徐同時不應迂誤皇輿考似未的也

齊乘曰幹北海劇人卒葬於濰考劇後漢書張傳在壽光城南今紀臺即古劇地劇紀通音幹者

青人

明矣

任昭先 初名嘏樂安世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十日之人以告嘏曰我自借之耳耕者聞之借嘏質之于弟有不孝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劇人潛心易太玄不好著書嘗曰讀書當味義理何貴浮辭易太玄理之原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同縣管寧平為賊所執敏元已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請以身代賊相謂曰義士也并什之

徐邈東莞姑幕人晉孝武時謝安舉為中書舍人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上南北郊宗廟祧毀皆有證據累遷中書侍郎常注穀梁傳諸書

徐廣字野民邈之弟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仕晉祕書郎撰車服儀及晉紀四十二卷答禮問百餘條桓玄篡位安帝出廣陪列悲慟劉裕篡位安帝出廣陪列悲慟劉裕慕位流裕以其老儒優容之

王歡字君厚營陵人安貧樂道不營產業其妻歡之焚其書求改嫁歡咲曰汝不聞朱買臣妻歡之

志彌固遂為通儒

後仕南燕博士

伏曼容安丘人少孤與兄居南海篤學善老子易毛詩喪服集解論語老子義行於世

任遐字景遠博學與人少敦經術傳家仕齊至御史中丞

賈思伯益都人仕魏為襄州刺史元顥之亂同獨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男後為侍講授靜帝氏春秋時國子博士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駁服氏乖錯者十一條

諡文獻

字元景北海劇人孟之後少篤學魏汝南[illegible]為雅軍陵與府僚飲酒酣[illegible]所[illegible]

王曙字子融曾之弟祥符中進士又第召試直集賢院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為閣新編上之又集五代事為唐餘録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又權判太理寺乃取歷徽輕重可為準者類次之進世遵行之曙直集賢院初新舊五代史皆不傳著磨餘録有紀志傳識者笑之曙著家說倣裴松之三國志附註於下表諸家初裴松之典新舊史傳冠以家初裴松之

楊光輔密州安丘人居馬耆山教授孫奭知兗州為太常寺奉禮郎即州學講書仁宗召至講在經筵二十七年卒贈禮部尚書仁宗稱其行義淳實比崔遵度云

楊安國光輔子以五經又之進天章閣侍講在經筵二十七年卒贈禮部尚書仁宗稱其行義淳實比崔遵度云

王曙字子融曾之弟祥符中進士又第召試直集賢院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為閣新編上之又集五代事為唐餘録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又權判太理寺乃取歷徽輕重可為準者類次之進世遵行之曙直集賢院初新舊五代史皆不傳著磨餘録有紀志傳識者笑之曙著家說倣裴松之三國志附註於下表諸家初裴松之典新舊史傳冠以家初裴松之

王曙字晦之魏州莘人幼嗜學能通五經教授鄉閭從者甚衆舉進士不第遊太學與范仲淹胡瑗孫明復石介等相友善仲淹貶饒州曙貽書責其不能自重仲淹答書曰士生斯世不能兼濟天下則當獨善其身

李得一諸城人幼嗜學能通五經教授鄉閭從者甚衆舉進士不第遊太學與范仲淹胡瑗孫明復石介等相友善仲淹貶饒州曙貽書責其不能自重仲淹答書曰士生斯世不能兼濟天下則當獨善其身

李得一諸城人幼嗜學能通五經教授鄉閭從者甚衆舉進士不第遊太學與范仲淹胡瑗孫明復石介等相友善仲淹貶饒州曙貽書責其不能自重仲淹答書曰士生斯世不能兼濟天下則當獨善其身

王從善青州人宋雍熙二年始踰冠舉九經為秘書省校書郎

李覺字仲明益都人太平興國中舉九經為秘書省校書郎太宗視學覺講易太卦天地感通君臣相應旨上甚悦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

世稱麻氏家法

麻仲英 希孟之孫七歲能文養親不仕博學高行里化服盜不入其家富獨麗籍皆薦之召國子助教東方皆師之年九十餘卒

趙師民 字周翰臨淄人九歲自以為不及由推官累遷崇政殿說書進講筵官至天章閣侍講

趙彥若 師民子哲宗時翰林學士脩神宗實錄直書時事章惇惡之紹聖中貶死

張羊卿 字商老明經訓子仕至鎮西軍節度使

張膚 字明仲羊卿子累官禮部侍郎歷二十年明禮篤學家法為士人表式弟驊亦舉進士

張行簡 驊子舉進士第一累官翰林學士終太子太傅端愨慎密為人主所知著文集十五卷

劉拱辰 博聽人少聰敏博學善屬文士君子見者以公輔期之舉鄉貢遠近慕其風多

例纂一百二十卷

經書問疑義者

鄭朝宗 玄之裔至元中有司薦為本縣儒學教諭行文未允鐫師範劇講堂復民侵地士風一振

王克恭 昌樂人年未凝重問學淵深皇慶二年以明經領鄉薦充本州直學

新昌州人節婦徐氏之子家世業儒至歲而力學延祐間登狀元第

高皇帝嘗幸其家迪敬事馬洪武初召授青州
學訓導轉益都教諭擢左春坊左贊善謝病
以教諭終其身
賜之誥命白金文綺龍頭拄杖一品服色以寵其
尼養德益都人洪武初由儒士舉永年教諭
倡明理學啓建後進士皆宗式之後進士皆宗式之
尼養性養德弟養性篤學奉親友睦鄉人有師
範與兄齊名人稱二程兄弟
張敬益都人通易詩書三經由鄉舉任成安灤城
教誨諸生年踰八十耳目
精明手不什卷人皆師之
辛樂安丘人勤學謹行以周易教授門徒俊髦
其門由鄉薦任洛陽開封教職朝夕課士常
所入俸周給貧生擢揄
次令以廉謹名卒於官

杜澤字子潤沂水人以文學薦舉為沂水訓導洪
間朝京師命講洪範陛
臨朐人遂於理學
張謙臨朐人遂於理學
諭卒葬於母弟子
惇歷人字廷謙以理
顧玉年家紐扑刑兵有爭
以為生
徐恭大蒙陰人永樂中官
大理寺評事
劉權蒙陰人永樂中官
任本縣訓導陞
劉原芳摧子永樂中
端嚴慤博洽經史
約束有法勤於訓課每以
起斯文為已任當時
皆為名士門人號為
蒙山先生

令始至即種竹廳齋以清節自厲有惠政於民民有從母猶子訟財產者更數令不能決至是各持千金求勝兩邸之而為均分其時記者帖服以為正人亡矣其孝友公忠簡直

逯鳳翔

臨朐人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書自為諸生至鄉試時文一首歸田益專習之年十十餘日經營典試方稿方唐皆南方善為時文生較藝課作擬唐擬宋者公自言之一日不作時文則食不甘寢不寐七夫仕人家居不沉酣聲妓則經營贍或作詩自豪為高雅若將義名羔雖得志則弁髦之矣

馬徵

臨朐人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既長物書學問淵極群書以陸文太學授經即通晓

鞠珍

臨朐人甲辰進士高其坫不得見其面規切物聲利淡如也

柳試

性質直奉親孝經即通晓遇歲饑給食鄰里一事無私家貧王公考其績當選矣居家惟閉門讀書人有行義譽輒為之後書仍不傳曰公後書仍不傳其述人德其善臺臧明之風矣

臨朐人

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既長物書學問淵極群書以陸文太學授經即通晓

逯鳳翔

臨朐人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書自為諸生至鄉試時文一首歸田益專習之年十十餘日經營典試方稿方唐皆南方善為時文生較藝課作擬唐擬宋者公自言之一日不作時文則食不甘寢不寐七夫仕人家居不沉酣聲妓則經營贍或作詩自豪為高雅若將義名羔雖得志則弁髦之矣

白范砅

砅漢刻章句間裁公既貴矣乃刻章句曰貴精益生平故

鞠珍

臨朐人甲辰進士高其坫不得見其面規切物聲利淡如也

柳試

性質直奉親孝經即通晓遇歲饑給食鄰里一事無私家貧王公考其績當選矣居家惟閉門讀書人有行義譽輒為之後書仍不傳曰公後書仍不傳其述人德其善臺臧明之風矣

馬徵

臨朐人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既長物書學問淵極群書以陸文太學授經即通晓

逯鳳翔

臨朐人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書自為諸生至鄉試時文一首歸田益專習之年十十餘日經營典試方稿方唐皆南方善為時文生較藝課作擬唐擬宋者公自言之一日不作時文則食不甘寢不寐七夫仕人家居不沉酣聲妓則經營贍或作詩自豪為高雅若將義名羔雖得志則弁髦之矣

白范砅

砅漢刻章句間裁公既貴矣乃刻章句曰貴精益生平故

鞠珍

臨朐人甲辰進士高其坫不得見其面規切物聲利淡如也

柳試

性質直奉親孝經即通晓遇歲饑給食鄰里一事無私家貧王公考其績當選矣居家惟閉門讀書人有行義譽輒為之後書仍不傳曰公後書仍不傳其述人德其善臺臧明之風矣

馬徵

臨朐人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既長物書學問淵極群書以陸文太學授經即通晓

逯鳳翔

臨朐人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書自為諸生至鄉試時文一首歸田益專習之年十十餘日經營典試方稿方唐皆南方善為時文生較藝課作擬唐擬宋者公自言之一日不作時文則食不甘寢不寐七夫仕人家居不沉酣聲妓則經營贍或作詩自豪為高雅若將義名羔雖得志則弁髦之矣

白范砅

砅漢刻章句間裁公既貴矣乃刻章句曰貴精益生平故

鞠珍

臨朐人甲辰進士高其坫不得見其面規切物聲利淡如也

柳試

性質直奉親孝經即通晓遇歲饑給食鄰里一事無私家貧王公考其績當選矣居家惟閉門讀書人有行義譽輒為之後書仍不傳曰公後書仍不傳其述人德其善臺臧明之風矣

馬徵

臨朐人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既長物書學問淵極群書以陸文太學授經即通晓

逯鳳翔

臨朐人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居鄉有聲書自為諸生至鄉試時文一首歸田益專習之年十十餘日經營典試方稿方唐皆南方善為時文生較藝課作擬唐擬宋者公自言之一日不作時文則食不甘寢不寐七夫仕人家居不沉酣聲妓則經營贍或作詩自豪為高雅若將義名羔雖得志則弁髦之矣

白范砅

砅漢刻章句間裁公既貴矣乃刻章句曰貴精益生平故

高俊昌樂人志行純正不事
鎮遠府經歷不以道里險遠介懷居官
無所
業

劉貞昌樂人字崇正性聰好問學以
禮記領鄉薦清慎如一辛卯作
官

劉章昌樂人純儉沉雅以詩經魁天順六年貢知在
肅行唐事清慎明威每以德禮為教人皆謂公
有宓子賤之風又引老杜門不出
惟知課諸子孫讀激引後輩而已

臧喜昌樂人字良器稟性凝重行事多有古風領天
順己卯鄉薦始知青田再任鄖城行政平易深
得吏民之心刻碑勒德獨有不磨之政曉
歸林下泊然無欲日以吟嘯適性而已

何鳴講高苑人正德庚午舉人授曲沃教諭講書
業無間寒暑與士子同宿於號房每夜三

鼓主之勤惰而勸督之不受餽遺極貧者出
俸資之卒於官士為停誦入曲沃名宦祠

武衍沂水人弱之弟由進士任翰林檢討陞侍講日
經筵勑成 德陞太常少卿兼翰林學

士以

李相諸城人字君卿清修峻範本於性成勤學好問
汲汲不暇故無書不讀而左遂於禮卒領鄉薦
當客於親識以妓娛賓辭謝弗獲即攢眉而出
身不入其家會試時與友同旅舍其友不至終
不食友感其高誼願以兄事之常徒行趼步不
尺寸倉卒遇雨猶從容不改常度或訾之答曰
衣可濡敬不可忘其
宅心宇身類如此

張讓諸城人字克讓自幼孤貧與兄恭相依為生
志向學弗問寒暑且性資聰穎強記於

以終其身

李傑諸城人字國賢性謹恪循禮言常呐呐
年少時善飲酒一日醉跌於塗醒深悔貽父母
遂戒飲家世為明醫傑獨繼其業以歲貢授修
經歷甚年即告歸人曰何速也答曰德薄
享厚何敢不速卒年八十餘舉入鄉賢

陳良相諸城人字符夢制行甚高謹飭端方非其
不持非其人不與士類推重之為河南衛
府知事甫期年慨然曰大仕以致身也今吾身
困而猶尸祿何以逐之作教子斁成進士

譚章諸城人字德輝性剛直與論以古人稱
以歲薦授洛川令唯以務本息訟勸民期月
民宜之無何調知井泉井泉與洛接壤洛民多
之者偶值歲凶賦多逋欠人謂之曰若催科政
於官不利柰何章嘆曰吾性固慈若若鞭撻
黎以完賦利吾官吾不忍也已而果改教即

而歸築室於超然臺下日與同儕聚會
古貌古心為一邑典刑卒年八十六歲

趙鶚臨淄人弘治辛酉解元仕臨潁知縣臨潁志稱
其任性坦夷還家囊篋蕭然蓋亦孤介之士

宋延年益都人幼奇頴從父宦遊讀書易水之上弱
冠歸青州文名驟起以毛詩遊鄉校繼從安
丘黃禎受春秋嘉靖丁酉甩東省善古文辭出入
秦漢行誼高潔動以古道自持見重鄉評謁銓天
書留領副榜辦不就選魏縣教諭文章德望師範
一方遷禮部司務留都經過青展謁卒於家門人
哀刻一川遺稿以傳

鍾秀益都人沉潛嗜學深入理奧教士人多成名士
丙午領鄉薦為廣宗令專以清淨為治訟者
以理遣之六曹無事率請假出或經旬月不
荅聲日垂簾繙書進諸生與談經義傳入以

張璠益都人嗜學守道居南丘與鍾宋二公以相砥礪諸生從受經者數十人貢為教職作士師道尊嚴青衿愛敬之

曹汝相益都人與張璠居相近皆為一方耆碩後執經質問者不憚遠遵而從之貢為南皮導教士端規範先行檢而後文藝南皮至今稱焉

韓超然臨淄人孝親讓貢鄉里稱之仕為山西蒲縣知縣潔己愛民育才課士人至生祠

李士節臨淄人仕平山知縣清介絕必有以感之者歸田後生徒締盟不絕

隋良輔益都人明經守禮以歲貢為教職致仕家居事親純孝父喪柩而未葬值家人積薪中曰賊至則燔之良輔守柩不去賊掠至里中逃無人賊來見其老且孝憐而不犯且遺以物後壽至

十餘乃卒

劉大章字一奎益都人孝友廉靜精易學領嘉靖壬午鄉薦第一歷官廣南府知府貧不拓產守法恬淡子嘗為座右銘有不貪昧以忍辱之語其大略如此

張邦直臨朐人篤志學古步趨言論動以先儒為法尤好施予有族人擁貲而報馬生芻夢來還貸覺而報馬生駒夢來辭公疑焉以馬贖之其人死公未知也一夕夢公以為偶然又之又夢來家輒病死公取而鬻之其仁惠類如此中丙午鄉試選東試未仕卒子敦善亦明經登進士為行人卒二世弗大顯人皆悼惜焉

王邦直臨朐人倜儻好義自為諸生即以名節自見人有急每周助之中丙午鄉試選東

東安小說 辟一切簡 靜與民休息雨

自適歿後子孫至無
以為生

冷起元 益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內黃令簡靜民不敢欺期年報政上官當道者器之曰非百里才也遷太僕寺丞數月以病免家居十年杜門謝客口不談世務非公事司府不一謁性恬澹不喜紛華衣冠服用無異寒素鄉人重之

鍾羌 益都人好學不倦為人講究言動以古人自律淅人許成名以冒籍中山東式事發托祈知以百金求保結拒不納後為寧海訓導時洛閩後學名稱師範寧海士人至今思之後游宦至青者輒哭其墓云

趙學 益都人生平孝友誠信正直言語步趨一遵繩檢為諸生有駿譽而持以謙虛終身皂帽夏葛衣冬布袍蔬食不厭學宗濂洛書法智永趙子昂一任訓導致仕以遂其高尚飭躬範士青人則之

馮克儒 益都人禔身端慎博通諸書精五經教授生徒鄉書者四為大宰教諭談經教士不受餽儀遂學雅度上官重之縣令缺上官檄委署篆謂職在課士不閑吏治也力辭不就歸家貧能守訓子三人俱遊庠自守以壽終

林棟 益都人性直不阿家貧能守訓子三人俱遊庠經明下生多登科第者為洪洞教職以積勞年八十卒

陳璞 益都人少孤母隋氏撫訓之璞奉事惟謹入學後以禮自持寡言笑慎取與不喜交遊非公事不入城市人或狎而侮之但拱手謝即及門犯之亦若罔聞好閉門靜坐人罕覩其面稱為閉門家年八十

巾服館穀之生平
端慎人無間言

梅應聘

號莘野府庠生賦性剛直提躬孝友嫡姊
歸邑於家終養之弟應時分爨食貧召復
居學宮夾道為豪右所侵力與爭辨復
復其舊學公以行優嘉獎之

趙鄉薦

同知湖州府同知丁憂補真定府
病不食願毀壽母維產讓兄
自取其遺而佐大郡一
棺歸葬民有被其恩
者欲剜肉以祭之清修
一毫不取卒於官至不能
一錢入鄉賢祠

陳奏益

郡人流寓好學言動不苟中已百舉試任
冷廳節清苦教民以禮讓人不忍欺歿大
事乞休歸家居杜門不出日誦書史人
者而不見被

鍾

諸史及稗官外傳無不綜覽尤熟史漢
人秀之子少傳家學皆古書手不什卷
諸子楊州同知
論白雪

周津

青州衛人詩授徒遊
古禮皆可師法貢
勤苦向學府考不得
費遂中鄉榜陞冠縣教諭益捐俸濟貧生至為
序者數十人言動
訓導有貧生史載道
力薦録之仍給道里
友朋
道焉

張汝雨文泰未
孝節義事年八
句鐫徳向解綱鑑於
萍揚州同
能評議嘗云古人七業
也生平不
録命堪輿之
生者光死者不
薄奠遺囑其說甚具見
遺

物色人恐失貴令共往
清操自持羅性行孝
歸然士民為下泣卒
不能
自存

樊東啓博興人中癸酉鄉試任黃梅令丁憂再補
安一意簡靜脫文網與民安無事清愼自持
當大計不治叢而行卿三老共醵金為歸費揮
之免官食貧不治生產或時步行道中見故人
嬉笑生平無機利心不設城府人稱其善
不近名治無迹功有恒儘長厚之風焉

崔宜春益都人體貌高爽望之顒然言動有則中丁
卯鄉試任永寧尹睹貧數值災旱賦不完
官嚴督之公愀然曰民困極矣急之逃且死耳
不催督免歸守故廬寒素終其身所謂拙於仕宦者
拙於其人乎

王恒豫益都人幼而嗜學試輒居首中鄉試為青
州教授尹以疲民當孔道不肯餘廚傳失上官心調
清源簡靜儉約與民休息病免
無橐中裝幾不能歸至家卒

白應乾博興人中鄉試性豈弟孝友竭力奉親不治
生產與人交坦坦無畦畛兩治州一佐郡廉
平為理歸家薄田宅為食子采世其業
鍾羽正曰夫子謂孟公綽宜趙魏老又論成人則
以無欲取之蓋重其質也以上五君子非所謂廉
靜寡欲者乎室無甔甀并体無帨服既仕貧於未仕
近古之質直人也

於陵行何忝焉

張肅諸城人起家歲貢為元氏縣丞平生淳
德高誼居官清節遠近咸稱為長者

寶昂諸城人宇時舉性剛毅不妄交遊人有語以
者鄉面拒之故平生無苟合以攢力學

君昌害吾何以訓門歎耶
後為武陵令者其持身嚴正年年八十二歲
王侍御建食息故門外事多所未解而性確行方人
敬之丁卯發解諸公見其體貌魁梧羊神秀整
驚喜謂為台輔之器六上公車不偶歸忽以疾卒

韓必光 生平人貌質心古孝友出於天性事親旦夕
承顏終身不懈自同胞至族人怡怡相愛
一言相迕者學宗廣洛太極圖東西銘手錄不置
甲子中鄉試授定興知縣愛民如子以不能趨奉
上官改燁縣教諭以古道訓士有不能婚葬者捐
俸助之士皆感奮陞平涼判致仕還杜門靜居以
吟誦為事猶
然寒素也

鄒存正 益都人少有至性篤志嗜書寒夜坐堆草
專以寬平為政全活甚多會苗酋倡亂累月不下
時公奉委督餉於施州衛就便單騎詣寇壘力陳
恩威待以不死諸苗羅拜感泣服罪兩輩奏聞
欽賜金帛表彙尋擢太僕府丞居官未幾遂堅意乞
休晉階朝議大夫居家二十年有司不投一刺令
尹楊公植介士也素不阿鄉貴性謁公西郊再
拜曰貴邑鄉紳高尚未嘗一字相託康川與公
公耳性質直寡欲少營閒閭不蓄華妾去官舍物
脫囊真醇儒
之清修者

劉汝璋 益都選貢生賦性
兄弟四人無私蓄養之
寬厚孝友家貧常賴貸
及登乙卿鄉試選高陵尹陛階州守約已愛民
反覆獄具有善政輔父如其官人以為

朋友講道言不出口書不著必為式
法語至今稱孝友文學者必以為式

薛尚益都人居金嶺鎮體貌魁梧資朴安性聰頴脫洒
綜文義外無為歌詞樂府樂善好施敦崇友
中鄉試高等不肯謁選常曰丈夫當陞文石陛
墀朝諸卿相駡籍權豪不則高蹈烟霞拳弄風
何能樊樊簿書間折腰兒輩耶
卒不出流連騶雅以終其身

張授道日照人歷官鷄澤縣知縣鬚齡受書孝親著
志有曾子之稱文行日純喪祭如禮居官一
十三載行李蕭然寒素友兄傳道皓首同居恤侄
源津田廬盡讓從東髮以及蓋棺毫無悔怍士民
俞舉
鄉賢

王道平高苑人少讀書魯連祠左晝夢羽衣黃冠對
飲號雙石子久之授以詩別去覺來齒頰

氣異香袖中一紙字畫墨跡爛然有火水鐵牛
甲伍肆之句始知為識矣雙石子者或亦田道人
之意也後任猗氏令以才調
昌黎具有善政引疾致仕
卒

周沂青州衛人稟資端靜十五入庠中歲厭嚚兢兢
修事心之學以忍名室閫居訓子經旬不窺
戶親非至和契者亦不一接朝夕疏食蔓菁冬
之外無餘蓄年八十餘童顏鬢髮周旋恭謹不
學者稱為忍堂先生子杜
員

房如矩益都人庠序從江右鄒氏
貢士孫煒鳳佳鳳俱
良知之學敝衣
名士由歲貢令襄城恂恂宇愛以疾引歸
宦橐蕭然家貧如未宦時真儒之廉慎者

丁鳳益都人府庠生端
市井不好嬉遊人
或物之僕而不答

盡知名士一介無所干
所適未仕而歿士林悼惜之言無
楊録益都人資性純篤事母盡孝養雖生宦門清
謙餒被服如寒生口腹無羨言身無戲動誦詩
夜不懈以勞卒
卒人皆惜焉
王夢熊臨淄人入庠食廩矣以親老告養不就考
邑中重其德公舉壽官亦士之恬退者
房芝益都人賦性簡靜言動不苟生平無怠怒色
望之儼然有道之士也以歲薦為霑化司訓
教崇雅黜浮士林化之及歸蕭然四壁風日不
澄思端坐足跡不入城市者數年卒於家子懋
庠生

青州府志卷十四終

文學

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齊稱稷下堅白同異
掩實閎博麗達有足觀者鄒陽節伸僭國嚴安力
頹風實亦多矣左思以下咸究一藝云

周田駢齊人宣王時與趙人慎到楚人環淵學黃
術序其指意慎到著十三篇環淵著上下
田駢接予予一作子亦著書言
治亂之事皆稷下文學之士

齊人睹有國者淫侈不尚德乃觀陰陽
作怪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閎大

餘中國在其中如一
與上國土人足氏反行
云彼國曾有人行至
南力有限也員嶠之
大海裨海之意鄒子書
之符別該天之學或亦
莊蒙引之齊人談天盖
所惟未可以耳目所拘
究者何限存
而勿論可也

鄒奭齊諸騶子采騶衍
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
鄒忌齊人以鼓琴見齊威
史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
不說去琴按劒曰夫子見客未察何以
忌子曰夫大弦淖以春溫者君也

天地之際馬其術如此者乃為一州如此其要歸必止乎仁
之施平公見其術瞿然頌化名重于齊適
郊迎執賓主禮適趙平原君側行避席如
舊先驅請列弟子而
受業諸侯甚見尊禮
鍾羽正曰鄒子言海外九州與列子無極無畫
屠氏四大部意相彷彿理絶人區事出天外言
迂誕矣然天地實不可窮而就人所不見恣意
霍之誰為考證乎古者謂之齊諧蓋似嘲戲
破夫拘曲一隅者耳此亦智士之一機也近有
域人利馬竇者自大西國来作山海輿地畫
中國之外天竺諸國之西南為小西洋其西有
邏巴三十餘國其西乃為大西洋天地際也東
朝鮮之東為小東洋其東南為大東洋北自沙
至北海南自真臘至南海皆如之九為國不

其五音驕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再
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
之徵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
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漢朝母敬齊人善古櫛篆士宗其學

鄒陽齊人景帝時與枚乘仕吳文辯著名吳王以
子事怨望陰有邪謀陽諫不納去之梁從孝
遊被譖下獄上書自明
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王父偃臨淄人初學縱橫晚學易春秋百家言上
武帝朝奏暮召說所言九事八事萬律令一
謙伐匈奴時徐樂嚴安上書言世務上曰公
在何相見之晚拜偃郎中歲四遷終齊相召
賓客數五百金予之辯

思字泰冲臨淄人博學洽聞辭藻清麗
年始成復賦三都擬班張之流也使讀之
都賦專為臨淄而作又有七
都賦舉都邑舉家適冀州
知縣葛臣曰思齊都賦
為之音註今訪之青社
宿儒無傳稽之館閣
未收獨天下古今書目有左太冲賦按三都
載文選獨無齊都賦憶古之書籍有不出於
而出於後代者有上代所無而出於民間者
遂求書之道有入論博雅君子念前修之文
意訪傳紿出延津珠還合浦神
物終當復合則增重
至蜀省父道經劒閣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
學有文章太康初
桑梓矣

人博陵好亂因著銘以
牧尉傳玄見而嗟歎
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
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
又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
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于家

張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
術時入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
過江拜車騎侍郎祕書監荀秘舉亢領佐著
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於迹
一篇見晉書律歷志

郡臨淄東十里漢東安
州外史曰此安平縣元中統初為安平縣在
真定府有安平縣元
陵國則為此臨淄之
安平無疑

甚悅謂之顏子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
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于宅講論經籍
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竿有其比遷逮康正
以劾免又入為尚書儀曹郎遷晉陵武康令
縣仍于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
世朝中權勢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尋除
臺治書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
藏匿又之後遇赦乃出大心寺邵陵王為江州
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
俗復隨王還鎮郢州徵入為京尹挺留夏首久
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
吳郡虞景亂中卒挺弟撝

劉繪字彥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嘗著文心雕
十篇論古今之體欲就決於沈約約時
由通白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貧士約
之大驚異謂深得文理仕宋官至豫

今荒草頹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

貞思劭益都人著齊
民要術十卷

伏滔字玄度安丘人晉簡文時人有才學少
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為
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
至壽陽以淮南屢叛
以功封關喜縣侯太元中拜著
作郎專管國史領本州大中正
伏系之字敬魯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
尚書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行于
伏挺字士標滔之六世孫也梁世孫武帝時人幼
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王
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
日下無雙梁武帝義師至挺迎謁行

臧嚴字彥威燾之後幼有孝性孤貧勤學累遷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車入境羣蠻悅服後為鎮南諮議參軍卒有文

將少游樂安博昌人性機巧頗能刻畫有文思社卿孝文時製冠裳營太廟及華林殿詔修舊制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雖有校不得申其才用識者為之歎惋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

等武伯樂安人家世寒微為人清貧好學善書尚文詞見陵王西邸盛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曰我以卿為大司馬錄尚書事果以昉為記室甚親初造多昉之功衍登太守歲饑以私俸為粥活三千餘人義興生不舉昉立禁嚴且孕者給之資特有賈父之思彼召無長物抵都門衣敝衣沈約遺衫裙迂之吏部郎掌大選尋轉御史中丞出為新安太守於官唯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歛士民哀慕為市立祠城南帝聞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昉人英邁愛上好推引後進一時名士盡歸之在安常率然曳杖為山澤之遊及卒遺言不以新一物還都所著有地理記二百五十二卷地理抄九卷文集三十三卷文章緣起一卷述異記二卷長子東里仕梁為外

段成式臨淄人文昌孫萬年尉著北户録

段安節成式子著樂府雜録能自度曲

崔信明益都人博聞強記下筆成章大業中為去
令寶建德僭號欲引用之遁隱於太行山
親年應詔舉授興世丞遷秦川令
詩有楓落吳江冷為世所賞

王淄人登治平四年進士授任四方士
雅紹聖間退居滹水日與賢士大夫遊
家閲有可取者輒記之又而得三百六十餘
事編次成帙為十卷題曰滹水燕談録行于世

任顗著治戎

董儲安丘人東坡稱其能詩老而不知以為是非
精要

王鳴北海人紹導問名士著北海舊事三人甲田申皆登進士

許來民青社人善詩格度游中狂態情一名彦國

成在青州日舉仲恩至洛陽去官壯齋春時道榮之盛不減洛陽古今一絶最人可愛萬萬在北舍壯丹閣舉芳去後回惟有多而有衰張

春風來似舊來似舊來文公為刻老栢院在府城西北隅今歲不存矣在

導至昭宣德意
上嘉獎賜以寶
所居建亭曰素封
談沂川文集素封亭
劉銳字汝忠壽光人文和公珝第四子成化癸卯
八歲召至文華殿起拜如成人
見門閾限高遂蹉踣揚公常提携過之及文和致仕
侍養家居數年肆力經史弘治壬子鄉試銳欲
應就科自合各郡儒士糊名試之閱卷第一諸司
屬望發解意欲奏請冢宰王公與銳為通家屢止
之曰若子文藝何但取巍科
也銳乃止甲寅北上
除原職終
憲廟之恩不可忘
太常寺卿兼翰林
院五經博士歷仕五
頗富有西橋
文集藏于家
十餘年進階資善大夫著述

黃禎

字德兆安丘人少有重名舉癸未進士性磊落
自負罔徇時好為兵部武選司郎中以忤時相復擠
徼免歸復起為吏部文選司郎中以忤時相復擠
徼免歸嘗獨坐一樓日事吟咏遍擬諸名家詩獨
所為擬騷者梓行于世為文力追古作不為靡麗
語尤長于詩與樂安李舜臣齊名海內謂之李黃
謂漢儒註疏去古未遠其言足據復用六書正其
舛訛為文力洗腊澤專崇風味盡刊枝葉獨臻妙
境章丘李伯華以書遺之曰公文盡去皮肉畢竟
如伏羲六畫已乎然文人獨詣反約為難我
文章家自一名品也有户部符臺集樂
安志論序皆博洽有考據世多珍之

馮惟健

字汝至臨朐人寓
南北游學金陵方弱冠文名嶄嶄起同學
生靡不傾心以為野王再生敬通復出爭相引
摹其點畫儗其體裁模楷之俗份份藻雅矣

而抒意綴詞成一家言卒未之能傳世

漢魏驊選為多近體似開寶以上名家書啓超軼峻整使出晉宋人口皆成奇語至於敘記篇命意深厚數言爾雅不類文士之詞所著有陂門山人文集若干卷子咸見理學志

石珚字仲方益都人賦性質慤喜施予篤學不倦忘寢食六經子史靡不考索歸宿遊黌校最第一登嘉靖甲午鄉舉成均涇野呂公校之擢居第一曰狀元才也時新崇志堂遂屬代筆為記簡

石太學都下從遊者甚衆至今科第不絕所著有六子要左氏敘畧藏于家

劉淵甫壽光人字子宏翊孫幼頴異通經史中鄉試累官漢陽知府訓士愛民卓有善政致政歸居益綜文藝為詩歌春容藻縟山川名勝多所題詠與馮黃諸公為詩會有海岱稿行于世兄澄甫見事功門

馮惟敏臨朐人號海浮裕之子能承家學聰頴過人多所傳觀外家之語詩文雅麗尤善為樂府以俊語度新聲傳之遠邇聞者解頤王元美稱其北調獨為傑出拍湊務頭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之中鄉試為涿水令以不能俯仰改教父之自免歸所著有山堂詞稿擊筑餘音行于世郡志多所裁定人皆稱之

鍾羽正曰吾鄉作詞曲者李開先谷孫與海浮皆著名一時而論者以馮為勝觀其才情腔調卓有獨得所謂別學別才非可效而及也承嗣美尤即聖人不能與爭能兄歌詞乎是足以名家矣

陳夢鶴字子羽經之子聰敏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二撰大內燈詩有願得光添新蠟燭不教明照流亡之句嘉靖庚寅世廟有事於南郊司徒公往觀園丘新製公退而撰大祀圜丘禮恩例蔭一子公

一時傳誦名動京師邊

士公弟往授工部主政管理海寧水利事
考二卷繼改兵部選司撰武銓郎政二卷滿
河南僉憲領民兵入衛京邊也兵橫嶺虜由倩
襲橫嶺公督官兵禦之捷奏陞俸一級軍中著
兵餘無一卷分宜當國司道轉遷咸具謝公弟
禮尋罷歸家雖閱閱閉無長物閒戶吟咏怡顏自得與諸鄉老結翼雅
社在香山洛社之間而不用聲伎一時先進遺風
足思也晚年咯血著憫病賦臨終作薄塋書遺子
馮惟訥字汝言臨朐人大歲就外傳誦書如成人
問敢言父間山公名之訥自是謹厚沉毅人
長授毛詩嘗謂三百篇後其堪黍金石而風來
者胡可散佚爰集刪後之所逸楚騷之未輯及
跡竹書自黃軒逮秦漢魏晉迄隋上下千載為
紀百卷蓋自弱冠始與仲兄同舉于鄉同進士
稿平莊集西平遊覽志陳氏家乘行於世
孫今載志中所著有雅音萃稿芝霞山人歲

宜興縣以事上官不阿調魏縣遷知蒲州累遷
西按察僉事備兵隴右督攝學校品題十不失
在任刻詩紀成書一出海中紙貴聲實嶽嶽起
外由少參遷浙江督學副使首與諸生約正文
敦德行士翟然頗化大學士袁公遣官致書謝
不葉其介如此遷山西參政按察使陝西右布
清屯田得萬餘頃事聞
政使翼上供瓷謂浮費令民以地為孳畝出一
頃役民大悅肖像事之入覲事竣孤請老以光
寺卿致仕家居日手一編發為詩文淵然閒靚
然莊瑩而不務一切璨奇亢屬之態公于此道
得深矣學士大夫嘗言詩紀未出以前華林修
虞徐歐陽諸書皆豪詩詩紀出而為
苑為詩數為類苑為雅音編為詩宿諸家于斯
韻詳類詳體詳格是前代得失之林後人漁
窟也海內觚翰之士無不宗為陸海藍田外

菊風雅廣逸楚詞旁註選詩約註文

公重撰詩紀

王孟昫 安丘人丰姿朗邁幼孤嗜學為文俊逸居首丙子中鄉試丙戌舉進士館選高等不屑就課試出為禮科給事中彈劾權要凜凜陞河南僉事轉副使督四川學政校士專行檢持內閣書干請者答遣之鄉貴居間一不聽後忻毒已陞參政罷然致政歸公於詩文法漢唐邁閒遠有飛霞馭風之興宇宗義獻燕入米顛性簡曠不肯作應酬一語一字故罕傳者有雲林山房稿藏于家

陳燁 聊城人壬戌進士歷官副使屢著政績修永十學閒綜博自幼通聲律好為詩章韻調平妥縣志採摭故實考據該悉手成一家言惟著有僅存集

張世則 聊城人辛未進士授寶坻知縣政卓異徵吏科給事中劾陝西撫臣之貪人以為快勅吏部尚書請縣丞稍遷禮部主事修貂璫史經義輯畧上之部署陞江西參政二十餘年作治平要覽欲上官致政還家居上下史鑑于史館下經義于

馬應龍 字伯光安丘人文煒子生有異質齊魯間從父作邑為文奇宕與弟從龍翔藝圃論著多所創定有良史風壬辰成進士除杞縣時大旱人相食公為數十粥厭活民無算賑使祿鍾公繪圖以進祠諸倉積穀七萬餘斛治鳥河底績兩蒙獎賞尋學課士考禮制定樂律教彬彬馬捐俸作冬生院以居筑獨買腴田三贍之藩校殺人賄作飛語慫當事者公竟論死秩滿陞禮部主事祀人陳之伐石頌德尋轉司郎中請告家居辛杞之薦紳士民聞之名宦祠公天性友聞先

尚書七卷文集
若干卷藏于家

新樂王載墨衛府宗室聰頴好學為詩文有博雅
四方騷墨士東游者多賓禮之與士
夫為文字交建博文書院蒙　勅奨賜名刻詩
廣逸文心雕龍等書善書大字擘窠奇勁自為
家同時有　高唐商河二王皆好古工篆書
藝苑巵言稱其深于　王勔大小篆皆名筆也

于欽字思容益都人博學多聞初任國子助教陞
部侍郎奉命山東周覽原隰詢鄉老水經地
歷代沿革著書六卷名
曰齊乘以下修志者

于潛欽之子欽嘗以所纂齊乘屬潛
潛為兩浙鹽運副使節稟命工梓之以行
鍾羽正曰余觀思容所作齊乘可謂簡索綜覈
其論道術人物本正學扶名教稟然名世之作

至其序列地方賢哲率從削略或敘言而止或止
列名籍以為此人所共識無俟備書耳文煩用寡
似或免焉劉勰所刻彩得無病乎左氏富艷司馬愛
奇或多[illegible]之品乘載總雜以備採擇紀事之體似
宜爾也不當
明以為何如

李餘慶臨淄人作
齊記補

張朏晉人作
三齊記

李叔布晉人作
齊州記

白淵之北魏人作齊道記以上三人不詳邑
里然作郡志蓋土人也俟再考之

李時颺益都人府庠生博洽好古覃奇氣不肯屈

應舉人之國絕人之宗黜司馬遷世家之
之於鼠竊墓逆之科真取介之士也昔溫公作
鑑且帝魏而寇蜀歐陽作正統論不免進朱溫
帝若劉宋蕭齊當安所置此耆儒義士所為詬
而不平者也李生意欲矯枉不得不嚴然宇宙
不可少此一段議論存之以警世可矣
少陽乘今不存想尚有可採者惜夫

李東莞 時颺子府庠生能讀父書亦侃侃有勁
氣貧不干時脩前郡志多其草創者

董楠 汝瀚子厭舉于業雅好詩歌集古人聯句詩刪
之採摭精博前脩郡志多其草創亦士之好古者
公一鳴 蒙陰人枚察副使璿奎之次子聰頴有至性
少病不任事入為太學生以兄皆出仕宦獨
留侍枚察公家門貴盛而謙抑特甚蒙士人皆以
為楷式枚察公卒始出為南陵丞移疾歸勤學能
文以蒙素無志每採故實為蒙考今志多取之
之曰上林多噱惜馬

李春陽 臨淄人貢士授河間府通判因條陳河間水
利為上官所忌改政歸隱居村落葉園亭植
范竹詩酒自娛撫事不入城郭頗工
文藝修縣志以該備為主有足取者

王居易 臨朐人明經博學士從學自遠至遊庠序者
數十人性坦易好古紅梅軒學詩死變服哭
泣如喪考妣誌銘塋葬竭力自營貢為永年縣丞
廉平得人心以疾告休民泣送不捨嘗作沂山第
志捐產
刻之

吳待旦 臨淄庠生與邑廷美
同修縣志有採摭
功

鍾羽正曰自范史傳文苑歷代因之文不可已尚
矣而論者或殊致馬魏文帝曰文章經世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楊子雲云雕虫篆刻壯夫不為也
文果明道術談經濟事關風教義取勸懲則謂
不朽大業何不可者若止鋪揚藻經緯宮

稱歲可謂弘博君子矣至于郤國故實採
作者于此取材焉亦有
志之士也故并列之

死何忠齊大夫伐魯納昭公鹹林雍耳又制其足雍鑿而乘他車以逃鍾羽正曰季氏逐其君齊師納之此討罪之兵也魯人敢干抗齊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如洩子請皆可謂逆臣人得誅之矣故子淵捷囊帶死何忠皆勇所當勇者也公陵之後僅見此師惜乎齊侯為善不力終亡援受貨捷于中諸臣弗肯死戰如戲局馬故公卒不獲納耳有管仲在當不至此夫子所以思一匡也悲夫

國書公孫夏問丘明東郭書俱齊人戰于艾陵同奔魯人所殺此蓋可以可以無死書以非有名之師也然大夫死綏有進無退則亦可稱武矣

雍門子狄齊人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聞矣石未交長兵未接

同敵公孫書俱齊臣伐莒于稷其大夫有婦人之外師引以登城之外師引以登入紀莒于奔亡

范筏鄆夏鄭周俱齊大夫頃公與郤谷戰敗績逢丑父既自代公居位筏為副車之右載公以免

馬枝鳴齊臣華氏之叛齊使戍宋戰于鴻口枝鳴曰用少莫如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矣皆用劒從之乃敗華氏

王郭啓齊臣帥師伐莒莒服行成盟于稷門之外

囊帶齊人與子淵捷同伐魯納昭公捷射洩声子壹其御帶再叱之

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王曰
鬼其鳴吾君也遂刎
之雍門子狄曰今越
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
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
哉車右可以死越甲可以死
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而退七十里田齊
遂刎頸而死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田齊
有臣均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正葵雍門子狄曰
莒丘訴東海有勇士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
以訴之言飲之其馬果死莒丘訴去朝服拔劒而
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
日十夜聊其左曰似未可信也然周處行之矣見千
鍾羽正曰其右似又似真有之則純氣所激入水火貫金石貴
正則雷雨弗迭熊羆可陣何有于
是也使出于正則
為大勇也已
如

林既死齊人衣韋衣見齊景公齊景公曰此非君子之
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
何足以喘上行乎昔者荊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
出焉齊短衣而逐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
翳髮若蠭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
出焉即如若言衣狗裘而朝章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
嘻且若衣狐裘而朝章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
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尚辦也一鄙之鬬也
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
高臨危而日不駒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
深淵剌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
深山剌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今
臣居廣廷作色端辨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輿
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鉞之威未為之恐也
此既之所以
為勇悍也

功可以食援桃而起田開彊曰伏兵五千
再功可以食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冶嘗從君渡
黿銜左驂冶潛行
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躍而出功可以食二子曰
吾勇不若子功不
死是無勇也刎頸
子死之冶獨不
鍾羽正門三止誠
又刎頸而
一法吏執之矣罪
市井兒戲之事行
子雖近滑稽當
司馬穰苴
申明約束斬後
之士皆股栗又行
樂皆身自附
與士卒分糧食
病者求行爭奮出為
師聞之疏水而解
景公使為大司馬
而附讓苴
法古書也而讓苴
之非苴所作也史
孫武
人百八十孫子分為
令持戟今曰汝知而
之約束既布設鈇鉞
右婦人皆大笑孫子
罪也既明且熟而
二人以徇用其次為
肅後趙趙皆申規矩
以為將西破強楚入
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臏武之孫生阿鄄之間與龐消俱學兵法

以田忌為將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太
魏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
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臏乃
用減竈之計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阸大樹白而
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消果夜至見白讀之未畢
弩俱發魏軍大
亂消乃自刎

田文 嬰之子號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十
在薛者皆擅食客數千人秦昭王聞其賢
求見即以為相昭王或為相或欲誅殺之文以鷄鳴狗盜之
計歸聲潛至秦人悉出秦人悔復追之文
秦兵至函谷秦人悉出秦人悔復追之文
割地以與韓魏復得
鍾羽正旦文招致
滅其家收捕暴之俗使其徒皆公死黨本無足計
然六國時，年中無
秦每得志而文
能聲秦之罪收率韓魏

攻之使秦人閉函谷而不出割地請和百年之
一朝伸洩可謂差強人意矣使諸侯能堅約毋
常如此舉秦亦何能為哉惜乎連鷄不定為從人
所愚卒以橈交而俱滅斯又文之所羞也故
取節而
志之

匡章 齊人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
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為變其徼
候者復言威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
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
之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
大敗於是齊王稱西藩之臣而訴於齊左右曰何
以知之曰章子之母落得罪於其父殺之
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
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
之母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夫不

冠軍臨淄人齊諸田疏屬潛王時為臨淄市侯
齊盡降齊城惟莒即墨不下即墨人謂冠軍多
習兵立為將軍以
代以騎劫于是用火牛之計大敗燕師盡復齊
十餘城乃迎襄王
入臨淄封冠軍為安平君

王鎮惡 猛之孫從叔父曜歸晉客居荊州讀諸子
書嘗為臨澧令劉裕召與語異之鎮惡意
縱橫論事果斷裕謀討劉毅鎮惡曰請賜百舸
前驅兵發決期劉兗州徑襲江陵劉毅倉卒出
自繇江陵平後隆平寇賊除游擊將軍北伐有
裕勞之曰成吳霸業者真卿也進號征虜將軍加
輔第二子義真鎮長
安後為沈田子所害

高衡 樂安人仕晉為東莞太守謝玄北鎮江陵時
堅方盛衡與彭城劉牢之東海何謙鄭弼

徂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皆驍
應選玄以牢之為樂
號為北府兵
敵人畏之

孟懷王 安丘人寄居京口宋高祖東伐孫恩以懷
為建武司馬累遷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
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王于石頭岸連戰有功為
軍咨議參軍屢以衛
剿賊有功封陽豐縣男遷江
刺史奉督六郡諸軍事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
上流有異志故授
懷王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
追
贈平南將軍子慧
嗣爵官時年三十一

孟龍符 高祖時人懷壯
少好游俠結客于閭里早為高祖所知
京城以龍符為建武
參軍屢戰有功高祖伐
以龍符為車騎將軍
加龍驤將軍廣川太

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驍騎將軍太
出為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戍淮陰卒

諸葛爽 博昌人為汝州防禦黃巢犯京師率代北
營入衛授招討善吏治能馭衆遷同空
名存節 博昌人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後歸梁
名存節 官千牛衛上將軍晉破梁於爽
存節以餘兵聞晉兵攻澤州存節曰澤州要
不可失也梁衆而先士卒從之至澤州入城助
守晉人穴地攻之存節亦穴地應之戰於隧中
乃解去懷為匡國軍節度使守同州水鹹而無
友謙與峻兵欲以湯藥之存節禱
而鑿井八十水皆甘卒不能下

王敬武 青州人中和中益發齊棣遣敬武討
平授平盧節度檢校太尉平章事

孟係祖 微生子也孝武時人初隨父徙廣州太明
都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入隸羽林為殿中
軍二幸秦虜寇青徐詔宜班爵土以褒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
五百戶無子
姪微生嗣封

孟次陽 字崇基安丘人太始初為山陰王休祐驃
參軍薛安都子道標攻合肥次陽擊破
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左監門衛
大將軍

劉閔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為軍校從文彦
討貝州次城下穿穴入城貝州平功居第一
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
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

趙肇青州人武勇善用兵拒黃巢有功為忠武
節度卒弟珝代之有悍黠功陳人愛戴焉

陳規安丘人字元則欽宗時人中明法科靖康末
人入侵授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攻德安府守
在去為盜時規為安陸令會祝進攻德安府守
城適規禦守事寧兵討却之既而在復與進合
砲石鵞車攻城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去建炎
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與群盜楊進相持

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
臂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除德安府復州漢
軍鎮撫使俄升徽猷閣待制時李橫圍城造天
填濠鼓譟臨城規卹衆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
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
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
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
持火捨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半助之須臾皆盡
橫拔砦去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後改知順昌府
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
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
有衆萬餘勉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粗畢
遊騎已薄城矣金龍虎大王提重兵至規躬
甲冑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
暫兵斫營礮其破甚衆金人告急于兀术規
將李謂令已累捷宜

名將曹耶已薨死木
暑規謂錡每多出軍第
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
申氣力疲則城中兵争奮斬獲無算凡未宵
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移知廬州兼淮
安撫尋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乾道八年謚
規德安守城録頒天下為諸守將法立廟德安
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規好賑施家
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怖而詢之
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
托鬻身求活規即擬女奩嫁之
張禧益都人年十六從大將南征又從世祖濟江與
宋兵戰屢提後下襄樊取閩浙皆力戰累官
陰路水軍萬户加鎮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
征日本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其
文虎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征遇颶風文
虎庭戰艦悉壞禧獨有區處所部獨完

張弘剛字寔臣父禧為主將所誣繫徽將殺之弘
去後父攻城徇地屢有功累官萬户後從征入
總婦國戰沒封齊國公謚宣武子漢當襲職讓其
弟鼎漢官至集賢院直
士鼎襲江陰水軍萬户
學

賀祉益都人父進嘗平
淄州祉初襲千户守滕州七年宋兵攻滕州
年襲父職為千户仍
固守戰退之十年領舟師五百艦為先鋒攻五河
口城軍還殿後時宋時
龍祉用大刀斷之却其救兵清河城遂降
以巨索橫截淮水號混

鄭行安丘人本司農玄之後少有膽氣元初以武
拜都元帥滅金命行與諸鎮分略淮楚間十
年餘以老謝事平生
不嗜殺戮後圖畫燕

高苑人加總功臣武

監軍分治本縣令燕
[illegible]郎平事跡二十年
直脫兒蒙古氏父阿寔兒事太祖為懷兒赤
領諸萬户為監戰達魯花赤以討伐有功
遷益都路蒙古萬户監戰密州沒于軍
韓俊壽光人宣宗時曹欽等千餘人歃謀不軌俊
總旗率軍伍數百人誅曹欽等親斬首二級
錦衣衛百
戶世襲焉
李興壽光人正統間從
衛百户又從總兵石亨在甯公山獲達虜首
又在平行嶺殺賊
有功歷陞副千户
王君榮益都人兩中鄉
試性警悟多藝能自卜筮星
命醫藥相宅諸書無不精鮮先任光州遷判
河間從經略宋公征
倭至高麗與其君臣議
傾國師事之為大軍給
糧費累巨萬及運
[illegible]

毫秒不爽陞肇昌同知監市事還啓撫臣虜騎
必背約當為戰備虜果敗監諸軍出討之運籌
伏伍戰畢捷倍虜級千五百餘牛馬器械無算
金綺陞四品俸以同事已綫改判河間致政還年
七十卒論者以公材辨機神絶倫超奇屢試屢效
而竟屈之此勞人志士所為扼腕而拊膺也
韓禮益都人原布衣萬歷
事擾紛多泛淡類不
濟
朝廷嘉其能陞
揮禮統行事得世襲千户列籍青州衛
田浩青州衛千户萬歷間東倭篤驁朝鮮塗炭天兵
星陲未進援朝鮮建策浮海運糧以佐軍急後
竟沒于海倭平叙功
進子爵為指揮僉事
張貞明壽光人張彦池子從父援高麗入日本營
壽提貞明逐冠軍亂兵中事完論功以

敵仁義也夫仁義師豈無制而節制非技擊
擊而紀律之則節制矣節制而正用之則仁義矣
故一齊耳取威定伯九合一匡是人之用也取燕
伐宋憑陵一時是人之用也喪于潛亡于建亦此
齊耳尚父敬仲攘狄之子孫建亦其人衰滅矣嗚呼談武勇者
取兵經國之道可無講乎哉

附武職

竇粹然

臨邑人中武進士為青州守備寬仁愛士行
伍有罪必待經貰之治軍二載不妄鞭一人待
衛如有子弟生事備資廩既微而有
卻邑上官迫奪用不能給至假貸以衣食陸
子淵都司僉事渡海于錢家將卒
皆不忍刑蓋修治之廣平者不易得也

張鳴鶴

象青州衛指揮同知材質通敏三中武試同衛
將顏秉法僚屬軍舍無一怨者生平嗜書手不什卷與士大夫雅歌文會綽有儒
將風死後子南遷襲官橐無所積人皆稱之

州府志

第九冊
說士
僑寓

卓
列女

鍾羽正曰余聞之班生縱橫者流出古行人之官奉使專對受命而不受詞其所長也戰國說人捭闔揣摩尚諼詐而棄誠慤君子蓋稱之然驕主悍臣方怠傲融窳之頃藉令端人正士秉皇王典謨之語正色而議其前且不得其一諾而談人者抵掌而揶揄之使惕然降心改慮折而從吾說若玩嬰兒於掌股此其人豈庸庸無識徒取口給者乎乃至

郭舍人史且不棄辨士乎故附文學而載之

竇嫪人即國佐齊晉戰於鞍齊侯敗使竇嫪人賂
始齊之封內盡東其
之母也若以匹敵則
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以不孝令也詩曰孝
令於諸侯其無乃得
之宜而布其利故詩
于疆理諸侯而曰盡
利無顧土宜其無乃
不義何以為盟主其
而濟同欲焉五伯之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
無疆之欲詩曰布政

一人謀一人舊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
王八年楚發兵加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
金百斤車馬十駟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
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汝笑其有說乎髡曰
昔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以豚蹄酒一
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
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
威王乃益賜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
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
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
曰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
大王之前執法在傍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
便已醉矣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
微聞芗澤髡心最歡能飲一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
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
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稱淳于先生管晏
不及及見寡人未有得也客以謂髡曰固
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
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呼淳于先
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來有獻謁者未及試亦會
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
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
髡因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東帛加璧黃金百鎰終
身不仕

鍾羽正曰淳于生直說客之雄也而舊志列之卓行其中卓行何等耶故改而置之然能終身不仕則與乞衰啜汁者遠矣

楚丘先生齊人行年七十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何以教之楚無先生曰

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

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

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

以敗其師殽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

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

閻丘印

齊有閻丘印者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

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閻丘

印對曰不然昔有甘羅現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

橐七歲為聖人師臣此親之年十二不肖耳年不雖矣

宣王曰木有恐角駢脅騏驥天下之俊馬

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頰而後可用耳閻丘印曰不

然夫大有所長騏驥駑驢天下之俊馬也

也使之與淮泗試於谷盬之間其安孰未能過鯉鮑

之下盧之間也使之海燕胡翼試之堂庶

陽天下之利不缺制石不挫使之與笨

辜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笨辜也由此觀之

髮墮顛與印何以異哉宣王曰善遂載與之俱歸

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

此之謂也

刁敦

齊人楚使使聘于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

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

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遭雒路渡濟橋楚雍門

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歌絕顑而死於杜山公孫差

格死於龍門歃馬乎淄滒定獲乎琅琊王與后奔

于莒逃于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

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敦王曰刁先

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

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

以為將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五

百萬囊馳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

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最

張先生之時應對無詞益酣罰終非君子之言也書之以見時變焉

齊人齊將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辭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無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之諸侯皆為瞶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憚齊貌辯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扣不仁過順矛刺若是者信交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郭師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今日之患也此為一勞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之廟在薛吾豈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乃為之開

齊貌辯靖郭君善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門人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靖郭君不聽士尉以證獨教之

靖郭君於薛置
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
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
人非之不為阻此泰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貌辯之
馮煖即馮驩齊人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
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於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
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
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
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
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
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
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
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

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
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
來者也孟嘗君笑曰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惛愚
也請而見之謝曰文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
來者也請而見之謝曰文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
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
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
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
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
券為偃合券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見其疾也衣冠
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
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
積珍寶狗馬充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
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
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予其民因而賈利之
馮君命收責賦諸

見之

諫拾子森人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諫拾子曰
竟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秦王
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
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
諫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
就之貧賤則去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
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
故往士故去願君忽怨孟嘗君為取所怨五百
削去之不
敢以為言

公孫戍森人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
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之值千金傷此若
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
下能使僕無行先人

寶劒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
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
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
君者聞君於森能振達貧
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
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之
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
至中閨君召而迎之曰
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
之寶劒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
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
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
戍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
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
之過私得寶於
君者疾入諫

馮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
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
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言也
鍾羽正曰此真巧于報德者唐裴譔稍似之
君能容焉信
乎好士者矣

田瞀謬瞀俱齊人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
有侵君者臣請以匹之
所能至請擒足下之
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謬瞀曰臣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
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
辛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陰
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張丐齊人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曰臣
令魯中止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聞

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
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
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
以予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
下豈如全魯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
遽幸必嚄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
幸亦嚄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
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公孫閈齊人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
齊王有輟志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封
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
齊嬰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為謂楚王曰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
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大而魯宋之
其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
勸也願勿止楚
楚曰善因不止

得以為緩且財者君
肯以所輕與士而責
用
也

段干綸 齊人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
謀曰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趙
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趙
邯鄲其與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
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
救邯鄲軍於其郊是道不扳而魏全也故不
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扳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
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扳
因承魏之敝大破之
桂陵 即段干朋

田臣思 齊人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
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

之謀過矣不如聽之于嗜與子之國百姓不
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
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
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
日而舉
燕國

貫珠人 齊人方田單破燕立襄王也齊人歸心焉
出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
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
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
國乎不早圖之恐後
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
之以為何若對曰王
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

之教澤也
曰單之取疑所謂盡善盡美者矣使單有異志圍城陽而王真就不疑
曰哉貫珠者可謂君子矣為昆言也王足
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
湍曰斯人者又能免其身不然王權其以前
單必殺之矣元楊鐵崖曰余讀田單解衣淄
人之事而笑齊王之弗能為善也雖貫珠有
之言而王之疑單者不解貫珠教王分單之
以得民之心此戰國君臣之所為也終於戰
已耳使王知單賢開心布誠以國事委之單之
政即王善政也又何必爭其善為已出乎君之
臣猶坐車人之任驥也人與驥爭馳則人驥俱困之愚也叮嚀諸人
君爭善於臣昆人驥之能以為能昆道也貫
為善管仲盡五子之能以為能昆道也貫
珠弗能識也此皆有識之言故并識之

張祿齊人謂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
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其說可得
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賑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設
其意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謁
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遂以書薦之秦王而用其
按田氏客衆矣能匡以正道者幾人哉張祿者可
謂正言矣能聽而禮之亦賢也又云資以入秦嘗
即范雎乎然雎被笞之後未聞復入齊亦非以
嘗書而用也王稽薦之耳則此張祿自一人明
隰斯彌齊人見田成子於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
于歸使人伐之斧斷數創隰乎止其相室曰何
之數也隰于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
夫田乎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殺我
將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

以我為神君也乃相御負以越公過而休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土客子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之君待之敬因殽酒肉考田成子原無出亡之事獨與闞止爭亂欲出亡田豹止之未嘗之燕也鴟夷子皮即范蠡乎史但相齊不聞其事田氏也或別一人耶是皆不可明矣姑附錄之

茅焦

齊人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毐言而闘璫目大叱曰吾乃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闘璫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抗所與闘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撞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諫者戮而殺之從葉其旁內幹四支而積之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以太皇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使者問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是子同食者盡負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曰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趣還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死者不可以得存亡諱死者不可以得存亡諱

將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將信曰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人皆過也乃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盡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軍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

恐秦亡為陛下危之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慶左右曰生就衣今顧受事乃赦焦爵之為上卿皇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善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盡茅君之力也

按諸書漢以前稱齊乃以膠為濟南又不知為何縣獨以濟州濟南耳且墓亦何可據知淳于平仲墓凡數處即縣人而又有他邱之臣墓乃在齊者當遂為乎似當仍入郡志為是

蒯通

齊人韓信已王齊知天下權在信欲為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

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
請命則天下風走天
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
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
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
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倍
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
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以為布衣時
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
山王皆抱頭鼠竄逃歸於漢王借兵東下殺成
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
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
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
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爭多於張黶陳澤
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
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

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
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
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
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
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
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
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
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
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
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
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俟也計者事之
隨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相之阨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
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
之禍龍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

不頗義也行非常之事惟大聖賢能之亦伏天之大義故云有伊尹之志可耳韓信身為漢臣非素拊循士大夫也即使用其言果能長王三齊之過不善處功名之過也漢王之不誅通以信不倍我而我殺信內悔而怨通耳且信不倍漢于齊之時而頗欲反于閩居之日漢王必能辨此矣予悲信之死故著通說而論之

田子春

齊人游多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說之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牟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于呂后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盛帷帳其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舜人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品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臣太后春秋

合后殺韓信聞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齊辯士也乃詔齊捕通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罪此文人稱漢初第一文字

鍾羽正曰通之不死幸矣教人之臣畔人之君何說也然非獨通也闔忠梁衍亦以此為皇策矣頗其說尚為國謀欲以除患而通專

悉禁恐禍及身矣張卿太然之乃見太
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
后許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帶受
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
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
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
之乃以營陵侯劉
之國田生勸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
之已出即還此與張辟彊之意同成呂氏之勢
茲人力也尚便于所事豈須安危大計乎然觀
時勢即無二子言呂氏亦必王陳平非智者于
順而徐圖之毋過而反激之此飼虎之說也策
之報德如
春類亦奇矣

齊內史 孝惠帝二年齊悼惠王入朝惠皇帝與悼
王謁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

酒孝惠皇帝知欲
城上車太息內史
語內史曰王寧亡
得全身而已何敢
之女大王之弟也大
主湯沐邑少大王封
內有親親之恩外有
亡十城而得六十城
十城為魯元公主湯
悼惠王而歸之國
王先生 齊人梁孝王時
齊千金今來方罷解罪於上者陽素知
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
曰難哉人主有私怒深怒欲施必行之

將西矣為卿何王張
衰不可蓋竊自薄脇不敢道也若子行
長君士無過此者矣卿陽談笑以心曰甚
不過梁侯至長安因客見王君長君者
危也後封為蓋侯卿陽紹數日乘閒而請曰
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竊不自
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幸得
宮天下無行而長君行迹多邪循道理者今
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吐刺太后悌驚泣血
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愚惑君免然驚
為足下憂之長君懼
誠能精為上言之得
太后太后厚德長君之弟
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
名施無窮願長君深
自計之昔者舜之

就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庳
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
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
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
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哀
公法而不誅以為過也以是說天子徹幸梁事
秦長君曰諾乘閒入言之及韓
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

王生善人冀遂既治春宣帝徵之議曹王生應
王生善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平
從重京兆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尊遂引入
生醉使機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坐
王生曰天子即位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
詔宣曰善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
上治狀陛

儒者之言曰蹈白刃辭爵祿中庸不可能也嗟乎
是望人不亦難哉而循默庸瑣之流顧得以自解
此卓行所為志也觀其慷慨激烈視死如歸惻怛
旬揮金若棄屣義揆方縱未周恊而俠厄懦增
族矜仁有足多者其俠士之雄而中行之次與
北郭驕奢人捆革織履以養母問於晏子曰
生之義願色所以養母者晏子曰

訢民生而滿馬眉山氏有言龍逢比干
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
者以言取之亦可矣漢兩
王生并其類人故附之

子蘭子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子而與子狄君是子而與子狄君是逌子於難也故不與子狄君以成吾義刎頸於
以遂
吾行

太史敫曰晉州人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

[illegible]甚矣

[illegible]公開[illegible]
[illegible]晏子曰嬰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齊息兵罷平書北[illegible]
鍾羽正曰世多稱[illegible]
之意多而北郭騷酬恩之意重此其不[illegible]
皆孤憤倜儻之士慷慨引決以自見于時[illegible]
子衰而識焉若侯嬴田光祖以交遊意氣相
不恤於君國非有益也出騷下矣
嗚呼死生於人可無重慮乎哉

之初與逌焉及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之
太[illegible]為是為君王后
[illegible]妻[illegible]吉世終身不睹君王后
[illegible]以不睹故夫人子之禮
太史敫曰晉人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
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
當伸連
既抗長平兵引軍圍趙魏兵救趙不敢進
使客將辛垣衍說趙帝秦趙人猶豫未決仲連
見辛垣衍曰子垣衍曰子欲帝秦者何秦棄禮義上首功
國也權使其衆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
有蹈東海而死耳子
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覩其一戰而
從而帝之彼嚴然以天子之令臣使天下而
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肖而子其所賢奪
而與所愛又將以子女讒妾為諸侯之
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於是辛垣衍起[illegible]曰

之人心事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見
蘇秦說趙王戰國遊談之士非從即橫說行於祿隨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連其放言切中機宜排難解
秦氣凌鬲衍因事於潰疑卒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
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王世貞曰魯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使
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虛拚名南軒
曰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許氣疎節憤激
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
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
受人之羈縶養於囹圄之中則與鷄犬何
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
欲之私心擔簦而往跛蹇而遊夫孰非有富
心乎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

球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
如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
欲故不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
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天固
奇之矣

屠牛吐齊人齊王欲以女妻之且厚送之力辭而遂
友問之詎言厚送者女必醜也蓋實不看

桂馥富貴耳
鍾羽正曰蟬蛻塵埃帝女美未有議其上婚者
父如堯女如英皇者可再覩乎范氏晉卿耳尚
繫纍之辱無惑乎楊喬以死辭也遠於六朝
尤為臉妬束縛凌辱乃知屠牛吐之高度越今古矣

不以為逆義不食以至於死不如是猶一庸人爾已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言平時也餓且死猶弗食其平居硜硜何如哉不迕而謝教者也均之非常人也

爰旌目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于孤竹之盜曰子盜也見而下虛飡以哺之三餔后能視曰嘻汝何人也曰吾孤竹之人某也曰子非盜即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喀然不出而死鍾羽正曰盜之食不可食也死生之際迫矣金之輕重儻可權乎然而非志士之所屑也樂人餽諸侯之交興乎同乎充類至義之盡必辯而可也伯夷之所樹與盜跖之所樹與士亦各行其志爾終非常人之所及也今之世不食孤竹

者是罕矣是則可志也

樓護齊人父為世醫護舉方正為諫大夫使東郡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天水太守有故人呂公無子護養之終身

童仲玉姑幕人恢之宗姓賴以全活者甚多後二子俱為

孫嵩字賓碩桓帝時安立人家素貧時常倚衡等權侔人主衡弟琁為京兆虎牙都敬于京兆尹郡功曹趙息呵抑之衡甚恚趙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挾走之河間變姓字詣北海常于市中賣餅二十餘年遊市皆見岐察非常人乃

祕問岐岐具告遂以俱歸推

原宇相矩朱虛公必
不就原避亂遼東居一年徐原是
授不絕後曹操辟為司空掾崔琰曰
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所謂龍翰鳳翼國之
略雄氣遼東太守非公事不出
為武官將閉門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
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
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縣
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政
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
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
拘政之家不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
家皆得歸鄉原在遼東一年中住歸原居若
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
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

初原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
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
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嘯在
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
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
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有登
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
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
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
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
虎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原惡其由己而成煞祀乃
拾以繫樹枝此錢既
故荅者謂之神樹原
于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魏太子為
鄉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遵節
公事未妄見之太祖徵使人從容問為
老不事家宰君老不事

嫁殤非古也公之待臣若子
也若從公之命是俗人耳公焉用此人為
且及為五官將長史杜門不出瞻朐志田
操之詞豈不褒然丈夫哉令華歆生
矣為五官長史令杜門不出其有意乎較
若何如也獨以仕操
及管出處之際難矣
操遂不
矣哉

程彥賓

臨淄人僞蜀羅城使攻遂寧城下獲二
置之別室召其父母與之後登高壽
屠為業壯勇盛氣丁意屬蜀之每厚遇之付之
繒為資從容謂之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

孝張二

客州諸城人宋紹興間湖廣鄂州鄉官
死妻年三十與屠者朱四通丁子二郎不
制及至成立朱無忌
故隱忍弗言孝張二
者避亂南徙寓居於鄂
朱之故告之且乞為除恨張靦然曰誅汝
盖欲陷我於罪耳舊衣而起自後邈然如不
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猪於漢陽故爭舟相
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并三人白縛告官
不及丁一詞時岳武穆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
撤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補官　孝音角

王彬

宇世儒壽光人幼好讀書為監司吏後
乞歸養父父嘗有貸其財百餘緡者未
彬遂焚券不取北海縣界有蓮花藥
陽田鄉人患之彬出資備力為救

可輕議矣

重興諸城人年高行篤見義必為洪武十八年知
朱允恭為諸司誤罪官興率衆連名具本
闕奏保情詞懇切
上嘉異之遣使勞允恭仍令復職

石英字文正監都人由選貢任澤州吏目朴直
不遷隨於俗家世豐裕性好施遇歉作

以來祀于鄉賢舊矣
樂安志論曰程鵬之
其能捐數百金直施
建書院以育才皆仁
之產也乃以賑之而
德莫尚矣以之垂範
二百富于財者何限
至今豈非實則大哉

邑里全活甚衆後值瘟疫死者莫葬不給
百餘以瘞老而無子
家造皮袋以施貧薪
者捐貲納室賴有後
家產者則擊以杖閭
孫存仁存禮曾孫麒
繼節繼芳曾通顯人
以為積德之慶云

黃玉字宗佩益都人世
師講有方踐入除
公賦伏臘外悉周親
貧不能葬娶者衣衾
救恤不樂令通更其
意延師教子孫日持
其為人如馮公裕石
鎮俗之雅年八裘遇
慕其德親造其廬延
致大賓八十八終

鄧宇彥章沂水人恢廓
免于兵性尤誠實

沈世芳 清水人慷慨好義鄉恰年八十餘而終

李性 字惟善安丘人幼有聲諸生中年十七于周生督學使者王公深嘆賞之後起至成均綿州人士有窘急者即以數十金平涼知縣有慮政以緩徵改岳州教授諸生取公如寄又遷其秀而文者給其日用費校事後多成立有往至都御史者公居家恂恂謹厚鄉人重之

曹一麟 字伯禎安丘人由進士授吳江知縣以忤不拄人減舌歲凶則出餘粟以賑鄉里人至今稱之

動必循禮度父沒勤家政頗肅公事之曲盡其兄弟俱先歿公撫育諸姪一如己子諸親姻有急必周之生有粟帛死有攢賵益恂恂謹厚鄉人重之晚

王鏜 諸城人嘉靖戊戌己亥兩年間大水歲鏜出廩粟煮粥以食飢民活濟甚衆親識待火者數十家境內巨室能好義者以鏜為首倡

徐父 諸城人性喜施予宗族戚里貧窮無告者賑卹之又修葺文廟建造橋梁助婚喪代贖置塚地棺木焚瘞暴露邑高其誼有司表其門及歿人多思之

陳慶 字性吾孟縣人事母弟三皆共爨內外無閒言子大浸慶召諸逋召至取積券悉焚之感泣問故慶曰歲饑人相保無以吾債致流亡也衆悅鄉人義之年九十以壽終後以子經貴得封官戶部尚書

神宇公壽光人賦性儻持身剛正人夫子禪之時成化歲大饑紳為人

其輕財好義如
于鑑益都人居北郭父文廣以厚德稱
以困倉濟鄰里不足則伐苑樹易粟給
之公幼明敏忠慎推選為縣刑曹掾喜拯
人入獄無問識不識皆善視之有道地可減
引手梯其人來謝則避去不見閩邑稱為長者
滿赴京考曹武選諸來襲替者不稽難求索錢
方貧困友資給之省祭赴選時其將即中主人
高曰吾知公天下長者即不甚留為公后治公
不知有令此可以刀筆舉茂才不知書舉孝廉
舉茂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言雖近戲理實
之賢否不係途
類蓋已久矣

公卒檟服哭奠如考
秀舉鄉試與張氏往
按漢諸賢多起色曹
明以功曹掾
公如同處焉

于公如陳仲弓鍾
為魯大邑人知有魯大
兄屬限哉頗行義何如
公別居言雖近戲理實

今官宮諭

李尚思

字希聖樂安人寬厚敦素好學不修
幅專以平心濟物為事馬可教貧生也少同
學書老而寒餓公迎之家衣食之每飯與同席
則親視之相依者二十年公病且危馬偶他出
人請後命公法然曰吾無所憾獨恨不得與馬
一訣耳殤留者竟日乃還公法然曰吾
手一笑而逝嗚呼大感慟哉
死諸子先奠馬而後殯公人

皆感歎子中立登庚戌進士
以為絕行希聖

之又下石馬者皆是也詩曰方叔
美既夷既懌如相酬矣當面愉心背
稱友當而易交世人交態如
此若希聖者可易言乎哉

朱卿臨淄人淳篤有行誼以孝友聞於鄉少多疾
憂父母勉作強健以娛親二兄業儒卿力耕
之及分產以厚者與
平事諭以義鄉評重之
之數與賓飲

劉夢旋博興人邑庠生孝友節義出于天性年二
歲母牟氏病危調藥供膳嘗穢驗疾衣不
帶足不履閾者兩月餘母故泣毀過哀竟成血
之疾父經六十五歲
繼母王氏施與生身伯弟夢熊孤弱授經讓產
人洵等不能娶皆曲為之助親
稱貸囊篋無私舉以
訴官疾終子之
訴官至按察副使贈
公如其官

周琮諸城人世居縣南石橋店為人喜怒不形
詩文動循禮義與人無忤壽光布商宗子善
白金三十餘兩于途琮拾得盡還之子義願分
半琮堅拒不受其人感謝而去

馬文煒曰自世道交喪古風湮息儕輩既乘
閒捷以機械為事而刻薄貪吝之夫把一錢至
出不肯拂以濟人富侈者千金裝裘馬而族人
鶉衣箪瓢屢空而不助國家之急斃也又矣且
家有累萬之人所有也人甚已至捐生冒法而不顧非賢
人誰與哉故備記之

前義民

泰王莒州人居近公冶長墓見其圮
馨產修之因貧困守墓詞死
夫欲覓薄起懦非斯人

鄉黨至正年旌表

吳惠 高苑人尚義濟民延祐四年六月勅置石對亭鐫吳惠濟民與姪上千户吳冲和等

吳鏞 惠之曾孫正統十一年輸粟一千二百石濟民勅置石坊扁曰尚義之門

馮友 高苑人正統十一年輸粟濟民有勅置義民坊

王雄 臨朐人正統七年出粟一千二百石旌為義民

路敬 臨淄人正統十一年本縣大饑出粟一千五十石助賑旌義民立惠民坊

朱整 臨淄人正統十一年出粟一千五十石助賑封為義民勅與路敬同

馮傑 益都人成化五年本縣歲荒傑出粟一千石賑濟榮一勅諭欽獎勅今存其家

陸通 諸城人景泰間出粟一千石助賑

謝景成 諸城人正統間出粟一千二十石助賑

魏宗武 諸城人正統間出粟一千二百石助賑

范宗華 諸城人景泰間出粟一千五十石助賑以上俱勅獎為義民

周則 諸城人心性方直好行仁義年耆端坐而化人敬祀有周公党

劉實 益都人委修萬年橋苦心經畫赤足立水月不輟不受夫役一錢橋成壯觀皆其功也

王珵 諸城人捐粟賑饑旌義民

莒州人三世同德萬行

孝廉劉璞曰古之云云匹夫三物六
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夫三物六
數率鄉人已事而竣有則以聞此風動於
而真為善則撰民自力之弟世道總總孰
有善者人恆與以善名非被之不美之名
以好名稍或行之而適參錯之數即善士亦
自疑若曰不得于人而爽應于天其若天道
昭壽頹夭辨天道之無常也不觀書云惠迪吉
逆凶如影響揚播有言陰隲如耳鳴已可得聞
不可見審是則論應顯矣論善徵矣積徵成善
善成應積應成顯王賀冀與於縱賊東海高門
治儆累世崔衙三公槐卜始皆匹夫也而彰明
著如是故善特無惡而已有善可指不如無不
可議無善可稱又不如實有善可風善自無惡
自無疑又自能儆以佐況今歷歷不爽而悠悠
已不善而惡善之形已又惡其有浸明浸昌
而軋已必其雍睦不聞鬩閱興如猶之善
及溺而後已蓋余久歷世故而知人性風習相
而訛王烈之勸猶為誤我既不敢與薄俗為敵
以質之彼蒼果胥常乎抑無常乎漢世童仲玉
暮人也遭世大亂傾財賑貧宗族賴以全活者
多此其好名以儆惠于人乎而子恢循良呪虎
孝廉遜兄各起家聲垂芳青史積善有效大
觀矣　國家設雁善申明二亭諄諄奉
高皇帝六訓以末鄙行之嘉與斯世同歸于善而
士如晨星惡者殊夥通商附鑛囂訟積役之類
可勝記指之又非厚道然未幾而況身敗族圮
遠株天之朽報豁鉢不失又焉可謂天道冥冥
默計鄉曲中數年之乘除古今皆若斯耳而
猶喪蕭蕭遠運命於論姑存之以相參則可
善行之士也

僑寓

達人傳舍形骸逆旅天地魯逢宋甫地易道同楚
晉用舍懷璧韞玉脫不啻珠玉之在淵石山川生色矣
之智燭之數光之高岐之洽可謂卓偉不羣者下
亦各有可述焉若乃暮楚朝秦伏軾結靷行變詐
趨利名流為冒籍敗羣以逞其私風斯下矣作僑

傳

而君之功不與焉是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
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田常曰善雖然吾
業已加魯矣去而按兵無伐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
按兵迎之田常許之子貢南說吳伐齊果伐齊大破之
按左氏止紀子貢說田氏而史記遂有吳越事

季路 字仲由聖門高弟同閔子寓東里之
墅至今有季路故井春秋奉祀

臧紇 字武仲魯大夫臧孫辰之子防奔齊齊侯將為臧紇田
君似鼠晝伏夜動不穴於窻廟畏人故也今君
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爾
仲尼曰知之難過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
有由也作不順施不恕也夫

木匠 閔公山在沂流統環山皆石皆松青被岩谷
沂之第一觀也閔子避地其中子路依梱岩
馬斷碑可考

攄諸家之說則汶 汶上者正不必為入濟之汶
太山既西接岱岳即以為沂之汶豈不可哉而
在其間則汶上者亦其支壟耳汶
于避地于此有微也里避人者必于山林深靜
處若西汶乃舟車所通齊魯之會豈
碩人窘據地戰者皆驚然于此矣
端木賜 字子貢衛人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
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
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
莫出子貢請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
如伐吳吾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
君憂在內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彼國以

朱公

太師擊魯樂師見魯政之樂記曰温良而能斷者能歌齊是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慎到趙人與田駢接輿皆學黃老道德之術田駢明序徒得自尊貴之士

環淵楚人與慎到皆學黃老道德之術環淵著上下篇而申韓

按子皆有所論焉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戰國時挾策以遊六國得仕齊因授相印後復自燕來奔齊宣王以為客卿用之齊諸大夫乃多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秦於是乃葬秦於境令益都縣東二十五里有墓存焉

按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如此則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於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齊而

之所以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在亡之
魏戰而勝秦則兵罷而不振
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
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韓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
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
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
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秦之無秦齊
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
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
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
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故以國從
秦之說非真能為齊禍益者然恢張威武能使
青增氣亦一快也
蘇轍曰秦彊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
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
志之

陳君舉帝而諸侯慶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詐而
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其
其所難為之術歟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
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秦
侯異心譬如連鷄不能俱棲勢固然矣使堅守
水之約如蘇秦交捄之術秦豈能俱滅之乎惜
先死而張儀振
暴其短悲夫

戴德字延君為信都大傳徵時從齊人后蒼得禮經之傳往來齊魯間慕沂山水在顏溫理書院教授生徒遂以此名村

為大戴村名寺為大戴寺

戴聖字次君德從兄子有大德遺禮額刻為德聖

聖至今大戴寺有越人受桑君秘術明
秦姓秦名越人
桓侯曰君有疾

其在膜胃之所及也其在骨髓之所及也秦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
作醫痛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人之所病病道少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
鍾羽正曰進言難也先事而言之尤難識微之
既不多得而納諫之君古今能幾見之昔人云
未至而言見為不急事已至而言又已無及比
之于商也伍員之之于吳也劉更生之于漢張九
之于唐也披心瀝胆焦唇雨泣其言至痛切矣
人主方沉迷眩霧祖於危亡迫絕乃思前悔悼不
謗詛而誅戮之始睹視為迂誕而不察甚乃曰妖
晚哉詩曰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予于桓侯亦云

吳伍員子 託於鮑氏改姓王孫史記伍員傳

盧敖燕人始皇召為博士避難隱於盧山之陽淮
一士深目而玄準漏頭而鳶肩軒軒迎風而舞
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過乎肘下敖往視之方卷龍
敖而食蛤蜊曰敖少好遊背辟辦黨觀於六合之
外夫子可與敖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
乎冏朗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冥冥之理
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
吾能往來于虞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
臂聲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
虽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
有盧生以仙道干始皇後見其暴虐乃逃去

斯人平

葛政 屠狗於齊刺殺俠累太史公所
謂嚴仲子能知人得士者也

龐門雲魯仲衰之後以所居東門為姓者荆州刺史

毛莫如泰山人太常卿以上四人皆從遊之門后先寓居東武者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二弟俱以行著聞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遠方就學者千餘人桓帝時中常侍曹節等殺陳竇欲借肱聲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隱身避命遂海濱再以玄纁聘不應即拜太中大夫遂贏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始斷後亦不

其處

李解苦縣人老子四世孫仕為滕西太傅因家焉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相見

群以薦直疾惡見懼禍及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識載歸藏之複壁中數年岐作尤也歌諸唐滅乃三府聞之同時並辟獻帝時就拜為太常年九餘卒著孟子章句三于欽齊乘曰欽嘗寓宿太虛宮夢有趙先生者謁謂欽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丘其人義高天下今世所無也請載之以勵衰俗欽覺語梅仲昇以為鄉人趙伯善共訪之伯善愕然閱趙岐傳始悟為孫賓石也嗚呼邠卿寄複壁著書以名世固奇士非賓石之高義則志弗克矣偉哉若人尤奇者斯夢也余嘗言郡志非要纂舊備考耳而至于動幽冥通百代豈可草草意取咎古人乎亦不可輕誉棄一人也

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

玄高密人以經學授徒遠來受業者數百人
丘有鄭公鄉益都有鄭母店或云莫
丁儀丁廙沛人曹丕忌弟植以二子與植友善
之時二子皆在臨淄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祖昇遷家北海好文
有氣尚初仕宋後歸北魏皆至謁者僕射
刁documentation勃海饒安人也仕晉齊郡太
守因晉亂居青州之樂安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
及孫沉志皆名官沉孫根仕慕容寶為中
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
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
南奔身長八尺美髯髯有武力頗覽文史習於
牘景明初為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伯
庾蔚之潁州人歷覽經傳善草隸法輕財重義仕蕭
右中郎將時成漢中及至洛陽環堵蓽

馬秀交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後
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卒於青州
劉休賓平原人祖昂從慕容南度河家于都昌父
伯仕宋為北海太守休賓仕至兗州刺史
終人長於史事北魏青州別
楊弼字世輔北平無
加輕車將軍杜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
居於青州值那果起逆青州城
民疑河北人為果內應遂害弼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祖恂散騎常侍隨慕
德南渡因居齊南
緊時青州有房嶽伯
烈並有令譽時人
崔模字思範清河東武城人父遵慕容垂少府
仕宋為滎陽太守神麚中平滑臺歸降後
武城男模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
浩初真君末模兄協子哀利為宋

王義方 秩滿授繼于昌樂撰筆海十卷及卒門人
半千等服
喪三年

江可觀 字智遠其先滄陽人仕為平盧
軍衙前兵馬辛于此因家焉

楊成云 字德仙關中人素琴一張老莊萬卷池亭
下逍遥自娛有子弘立仕為青州兵馬使
家
焉

蔡少霞 陳留人性恬和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
秩滿再授兗州泗水丞遂築室龜蒙為終
之計一日就憩羨莊蔭夢神
人召去書蒼龍溪新宮銘

[illegible] 京兆長安人唐尚書也累官國子祭酒嘉其
[illegible] 家益都鼎生瑜為青州推官[illegible]

[illegible] 字季初趙郡平棘人以父死王事隋
以四方多難永為青州征東司馬與河
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森未
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為知幾
張瞻字懌肆其先范陽人仕為汾州平遥將尉
薛平平甚異之加[illegible]
僧淵初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有
學又善談佛經數以白衣聽于永
經武發後以僧淵為尚書儀曹[illegible]之後為
州中正出除龍驤將軍南青州[illegible]史父之坐擅
師無據撿發幽禁後
乃獲免家于青州
[illegible]
唐中書令少貧客密州趙仁本高其
[illegible]資以行裝入關遂遇合為名臣

過淄墨詩

李庭本金蒲察氏金末徙中原改稱李氏家於濟
復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從大將攻宋
樊取臨安累遷中書左丞後東征日本遇風壞
庭抱船板漂流抵高麗得還宗王乃顏叛從世
征之流矢中胷貫脇暴瘡復戰令軍中修百弩
敵仍持火砲夜入其陣敵相殺潰散帝命庭與
兒魯荅古軍並進逐縛乃顏以獻累官樞密院
卒追封益國公謚武毅子大用歸德府同知大
都萬户襲封益

張仁義東安州人金末徙家益都元太宗下山東
主將知仁義勇而有謀用之左右元兵
敵死士開門出戰仁義乃使信安猶

陷被擒進士調補河南主簿
軍後單騎服僞帥郭再興又平土豪黎

祠部員外郎
復知淄州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寓居日照為大元兵所
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國恩詎忍攻吾君之
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
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張恂隨燕來青因寓臨淄詩
淄烈之曾祖父也

黃庶字亞夫分寧人山谷之父也為青
州從事著代擬集有過臨淄詩

李通蓬萊人燕寧六年庚申六月與北海忠郎同
於金剛院按佛寺石柱有刻此必聞人也

冉秀字温季好縱橫談業漁獵世為李氏客難且
琇累書止之不聽乃南走渡江聞壇威東

合剌普華號沽徹晝夜縱徙叔父撒吉思子
東平奉其母以歸撒吉思深加器重言於世
黏宿衛累官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蕃市
以征占城交趾為賊所執欲奉之為主不屈
害誼
忠愍

王用 其先萊陽海滄人後遷壽光縣斟灌城用以
武藝仕金以保障鄉閭官至鎮國上將軍知
都府事兼本路兵馬
都總管行元帥府事

劉世傑 蜀人徙居昌樂起身風憲尋拜
南臺監察御史出知汝寧府

智審 直隸元氏縣人由進士洪武四年任蒙陰丞
性恬靜蒞政公平恭以接人廉以律己

蘇文蔚 交趾清潭人永樂四年 朝廷赴地方文
慕義先來歸除授清潭縣丞考績稱最時
趾復叛文蔚留寓京師及
柔遠因嘉文蔚之慕義改除 宣宗皇帝即位深
年精禪學究 諸城縣丞遂家焉
通死生之故

薛晨 鄞縣人博學善書與青州守杜思為友思作
志乃聘晨至青州與郡人採摭書史纂為全
覽者稱
其綜雅

錢有戚 吳人進士善為文任登州倅杜守作郡
以裁定及作序及登道堂記皆有

或取困辱亦不為意蘇
滃潘數觔信手飛步條忽而成矯健有
王振傑亦得今雲門山有太字在峭壁上
古一弦琴世無傳者唯篆能譜之後去不知
竟不明其何人也
鍾羽正曰詩人有孫太初者人知其為秦人而
知其家世望篆者蓋其流亞歟詩不如孫獨於
色人事實能棄去則孫所不及也死生不可知
之非俗人矣謂
為古狂可也

附

王文禎 浙江海鹽人字法文氏時或逼真詩文俊
有致遊齊魯燕遼老為 衡府記室慎密
公宮府事毫無干與 王甚重之後思鄉辭歸
于家天性夷曠生江左不近孌童妖姬蕭然

如老比丘而不談
佛老言蓋儒者也

王繼曾 東昌聊人少為諸生已棄去舉業為古詩
走塵寒間貧甚不能供衣食人與衣衣之
食食之不食即草啜不歌不得終不求不干謁
人見憂貧人與之禮不少遜以是坎壈終其身
詩有手揮山水曲目送斗星文十載經營添白
半生身事倚青天故將老眼分青白更托何人
死生真佳句也
鍾羽正曰余觀世所稱
作語言輒自標榜以賞遇為名高往者使酒罵
滑稽亂俗或招權頗金錢至貶人事人皆辟
視二王生何
如哉故錄之

施震 江西人少客江淮好書史留心世務
閱刻千言以倭事彌甚王萬言為

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
倚梭空疇踏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

丘處機號長春登州人金季自棲霞西入關過益
施與之遂卜築馬鈺井鹵不堪飲使弟子詛荼校之
即成甘泉後建為太虛宮今府學其地也真善知
風氣者

鍾羽正曰當宋之末衰狄盤據中原士有識者
晦跡丘園恥事非類而其君臣尚時搜索或備
迫召不得全其志節如許衡張養浩猶不免焉
是又有甘遊世外寄跡玄虛以遂高尚者丘長
其尤也觀長春始終行誼蘊藉溫雅不為奇異
化之跡而詩文舂容醇厚蔼乎仁義之言至
赤墀對九重亦止以止殺保真為言即老
以加馬真儒之隱
著於黃冠
蹟自
乎

山人
不敢遍鵬翼褰霄
十春城楓掌傾自本
鳴抱荊注向長安陌
之奇才自識公卿有
西郊舊草堂朝吟梁甫悲時暮夕詠南山嘆
愛君勸君一勺酒海天黯淡長風吼君歸且

山雲時倚石
梁望斗

許宣平 不知何許人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時負
擔上街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
曰負薪朝出市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
翠微後三十餘年人訪不見但覽廢壁有詩曰
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閒歌飲碧
樵人歌岸上谷鳥戲岩前凡驛路傳舍所到處
題詩天寶中李白東遊覽詩嘆曰此仙人詩干
遊新安訪之不見乃題詩庵壁曰我吟招隱詩

人臣建事立功匪伊自致貽謀庭訓啓佑遠矣至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則尤人子之至情弗可已也以前詳於蔭而略於封蓋有身登九列而親居田不聞封秩如張黯者何以慰子孫之心而普追

惠哉我

家自一命以上苟著成績或國有大慶皆得

其先人廣孝作忠於斯為盛可謂

陳峻 尚書清父累贈工部尚書

馮椿 副使裕父布政訥祖累贈布政使

陳俊 尚書經祖累贈户部尚書

陳慶 尚書經父累贈户部尚書

石銘 員外郎存禮父贈户部員外郎

冀九經 都御史鍊父累贈都御史

石存禮 尚書茂華祖累贈都御史

李鑑 用和用敬父累贈鴻臚寺卿、

石麒 茂華父累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劉相 一孚父贈户部主事

王南玉 基祖贈兵部左侍郎

王士先 基父累贈兵部左侍郎

張嘉禾 異言父贈吏部員外郎

張良臣 煥父累贈鴻臚寺卿

[illegible]憲翔父累贈[illegible]南道御史

延年伯華父贈兵部主事

房良 如式父可壯祖累贈四川按察司副使

党珍馨父累贈安府知府

孫文佐 琳父累贈户部山西司郎中

邢鏞 玠父累贈兵部尚書

邢端 玠曾祖贈兵部尚書

邢聰 玠祖累贈兵部尚書

石璐 繼節繼芳父以繼芳累贈户部員外郎

朱鳳 鴻謨曾祖贈刑部右侍郎

朱浩隆 鴻謨祖贈刑部右侍郎

朱得正 鴻謨父累贈刑部右侍郎

董魁 汝瀚父累贈太僕寺丞

楊芬 錦父累贈陝西副使

鍾洲 羽正父贈滑縣知縣

蔣琳 春芳父贈大同府推官

李楫 如皐縣知縣 父贈容城縣知縣

張世豪 仕周 父贈偃城縣知縣

王郁 君榮 父贈河間府通判

高昇 薦 父贈户部陝西司主事

楊鸞 應奎 父贈禮部郎中

翟入道 鳳翀 父封任丘縣知縣

黄信卿 父贈南京工部郎中

朱斐 潤 父贈武進縣知縣

岑昂 趙元 父贈太僕寺寺丞

曹姜仲 璜璉珍 父以璜累封西安府知府

高緒 昱 父贈兵部郎中

陳詰 珩 父贈户部員外

王好敬 潔 父封大理寺寺副

臨淄縣

薛超然 介 父贈文林郎知縣

王儀 廷璽 父贈徵仕郎

崔運壁 贈父任同知以子貴
進階贈奉政大夫

劉夢旒 之沂父累贈
饒州知府

樂安縣

李鉞 雍臣父累贈
戶部郎中

將海 暘父贈監
察御史

程紳 鳴伊父贈
中憲大夫

李通 用中父贈承
德郎通判

程王 紳父贈吏
部主事

陳詰 蒞父贈文
林郎知縣

高苑縣

張珩 希召父贈
戶部郎中

張鯤 修吉父累贈
按察司副使

郭勸 如松父贈承
德郎通判

臨朐縣

遲駿 翥祖累贈
兵部左侍郎

遲駿 鳳翔父累贈
兵部左侍郎

馮惟重子履父贈布政使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馮子履琦父封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馮子升瑗父封户
部郎中
馮子臨珣父贈戚
陽縣知縣
呂現三十祖累
呂金三十父累
贈榮政
常江裕之父累
贈知府
昌樂縣

夏景德清父贈太
僕寺丞
秦福璧父贈
副兵馬
郝瑛憲父贈
僉經歷
龐福友廣父
贈通判
張貞廷用父贈承
德郎通判
趙鶚薦池父累
贈御史
周審問父
贈知縣

劉焯翊父累贈户部尚書翰林院學士

趙鐸鑑祖累贈刑部尚書

趙福鑑父累贈刑部尚書

劉頡學易父累贈大理寺少卿

趙銳莊父封知縣

丁操無僞父贈文林郎高邑知縣

安丘縣

黃錦禎父贈户部主事

辛庸應乾祖贈兵部左侍郎

辛禮應乾父累贈兵部左侍郎

馬惠文煒父累贈知府

劉魁希孟父贈吏部主事

韓守廉必顯父贈尚寶寺丞

王孜嘉謨父贈户部主事

王三樂業弘父累贈監察御史

王學省應樺父贈知縣

陳良相樺父贈工部郎中
丘讓樺父贈太常寺少卿
丁純惟寧父贈監察御史
張敏世則父贈密雲縣知縣
王隆梁父贈真定府同知
臧裴惟一祖贈兵部右侍郎
臧節惟一父贈兵部右侍郎
李士魁旦父贈知州

臺韋存道父贈知縣
宋全士修父贈序班
寇相嘉曾父贈員外
丁維薦自勸父贈知縣
隋光溥所居父贈中書舍人
孫綽詰之父贈知縣

蒙陰縣

成肇父贈

公景仁璐奎父贈工部員外郎
公一載家臣父贈翰林院編修
王崇之翰父贈知縣
秦希夏士文父封知縣

沂水縣

楊儼光溥父贈員外
楊世芳東野父贈知縣
武榮衛父累贈翰林院學士

耿相繼武父累贈知州

莒州

陳文林良知父贈知州
于朝宣應龍父贈知縣
陳良輔最父贈文林郎

日照縣

劉士英順父贈資治尹
陳文達父贈尹部主事

恩蔭

書美衆賢詩稱公路非獨伊陟韋賢流光典冊即張廷尉范堯夫輩胥由任子亦無忝　朝典矣國以恩延其嗣臣以忠報其君斯為兩無負也在所樹立何如耳作恩蔭志

王穟益都人讓子仕保定知縣

馬徵臨朐人愉長子仕汜水知縣

劉鈁壽光人珝長子仕漢陽知府

[illegible]人清孫
[illegible]補遷安知縣
陳夢草 益都人經次子仕衡府右長史
趙岳[redacted]壽光人鑑子仕府知府
石恂 益都人茂華長子仕至貴州石阡府知府
王世鳳 青州左衛人基長子
[illegible]人
朱孟[illegible] 益都人[illegible]子
邢從言 益都人[illegible]仕[illegible]部[illegible]中
邢元吉 [illegible]都人[illegible]長[illegible]孫錦
[illegible]事
石[illegible] 益都人茂華次子

王廷[illegible] 青州左衛人[illegible]
[illegible]府[illegible]南京右府[illegible]基長
[illegible]事
馮[illegible] 臨朐人[illegible]子長
馮士[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子
邢[illegible] 都人次孫
臧爾用 [illegible]城人惟一長子
逯尚節 臨朐人鳳翔子
武選 沂水人 尚子
羊衍馨 安丘人應乾子仕南京刑部照磨

青州府志卷十五終

青州府志卷十六

列女

仲尼刪詩齊首鷄鳴蓋騶騶于葛覃糾木矣視鄭衛之靡蕩忘返蓋徑庭也豈其山川峻駛土俗厚重而然歟世教漸遠固門深宮彤管女史姆保紉佩尚或違之況婺妻庶女執節不回能自同于后妃夫人者乎此尤足尚者也蒐羅舊聞自太姜以下凡得三十三人

邑姜 太公女武王后有聖德佐命啟
九臣共列生子虞叔見臨淄志

宣姜 齊侯之女宣王之后王常早卧晏起宣姜脫
珥待罪永巷使其傅姆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
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
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
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勤於政事早
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共姜 齊侯之女衛世子共伯之妻共伯早卒母
欲奪而嫁之共姜作栢舟之詩以死自誓

莊姜 齊東宮得臣之妹衛莊公之夫人美而無子又
取于陳戴嬀生桓公莊公以為己子嬖人生州
吁莊姜愛哀乃作綠衣詩以自解莊公卒州吁弑
桓公戴嬀大歸於東莊姜作燕燕之詩送之

定姜 定公夫人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晉侯使郤
犨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
嗣也見昌樂志又見聖德佐命啟

齊桓衛姬 衛侯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好淫樂姬不
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脫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
閨衛姬見桓公脫簪珥解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
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衛姬曰人君
有三色其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也今君
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之桓
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淫嬖也
言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
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
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定公遂復之
公卒立敬姒之子衍是為獻公暴雪慢侮國人逐
之出亡至境使視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
不可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
冢卿以為師保而棄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
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勿告無罪

勇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妻太子御出以宗女妻之妻太子御出
馬二十乘將老於齊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
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
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
之矣公子不從不可以二三無成命自子去晉晉
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不
姜與勇犯謀醉載之以行過曹邾鄭楚而入秦秦
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

孟姬

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
不嫁齊國求之禮不備終不往孝公聞之乃修
理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姑姊妹醮而送之納于
宮三月廟見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于琅
琊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
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謂傅母應使

者曰妾聞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
母阿保進退則鳴玉環珮內節則結紃綢繆野處
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以正心
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如早死使者馳以告使
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
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然後

貞姜

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
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迎夫人忘持
其符使者至請之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宮人必
以符今使者不持其符妾不敢從使者曰今水方
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
義不犯國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
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
於是使者取符則水至大臺崩夫人流而死

女不聽入時二年
人曰可以還矣女
君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三廟請廟同廟不
衛君使之慰於齊兄弟皆欲與居使人告曰女
不聽

齊靈仲子 宋侯之女齊靈公夫人初靈公娶於魯
嬰生子光以為太子仲與其娣戎子皆
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
之仲子曰不可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無故而
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讎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
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
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為傅靈公
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

齊虞姬 名娟之齊威王之夫人也齊佞臣周破胡亂
政虞姬言於王王曰破胡讒佞之臣不可不退
破胡反惡虞姬於王使有司驗治且自問焉姬對
曰申生放野狗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
當死不復重陳然願大王之執國政也於是王大
悟出虞姬顯之於朝而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
破胡齊
國大治

齊鍾離春 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后也貌醜嫁不
售宣王聞其賢納女為后於是退讒說
直諫開四門進衰賢
齊國中與諸侯來朝

齊宿瘤女 齊閔王之后也王出遊東郭百姓盡觀宿
瘤采桑如故王問而賢之將載後車女曰
貞女一禮不備雖死
不從於是使使者加金百鎰
往聘迎之諸夫人皆笑王曰且無笑不餘耳女曰
妾舜弃自餘以仁義天下歸善
妾舜弃自餘以仁義天下歸
馬桀紂自餘以奢靡天下歸惡馬餘與不餘相去
千萬尚不足言也諸夫人皆大慙王以宿瘤為
出令畢宮室填池澤撤夫人所
齊國

女必天子之祥來見之一女子在掌中絕而手一拳土令開其手數百人擘莫能開上攀手即伸得玉鈎由是得幸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鈎弋宮大有寵有孕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四月而生鈎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按鈎弋死非其罪又生昭帝實為賢主是宜録之舊志以入仙什似非類矣故改入列女

漢獻帝后伏氏

名壽琅琊東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桓帝女陽安公主為侍中初平元年從大駕而還長安后時入掖庭為貴人興平二年立為皇后恶曹操專權密與父謀欲誅操事泄為操所弒名芬臨潼人思之妹也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拜修儀後為貴嬪

左貴嬪

才德髣髴禮體嶷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

君王后

莒太史敫女識王孫建臨朝四十年不受兵后卒國遂亡

莒孝廉劉瓌曰君王后之賢古今毋后未有其儷殆燕嬰陵二毋之智而經權濟之者乎識王孫于傭困之中而不為貪嬰怙權貴不衰孝有澣濯之風陰且理而不為奚正幹國事于委裘之後陽無玄黃之易故詩侯與其倍秦服其智史重其賢彼連環之解與後事之忘視秦齊之變態若承蠲燭照耳螫螫法章不容于后則齊祚不延章死建立非后孰之周旋孰不能延之四十年之后死而秦方得入焉嗚呼國業以五國之戚由于

南北宋高祖后趙氏 真州人諱安禮字仲立 封鄭國宣義郡功善后謚

高祖生會稽宣義公主不違以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素不為靚飾屢請謁義郡四年甲午殂于東城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遷葬丹徒高祖崇崩遺留葬京師于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掌陵謚曰武敬皇后贈儀金鄧光禄大夫妻高密敬孫氏封永陵平鄉君子

無嘉自有傳

吉孝廉劉璞曰有呂氏則有產祿有馬后則有防廖美惡之類異也武敬恭謹不違姑卹請謁御覽列為賢后有以也夫而書熹之文武兼資卓矣哉

淑賢貞義著名舊範者二十六人

齊辟司徒之妻 齊之徐闡人齊頃公之敗於鞍也自矣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避君而走頃公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主疊壁者子之石窌

音窖

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窌戚歎見桓公道出窌戚擊牛角而商歌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之窌戚痛曰浩浩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昔日公使白水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我邇窌戚窌戚曰浩浩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耳古有白水之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窌戚之歌

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

姜聘之見其友上堂從後增降而趨行奉匜
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
文伯乃謝罪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者
耄倪鹵也文伯引袒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
人矣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
家而主猶績懼悼季孫之怨也其以歌為不能事
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
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沃土之民多不材淫
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
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
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
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
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怠慆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

其職晝考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
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
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王后親織玄紞公卿之大夫加之以紘綖卿之
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
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
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含力今我寡也爾
又在下位朝夕屢事猶恐亡先人之業況有怠惰
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
今曰朝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
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
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此
皆可為婦女之
範故備紀之

命公乃弔諸其室
傷槐女傷槐衍之女名婧景公愛槐冷曰傷槐衍酔而傷槐婧乃造晏子之門而請曰妾明君之蓋國也不以私民今欲以槐之故殺婧私患害公法不為六畜加人賤人也晏子入言景公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因公廢
晏子僕御妻晏子將出妻窺其夫為相御意氣洋洋既歸其妻求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氣恂恂恐念深矣今子為僕御而洋洋自足妾以去也於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遜晏子薦以為大夫遂顯其妻為命婦
偏將丘子妻戎蓋殺其君令於蓋曰白殺者妻子書許之丘子歸其妻曰忘勇非孝

君亡不死非忠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妾恥之遂自殺戎君賢之祀以太牢
義繼母齊二子之母宣王時人有死於道者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吏不能決言諸王王召其母問之母泣對曰殺之一之吏不能決言諸王王召其母問之母泣對曰殺其少者王問其故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將死時屬妾曰善視之今殺兄以弟是以私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子雖痛得
田稷母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以待子厚祿以奉子務在義之財非吾有也不
行詐偽今君設官以
蕩潔反是遠忠矣不

王孫賈母 賈事湣王淖齒之亂王出走賈入市中而誅淖齒王孫賈乃結市人四百餘人而攻之淖齒敗走賈追殺之於是王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慙其母而自殺

淖齒

齊孤逐女 齊即墨之女子也嫁為即墨大夫妻即墨大夫戰死城陷孤逐女乃自誓曰吾聞之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今即墨大夫既以死為國家固不可以生為二心吾聞即墨大夫之死也吾將往哭之於是之即墨大夫之喪三日而後行齊王聞之使人謂曰寡人願得與子分國而治孤逐女曰妾聞之以義死節者不以存亡為貳以貞事君者不以富貴為淫今即墨大夫既以死為國家固不可以生為二心

紀叔姬 魯隱公之妹歸紀紀亡無依從季入魯以
有紀廟焉歸老于鄣春秋稱賢見傳興志
也不亦康乎
見臨淄志

黔婁妻 夫亡歛必正幅不肯邪引謚之以康曰君
聘以卿相不起與以萬鍾不受是富貴有

北宮嬰子 齊女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趙咸
后問之後至明而有曹明達

庶女 齊人少寡無子蔡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後
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明冤而告天雷電下
擊景公臺陂海水大溢見淮
南子 然無姓氏姑紀之

緹縈女 臨淄人齊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也意無子
有女五人孝文帝四年意以罪當傳西之長
安女隨而泣意罵其五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
可使者於是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
又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
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其道無由願沒
身為官婢以贖父罪書奏上悲其意淳于意遂得
免為除肉刑法

陳氏 莒州人晉徐邈之母弟陳統字元方紘字偉方
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並有美才姊適姑幕徐
氏生邈及二妹適同郡劉氏文章最盛

徐氏 晉徐廣之姊聰明博學嫁鄭人何氏生子承
幼漸訓義經史百家無不該覽仕至中丞為

作名臣

王氏 劉穆之妻江嗣女穆之少時家貧好往妻兄
家乞食嘗食畢求枕擲兄弟曰枕擲消

王雲妻崔氏 清河人 卒崔皆督海成立風流醞籍
號王氏兄龍而
聘晞尤知名

房玄齡妻盧氏 臨淄人
即入帷則一自以
玄齡愈禮之終身

王凝妻李氏 右四人凝幼子
人不容宿華其脩出之李氏慟曰吾為婦人而
于為人執斧即引斧斷其臂事聞于官驚歎以

療之而笞其主人
歐陽修傳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
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
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
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
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
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推
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
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
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
世而不肯出歟柳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
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
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
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

以成其女遂為烈婦人金氏劉氏之門而歲之相
二年一旦遇于金氏之門而歲之相與父歸父怒繼母欲殺而遂之張氏曰
金氏與父歸父怒繼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
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
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遂兒必安乎父
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他子家甚貧鬻薪為業未
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
則張氏負之母卒獨一室日一蔬食工作富家
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愛而詬之者輒謝
不與較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
固辭強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棄
必拾以歸女僕之幼者則為之櫛沐紉縫視之如
已女至于獷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
日悲鳴嗟乎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
者其忠孝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
忽之邪見司
馬温公文集

曹氏明達 明益都人性至孝終身不嫁
以養父母北宮嬰子之風
遇難守節激烈捐生者二十五人

段豐妻慕容氏 南燕慕容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
年十四適段豐豐為人所譖被殺平原寡居德命
改嫁壽光公餘臧平原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
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乃密書裙帶云死當埋我於
段氏墓若魂魄有知當從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
死及葬男女聚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
主

狀元普顏不花妻阿魯真 益都人至正二十七年
一月天兵取益都

罵延頸受刃賊怒支解
而死今縣治西有祠

進士張廷榮妻王氏壽光人宋宣和間賊邢真執其
王怒罵不止遂殺之翁王以金帛贖之又欲逼其
時年二十詔旌其門

楊和鄉妻尼氏益都人和鄉早卒無子尼貞守編素
足不履戶庭會毛貴陷益都自縊死

蔣義甫妻許氏妾張氏益都人義甫卒同志守節紡
績延活鄰若備嘗至正十七
年會毛貴兵亂妻
妾相繼投井死

焦士廉妻王氏妾杜氏博興人士廉為中書掾留妻
執哀告釋一以奉姑不
養母至正中兵亂妻妾欲
我家墓有埋金從之
從計欲得死所乃紿之曰
至墓曰當殺我於此實無有
也賊怒
俱遇害

省祭朱李妻張氏日照人正德六年流賊入縣標掠
怒殺之數日面如生
舊志查未載今補入

裴貴妻趙氏安丘人孀
李居純惡
夫持鑱柣篧挑尋野菜夫偶先回居純窺趙獨行
田中突前逼之氏不
從大罵李擊以石曰不從即
死趙愈堅拒李奪其鑱擊之腦裂而死手猶固
衣不什也官檄李問
紋御史鄧鍊呈堂請竪碑旌

孫氏女桃梅沂水人孫從女也年十七正德六年
表時萬曆
十四年也

月流賊執之嗔罵不屈遂被害

良父復蘇以上
俱正德間旌表

劉氏女臨淄人正德六年為流賊所執女度不能
俘父之紿以視母賊信之持刃隨行乃左
顧乘間躍入井中賊
下亂石擊之以死

留泉節婦逸其姓氏昌樂人正德六年遭流賊被執
被之行不從曰吾寧死豈從汝耶賊亂射
殺之

王氏九栗安丘人正德六年為流賊攻安丘城陷被執
欲犯之瞋目罵賊遂遇害

高贇女安丘人正德六年
遭流賊亂死節

石氏安丘人正德六
年不屈流賊死

南龍灣張巡檢女桂真蠡縣人隨父居官父病卒
攻龍灣城甚急桂貞謂及子女守喪正德六年流賊
能免遂投海死越三日賊退其母往海涯哭之屍不
浮於投處面如
生人咸異之

大學生公志繼妻張氏蒙陰人志繼卒張嫡居正德
火簪楚百出張
大罵不屈死

臧宿妻臧奉亭妻逸其姓氏流賊所執二婦義不受辱賊怒殺
之

陳能女昌樂人正德七年六月遭流賊亂
欲汚之不從賊裂其額釋之而去

執女行欲汚之不從刀裂其面輒罵賊賊罵益甚及兩足罵不絕口遂支解剖心賊退父母收其埋之是夜寢未瞑彷彿見女告曰我有腸一挐在水缸下如何不埋明早果於其處得腸尺餘埋之事甚異時縣尹以全城冑賞遂伸太僕卿顧鐸作傳表之

鍾羽正曰人欲之熾焰浸淫者唯男女之情為甚而羞惡良心發露激切者唯汙逼之恥為真然而貴賤丈夫類能負意氣談理道而慘顏烈節多出於窮鄉下邑孤弱無知之婦女當其捐生赴義既慷慨激昂雖賁育不能奪刀鋸不能懾豈暇趑趄却顧要譽畏譏者哉貞心至性天實植之無假薰陶講習力也嗚呼委質視躬者當死生際視此可以思矣

張孝妻某氏

益都人孝與惡少魯東為友孝偶往外縣東窺氏獨居乃夜持刀入其家氏方明燈與兒嬉見東驚曰爾為禽獸行何以見張孝東所為汝不知耶氏怒曰狂賊敢爾東遂逼之氏不從東乃殺其兒氏愈忿罵遂殺氏破腹而去腹尚一子也東入時一使女在室東斫之佯死仆地東去乃蘇明日官捕殺人者問使女使女曰吾熟其人但不知姓名耳官乃令一街人背赴縣後至者刑東夜殺氏欲遠竄至城門則閽迷不能出回乃大明如是數次耳畔若有云汝殺人將何往東乃還待死聞官令遂至縣官令使女認東已呼名至東趨而過使女曰伏案下至其人則指之殺婦者此人也官捕審之猶抵諱出使女與對並輸服曰天令我償氏命我何辭為東既伏大辟

亦官為旌奠此在嘉靖初年至今七十餘載人知其事而志氏之姓惜夫

韓應福妻李氏 以下安丘人 卒氏即縊於柩側

生員李潭妻馬氏

楊嗣盛妻張氏

生員王延禎妻劉氏

田登妻李氏 安丘人夫病危氏即不食先夫一日死年僅二十

賈覲妻魏氏 益都人流寓諸城夫渡河溺死氏聞即赴水從之衆救得免至夜自縊死

秦池妻趙氏 昌樂人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生員郭九皐妻申氏 日照人夫病申預賣使女作婢夫卒以一歛夫以一置柩

成慈妻劉氏 諸城人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李培妻王氏 [illegible] 卒縊死題請旌表

徐爾康妻崔氏 莒城人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徐化普妻陳氏 諸城人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李珽妻張氏 高苑人生員張一山女夫亡自縊撫柩旌表

韓九牧妻王氏 諸城人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劉朝綱妻段氏 益都人綱為山東行省理卒于官訃聞妻妾悲慟[illegible]

彭貞女益都人彭珩之第五女也詩聘安丘王楫未歸病亟欲致女一見珩送至安丘時年六見夫病篤躬親湯藥不怠已而竟卒貞女慟而蘇誓死守之勇姊喜其志待如己出分産養禮事舅姑舅姑繼亡以外祖遺産與叔氏叔氏以外祖遺産與家事訖而遽越二年其父密義之母亦密義之其父密義之母亦密義之貞女穿如之乃仰天長嘆面壁而卧六日不食乾隆十年旌

守禮未嘗向叔反哺之恩也乃壽椎髻死不義之罪也乃壽椎髻死不

贈之貞女撫孤泉之一如己出貞女撫孤泉之一如己出

擯之泉之一如己出泉之一如己出

具棺欲遣女奔易簀之貞女具棺欲遣女奔易簀之

舉家痛哭無計遠亡貞女舉家痛哭無計遠亡

人輒寧死戒險與貞女人輒寧死戒險與

王枚舉合葬貞女王枚舉合葬貞女

安丘人

王貞婦一貫妻王氏安丘人

王卅天慟哭誓以死王卅天慟哭誓以死

殉之記殉之記

漢陽王長孝夫人崔氏青州衛捕撣崔紹伊女長子

薨次日縊于柩側旌表建坊

潘文化妻張氏益都人生員張中的女

王里仁妻郭氏莒州人自縊柩側

王無爭妻尚氏昌樂人夫亡自縊

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生員王代妻薛氏
李學顏妻侯氏 安丘人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周燁妻姚氏 濰縣都綰事沖德重女夫亡自縊已旌表
王樽妻黃氏 安丘人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楊休妻張氏 高苑人參議希稷之女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黃守紀妻高氏 安丘人夫亡絕粒十四日死已行旌表
馬大壯妻李氏 安丘人知府李遷旌文夫亡自縊已行旌表
王門華妻劉氏 安丘人夫亡自盡勸臀中旌表

生員范宜訓妻祝氏 諸城人性溫沉達禮隨舅任之不趣訃聞祝痛哭幾絕家人察知其意防之不逐乃詐為寬解狀哭稍釋防不甚備乘間自縊於夫柩之側
趙東周妻張氏 安丘人東周疾革張願與偕死卒之三日求縊數次不得越五日竟縊於夫柩側
劉邦化妻郭氏 日照人夫亡自縊兩院旌表
生員張縕妻胡氏妾崔氏 壽光人夫亡嫡妾並縊柩側道府旌為雙烈
生員梁鯤妻林氏 日照人夫亡自縊故自縊有司表其門

峻詞詈吐長號悲慟人不忍聞既無子女資產以女工自養冬寒大雪凍餓一室不出者累日主人婦夜聞呼臧善者數聲比曉視之縊矣孤貧為表揚者貞靜馮徵君為作傳紀之

林試妻李氏臨朐人夫亡自縊申請旌表

布政李本緒詩駢邑有賢媛婉孌艷濃李十歲精提水琴瑟絃已調蕭笙鳳可擬佳許召清明慶厦敵軽起良人亦治遊馳逐衙楊裏柬斷下施鉤七尺沙泥委痛天恢自傷旋將郁艷既花勝弃緑廂鉛華洗清泚朝飼紋人珠簟赤斷猿臯母姑慰紛紜堅執同歸是哽咽雪湖零肝摧鵑且啜悲初尚有痕血盡繼以死春風折柳城婁雨飄桃葉鵑樹墮雙星鴛嫁生連理芳魂逐葉砧室家園蒿里錦衾共權娛石擲還樂只嘆彼結褵兒白頭誰到

曾咏拍舟詩也繹黃鵠肯總是未亡人貞範垂青史誰似夭桃姿傷鸞一朝已彤管紀高風千秋邈其美願勸簪笏流人人當學此

知府王家實詩李家女兒年十五婦訓從來日未覩合巹剛纔兩月零春和鞋架一樸蕃空已喪冥魂落心如刺蓬跣奔芒慟伏尸矣衷自捧青春棄天躅地淚潛潛點滴衣裳盡血斑氣息奄奄命將斷斷傷我午夜殞朱顏風雪黯淡日無色見者聞者皆心惻城崩寧讓杞梁妻黃淑留題情景逼乾坤從古重綱常易面回心乃獸行爭似李娃輕一死千秋萬載骨猶香

進賢黃槐開詩野菊生蒙楚烈婦矢從夫十五鵑啼之拈不盡餘鞭趕戲寒食蒙枯

生員王桂妻張氏安丘人夫亡自縊

辛子盈妻牟氏安丘人夫亡自縊

劉允升妻隋氏壽光人適樂安劉生夫亡自縊邑令表其門

謝惠妻孟氏臨朐人夫病危先自縊夫後一日死有司立碑其墓

王平妻李氏博興人夫亡一女守育既嫁曰吾事畢矣遂自縊

附錄

儒官王業炳妾黃氏安丘人夫亡自縊縣冊列之節婦

議故附錄之魯公甫文伯死婦人為自殺是其於君其母撫其柩而不哭吾竟不能奪公甫文伯母之人也人問之曰孔子聖人也士

於魯而是人不從今死而婦人為自殺是其於君子薄婦人厚也

檀弓以為內人行哭失聲而國策則云自殺微有不同國語公甫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二三婦之辱恭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甫氏之婦智也夫敬昭其子之令德此皆超世之見故備紀之鍾羽正曰死生之際難言矣今夫危疾沉痼彌留於席衽其生蓋無望矣奔走而祈神呻吟而乳藥冀須臾勿盡猶汲汲也名臣健將委專城捻六軍當存亡危迫之秋一死之不忍送款賣降甘萬年嗤罵而不恥惟生重耳乃閽門弱質負方盛之非有戈矛斧鉞迫其後先而去昭昭就冥冥而無返頹計豈真好死惡生画無所之而

大矣彼粉黛笄襏之人乃顏若是列邪白死壙
謂之說興於是賊者公言於朝辟議於巷倡語於
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為罪重輕於是天下吏因
考掠桎梏之威金遍也下欵而上聚公簿而顯於
死之邪於乎死生之際亦難矣彼粉黛笄襏之人
頗若是列邪此論有
關風教故並記之

夫亡守志清白攻苦者八十三人

毋邛妻馬氏

安丘人邛父母死負土築墓馬與之俱從泣三年不衰香火于庠元豈關進士
同穴實
銘其墓

張嘉妻丁氏

益都人歸嘉未幾輒從戎竟卒于外誓死守志至元間旌表

潘淵妻王氏

臨淄人至元五年旌表

前維以聞門第祖之淵
同一致命遂志耳而世
婦之論無感乎淵生義者棲遲於天下也
同烈女論蓋得
此意故并錄焉

李空同夢陽曰孔子有言匹夫不可奪志及人

欲死顧託人曰我死弗祔乃列女力視死如歸求
然邪否邪夫人鬼之門次於前廿繩之誘戰於中
葉父母捐軀命亦隨矣況若飴逭問伺隙如拔王惟恐後時而靡悔
斯其志可奪乎不可奪
也窮簷敝閭拘孤孀之訓父兄之指誘劫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
者彼冠裳鴟視之夫口狼貪而狗生
矣子于列女安得不修
賊行問之曰棘死耳又
曰死
鍾無譏於

楊富妻崔氏高苑人以下俱元至正間旌表

聶貴妻劉氏樂安人

王仁妻劉氏樂安人

蔣恒妻劉氏樂安人

徐進妻田氏壽光人

張門仵氏壽光人

掌谷稅妻劉氏壽光人

朱行義妻赫氏壽光人

高成妻劉氏昌樂人

國朝楊忙勸妻邊氏蒙陰人年二十忙勸卒無子邊氏守志紡績自給守節六十年年八十終洪武四年旌表

王政妻鄒氏莒州人政卒無子立從子惟一爲嗣鄒氏未幾惟一亦卒姑婦相依守節幼身洪武十七年旌表

王信妻張氏莒州人年二十六信卒生女一甫二歲苦守節不移年七十終洪武二十七年旌表

劉五兒妻寗氏安丘人年十六許聘真兒未歸真兒曰別女不更二夫今

王政妻趙氏益都人正統六年旌表

宋文美妻趙氏蒙陰人年二十五文美卒堅志守禮養舅姑撫孤女贊胥以終其身正統問旌表

毛信妻張氏蒙陰人年二十信卒無子哀毀幾絕誓不再適年九十終成化七年旌表

李夢鳳妻韓氏兗州韓旭女適蒙陰李夢鳳韓年十九夢鳳卒無子旦夕守柩哭之哀踐骨立葬畢遂自縊死成化間旌表

劉汝嘉妻王氏益都人弘治間旌表

生員王慱妻李氏慱興人年二十二慱卒守節不渝年八十五終嘉靖四年旌表

蔣惠妻翟氏樂安人年二十惠卒翟守志堅貞遠七十終嘉靖十二年旌表御史蔣昞奏聞

生員公行仁妻華氏蒙陰人年二十行仁卒嘆曰疾幾不起家人勸以其業執勞自給以紡績為君死安生何為晝夜泣成業終始其身年七十旌表

安達妻杜氏益都人年二十二天祿病且亟語後汝心何似張籲天而誓不再嫁居六十

蕭增妻李氏姑孝婦于李早寡事姑以孝聞樂人安卒于李早寡事姑以家貧其他適堅志守節奉養終始年二十三天祿病且亟語

劉安妻于氏昌樂人安卒于李早寡事姑以家貧其他適堅志守節奉養終始

楊天祿妻張氏諸城人年二十三天祿病且亟語張曰我死後汝心何似張籲天而誓不忍者舅姑在堂也孝養

貢士李紹妻馬氏 渚州人性至孝開禧年二十二而
繼父 廟災錢紿奠曰良大德可
業 使無虧子之責也紿感勉力學充邑庠
弟子員

李氏 安丘人年十九歸同郡李生一子
生員執仁妻劉氏 夫亡守節撫孤

李氏 安丘人年十九歸同郡李生一子
生員鄧 夫亡堅
明不食後以給姑養 之勗晝夜痛
哭幾喪明撫孤

蔡嘉賓妻蔣氏 樂安人歸嘉賓禮事舅姑嘉賓卒即自縊家
人察知救免父母以遺腹解勸稍感悟已而生子
志操守 復不育或諷之他適蔣聞言奔室割耳剪髮以示
益堅

馮惟直妻陳氏 益都人尚書陳經女也生三月不能
啼既長沉默寡言專女紅父母鍾愛
之年十九適直年二十三直卒陳撫屍慟哭曰夫
忍必須不死者見有遺腹五月既而生子復不育
乃朝夕為必死計家人每踪跡之得不死已乃
身歸父母家剪髮茹素獨居一室家人竿睹其
偶節序回拜家廟哭聲痛切聞者下淚萬曆三十
九年旌表

潘氏 益都人失其夫名居東關市北夫亡撫子孤
守節已行表閭家貧紛績以生足不出戶
一產老不能力食乃鬻器具衣物度

樸嘗舉以語人蓋近百年詩人莫及
其里人李守智妻志其姓貧人也夫食冷柿
哭之慟已取繩自盡
盛之里人以報官知縣楊公植親詣奠之無人為
申請鄉里葬埋焉

姜嵐妻陳氏 益都人夫亡無子守志五十餘年萬曆
二十二年旌表立坊

張世輔妻李氏 日照人夫故無子守志八十三歲夫
尚未葬李夜卧柩側朝夕奠饗乾隆

徐福妻陸氏 沂水人夫亡守志五
十餘年已
後嘗舉按如
生已行旌表

馮子蒙妻劉氏 臨朐人夫亡立嗣堅
守終身已行旌表

袁文博妻許氏 臨淄人夫亡無子守志七十四歲卒
已行旌表

高耀妻李氏 臨淄人夫亡守苦六十一年已行旌表

公家翰妻李氏 蒙陰人夫亡無子守志六十餘歲已
行旌表

安一登妻袁氏 樂安人夫亡守志已行旌表縣志不
詳其行

劉士元妻李氏 莒州人夫亡無子守志孝事姑舅四
十餘年

王鑰妻劉氏 樂安人夫亡守志一子復夭幼嬪卷姑
不出門戶四十年

邵繼儒妻蔣氏 樂安人夫亡守志有司表其閭

崔紹亮妻賈氏 樂安人夫亡守孤孤死苦守於身

朱俊妻王氏妾徐氏 莒州人夫亡同守遺孤髮跣

知縣郝安妻徐氏妾周氏莒州人夫死周一子與孀守志徐九十六卒
七十七卒
州表其門

侯應封妻王氏樂安人夫亡子女俱無守節六十年卒有司旌獎

李脩身妻田氏樂安人夫亡無子守志五十餘年卒有司屢獎

曾衢妻陳氏臨朐人夫亡僅身守志五十年

蔣琦妻蔡氏樂安人許聘琦琦病幾議嚴婚女堅意歸蔣入室九日琦死氏自縊抹免忍死養姑奉夫木主以終其身

許敬妻孫氏樂安人夫亡守志終身有司屢獎

蔣奇鈇妻宋氏樂安人夫亡年十九歲剪髮斷指守志四十餘年卒

生員畢竟選妻王氏益都人夫亡守孤中道復死竭力事老姑終身一節申請學道

武允升妻劉氏沂水人夫亡子隨天苦志守節有司屢獎

張天祥妻王氏高苑人先許天祥後天祥出外別娶氏守待之夫歸成姻閒一歲死父使改適不從姑老家貧又無子

刁舜民妻郝氏莒州人夫亡子女各一旋夭隻身事姑十餘年歿襲以禮兩院屢獎

奉池妻趙氏昌樂人夫亡守志已行旌表

甘勤紡績以自贍守節終身

曹儀妻封氏 莒州人判官封潤女也適益都曹儀歸一年而儀卒誓守終身閉門靜
雖盛暑不出簷户畜一老嫗僅供門採野蔬山舟自奉嫗居五十餘年如一日後病革手持塊石授
姪錦妻李氏曰汝與老嫗舉我入棺即以此石下之勿召匠也言竟而逝

生員李效妻戴氏 臨淄人年二十九效卒無子獨居刀斷二指以示
抱節鄉人有欲求娶者輒窺泣引 年六十五而終

崔章妻陳氏 益都人年二十一章卒孀居困苦貧不
能葬柩留斗室朝夕供養如存縫紉辟
纊與靈相守足不出閫限耳不聞聲樂雖中外親
黨非歲旦絕不相接

徐承宗妻闞氏 蒙陰人年十六歸五月而承宗卒閫
以死自誓不出房限撫養遺腹女薈
婿杜晦光未幾晦光亦卒母子孀居貞白無議

欒九霄妻韓氏 安丘人二十四歲夫亡守志

訓導李思化妾王氏 莒州人訓導卒於寧海州氏同
見人則面赤人談男子則張劍自經以喪還氏白女及嫁
歸母家母捨薪汲水子如形影相弔經日一食色變既歸無子嫡又卒
六十餘猶一日云 氏闔户以績毋亡與一女婿

康貞女鍾俊病死女聞計不食者累日竣葬以嫁
苫州人生員康世太女許聘岱鍾俊未婚而
臨葬定從此亦病有王氏者求婚女聞之大
卒岱同伶之移柩合葬焉

畢淑妻劉氏

李國誦妻郭氏

宋懋妻張氏 以上俱樂安志載不詳其行

典史趙禎妻張氏 慱與人夫亡守志

張銓妻初氏 慱與人夫亡撫侄守志

生員馬崇圖妻韓氏 慱與人夫亡守志

生員崔中璧妻陳氏 慱與人夫死守苦事姑有勢豪欲通娶之遂同姑至關公廟自

誓人服貞烈

鍾羽正曰喬松挺于陰崖芳蘭長于幽谷其堅貞

雖性有我乃其氷霜摧剥窮冬徂歲亦大難為生矣夫人之所為華與實也身卻膏鉛家鮮血徹前瞻後眄寂無所依實耶華耶兩無當矣閱佩帨形慢影弔黝黝壹室塊土朽株人也未亡乎心死形廢矣冬之夜夏之日自非金石灰燼孰能堪此者我古人云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惟烈女足以當之夫雄表之典慰貞勵俗也有得有不得其故蓋難言矣自古貞淑節義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

悲夫

夫亡守志訓子持宗者九十一人

徐德妻董氏 名法王諸城人德卒董年二十子二尚在襁褓不失禮家貧三喪歷二十年未舉泣

王揩粮豁不失禮家貧三喪歷二十年未舉泣

梅好義者憐之皆厚遺助遂得葬德共葬

之記時大

崔立妻紀氏諸城人至大元年旌表

王瑀妻鄭氏諸城人至大三年旌表

鄒惟新母徐氏苔州人生子惟新五歲夫卒徐貞
人官至亞中大夫同僉
常禮儀院事至大中旌表
撫成大器登延祐間進士第一
太

牟處士妻耿氏臨淄人至正元年旌表

巨林妻王氏臨朐人歸林三載生子一林卒王年二
十有八即不事膏沐蓬着垢面出入
謹養舅姑撫子成立重祖先奉祭享治家睦族稽
二十餘年家業充裕而門閭不衰至正初旌表

楊原妻顏氏臨朐人歸原生子三女二年二十九而
原卒顏布衣蔬食屏絶華好克修婦道

撫之孤成立中子克仲由貢任膠州學正顏年
十一而孤至正壬戌旌表

郭門毛氏鄒人適二
夫壬戌從夫行役戍蓮水城未
幾值賊大擾北歸晝伏草棲
夜行到遼東夫教自遺孤織紉自
給七年旌表

張[illegible]妻[illegible]氏[illegible]人年[illegible]九仲先卒子文顯方
[illegible]家業不失鄒鄉稱
[illegible]子勤幸儉約累成兵
年旌表

姜綺妻甄氏益都人適知州
綺卒甄與[illegible]家人
釋飯襁褓孫年四十
[illegible]年不渝庭戶閭里賢之

王善妻高氏安丘人年二十八而善卒生子二學
學禮家貧以紡績自給奉舅姑育子
[illegible]適吃不為動後子[illegible]

臧補嘗鄉隣勸之改

趙能承順舅姑撫子女如已出越二年相病革誓與同死相勉以托孤為重執子女付之而卒前妻遺一子三女被子女手不舍痛絕復蘇自後感激孝慈益篤嫁子女及殯葬舅姑悉備禮順夫志天性慈婉義繼母之亞也

劉高妻陳氏益都人年十七歸高生子一而高卒即年十八孀姑在孝分也當守節

生員[illegible]

十年旌表無寡名志年之終未樂與子鄉試者題

劉愷妻張氏昌樂人愷生一子夫早卒張年尚少慧靜專撫孤守志貞白之操終身無議年七十卒

劉弁妻趙氏昌樂人弁卒生子一學詩趙躬紡績撫子成立貞守四十餘年終

趙天叙妻張氏昌樂人天叙卒張操守堅貞撫二子成立以壽終

韓憲妻包氏蒙陰人年十九歸憲期年卒父母憐其無依勸之他適包曰一婦二夫行之醜也乃杜門撫遺孤躬紡績自給

劉宇妻高氏益都人宇卒高年十九與姑萱氏嫠居撫養遺腹子元夫成立嫠苦守節治家綾以資救水姑卒居喪中禮人多賢之嘉靖三十八年旌表

貢士王儒妻黃氏諸城人年二十四儒以北上幾卒黃以舅姑二子諭之遂悟堅貞自持撫孤成立次子承芳補邑庠弟子員晝夜悲泣誓不欲生家人

董汝淪妻劉氏益都人年十九淪卒時生子一尚在襁褓姑老家甚貧環堵蕭然煢煢孑孑慶永堅貞白躬紡績以事姑姑卒舉喪盡禮竭力營葬撫子搏成立補郡庠弟子員

行人馮惟重妻蔣氏遼東人進士為行人使楚中道卒孤子襄方晬守志訓孤足不踰閾雖兄弟莫見其面以子孫貴累受封壽八十餘卒題准旌表立坊

冀尚儉妻郝氏益都郝鳳女夫亡事姑撫子絕甘茹素冬月不衣綿絮者數十年至飲水亦自異器不與家人共盤匜精心苦行白首如一子道隆中鄉

王沼妻馬氏安丘人中丞文煒女夫亡事姑盡孝訓育二子至於成立父文煒病兄弟在官馬氏身代子職日侍湯藥節衣縮食孝聞于遠邇已行旌表

郎中董汝瀚室丘氏南都人為董次室夫亡撫孤備嘗艱苦至八十餘卒子李封主事孫可威光祿寺丞萬曆三十六年題准旌表大學士葉向高為之傳曰母丘氏金陵人也父曰衛建平令去其家三年配徐署中有董考功者乃祖舍人英考功之祖嘗為武選如綫耳建平令聞而憂之宜人病且革子孱宗桃宜令去建平丞閻寺乃以六禮聘丘治內事令甚宜晉郎民部丘皆從居官舍約束譏閫無不肅者民部去其官歸亡何而遊丘年纔二十二子力瞽辭之丘為

計窘丘欲嫁之且甘心其孤丘海曰未亡人有
死者徒以有孤耳財何為而自力紡績為活考功
中裝以與其故嘗睥睨者之尊人封文林公是以得成立考功生八年有弟
六年而失母丘復收而養之誨育備至考功既成
進士以司理晉今官每從文林公蒲伏上觴祖母
前父子間談說前事未嘗不欷歔泣下也當是時
民部之嫡子已前死又無血胤天固以丘延董祀
而考功之父子彰丘節哉夫寧徒節節而功矣蓋
史氏聞丘事而嘆曰世之稱節者率以存孤為難
以有難于節也然使無陵迫之憂外有父母家援
力猶易耳乃丘氏以一女子形影俱單嬰生于骨
肉而禍結于蕭墻飲泣吞聲誰因誰極其艱難危
困之狀談之足酸鼻者于此而能忍死以待之從
容以彌之空其所有以安之其才智絶矣夫語節
于伉儷猶其偶也庶而節罕前聞焉況節而功哉
又況其遭值之若此難哉董氏所可世祀而考

功之所以思也余故紀之非但為採風地也有操
彤管而繼中壘之業者其將有取于斯焉

附錄時有尚書石茂華次室梁氏守志四十年撫子
惜入庠食廩復廢恩生氏夫亡守志五十年訓子
旌表未下

徐政妻趙氏 益都人年二十有四生子嘉靖方月餘
而政卒時舅姑年高力貧孝養及卒葬

祭如禮撫養遺孤

補郡庠弟子員

徐彥齡妻党氏 益都人年十七歸彥齡六載卒党晝
夜悲泣求自盡眷隣勸解始悟遂堅
志靜守躬續紡孝養舅姑撫子化龍成立補郡庠
弟子員舅卒葬祭循古禮人稱貞孝

儒官王業炳妻李氏 安丘人夫亡守孤延
壻入庠已經旌表

生員陳勸妻劉氏 苔州人夫亡守孤入庠督學旌奬
王存禮妻王氏 苔州人夫亡守孤入庠督學旌奬
生員薛崑妻張氏 益都人夫亡觸槐不死育子近科入庠萬曆四十年旌表
譚禎妻孫氏 臨淄人夫亡家匱又值凶荒一子十月竭力事姑終身勤苦八十三歲卒題請旌表
林茂松妻楊氏 益都人夫亡訓子成立事姑白首不
李彥聘妻馬氏 益都人夫亡育孤成立已行旌表
王忻妻劉氏 苔州人夫亡守孤孀年八十餘卒萬曆四十年旌表
贈知府馬惠妻門氏 安丘人生員門松之女惠早卒家貧足不踰閾竭力孝姑訓子文煒官至中丞
徐繼先妻邵氏 益都人夫亡守孤
王思義妻仇氏 諸城人夫亡守孤巡按表其門
張鑑妻劉氏 諸城人夫亡守孤巡按表其門
生員傳從周妻高氏 益都人夫亡事姑孝養撫孤入庠督學吳公奬表貞孝
王鉞妻宮氏 益都人夫亡守貧撫子成立郡人維楊丞府蔣如苹為傳傳曰太史公傳伯夷也銖死首陽盜驪竟以壽終儻所謂天道者耶吾於王貞婦宮氏者苦節真脩艱辛萬狀余觀人年十六歸其夫伯夷耶宮世益都

其後遭回禄之變僅構茅廈以棲其身餘基址為弟所併而亦不能爭也其弟婦悍惡異常雖米不借時時凌詈之宮不之較也後池娶婦陳性至孝日為姒嫡家任井臼之役日得升合以共豬食或並日而食門戶即敝席不完也宮足履不出門外巑然氷霜五十年如一日竟以餓死乃弟婦之悍惡者悔而幽貞可聞當道若後人稍能自振亦或有待而彰兩者皆缺竟湮滅而不稱余甚愍之因忘其固陋為傳述其畧以待司世風者採云

王存道妻郭氏 諸城人夫亡守孤 巡按表其門

副使曹一鳳妻周氏 安丘人知縣潮女一鳳先為南京考功郎中以計吏勞瘁得疾後卒于官子女俱幼周服勤育訓雖至戚不覩其面都察院行文旌表

陳誥妻謝氏 諸城人夫亡育子奉事老姑清白一節八十九歲卒有司屢獎

劉澤妻徐氏 沂水人夫亡守孤年九十餘卒 兩院表其閭

生員楊鳳妻劉氏 沂水人夫亡守孤有司表其閭

尹永厚妻李氏 蒙陰人夫亡守孤八十餘卒

生員穆深遠妻宋氏 益都人夫亡守孤七十歲卒申請旌表

史逵妻王氏 莒州人夫亡守志孝姑七十餘卒

生員季進妻張氏 蒙陰人夫亡守孤 道旌表

于九皐妻馬氏 博興人夫亡守孤藩中鄉試

張可大妻宋氏傳興人夫亡四十年不露面訓子有方

知縣顧合璧妻初氏傳興人夫亡年二十二歲有子方幹守之里豪高姓者圖霸其宅不遂潛縱火焚之至寢室止後高入廁突見兩鬼擊之曰汝欺節婦應死遂嘔血死人以為純節動鬼神云

李朴妻王氏益都人夫亡矢節訓子

文慶妻王氏益都人夫亡守孤

孟炳妻陳氏益都人夫亡守子養志入庠

王應登妻張氏益都人夫亡守子恒安歲貢

文彤妻賈氏益都人夫亡守孤

傅鐸妻蘇氏益都人夫亡守孤

史學書妻傅氏臨淄人夫亡守孤

种伯遷妻孫氏樂安人夫亡守孤

石棟妻傅氏以下沂水人夫亡守孤

有司表其門

李守皐妻劉氏

江弟妻耿氏

王之藩妻石氏益都人知縣石鳳女適王未三月故方孕生子宗相教訓入庠

劉氏安丘人夫亡守孤

劉元弼妻楊氏安丘人夫亡守孤東涯西涯俱入
序七十餘卒
孫克忠妻林氏安丘人夫亡守孤
生員卜文舉妻王氏日照人夫死守孤八十歲卒有
司表其門
劉鉞妻張氏
孔宣妻徐氏
生員王賜禄妻劉氏以上俱日照人夫死守孤
王介妻莊氏莒州人夫亡守孤三十年有司旌奨
生員郝相妻林氏益都人教官棟之妹夫亡方十七
歲守孤三十年有司旌奨
繼祖成立寒苦為人

繼以生七十餘卒

陳偉妻閻氏樂安人夫亡貧苦守孤勗羣以君子萬
全入邑庠有司旌奨
尚義妻房氏樂安人夫亡守孤因斷酒肉子光輝入
庠始一舉爵后復不御年六十餘卒雖里婦不
覩其面
趙希龍妻傅氏樂安人夫亡守孤耿光入庠
有司旌奨
孫浩然妻武氏樂安人夫亡守孤
有司表其門
張思仁妻李氏
高耀妻李氏

郝圖妻唐氏 昔州人夫亡守孤九鳴歲貢邑表其
徐芳妻王氏 諸城人夫亡守孤兄私入庠
李于鱗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身相勸也託孤為難焉一寡婦人而提六尺之孤衰門弱息氣喘相屬箕窮于不可知感慨經溝瀆自謂永訖不愧而且增之榮名愉快于地下是不獨有婦德且有丈夫氣焉嗚呼難哉
姒娣雙節已行旌表立坊者二人
生員翟思榮妻張氏 京都人思榮大學士鑾之孫進士汝儉第三子也萬曆辛未卒孤纔二歲張矢志守節事舅姑以孝聞撫孤以義訓子成立有聲庠序
儒士翟思榮妻齊氏 京都人思榮汝儉第六子萬曆庚辰病卒氏別父母兄弟坐於柩側不食十餘日卒俱
欽依監門雙節坊旌表
子毋貞節已行旌表者三人
生員丘嶽妻隆氏 女二丘氏 諸城人隆氏生員隆訓育一孤二女苦捄勞悴子可群入庠序大女適騰女適嶽夫亡守節陶一林夫死少年苦守二女適劉捽夫亡自縊柩側
題准旌表
祖姑子婦孫婦三世貞節者六人

六十餘卒
州表其門

尚書陳經次室賈氏　子陳夢璜妻李氏　孫陳彬妻鍾氏

賈氏尚書故年二十歲子夢璜幼賈氏苦志守育成人娶李氏會元舜臣女十九歲夢璜又死有遺腹生子彬家產漸落拮据撫教入庠娶鍾氏生員泌女生子二人彬又早死李與鍾氏食貧守孤至衣食不能充有司申呈旌表月給米一石立坊于門李氏六十餘竟以貧死鍾氏依母家以生時有生員齊振基妻鍾氏封知縣洲女劉元慶妻鍾氏給事中羽正女俱夫亡守孤同歸母家石之屏妻鍾氏生員羽教女夫亡無子立嗣以守俱幼無弱息堅守一節云

祖姑孫婦世節者二人

趙雄妻李氏　趙應期妻李氏

安丘人雄死李氏守期娶婦李氏應期死李氏承恩成立長孫應司存問

孝子楊鵬女彭希尹妻

沂水人孝義承家女夫亡守孤繼德成立有司表其門

姑婦世節者十五人

任淵妻劉氏　子任應期妻張氏

蒙陰人淵死劉守孤應期中年死與婦張氏同守年八十餘卒兵巡道表其門

李棟妻張氏　子李智妻孫氏

奔智死子含金方五月與姑共育之已而含金亦夭孫事老姑送終以禮後年七十一歲

劉洋妻董氏　子炅妻王氏壽光人主簿董慶女舉二十生子炅七月而洋卒董守節艱辛育子成立而卒子娶王氏亦卒王效姑守節人稱劉門雙節云

王畿繼妻辛氏妾盧氏　子懋仁妻宋氏莒州人王畿恤貧好義直梢旌為義民歷仁為產生高才善騎射年二十五卒宋氏撫二子堅守奉事舅姑後二子俱夭姑亦續殁周旋殯葬無不如禮舅娶辛氏未幾舅卒辛氏幼年見宋堅守亦矢不嫁妾盧氏亦窮同節散廬數遇平敵風雨苦心死守蓋一門義烈以僻鄉無為表揚者

邢釗妻王氏　子智甫妻李氏諸城人年二十八釗卒子智甫六歲王守節刻厲教子成學領弘治壬子鄉薦未上春官而卒王與智婦李氏貧苦抱節白首相依閉門靜居雖至戚不得一見閭里高之

張文質毋何氏妻張氏莒州人相繼苦節守孤

生員辛省吾妻王氏　子立庠後次子覩娶孫氏覩死孫復守志五十餘年

辛覩妻孫氏安丘人省吾死王守孫成夫亡無子守志孝姑五十餘年

劉椐俗妻殷氏沂水人夫亡無子守志與姒殷氏共事老姑稱雙節

劉椐基妻宋氏夫進士為令卒與姒殷氏共事老姑竭力送終人稱雙節

山東通志藝文志 卷之四十六 山東通志藝文志 卷之四十六

世麟妻邢氏尚書玠之女也夫亡守節孫女未幾孤死姑婦同守一節亦可稱矣 年後兒母女一

王繙妻厲氏 弟繹妻馮氏

共誓堅守窘迫不離訓繙子道明入庠督學表其門曰栢舟雙咏

母子節孝者四人

李輝妻楊氏 子子英安丘人輝卒楊年十九子英甫兩月父母欲嫁之不從因而不歸者終身子英既成人母病卒哀痛廬墓以死人稱節孝家貧無為申表者

李達妻王氏 子朝用安丘人達死朝用甫兩月氏用廬墓哭泣而死有司表曰節孝

馬文燁曰古之閨梱出入有環佩之節君處有槃帨之飾燕閒有箴管之戒坐作有紃組之工故能內則克脩而女德茂也後世姆訓不立內教之闕久矣且義方克肖大聖賢不能得之子姓矧婦女哉諸貞婦子母祖孫世節相繼非其夙稟正氣怙依觀法何能得此乎聖人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為鄉邦重無遜冠纓矣嗚呼休哉

開州府志

第十冊

方技　仙釋
寺觀　陵墓
藝文　災祥

方技 附方士

語云泰山不讓尺壤河海不擇細流大哉言也巫醫卜筮程其工用有濟民生究其源委各本聖哲豈數可陳而義不可知者數青齊故多奇士而方技者流亦能抱藝成名不詭於道顧可廢哉

周輪扁齊人善斲輪見桓公讀書曰臣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于臣君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秦和先生齊人以方士待詔公車時大將軍衛青

曰王夫人之親人王
今將軍得金千斤誠
之必喜請謝之乃以
以半賜王夫人之親人王
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
及五百金賜王夫人
帝詔拜郡都尉

公乘陽慶 臨淄人精醫年七十餘無子喜淳于意
之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
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
我禁方書悉教公意
學之三年醫道遂精

淳于意 臨淄人漢文帝時為太倉長善醫
既太倉公臨淄人公乘陽慶得扁鵲倉術論醫甚
師事同郡元里公所驗
精治病多驗帝詔問診
幾何意歷舉以對帝
嘉之

三國周宣 樂安人為郡吏善占夢魏文帝召問曰吾
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言未竟而宮中令奏宮人
相殺帝復問曰我夢
清氣向北屬天宣對曰天

當有貴女冤死時
遽遣止無及宮中
宣曰君欲得美女
昨夜復夢
之頃之果
也宣
前後
曰此
三夢
物故
所轢故也要當陳車
載以為雄父續夢
也宣之
鍾邪王江宣
也凡先知者非心
心體靈明兼通理與
如晴空止水不着一塵而中

二遣吏馳白死聞宣言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編

百藥盡燒之貯其核煮水飲之其人
此肉臞也不可活得百黎耒之易治其術神奇
類如
此

附方士

李少君

臨淄人漢武帝募方士少君學於安期生得神丹爐火之方以方見帝云丹砂可成黃金丹成服之昇仙天子甚尊敬之少君見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此器齊桓公時故器常陳於寢庭帝驗其刻款果桓公器已數百歲矣嘗謂帝曰陛下不能去驕奢遠聲色則物不至蓬萊道未可得成乃以藥方與帝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山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一請少君消息旦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及斂忽失尸所在

按少君舊志在仙釋其于仙道無當也方士之黠者耳故入方枝

呂德和

住郡祿氏廟老成持戒專以修建誦經為事所建三清武安藥王三義諸廟皆極壯麗以募緣為名實不能數十金而所費殆數千金又自置庄田以養徒衆莫知錢所從出或以為有黃冶術然無所覩有軍官若卟其術不語假以榮盜終卒衆入其室發狀薦筐篋至掘地數尺俱無得已而修建如故竟不傳其術

蘇集

載子瞻嘗過一僧邀至其居欲傳與化金術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亦不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耳有陳希亮者好此術求之此僧久而不與吾不與蘇曰陳公求而不與吾非不悅陳卿正恐其不能不求而得何也僧曰吾以方授人參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以方授子瞻瞻為試也他日偶與陳公言及之陳即堅求無已蘇強為述僧意且深戒陳勿輕為陳佯應諾未幾坐

青當震任疗瘵治勃扶輿紆籌不特其冲和清
為聖哲增勝方寧而孤超怪特蓋時有冲虛定
朔支憲之禱出焉美食祖豁梁而昌歜或可以適口
味期勞養而跳桂或可以壽齡豈不大哉史僕
周滑子 齊人好餌木株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于齊
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鈞下荀澤得鯉腹中
有符隱于岩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
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
理

馬

先[illegible]至洛無以[illegible]
乃知僧言不妄吾不惜
蜀杜瓊論天文云事既難知知之又恐洩露取
不如不學也今點化術既難得又不許私用亦何
必求之且貧得用奇
化所忌故詳書以戒焉
造

陳志 益都人先市酤為業嘉靖中有鬻薪者以散材
易酒去志不知書倩人視之祈禱術也又倩人
教誦輒能習記之若心戒煉偶天旱自言能治雨
屢試皆驗其法為高壇焚符書呪呼雷部及諸神
名號叱訶詛詈頃之有濃雲驟雨迅風驚霆轟掣
壇際夫神霄嘯清至尊無上豈真有名號可呼詈
之而方士家書有天皇雷神諱號如霆靈霆平鄰之
屬孰傳而孰正之而士
志術乃有奇驗皆理之不可
者曉

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

期生

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期生與其友論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追鄉亭而去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論玉烏為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千萬出置追鄉亭而去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論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齊乘曰欽故神仙傳說六經所無原於老子玄牝抱一之恰恭敬還之上受為諸大之言以徵當世多欲之君靈寶天下如文武玉利之徒終以清淨性之學會古今諸家而折衷之以為修煉仙生為不可見於感興之詩又隱名而說之要歸何也蓋修者必有大賢明睿之資精察造化純一不離火藥毫釐不差根氣清厚福如王者庶幾有成焉成謂能長久劍與天地同壽不能不散也觀安期之策撼項羽魯連之輕世肆志陳希夷之不帝

而隱槩乎其人下此則山林枯槁之徒嗇氣葆精差可以病以待天年與其窮化機以出宇宙萬無一焉雖使紫陽復生必道還汝其一隻眼也

馬明生

臨淄人姓河宇君實少為賊傷殆死忽遇一女子乃太真夫人也與藥一丸服訖既愈乃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岱山石室試以鬼怪猿虎不懼挑以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有安期生至夫人以明生付之以詩留別而去後得安期生丹經神方入華陰山修煉漢靈帝時太傅胡廣訪以國事

俱驗隨餌金丹白日昇天

鍾羽正曰養生之道曰養神養氣而已神氣合則生離則死故交養之有輕重而無偏廢在知其本原而全之耳本原者天地也人得天地之神以為神能使吾之元氣與天地之氣合則地之氣以為氣能使吾之元氣與天地之氣合則全矣神全氣全是曰養生欲養生

排作用神本湛然但能去其蔽障吾神自矣欲全元氣不在襲取助長氣本充融但能去其耗亂吾氣者氣自如矣之動而為情識者情識用事而元神為之撓且障愚者至認情識以為神而莫悟焉耗亂吾氣之耗且亂愚者至認嗔愛以為氣而莫悟焉以蠹為本以讐為恩無惑乎生之不能全也神氣雖同稟之天地而微有不同人人所稟原有厚薄清濁之異清者近輕故多氣薄濁者近重故多氣厚亦有清而厚濁而薄者則不多也若不能保攝則清者衰微濁者暴越自促其生善養之清則純和濁則壯盛可以延至八九十百餘歲此其常也若稟受既厚又能善養即至百數十年如瓠之羅結唐之李元爽閉一見之至僧道所稱長年多妄不足信矣所謂善養亦但清心寡欲不耗天真使吾之神氣與天地神氣渾融流貫員滿如此安有不壽者別無作用助長之法

孟子所云養氣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盡此道矣若夫人之壽命則決無不死者蓋神氣可以不耗若精血津脉有限又之漸自乾枯雖不傷之亦無不耗之理如木之津液若枯自然憔悴松栢雖壽至數百年或千年津津漸少亦無不死春松孔檜今存有幾此自然之道也養生者但能全其所壽無耗無傷數盡而完歸後入於太虛元氣之中是亦盡而不盡死而不死何用皮囊血袋為哉故仙家有尸解蛻化練神還虛之說正以血液之軀必無不盡也若拔宅羽化則幻妄之談非實理也達人觀以正理眾以辟書可以悟矣

道家有精神氣三寶然精氣一物故古儒惟以理氣並言而精在其中所謂先天氣即元氣也仙家宗老子而老子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是未嘗言不死也

修道忽尋痴疾漫

仙去

附錄順帝時琅琊宮崇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界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宗而多巫覡雜語張角頗得其書行之遂以誑惑成亂又太平經帝王篇曰生子少者何也曰施不得其意耳知令施得其人易生也如春種于地十十相應和而生施不以時比若十月種物于地十十不生之地也妄施于不生之地也十一者也以是十盡死是故聖賢不貴也鍾羽正曰聞之古神者聰明正真而一者也以是靈不滯形器為妙乃謂其言猥至生產王尸等語襄至生產王尸等語乃後世調經種子術神乃以為經耶觀儒者而引其書入蜚中何也吉以書傳張角角為大慈而吉無恙至孫策時方死人復謂不死蓋其徒為之耳張津為交州絳帕蒙頭乘輿入州治以當仙濟南邴豈少事王和平之從至京師會和平卒豈以書百餘卷藥數襲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豈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陽

竺法汰

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識不逮而魏過之汝南世子司馬綸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倒重門淪汰不介意綸乃感悟汰卧與相見旁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于珣太傅謝安並敬之臨亡數日忽覺不快乃語第子曰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

曇猷

晉州沂水人十歲入禪二十受戒中途晨及受足歸

之樓霞寺慱好傳法所在近訪乃於江表搜

百餘卷並前録所遺及諸闕本隨得施利

處處傳寫未又住大禪定寺弘法為務

曇觀 莒州人七歲入禪欣慕法宇返駕澄源攝慮

壑十六持勝蘭所習留心神咒廣被銷殄邪陣仁

壽中歲奉敕送舍利十本州定林寺初停公館即

放大光摇地八人獲銅淨圖一枚孝頂圖基兩戶

相對制同神造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安瓶置內

恰得相容州民爭臣煙昔未聞舍利至書

請端見本一粒分為二聚及見二佛從空而降

聚人咒第五人僧公居四十歲

永壽真人張鑒公 日照人

即知莒慕道不願妻室十四來莒朝

元覩修道至七德五年二月忽白鶴迴庭清風飄

洒儻公羽化公若僑橋其遺骸也因改觀為宮

支曇蘭 青州人生蔬食不淫

晉太元中遊刱

泉清曠而居之經數日忽見一人形長數丈呼蘭

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見蘭晏坐白若

乃禮拜云殊數王乃家舅今往韋香山就之椎此

處以相奉耳後三年忽聞車騎聲俄而有人著幘

稱殊數王同夫人男女等二十三人至蘭所云乞

受歸戒蘭既授之五戒今無享血肉無害生靈受

法竟概錢一萬客二蚩辭別而去便聞鳴

笳動吹響震山谷禪衆十餘共所聞見

普明 姓張臨淄人父入

誦為業誦法華摩二經時有別衣別坐未嘗

廁雜穢見香華衣衆其前又善神呪

所救皆愈其秋八十有五

從諗 臨淄人赤離俗

池陽願禪師道化翕然安樂後於楚那

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乃投龍與伽藍從師剪落聞

翁如諗執心定志威跡匿端

無擇夷險名聞齊魯

放赤光從旁而出直指東南夜窓州城南
明從西北來遠城內外即徹如日及造石函
為金如棗如豆閭錯函底餘處並變為青琉璃
其圖表帝大悅
世后還京尋卒

法楷 青州人十五入禪衆相京賢統為弟子師習
樂通解文義受具後專攻四分云暉雨匠振綱
睿擯及禪法俱亡南遊淮表壽山之陽隋開律法
開聖始歲大開法門遠近曹川更於城北三里石
丘山造一寺名曰法元遠望法心皆來受法後
親化緣師住揚花寺綽揚戒律仁壽直塔奉敕舍
利於青州後於三月十四日午時見佛半身白面
如玉舍利數前後二十九日夜之上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
降其露見於赤光遠於城上須臾流照遠於塔所
曩有花木樂墓變化若見楷具列聞帝大悅令
經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感
徵最優勿高於楷後終本寺

明舜 姓張青州人少入禪宗覽周經典偏以智論著
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通大旨馳譽海濱解
慈連環世莫能解舜一名夕夢寶官微責福業舜荅謝
智慶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寶官云講解浮虛誦
文是實餘齡未盡早故令還贖窮便
止談論專私自業以大業二年幸
張道通 齊人虐時修道于沂水縣女山仙洞
中年三百歲又修遁術能使仙觀千其下
遁甚力威刻不能動敦
保恭 姓崔青州人弱年
嚴貌深有大猷陳隋唐三國咸悉禮之春秋
十卒葬東郊之西南
秘書監蕭德言撰碑
僧遠 宋大明六年青州講法遠近悅服瑯琊王僧達
延衆建楚宇遠周旋其間篤造新寺詔遠居之
恤貧乏身無留財孝敬王
皆盡愛敬之禮則朝徹
九月右司諫上言沙門棱
本出家求道何關帝
徹有序語既可馬遠漢田

以一壺自隨一日謂
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燭一挺以照七尺之
至夜而亡時
以為知命

李清北海人世傳染業
求之愈篤開皇四年
一軸甫半引歸視其
識者訪其子孫皆亡
高宗永徽元年開所
之愈齊魯間徵而
所終
投雲門去城不遠雲
即衡陽董煉師
山修道杜甫作
長歌寄之

賀元琅邪人得道不死
永部員外郎賀元
再拜而去戲轉詣曰君

董京威

贈之

劉野夫

見君生枕德莊
死烟火而出四
出可賀也陳營中深
計其壽一百
四十五歲

田端彥齊魯間人也宗
日仙去元
仙人

賈文宋時修道
洞中號成公
仙人

郭志空華
長坐不
風召至闕門道乃屬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世宗賜額曰棲真觀所

戴元歎修道於東蒙之崖巖穴中有神異尤精祈禱之術元世宗召入明昌賜號衣命為冲玄太師卿

山王虛觀事

雪實禪名重顯字隱之閬州李氏子出家參隨州知覺後居瑕邱身被布衲雪實布衲衫五十年不易嘗為青州龍興寺作漢雪實禪一川風雨後明月却當天童主席七年七月示疾書偈而逝

善道龍潛人大藏經手摺卷得其旨量壽佛經及觀無量壽經入定七日報緣曰師當還往晉陵從紳禪師受經之法又參禮六祖圓悟三昧乃決心悔過謝道行化京師忽曰吾前日歸天台期怡然誦佛而逝

普和安陰人姓李氏幼出家年十歲成衣初受具之後手指之口念觀音菩薩名號不輟晝夜要一數萬和尚身亡而指不散即歸葬全身不壞

張信真學仙歲壽百餘通易觀指掌人吉凶五行五音靡不精盡或秘錄踪跡真觀按慶真觀明真之祖庭也額題曰大道三祖圓明真人不符者去碑則端坐而逝余意碑乃信真弟子特門徒所立當得其實舊

或得于傳聞後遂承之而致誤與圓明真人

其一擊地

辨和尚嘗創普照寺世稱青州辨和尚禪教盛行方二百餘年號秦齊晉之間入是宗者皆其後輩有青州白明一僧初於林泉老人問答頗得其旨

張三羊木榮間隱於雲門之陽依伊同中太宗明賜紫衣號三羊後莫知所終

縣傳潼郡張翔家富且好佛多蘇勒之畜即如其言悔之嘱子路生不令殺且戒一切物無草不食一半之課生不令食且戒一切物無草不食一半之課買高中爰買

其速收尚未再空中如有物信其為仙子語曰汝前生負我錢今還汝錢翔悟始為設齋懺謝

道成姓王人有戒行能篤文嘗寓秦州天蓬山智徹寺洪武初來青州太祖詔以五年召至京即太祖詔以世務授青州府僧綱司右善世年入僧録司為左講經僧綱二十八

宗興寺請為院主仍住靜寮言心寺任特僧戒律精嚴通徹禪教與商河王辭象生化

雲塊機緣聰令辭謝至晚合掌坐化茶毘之日香雲滿空蓋僧之有得者

王祿桐以建寺飯僧見商河王韓翔鐘不貪年精悟禪機法名圓智有語録刻行

于欽齊乘曰鬼神之情理不明徹備殆戰國以降盛詛相待之神之不明事鬼之情愈切佛氏乘之柿以死之禮聖人所制也始緣

跡而勢不可廟聖賢有
驗於刑書林迫之餘見
謂道在頓省之間不知
舍已耘人往往是此
以籠愚精以釣賢非復
以杯救輿薪之
火也其城宜矣
公安袁弘道曰天下之
近似皆也吾儕後之則
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
蹙於後儒校吾之所有
儒始名再變而儒乃
有為異道用者是則角
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
墨適而為老釋唯其竊
吾以而甚焉到指之日異
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
嘗竊攝生也幾研於未
嘗竊道經以為道者跋矣其道皆竊吾
吾用而角之則角之死三變而儒乃
不攻而
破者也

未嘗廢庸無也唯其無所
其大全於不可名異學者
迹詭而言放以為不如是
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
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君庶
覆之以天臨之以父母彼
吾害唯吾自救其道而
而彼亦徼焉以敵自居
始終名曰尊吾道其實
孟氏善辯道者其言不
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
措天下皆緯緯然而有
安用借資於彼天下皆
之宮白馬之舍其黨不
得不出而適足以黨此所謂

跋二氏而實一貫之理確乎不易者

國家覺洋遠被要荒佛老之居顧亦參焉志稱齊魯
均涵聖化寺觀無幾即今閭里信廓如矣青齊所履
尚多有之豈化有淺深歟抑亦久而漸失其宗也至
其清虛恬淡聊以弭貪慈悲廣大亦可誘俗靈踪多
教蔽耀山川曷可畧也作寺觀志

益都彌陀寺在府城北門外南宋時建北齊重修南
陽寺無量壽佛碑窮以萬川潮海大
然自為陵五雲出山名
而崩毀日月並無救于
盈虧緊陰陽莫測

耕壞于起戚之途倖華之驟瑰瑋
莫知其去罕見其來災風掃而更毒慾火
燭若大前聖後聖天
之大仙主或與定光
名算盈三億雖應現
矩疊慈雲廣庇善雨
於積暗悲河鼓浪六
之轍俱轉威靈之大
議魯山納于芥子仍
浩淼伏閻世之狂鳥
鬼梵志望而碎鬼誠
滅示滅還失于慈父
聽白鵠之林誰逢青
山名智慧遂潛峯
於已墜千年有一非
我而誰使持節
公高城縣開國公昌國
擒精火水龍章外動
環資則朗猶王瑩貝
經文大德紛綸而備
羽則悼風歷漢抗足
識元愷之非太鼓盪
表菲帝門而矯首沐
無委儀台服衮造次
日暨接鵾沼茂陳張
闕於北斗乞文昌而
北資海而西分虜虛
暗音酒共涸流競深
于此域孔融之見圍
被攻焉王脩赴禍于
而鬱連敗煞之勢未
實冠諸藩秉刺于茲
閻閻節笳銑而下誉

干金玉匪財而富身詎染于腊膏遂令神蒼災蝗避域孝子與順孫雜出節妻共義士相趨如此流抌亦衆夥不能備序敢復畧言假細徵行美稷孟堅之紊亦趾子廣稱最于區中梁道法于寰内持來況我無不退飛潰然吁歎類羊之陸峴胃然垂感切孔父之臨川悲有此之難慨茲生之易戚常住之因遂植彌陀之願仍起故海岱之間凡諸福地罔不傾蓋悉展慇誠于是民吏承規事難釋而能釋何異草逐風低水從壺變僧寶因而雨盛佛日由其更懸南陽寺者乃正東之甲寺左通闕闈右滿晉圖邁於漢晉祕宇奇構與類脩禮謁香爇然面千此所愛營佛事制無量作花券飛而霧下遂于以像一區高三丈九尺并造觀世音大勢至二大菩薩競高帝業共虛空比其以三心成之百寶白銀之麗咸寫黙金之妙畢圖豪如五嶽之旋即之便覩目似四瀆之潔驗之猶在毗楞寶冠帶左而馳耀鋒摩穴髻據右而飛光望舒之迫處星中須彌之孤聳海外僅裝方此何以尚茲特長史解叔寶司馬李元驥別駕宇文幼鸞治中崔文惠及諸僚佐等並食下莚贊成高義仕鱗波之通得處風毛之五嶽恐炎涼遽徙練竹難存便勒美於貞石庶之垂於乾坤乃作銘曰駃河雜測暗海無邊津梁莫起燈燭誰燃念念不住若雲旋昔往今來靈仙非一騎龍駕虎排霄蔽日朝登王樓夜遊瓊室終歸聚散安知假實常住無我寄在天尊業苞貞俗事斷名言儻舉酏措極浦原神儀或掩像法彌敦亦有人英翹然孤上似千尋如松百丈帶鉉之景赤恒春誓將歸仰一方饒

斯倉藏俱圓妙果行值嵐風無逢劫火空餘無壽無墮大齊武平
中重修至萬
曆四十年中商河王圓智諭德趙秉忠等重修

政曹璜作募緣文伏以法緣時節明星披佛祖之
是以四十九年欲盡青蓮目無說而譚二十七代
將開飲光尊破顏而笑從茲四七乃泊二三一花
開震旦之符點滴闡曹溪之路迨聖諦啓青原之
派乃心傳分洞上之宗斷續忘于十成君臣叶乎
王位大千法相叙來自本塵塵滿足菩提而七趣
河依舊蓋十方佛刹生自種種纏縛生死雖復靈山教意道得僅如
印泥縱然少室單傳演出盡似雕雕虎訴以先知
後覺祖意佛燈拈來是早是塵詮舉起便知落處
信人人元已證法法本無真若非作家具格外
鐵何以法界出無邊生滅是知古佛慧命得續者
師承祖洞真宗有嗣者自度頒自大陽絶響之後
法源之殘滴已斷墜乎枝子代續以來祖啟之孤
明欲儘已而天年挈額于南服辦老旅錫于青州
金授曹洞之頌分建叢而東北地之
下南川之施象如
參尋無
闢乃墓東
二百餘年
歸淄青廣固之宗澄海東儒墓故菩薩江北渡人
雖辦滅度之後嗣心燈之緒僧尚二百年究辦
初建之因開北汎之祖禰者實第一世及諸山地
南城之畔正惟當牟普照之林辦公舊寺名普照
禪林定業厄于三灾大法衰乎劫運人亡道敞屢
老僧殘有僧道成者始自南城遷君北郭大雄
頂海隣須彌入萬旬釋梵龍宮檻外諸天亡
國祥方新之日屬

[illegible]華滙徵綱宗未紹[illegible]
壁橫窺乎星斗殘掾倒
恒善法堂半埋荒草法
擇子畝等爰當末法
真而善因必度工鉅即
鄙末之詞介大德輿擅
果爰及給孤布地之金
之略不移當急圓滿十
大草頭祖意本無三界
一元字脚如實執恒沙
倘猶貪擇之一塵恒
大貴風世今生即有
還那吃飯曾之機
心心自動念物自
自心之佛豈遠哉
光非幻居士書猶指有
指王祿修建門二座大
禪堂二伽藍祖師殿二
鍾鼓樓二並未化募緣

心寺在府西南商河
王萬曆戊戌歲白

成功自作記碑曰昔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嘗造寺
度僧有功德否曰無帝曰何以故曰此但人天小
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
功德不與世求鳴呼余朽夫也無用於世無補於
時濫膺長爵冒食厚祿君恩親恩二無一報夙夜
慚惶如負芒刺擲躬盡瘁竭慮窮思竊念儒能輔
世玄止延生惟有覺皇真我歸依欲報四恩須憑
蘭若遂於戊戌之秋特割西園內修心寺自捐餘
祿卜日興工月以繼歲五期方就延請名緇晨夕
焚誦暮鼓晚鐘祝延聖壽通依古法建立叢林效
馬祖選佛之場放百丈大義之社欲使八衆之內
凡為生死大事者相與決擇老病衰殘者依棲將
息切如楊雄不羨久生仲尼井於夕死苟有利於
大衆吾何愛於髮膚是以餘食香飯飽及萬夫半
滴天河雨霑八表遂于數年之內五轉法輪使
者悅而遠者來背乎邪而趨乎正余豈執此以
福報愛樂人天之小果哉特以慕往子之

開五葉光映千燈嗣後馬祖百丈相繼興興
古人建立崇修匪圖安居寔為奮先覺覺後之心
自利利他之行為禪苑規模作叢林標樣非堂
教擴座談宗糞一言吐一語令人直下承當頓
本有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主賓互發
鋒走電照用奔雷無非傍通秘旨直指真源闢
玄微掃除邪見豈圖禪房精潔粥飯香茗而已哉
近代不然或假王公以創院或託檀勢以鑽求或
奪檀信之資糧或割貧氓之膏血牢籠俗子喚作
徒屬割并分烟迎賓宿客貪圖利養埋沒先規大
雄殿盡為糞掃之場祖師堂悉為喂馬之廄繩聲
寥寂常聞談笑之音鐘磬摧殘盡為賭博之戲為
王者視衲子如寇讐為客者見住持如怨敵嗚呼
法門凋落乃至斯耳余言及此不覺淚若秋霖憶
戲痛矣哉既失利人之大志益增佛祖之深哀菩
提路上荊棘滿天祇舍園中塵埃蔽日屋老僧

雖峰續響嵩嶺流芳得髓得處傳心法印

魔強法弱光值蚩傾未運城徂荒宗寇衣服恣情飲啖遂使愚聾迷失正眼余天性耿介不近人情匪窺高名匪求重悟心本建立禪苑不稱任持專奉王制令雲來禪衲有德者居其中立都管一省衆中公舉一人同綱共覺異口合言點水通飲私來均食任意往來隨緣去住一飯復詢近代依此而遠其源徒自疲勞了無交涉綱使百執各盡厥功千生煉行何異家中拾父衣內索珠背覺合塵迷頭認影覺王之即燃少室真成授戒於清宵無衛於法庭徒增懶於海衆雨者傍門滿目那說陽天狗當孤明成群逐隊余遂抖擻精神昂藏鼻孔突出金剛之眼睛豎起撩天之拄杖持去輪於既墜護聖教於將殘撩未劫之顛波寶作維城之鉄鑄仰惟九重聖主當道名流不忘付囑之慈勤勤出群眷之正眼

獅子奮迅之威戰蜉蝣之黨紹隆宗風

異端之至願也再

宗威明實相延寶筏而疾渡迷非攀金蓮阪
覺岸功德無量有
情同圓種智人三
附錄四衆普聞
路難鉄壁銀山在面
上浪指天無香重見
中寶劍吹毛冷袖裡
活踏翻千山與萬山
自看出
是佛鉄牛透出萬重
底掃紅塵須彌南畔
深不向蘆湾宿
目楊胥作什麼聰明
波鉄壁銀山如来透
呵呵靖君高着樂迦
刼兎蹉跎

清凉寺

在城東三十里鄭母社晉大安九年建　國朝洪武十年重修

普照寺

在城東三十五里趙希社元至元年建

定慧寺

即觀音寺在城東二十里張巢社宋皇祐二年建　國朝洪武十三年建

興國寺

在城東北四十里汪渾社宋皇祐二年建

吉祥寺

在城北一十六年建　國朝景泰二年重修

興吉寺

在城東北二十里平昌社元至元十六年建　國朝景泰二年重修

龍泉寺

在城北三十里馬官社元至元十六年建　國朝景泰二年重修

彌勒寺

在城東北二十里神頭社唐景雲二年建　國朝洪武十三年建

壽昌寺

在城東四十里永樂初建　國朝洪武十三年建

石佛寺

在城東南十里北馬社宋天聖三年建　國朝景泰二年重修

永安寺

在城東五十里南溝社元延祐二年建　國朝景泰二年重修

祥寺

在城東北二十里柳社元延祐二年建　國朝景泰二年重修

大雲寺

舊在雲門山後　國朝景泰

詩寺隱青雲杪門當碧石澗自開石磵蒻誰剪茶細雨曇花落危簷鳥徑回上方清梵宇

山萊

偉彼大師超然正覺十境息想示法流座絕塵岸破煩惱渡覺門光啓住地玄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說儀形莊嚴大地有為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來莫非種智古者豈石栝之高山紀事標杜而有述其詞曰覆壽者恩始生終滅晦明之功融妙意融明盛矣左之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格德水浮天贊而演成普外徹陰入不斷心起雖析靈海愈深漫鑪大熱經通鍾聲寒瀑外塔影交映中窗出茶烟白爐分松火紅禪房相識喬柯碧石澗自開石磵蒻誰剪茶危簷鳥徑回上方清梵宇

劉淵甫

世隔塵埃陳經詩披徑尋祇苑盤空疆白雲山門通上界石室鎖青氛夜鉢看龍蛻秋岩識鹿群還聞諷桂栗花雨共紛紛

廣福寺修有隋夫業隸書建碑記

蒙陰中書舍人公高募緣疏

念莫先於信佛萬緣有盡難窮爭土之因浩劫皆空常結善提之果慧願巍巍而布土蓮苞耀耀以超生慧鏡高懸普照娑婆之界法鐙不滅寒光昭安樂之區地號殊方人稱大覺法傳不二機演無雙四序推遷斷暗宗於隙駟百骸香穢除病苦於譬亟不即不離閑識鋪蒐之別無塵無垢若雜芳華而福田花推刃之宛南金大陸以充庭香食華衣而福田花敷四色天香同天女以分菲樓聳七珍珠樹與林而下上魔巫妖女盡楊門宗牛鬼蛇神成宣法如藏境勝當結善緣但凡夫執疑懷之心

法海藏識之日記願正覺不證於三

若境愛則攜
疑則縣不明旋不下把不
爲支離愛則執得固執
主人隨他顛倒疑則癡前說夢以聲劍拂骨爲
門愛則火上添油以得利求名爲善計有如此
萬劫沉淪鋒有慈悲其如墮落是以洪仁之主
爲衆教之方俾愚人見鬼而求跡使開士披沙
見寶假蒼修之一念起景仰之萬心方便門中
開方便無常道上永破無常蓋以高官大祿散塵
何止於戚棚鳥食鐘鳴轉眼即成乎枯骨造逢
之第宅終須塚卧狐狸這塋雪之風流畢竟身情
弱草夜蛾赴燭燭有而蛾已捐軀芳樹營巢樹
而巢無完　辦士之談鋒炙毂何益因緣聞人之
綺語燦花終歷智慧枝山扛鼎到頭歸寞漠之
覆雨飜雲撒手想閻浮之境雖十洲道侶吸風
露而終是劫修即五嶽僊真駕霧鞭霆而原非
道既無聖耐書是凡情更有頑愚尤為執着

皮俄視若墜羅睺流滓愛同井露冥心於假
永無超脫之期後志於微塵井入昏頑之障色
無非已物斑總是塵情墨守一區雖方丈蓬萊
而不啻隔咫十貫即朽
嫌慨塹變順之波終宵在外
神既除欲山劍機彌
物象之變四大將拋惟
驚雖桃老子之筆劃作
荊棘雖火暴性如
謝靈之露痛片言摘發
成白骨頓迸之塚極
大造之玄功池荷剪綵
覓故主沉扉驟意遑一
於師原歷觀別踢聞地
以遑疑謂地獄
之餐達若文籙懇款致平
靈明夠生執有以為

[illegible]昊天降罰墓門無[illegible]
[illegible]酒婦之喙鷹鬼張[illegible]
碧依之痛形影徒存乎
三章何殊胥網痴瘖聾啞齲殘永陷於鑪錘
無時勤田而汗滴禾苗經年良苦芸編案冷步
無月桑之招紅帳眠孤入夢有河邊之骨凡茲
限皆屬前因以布施鄰客之由成貴賤壽夭之異
達人看破遂沉寂於
土艮清以他皆徒然
栽若夫清州之廣福寺者創

自晴朝相沿
昭代星分壁府地
三花之界攀[illegible]
舍利聳闕皇之[illegible]
巖壑幽深青嶂[illegible]
近星辰鷄聲迴出雲間
披錦繡之章緋石丹泉幽谷響笙鋪之調珠宮倒
映掛瀑布於瑯璃玉界親聆散天花於碧落幽[illegible]

虞峯雲之翠心骨皆清閑雲流佛子之房塵囂
掃娟娟石竹鄰證真如燦燦野花咸同般若避
習靜常來長者之車步目騁懷時着幽人之屐
而境隨年變事與時遷塵緣興陵谷之悲世事有
推移之異離洪盡棟竟若摧殘壁吹烟遊閨寒灰
如來之面蜘網封殘肉善緣盡金衣空堂寂
寂庭除掃黃葉之風慧日荒荒香火斷朱門之信
擅越疏無功德殘僧補衲於秋雲衆生不種善根
山鬼吹燈於夜雨荒基廢址永為蓼草之場觸
傷心洒盡行人之淚悟非沉於露電神通不問
虧同起滅於空花佛理原無寂寞山河大地運
總屬微塵龍女天神覺後皆為幻相晶晶妙品不
莊嚴何以為尊琭琭庸流非玅相無由自覺而
戒僧會寧者滿面烟霞片心松竹久窺密義有
隨之靈振廣結福緣等中峯之苦行說法點
[illegible]石玅蘊陵增登壇拈迦葉之花真機[illegible]

宇下因悲卅塌共矢營修假一龍之
方之義識尊不自揣率爾濡毫以與人為善
成有共舉之義伏願崇儒正士毋以外道為
列戟大人毋以小乘自限毋以渺茫難信驗今
即是來生毋以浩大為艱有一伻何愁百伻毋
言於貴賤一廛香似拆檀毋委力於他人片語
成殊正以慧修慧因登極樂之方從明得明共
無遮之願尊不勝合掌

廣圓融寺 在城西七十里金嶺鎮

國朝正統初建 金安寺 在城西北八十里

家社 國朝洪武十年建 竹林寺 在城西一

百里下同社元至正十三年建 聖水寺 在

西一百里元延祐二年建 洪教寺 在城西

十里孝感社 國朝洪武十年重修 報恩寺 在城

興教禪寺 在城西北馬社宋初建 鐵佛寺

百八十里顏神鎮金明昌二年建 積福

城西八十里下莊社元大定十三年建

在城東南隅元至正十年建 國朝宣德十年

改布政分司 重興院 在城北四十里良孟社

宋康定元年建 玄帝觀二 在城西北隅 國朝洪武六

昊天宮 在駝山頂元大德年建 白衣菴 在城

衙前衙門內 鍾家井 舊

曆年建

興國寺 在西門外後趙石虎建始名廣化寺

名興國 本興國寺別院元至正間建 國朝

西天寺 洪武初重修 龍泉寺 在孝陵社

龍興寺 在齊陵社 興福寺 在單家社

元河寺 在張榮社 智勝寺 在愚公

山上俱城東南 福勝寺 在高陽城

鈴寺 在俱城西 觀音寺 在六天務 金

在夫店俱城西北 **重興** 延壽寺 在城北

博興

景德寺 在縣治東東南二十五里北齊天保間建 國朝洪武十七年建 同光寺 一名丈八佛寺在縣東北三十里 興名寺 在縣東三十里吾都屯 龍泉寺 在縣北十里大吾社 文殊寺 在縣北十里三興社 柳泉寺 在縣東北十里高家渡 景名寺 在縣東南四十里高家社 龍華寺 在縣東北九十里長生觀 在縣治東北八年修 龍華觀 在縣治東北八年修 真觀 在縣治東北 新業社 猶龍觀 在東關社 元延祐二年建 國朝洪武三年修 洞真觀 在城東北 普濟寺 即永慶院在縣治東南元至元二年建 國朝洪武三十年修 城

院 在縣治東南元大德五年建 三教寺 在縣八里 大平寺 興國寺 俱縣西北 廣教寺 在縣西北田正皇寺 俱縣北 興福寺 鎮宋熙寧四年建 金佛寺 在縣西十里 修真觀 在縣西南俱元建 妙果菴 在縣治西北元大德五年建

樂安

吉祥寺 修 在縣東 永寧寺 在縣西南 興國寺 大聖寺 在縣西 興教寺 俱縣東南 昭慶寺 在縣東北 王清觀 在縣治東南 崇慶寺 在縣北 唐貞觀元年 寧國寺 在縣西北 國朝洪武四年修

壽光

寧儀寺 建 國朝洪武四年修 延慶寺 在縣東北十里 國朝弘治八年建 永慶寺 在縣東關 國朝洪武四年修 在縣東北十里 國朝成化年修 淨土寺 五里漢光和年建

三十五里元大德年建
三教寺　在縣東北二十
大定年修　鐵佛寺　在
十九年建　國朝弘治元
東三十里元大定二年建
慈化寺　在縣東三十里
國朝弘治三年修　河山寺　在縣西南二十里
元大定九年建　國朝弘治五年修　壽聖寺
在縣南四十里宋元祐二年建　闍黎寺　在縣
東北三十里　國朝永樂三年建　正德二年修
大聖寺　在縣東北三十五里金大定二十五年
建　國朝永樂二十二年修　彌陀寺　在縣東
北三里元至正三年建　國朝宣德二年修　風
停寺　在縣西北三十里元至正元年建　國朝
嘉靖二十年修　齊岡寺　在縣東二十里元至
正元年建　國朝永樂三年修　奉救寺　在縣
北四十里元至正元年建　國朝成化元年修
慈尊寺　在縣東北五十里元至正元年建

紫微寺　在縣東北四十里元
岡朝嘉靖元年修　青龍寺　在縣東
聖壽寺　在縣東
洪慶寺　在縣
龍
國朝
朝成化四年修
至元二年重建
在縣南三十里元至正年
南四十年　國朝洪武七年建
東四十里元至元年建
興寺　在縣東南十五里
嘉靖十年修　濁北寺
二年建　國朝弘治八年修　太平寺　在縣東
南二十里　國朝洪武元年建　成化二年修　寶
慶寺　在縣西北三十里　國朝弘治二年建
華嚴寺　在縣東五十里元至元二十五年建　國
洋河寺　在縣西北四十里宋慶曆元年建　星落寺　在縣東南五十里元
朝正德元年修　方里寺　在縣西北五十里周
廣順元年建　國朝弘治五年修　對灌寺　在
正二年建　國朝洪治三年建
東北六十里元至正元年

臥佛寺　在縣治西　廣福寺　在北石佛寺　在

北展社　在龍泉社　福禄寺
在取安社　寶泉寺　弘教寺

臨晋

聖寺　在馬宋社　秋林
寺　在陽付社　**王霄宮**　在治西　國朝
洪武十三年建　**王泉寺**　在治原灣北岸
嘉祐寺　在縣東十里　三教寺　在縣東北三十里　洪福寺　在縣東南三十里　龍巖寺　在縣東南七十五里　觀音寺二　在縣東南三十里　香山寺　在縣南六十里　龍寺　在縣南六十里　彌陀寺　在縣南一百里　寧峯寺　在縣西南六十里　靈峯寺　在縣西南五十里　崇聖寺　在縣西南六十里　崇興寺　在縣西南七十里　興教寺　在縣西南八十里　興福寺　在縣東北四十里　法臨寺　在縣東北四十里　洪濟禪院　在縣西五十里　靈封禪院　在縣南六十里　金大定三年建　壽神院　在縣西四十里　金大定元年建　太清觀　在縣西十里　元中統年建　尋廢　國朝洪武初重建　瑞應寺　在縣西七十里　修真宮　在縣北十里　元初建　開明寺　在縣西南三十里　宋天聖二年建　國朝洪武初重建　廣濟寺　在縣東北四十里　宋元豐三年建　國朝永樂年修　**紫微觀**　在縣治南　元中統年建　國朝洪武初重修　長春觀　在縣東四十里　**重陽觀**　在縣南十里　洪武初修　遇仙觀　在縣西二十里　元中統年建

安邑

開明寺　在縣西南三十里　宋天聖二年建　國朝洪武初重建　**廣濟寺**　在縣東北四十里　宋元豐三年建　**彌陀寺**　在縣西南七十里　**修橋寺**　在縣東北五十里　**洪濟禪院**　在縣西五十里　**壽神院**　在縣西四十里　金大定元年

北六十里金大定三年建

華嚴寺 在縣東南元至大間建

東龍興寺 在西關南即石佛寺

國寺 在城后社即五代時簡寧宮有道士孫晟晟為妖以杖驅出之儒服事南唐位至宰相詩僧貫島像置于壁早暮事之諸道士

禪寺 香揷寺 在于家莊 普照寺 在石泉社

社 寶國寺 在孫村社 興國寺 在宗家社

洪禪寺 在罡丈社 香山寺 在普慶社

塔寺 在徐滿社 能仁寺 在縣東南三十里挑堰社

天清觀 舊址改今寧禦所別建縣東 元年建

南竺聖壽寺 在縣東南三十里挑堰社 清泉寺 在縣西一十里

在縣北一百里 國朝永樂六年修 國朝正德間修 玉泉寺 在縣西一百

二十里 國朝嘉靖六年修 詔弘治八年修 里 宋

田文詩沙泛水泉石漱玉雨收天際日垂霞影斜茶罏湖畔驚夢鶯

滿徑春陰淡竹映踈籬慕老僧禪定久幸生浮客過

竹徑吹處散啼鴂莲自老僧禪定久幸生浮客過

寶應寺 在縣北一百里 洪福寺 在縣東七十里 太清觀二 一在縣西一

二十四年修 龍泉觀 在縣西四 在縣東五十里

壽聖寺 在州治西金明昌間建 十里 國朝洪武

五十里桑園社 定林寺 在州東

石城寺 在州西南九十里侯望社 天

在州西南七十里陽勞社 山陵寺

大北社　在州北一百里張解社　在州西北五十里景家莊社
年建　善淑寺　在州北一百里石壁社　真如寺
淨寶寺　在州北一百里東莞社　淨光寺　在州南十里
里　觀音寺　在州南嶋山社　金大定年修
文寺　在州北五十里北文店　普興寺　在州
南九十里孟莊社　淨居寺　在州東南九十里壯岡社
朱盛社　聖福寺　在州東南九十里下落院社
釋迦院　在州東北五十里井峪社　資聖院　在州東北
在州東北三十里福慶社　蓮池院　在州東北八十
一百二十里秀谷社　羅漢院　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仲堡社　壽聖院　在州
里桃花社　在州北一百二十里陳村社　太
平院　在州北一百十里冶底社　三教院　在州西
州東南一百三十里山底社　釋迦院　在州東南一百五
北四十里徐山嶺　在州東南七十里田莊社
報歷院

沂水

梵衆寺　在縣南二里宋咸平二年建　法雲寺　在縣西南十里大善寺　在縣西北九十里國
聖壽寺　在縣西北闕公書院側　妙果寺　即彌勒院在城東南隅　大聖寺　在縣西南四十里荊
元大定年建　彌陀寺　在縣西北十里　興福寺　在縣西北九十里
朝洪武十三年修　普濟寺　在縣西北七十里
紫陽觀　在縣東南二十里　迎仙觀　在縣西北一百
金大定年修　無為宮　在縣治東元至
正七年建　瑞雲宮　在縣
西北三十里隋大業間建

普照寺　在縣治北

山寺在縣南九十
靈山寺在縣西北一百十里山後　靈應寺在靈
年建　卧佛寺在觀山
山元通寺在矮岐嶺西口　普濟寺在西
鄉崇興院在縣西南邵家町元至正十二年
建朝元觀在縣西呂家町社元至正年建
接真觀在縣西北一百里元至正二年建三
教菴在馱兒山西即麻柴峪寺　白梁菴在
山白梁
安東衛
觀音寺在衛東七里　卧佛寺在衛東北十里

陵墓
夫世遷陵谷名都故國尚湮榛莽況蕞爾一抔者鄰
其耳目覩記非遺範在人即閱歲未久者也彼寵寔
啟墓劒掛徐君令垂守冢悲激雍門英辟傑士獨惓
惓焉其慮遠矣作陵墓志
益都
周齊景公塚在城西金嶺西北鐵山臨淄亦有公墓　田和塚在城北二十里普通店鄉人云太公塚按和亦稱齊太公疑即和塚　紀侯塚在城東四十五里香山陰宋書云焦恭祭塚得王磐馬蓋紀季入齊卒葬于此　臧武仲墓在城北十里俗謂之臧墓武仲孟

冀此舊傳般陽西亦有秦塚今淄川

髡墓在城西四十里許窩駝村 漢霍嬗陵在城東三十里許霍社林陵聲相近鄉人誤為霍光墓竟無所考 鄭康成母墓在城東四十里鄭母店店名鄭母取此

唐平盧兵馬張素墓在老山西平盧節度使梁及墓在沂鄉楊成雲墓在城西永固村成雲關中隱士從其子弘立仕唐為青州兵馬因家焉葬此 節度兵馬江可觀墓在城西永固邨 隱士唐魯墓在城北柳莊西周平盧軍節度判官唐銳父

宋王魯墓在城東四十里鄭母店郡人劉彧譔志

周沆墓在駝山南沆宋樞密直學士兼户部侍郎司馬光誌

衡府陵三一莊王陵在尧山西一康王陵在馬山南一定王陵在尧山南

元開國功臣劉國傑墓在城東北四十里閻復譔墓碑 馮總管墓在城北三十五里北社 行省參平章政事太原郡公王黑驢墓在城三十五里 太原郡公王黑驢墓在城三十五里 五里大尹社郭博與人 傑益都 國朝兵取益都路死之葬此 泰將軍墓在府城西尧山下墓不甚高前碑可 泰將軍之墓在馬 國朝崔迪 墓在核桃園 國初聘迎晉州府學訓導再召左春坊右贊善辭以益都儒學教諭終其身葬此

諭葬吏部左侍郎王讓墓在城西八陡社 燊將劉福墓

北地名草廟子
鄉進士張祥　兵部郎中高昱墓在城北先世
父緒墓子舉人教諭鴻沖墓
俱在馬尚書陳經謨墓在都指揮俱葬
在城北崔府君廟西北子給事中清同
知揮葬墓左工部郎中唐錦舟讓清志　工部主事
李振墓在城南一里　浙江參政曹凱墓在城西四十
里南忱社　南
康府同知周中墓在大社　鄉
錫福建參議徐節墓在于家
衖之北　工部尚書陳清墓在城
南　工部郎中董汝瀚墓在北關外子
陝西安慕司副使劉讚墓河間府通判石銘墓
中色張天　紹興府知府石存禮墓俱在城西南三
瑞撰志　里左春坊諭德

沈子良
譔志　四川左布政使熊佑墓在城西北二里南
志銘潞州知州李旻墓在朱良店北　京户部尚書熊讓
慶子兵部尚書陳經墓俱在東關草場街後　贈户部尚書陳
府同知杜禧墓在城南　大學士張治撰志　肇昌
二里　江西布政使黃卿墓在北
父封參政　古城
信墓在馬　南陽知府楊應奎墓在城北先山之陽父
判金墓俱在馬　贈郎中譽墓子州
部尚書毛記撰志　貴州按察司副使馬裕墓在北
北子行人惟重補　古城
大學士徐階撰志　松江府知府朱潤墓在城
户部郎中董汝瀚墓在北關外子　西陝西布

墓在鄭母社 諭葬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

石茂華墓在城西古西關大學士子慎行謚志 諭葬 河南參政封

部侍郎贈尚書馮子履墓在城北新店社部侍郎翁正春謚志 諭葬

光禄寺卿李用敬墓在城北馬市社 諭葬 刑部侍郎贈

書朱鴻謨墓在城西老山 諭葬 户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王基墓在城南鳳凰山 諭葬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邢鎮

墓玠父在城南一里大學士王錫爵謚志 并肅巡撫楊錦墓在城東二里尚書邢玠謚志 南贛巡撫張煥墓在城南馬山光禄卿李用敬謚志 寧夏巡撫党馨墓在城

副使劉一孚墓在古西關尚書馮琦謚志 江西

户部左給事中石鯨墓在城南二里姪尚書茂華謚志 河南汝寧府同知石繼節墓在城南一里大學士子慎行謚志 陝西按察司副使石繼芳墓在城南二里尚書馮琦謚志 直隸

廣宗縣知縣鍾秀墓在城北三里尚書馮琦謚志 陝西按察使

房如式墓在城北五里諭德趙秉忠謚志 尚寶寺卿蔣春芳墓在

姑橋給事中贈修撰趙禧墓秉忠父在鄭毋店鍾羽正謚志 贈修撰趙禧墓秉忠父在鄭毋店尚書曾朝節謚志

西參政張巽言墓在城南二里 封御史張鈵子陝西

按御史張憲翔墓俱在城東南龍泉庵南 諭葬 兵部尚書少保邢

沈季文纂志贈户部主事

户部員外石琚墓繼節離芳父在城北二里通山西按察司副使陳

墓羽正父在城南二里封滑縣知縣

政司參議曹璜撰志

鶴墓在小澗新樂山西提學副使鄭光溥墓在

王誠撰志

諭祭封鴻臚卿張良臣墓煥之父在馱山北

尚書朱衡撰志

知府周滋墓在城北廣南知府劉大章墓在城東同

諲志

開封知府宋伯華墓在城東十五里獻縣知縣楊芹墓在城南

亹家廟大同知府高鷹墓在城東家廟河間府通判王

君榮墓在城北七里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諲志慶陽府同知白應奎

臨淄周

太公墓在縣南十里齊記補遺曰太公墓在縣南七里淄水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一名鼎足山一名牛

墓在郡城南時家店戶部郎中曹璉墓在郡城北一里

首岡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石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多殿胥狼籍項公墓近太公墓景公墓與桓公墓同處隰朋墓在城東四王墓在鼎足山之陰齊記補遺云方基圓頂東西直列乃管仲墓在城南牛山北麓舊齊威宣暨襄四王墓管子之墓嘉靖禪題管子之墓嘉靖

乙巳被蔡使鮑象賢立石塚上杞梁墓在城東三里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迎柩而哭卒葬此事晏嬰墓在城北一里按晉載記曰慕容皝營丘望晏嬰墓

見檀弓

曰禮大夫不逼城而葬平仲古之賢人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曼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之賢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取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市門者冀見平生意也以謨考之嬰墓疑在此唐貞觀中禁民十五步內不得樵採三

士墓 在城南一里許一基三塚三士事見晏子春秋孔明梁父吟云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按孔明梁父吟別有所指豈晏子賢相有此夫亦春秋附會之言後人誤

愚公墓 在愚公山之右 **蒯徹墓** 在城西

漢王蠋墓 在縣城北崇德社永千乘人博興漢千乘地此其稱菀魚堂長山者未詳何據 **將軍塚** 在伏李莊城北十五里世傳李左車墓未詳

高苑 **周** **三** 驛長墓在縣東三侯周厲王時諫官諫厲王武死于諫

漢 **李左車墓**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戍化閻盜發盂錦信卦森左車葬於此其傳在海豐今鄉耆或非陽生事伏生傳受尚書至歇八世皆為博士葬此

建祠沈清 **元** **基公直墓** 在學廣地肖像 姓李氏

金人 **國朝** **都御史張清墓** 在縣西南十里 **御史閻寬**

墓 在縣西北十八里子戶部主事江衍 **御史許鵬墓** 在縣北

墓 在縣北戶部侍郎黃懋觀誤表 **李鉞墓** 在縣西南 **太僕寺卿** **僉事蔣**

墓在城南章丘李程王墓在西
開先撰墓志

壽光 古冢頡墓在縣西徙址存此等傳疑之例 晉 辟閭渾墓西南渾嘗為青州刺史墓容德陷廣固欲殺渾子遂原之 魏 侍中司徒賈公墓在縣南十里張孫社有碑云遷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使持節都督徐兗三州軍事開府如故與和二年葬此 宋 嚴中承牟公墓在縣西北 御史贈兵部尚書宋彥英墓縣東北四十里 南朝梁 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和劉翔墓縣西四十里洋河社父子墓側大學士徐溥撰碑子知府劉鈁墓在洋河太常少卿章丘李西監察御史劉璧墓太常卿劉鈁墓在洋河太常

開先撰墓志 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敏趙鑑墓山西右布政司右參議劉澄甫墓在祖塋側山西右參政馮惟訥撰志

臨淄 漢 命士黃愚墓在縣五十里王莽時避亂遼東光武即位始還後卒葬營丘東南六十里王保社每歲冬十月有司致祭 元贈 禮部侍郎劉用墓懷遠將軍劉澤墓滄州節度使劉秀實墓以上三墓俱在縣北黃郊 國朝 禮科給事中劉三畏墓在縣東南七十里 監察御史柴玘墓在縣東南三十里 知府清墓在縣西三十里 刑科給事中劉

主事劉鉞墓在縣三十里江西布政使
同知趙卿薦墓在縣西北三里御史趙鴞薦墓在縣東北三里庄
史趙池墓在縣北三里庄進士劉鴻儒墓在縣東二十里
臨朐 伯氏墓在城西七里許古逢伯陵墓在縣逢山之巔春秋齊尉所
平墓在城隍廟後
衡王陵二一恭王陵在三陽山一安王陵在西安廟
勅葬狀元馬倫墓在縣南十五里名迴龍岡禮部尚書
王田王墓在逢山西三里布政吕三才墓在城南
逢鳳翔墓在城南
諭葬侍郎

安丘縣
鄭玄墓在縣東四十里唐貞觀中嘗修高上傳表紹屯官渡請玄隨營
得已載病從魏郡卒葬于此管寧墓在縣四十五里孫宥
劉東後歸葬礦阜山即此
兄弟墓在縣西南牟山下

三國漢
相蘇禹珪墓在縣南二十五里

諡
參知政事諡文烈明鎬墓在縣東二十里徐孝女墓在縣西三里
孝子毋印墓在縣西三里宗時人進士周元賓銘墓
元帥鄭衍墓在縣南十里仁順鄉衍康成裔閣復譔志江西巡撫馬
煒墓在虎林于譔志諭葬侍郎辛應乾墓翰林王
墓城東一里明禮部郎中馬應龍墓在縣東五里侍御

葬此 琅琊王塚在縣西普慶社又古塚前後相
置王侯國傳至後王有餘所
薨為曹操滅國除按史記諸書琊琊自西
葬此 大司徒陽都侯伏湛墓光武親甲遣使送
賜葬才 塚湛兄子司空恭肅
詳其處 國朝 廣西布政使臧哲墓城西四十
侍郎臧惟一墓 里井泉社前
漢 吳王墓在縣東三十里寶堆山子卢部郎
中烱然推官饗然祔陝西按察副使李夢龍墓
東南傳 都御史公勉仁墓在縣東八十里
家寨 石門山之陽 知縣

魏 秦王塚在柴溝社魏武封子翰為秦王

主直墓在倖山之陽 翰林公家臣墓

苫州 周 苫子墓在州西三十里鄉家莊

元 狀元鄒惟新墓在州南六里遵化鄉按鄒縣馬

沂水 周 孟母墓在縣東北慶成謂孟氏墓鄉曾地孟子自齊葬
魯地非慶成也孟母墓在縣東北慶成謂孟氏墓鄉曾地孟子自齊葬
知縣馬之圖新建廟有碑記

吏部尚書杜

澤墓 山西按察副使楊光溥墓 監察御史武

衢墓 太常少卿燕翰林學士武衛墓

金鎮西軍節度使張羊鄉墓在縣南十里劇
縣縣丞胖孫太傅謚敦毅公傳東
寨子禮部侍

國朝都御史鄭夔墓在縣西四十里

鍾羽正曰郡之家乘舊志在人物前予以為未知其人而先觀其塚且序次故附人物後而各邑未大夫之墓遂不能悉者仿考入焉大抵五十年之前士大夫葬者平陽風水之說未興者人亦罕知之而始從之十餘年來談者益衆而好事者亦無慧矣而竟未見其效語云文地理理者條理也山水之分合象機之聚散原委脉絡豈無區別就其局面各成一說所謂理也理似有之而必求其福利一一盡應則舍且愚矣此確論也如星命相人相宅之術以陰

五行言之就其宗門并有條各自有理亦或中而欲一一皆應不爽亦未必然正直明達之人勿為貪心所驅則不惑于此矣古人辨論甚晰附之左方或問風水之說何如羅虞臣曰邪術惑世汾愚民也今縉紳之士尚崇信而不疑何也曰舍吾才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求其長為處慕之所密岁禮終宜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一是也謂及龜筮庶得後難其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古凶之義暨於近代以來乃有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日遠近其者貪其貨賄擅興利害捨遂令葬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詳消息之義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斯乃陽六經之說至喪葬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曰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蓋其貴賤理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葬謂之不懷後期不

葬雨不克葬或
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晚
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效也記曰周
用乎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玄曰大事者
也斯但直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葬簡公於時
墓大夫室當葬路壞其室平明而朔不壞則日
而朔子產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
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
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考也人之
祿位時命名緣厚德貧賤夭絕必有惡積是知獲
慶在人仁福無與之人於此則
貴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五姓之義大抵
猶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名位進退無
曰此
及其
同一
山陵散列
利
葬爾不論乃其子孫富
古之葬
九穴漢之
古之葬者

有初賤而後貴或始泰而終否子文三已令尹
禽三黜士師向知卜筮已定便不問改塚墓既成
曾不葦易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
人因而侻倖遂使擗踊之際擇墓地而希官品荼
毒之秋選葬時以窺財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
荒爾而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
親而聖人設教範俗之本義十矣盛衰消息之
雖聖智無能推移故富貴可遇而不可求蓋天道
秘而神功不可測者也諸氏百子未敢易此而惑
書獨曰神功不可奪天命可改世俗溺其言將謂術
能勝天則凡人事是非得失之細倒置伏制以
其私鬼蜮人心浸搖膠固殆難言矣善乎范史之
言曰吳雄葬母喪事趣辦不問時日營人所不封
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乃能致位司徒慶延
子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而陳伯敬特身唯謹行
聞卤鮮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終不免
坐法誅死儒者稱為格論自有乘氣受蔭之

既葬而遷徙魂靈忍於搖動蓋將恪天下以
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過於猛獸矣夫君子
葬其親也得其地無童斷無獨缺無曠折無汙
砂礫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居室之美以樂
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窺利豈非惑乎余
世人未葬遠者至二世近者或十餘年此非其子
孫貪鄙心勝乃拘於陰陽忌諱之說耳故採於此
篇謂其文辭頗有所談刺也并論次其卒之年月
庶乎覽者有所感愴云爾

項喬風水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仁人者正其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人子之葬其親求
親之體魄得安足矣借使有陰應之理亦非孝子
仁人之所圖也況萬萬無此理乎今夫子於父母
生欲美其宮室死欲安其宅兆其孝思之心一也
父母之於子生則欲其福利死而有靈其宜默佑
護之心亦一也但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形既朽滅
神亦飄散復將何物以為子孫陰乎試以生前

之重門密室下棺上蓋人子所以安其親者至矣
其親於此而能寐焉形神尚如故也厥子孫或近
出閭里之間或遠遊千里之外或蒙人笑罵或被
人搆害其親亦熟視而不知顧矣況朽腐而盡滅
形飄散之神而能陰佑子孫於數百年之後乎且
生氣之能陰人猶地道之生氣能陰地之即栽者培之
之謂若朽骨已在順覆之數雖天地生生之大德
不能復生之矣不能復生之矣不能復生而謂其乘生氣以反蔭
生人有是理乎借使有是理也骨肉朽盡而魂氣
無不之也其靈亦不過與生前等耳生前雖尭舜
之神明不能庇朱均之子而謂其死後反能蔭應
之乎是生不如死人不如鬼率天下而崇鬼道也
不亦左乎又謂木華於春栗華於春者生
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似也然華於春者生
也華於春栗在室者生栗也使栗在山而腐栗
安能乘春氣而復華

影明矣若謂則

手不見磁石之能會鐵暴骨之能滲血一氣有
通之理乎曰氣感通如磁石於鉄固也然石之
針能翕之而已果能化化小為大化輕為重如所謂
鬼福之能又人乎哉固程朱不忍以朽骨視其親
故示人培植而極力以遷移之子無乃忍死其親
而不得為孝子曰在親不可不謀論理不可不
今不以便安其親為詞而實徵利其子孫或貪地
而暴柩或爭地而破家或惑於某山某枝之
說而反為仇讐至於終失尸柩不孝莫甚於此
知其處者若懼孝子不得為也故有識者又謂風水可
處之遠世有識者又謂風水可遇而不可求其意蓋謂風
水陰應借使有之亦惟孝子仁人能承受之而非可以力求者此納約自牖
之說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然不若判然一斷不復
留意之為高也

唐順之地理論曰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者蹶然喜叩卜星相堪輿
國吉乎未必然也而聞卜星相堪輿之口常喜希覯乎其所不可必
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焉鬼神以自神
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焉鬼神以自神
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揣希覯之心與摩揣
之見而叩之焉鬼神之巧發奇中之說
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
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章章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
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侯步
氣測量水脉以審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秦
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殤露其尤
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久而不免於水大
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朽非有山崩水
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餅歇之間盜地以葬往往
至於聚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
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
而為尊也夫儒者之於天道之遠也而
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

青州守王家寶　置義塚叁拾捌畝一在馬驛路西一在東
東蘇家橋路北

益都令毛維駒　置義塚貳畝在馬驛門北

鍾羽正曰仁人之於民也生則為之養死則為之地故漏澤與悲田不可缺一地文王見枯骨而悽之後月令有埋骼掩骴蓋自文始也而牧民者多視為不急而弗之置若王毛二公真仁者之心矣故特紀之

青州府志卷十七終

州府志

第十一冊

遺文一

道里一

夫滄海以西泰山以東其分野星土文獻與地志相附麗者既已各論詳之歷代沿革紛紜昭垂謨謀之處紬與載筆之士著書紀事見有關茲郡者別彙為編若夫商榷體裁數論政俗鉤玄以入

王言　舊有封公孫弘謂弘原非青州屬邑人今去之

周簡王校劉定公賜齊靈公環公

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用
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

漢武帝封齊懷王閎冊

維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一作
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
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
之不圖俾君子怠棄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

德不臧乃亡乎而國而嘗于爾躬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

賜下式爵關內侯詔上以式村忠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曾吕嘉
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弘國不犯之道也臣
昔習樓船者請行先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曰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
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番輒多
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願募
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者

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

寃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登求賢
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養老酒
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
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魏明帝徵管寧詔明帝即位大尉華歆
逐位讓寧遂下詔曰
太中大夫管寧清虛守道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
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
列襜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
蕙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
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徃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
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
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我今以
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
至稱朕意焉

又詔青州刺史

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蓋亘
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

日方已過濕身浴佛以昃尊尼有言善之徒與而誰與我其命駙從事郡丞掾奉詔發遣軍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褥道上厨食上先奏

唐高宗冊虢王鳳為青州刺史文

直學士 西臺侍郎 上官儀草 西人弘文館

維麟德元年歲次甲子正月巳酉朔二十一日巳皇帝若曰於戲前商胙邑寵秩盛於隆周徵秦

啓社徽名崇於有漢況乎爵窮五等榮總六條乃茂德之攸升固非賢之罕一作而匪擇泌疑州刺史上柱國虢王鳳履冏端嚴襟神秀整道光懿風望重宗維恭慎之心符小言而緝譽虛疑之慶苞大雅而揚聲體備剛柔藝殫文武騰芳桂嶽動貞韻而鏘金寫照荷池鄉清文而振玉若乃淄源迴跨岱址斜臨人被萊風俗兼齊舊布中和之化申簡惠之方觀政所先建邦一作親斯在是用命王為使持節青州諸軍事青

使持節封如故往欽哉玉其克邁仲給書

踴勤宣九德蹈前哲之英規絶浮競之清塵卓洛光昭淑問可不慎歟

擬冊齊王文 劉禹錫中山人 檢校禮部尚書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啓茲東國境于青州畧嵎夷導維淄鹽絺貢庭厥絲入筐粤在少昊為爽鳩之域沃若殷商乃薄姑之丘周實太公之國積海岱之饒習戎華之盛因俗簡禮其政易成咨爾第二子某直諒多聞温裕有立樂于為善力其未能行本真廉言依忠孝固可錫茲青社俾滂于東是用命使某官某

乙持節冊命爾為齊王往欽哉宜聽朕命夫敬人以理國然後已可以得人謂已不德資師傅以為德國安則備闕忠孝人散忝爾君親慎乃厥修無替休命

敬宗淄青鎮旱賑恤詔 節文

門下朕嗣守丕訓恭臨大寶兢兢業業十有三年何嘗不惠下以愛人克已以利物外無畋遊之樂內

土木之功浣衣菲食實興夕惕厚於身者無不

取顧惟不德懋歎方深今雖避遁甫宅慈於
兵戢其鉦刃百姓絶其征行動求理道日冀平
去秋旱蝗所及稼穡卒癘衰此蒸人懼罹艱食
順時布令助煦育之深仁施惠覃恩法雨露之
其溝壑青究海鄆曹濮去秋蝗蟲害物徧一作偏甚其
道有去年上供錢及斛斗在百姓腹內者並宜放
今年夏稅上供錢及斛斗亦宜全放仍以當處
義倉斛斗速加賑救眷茲長吏必在得人應

蠶處刺史委中書門下精加訪察如有煩苛暴
濁懦弱者即須與替閉糴禁錢為時之蠹方將革
尤藉通商其見錢及斛斗所在方鎮州府輒不得
有壅遏任其交易必使流行仍委出使郎官御史
所在度支鹽鐵巡院切加勾當天下百姓人吏
和九年以前官錢斛斗家業蕩盡無可徵納因
圖動經歲年者亦宜放免於戲惟此凶災是彰
致忘於罪已惠所貴於及人施令事和朝

閣下作朝廷之臣屏宅利是侯秦兵之
謀師況地雄壯海境接東萊往貢鹽綿俗尚
術所付至重權才惟難守太府卿孫儀文學優
貞勵已以詞律振跡用吏理楊名周旋臺閣之
洽休嘉之稱連分符竹出撫蒸黎听至皆號為
秉心不爽於誠信洎徵還朝籍服在大僚物情
公論彌暢俾列象河之位仍司長府之殷出納
帑藏無耗念此勤效爰議疇勞乃眷金紫命
州寔分於伯禹化則起於太公具五方之人成一
之會其將撫制必俟通明夫務穡勤分之謂勤稼
訓典之謂備保大定功之謂德救患睦鄰之謂仁
彼三軍行茲四美藩垣東夏羽衛中邦動脩武經
致俗阜先副朝奬用答予知既超鄭默之官又進
昌之秩皆謂殊寵佇聞休聲寺檢校左散騎常侍
州節度使

授韋博淄青節度使制 沈珣草

必在信臣守衛尉卿葉傳文苑騰芳儒林標
曠遠風度詳閑周通爰表於器能強濟武彰於
早以重價踐遷清途諫垣流寒謇諤之名通邑擅神
之稱頃自移曹九棘緩步八墳沖澹安身卷舒惟
應茲圖任允叶僉謂懿彼全齊實為右壤禹貢別
州之盛海濱綜五郡之雄昔周命太師漢封韓信
土用申於帶礪分茅克越於藩維選受之陞古今
重於戲乎仲盡規之節或吾當俗之方經營草創
欲可循指牛山而忠讜如在餘波未泯遺愛
郡既洽於里閭風謠尚傳於古老為政之假無忘
詢盛鐵馬於師壇帖金貂於騎省祇膺成命勉服
光

宋仁宗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

觀文殿學士知青州盧陵歐陽脩草

敕具官韓道自京以東北若多盜而臨沂狂
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

有寵恩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

事制歐陽脩草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慈予望文之不為足信作著之於行事以為萬世之法然學而不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會能爾復行足以為人師學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言而必施於事物以為學者之

子蔚然而有成宜有旌褒以為學者之

李承之知青州制知密州軍山藤轍草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農桑通儒俠雜居可以大慶長者服難以細謹法治也具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為名臣屢試有勞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開治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女師其言予汝嘉

賜觀文殿學士兵部尚書知陳州軍

元熙以忠許國謂當委往時以
東王
勅修卿純誠宣謀中外所知藩閫志兼有
官治處義乃無嫌矧故東州可以居處方之中
逸豫均朕命惟行為當遄往
青州奉壽光縣豐城鄉張賛獨孤用和各年一
百一歲並為本州駒教制王安石草
勅某人壽至於百年則閱天下之故多矣寵以
侯助守令教訓百姓豈不宜哉爾實應書往
可
國朝
太祖高皇帝定徽鎮海瀆名號詔
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奉
承天命統一華夷大統以正
帝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
稚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徽五鎮四
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

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
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
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上以山水本名
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
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
著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
方一時可比所有封爵宜承其舊庶幾神人之

正言順於理為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
世宗皇帝賜刑部尚書趙鎧致仕詩
卿惟我 聖祖稽古重六卿朕茲繼大服命汝掌秋
刑司寇職惟重託卿公且明資之弼五教倘毗須
成忽爾乞休退懇辭出衷情朕不拂卿志顧念其
誠特命馳驛還以遂卿之名餘年備福祉勿須詮
旌

書疏

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對[illegible]為陽安侯封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詔書比下愛動政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後曾不能牢諫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羞益陸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措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愚以為人情無常天命靡定自古聖帝深見天命而樂取賢人以輔助己是以壯年克己立陸下為帝先帝暴棄天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見此先帝賢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可測度於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久處尺壁陸下之賞於臣已過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陸下以臣託師傅功德而備員又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言乞骸骨歸於海濱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不得不盡死

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快於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當處也文選載此文題作上書自劾下獄議士訊臣無狀于之名故常頗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然也夫以布衣之士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仗節死臣寧盡苟合取容阿黨枉為念私門之利忘之政邪濁溷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夫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史鵕雀曰夫司隸者刺舉不能善善惡惡非得頒宣法令之道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前大行哀極在堂而寄

以定共皇太后以定
于襄從夫之義也故立宣帝為
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后定
議不得復改祖父為士子為天子
尸服以士服于無爵父之義
于之故為所後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皆
為一國太祖萬世共
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
恩義已備陛下既尊體光帝時重太宗承宗
地祇陵之祀義不後奉陵陶共皇入其廟今故
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親
盡尚毀不正之祀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伏湛諫征漁陽疏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
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
爵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
城守先退後伐所以
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
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
眉誅鄧辛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
未能伏近而先事遠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
虜困之必來其取人今所過縣邑尤為用乏太
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而已收之矣太
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
國之都而冠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
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背向郡況
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四
疑懼百姓恐惶誠臣下之所惑也伏願遠覽文
重簿兵謀近訪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
臧乘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

人歸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
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
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
姓仰望德義徵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
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畧
朝之淵藪髫髮膺志自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
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
四方固首仰聖京師之臣皆居輔弼出入
區區敢不自竭臣誠不足以知宰相之才容
門補缺拾遺臣時忝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
愛下好惡分明眾臣信等素持名信經明行修
達國政尤宜近待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
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
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
以聞○十三年夏徵救尚書擇拜吏
日未及就位因燕見中暑病卒云

貢禹棠儉疏

司馬光以禹不能匡元帝信賢去奸徒以節儉迎合意乘遂黜之然其言
佳論也臣云古者宮室有制不過九尺堂崇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
不文畫苑囿之觀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之使民歲
一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
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銅文金銀之飾後世
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競純刻鏤絲繡雜以金玉臨朝
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知太
古難宜少放

千萬東西織室亦然
譬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
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
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
大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菩其大肥氣
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
若此乎天不私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
以填後宮及奔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
正妾多減食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
百九十物盡據城之又以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
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承順天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
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化取女皆大過度諸
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
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冢墓埋皆盛地上
陛下深察古道節其飲食者去減損乘輿服御
寬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咎也

三公二千石二千石產多以病命
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
社稷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
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
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
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盡為
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
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
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
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
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
肉騷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
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
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極
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減臣賈四百
為至拜為諫未夫

當蒙也伏自念總亡
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
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
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
鄉者也誠恐一旦頭什氣竭不復自還溝壑
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
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
之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學於民
所寡故親近生幾變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
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共
往者嘗令金故語生欲及生時禄生之子配
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
加傅曰亡懷土何必思故
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禹又言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
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

十乃笄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非
天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
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未
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
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
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興
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
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
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
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少把土手足胼
奉轂相又出稾稅鄉部
秘求不可勝供故民
遂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賣也
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惠於錢也是
來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總其

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奸妄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案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財之所致也罪求士不得真賢扣合針與至治致太平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除贖罪之法招守選舉力本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七紐免官則爭盡力善賢孝弟賤貪人進真賢舉實蔽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天下之君徵孔子之言仁所折中況乎以漠地廣陛下之德慶南面之尊乘萬乘之權因天地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陛台萬物化正天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歎為治甚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蓋也以其舍法度而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

天下食今代郡東成之北地之亦近匡自諸曾傅中以上家士得私藏兵器及犯者輒完官削爵不得仕宦為吏貲錢十萬及吏坐臧者皆得為吏貲錢百萬以贖罪不可親戚罪白者伏其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斷獄四百與刑錯士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寵士開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不是乃行一切之變以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國恐伏其誅則擇便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於世歟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官敖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

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大子下其
章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
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處王廟衛各
其半

漢伏隆為張步所執上光武書 聊東武人太中
夫持節使青徐○
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戹授命不顧又
人知步反叛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
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以其大頓若令
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
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
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矣後步遂害隆

東平王蒼薦臨淄吳良疏 臣聞為國所重
在得人報恩之
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
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
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
禁寵絕矣憂責深大報慕公叔同升之義
文寵位之罪敢秉愚誠冒犯嚴禁○顯宗
前以事見疑顯宗終不

也誠侍衛之臣不
盖追先帝之殊遇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
陛罰臧否不宜異同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私使内外異法也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
能裨補闕漏有所廣
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帝之明改庶幾之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
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
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忠言則攸之禕允
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
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无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
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侯衆定潼陽操不計下及日法忘衆則[illegible]
敗湖之關險智征動此高邦衆而不渡[illegible]
亡不此然於計使引臣帝謀勞我可遽不[illegible]
先戒臣後為特保全謀臣此有得深安[illegible]
常住之為史絕衆人未臣構進謂備入唐[illegible]
每用未定先於坐舉不深趣為安不食[illegible]
輯李解一於人於語一如然之非於毛不[illegible]
操服三時作進後為也良涉時計[illegible]
為而地關進用并腹劉平險地[illegible]
能李昔況備兵江衆而彼謀故而心[illegible]
猶服操臣於北衆雖臣於適自[illegible]
有圖五年於衆所之進其彼危臣進[illegible]
試之攻弱勝駐巧望公事於事於雖非往[illegible]
失委白而我張之今後知西以不宜[illegible]
先傳驅敵衆表州取安左又奉自先[illegible]
臣爲不此然不勝今高務先惜人[illegible]
操侯下不山因三戰鋒望帝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死賊計連於父勞也[illegible]等耳能
臣而賊而吳楚此貴今精武及然必
之後曹漢當臣正民銳將曲長勝
之明已不事西此之等將并一長矩此
明帝所主稱將取時來而兵一十也雲臣
帝賊於帝成已曹將不蜀將六及而之人十軍未
徵定成九也蜀操六及而之人十軍未
三歲擺敗事然舉并也敗事所此十馬胖
操服三時作進後為也良涉時計[illegible]
為而地關進用并腹劉平險地[illegible]
能李昔況備兵江衆而彼謀故而心[illegible]
銳屬兵北謂難之可若數人閻也
難史位天平敗息後十宋芝自
可遠勇下若以事敗年將丁臣
該明侯已事一不年之無六到
見關攻定也州可則內前白漢
臣羽高然後先地則三將文貴書中
謂敗操先帶敗賊與之四差都軍
書[illegible]

魏大僕陶丘一永寧衛尉益觀侍中孫邕中書侍
黃初至□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
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
動是以鸞鶴鳴岐周道
伐見太中大夫管寧應
徵舍章素質冰潔淵清
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
意養老游志六藝升堂
入室究其閫奥翰右今
之際黃中陸梁華夏傾
平之秋越海羈旅遠東三十
年存乾之垣恆景藏光
嘉遁養浩韜暉儒墨潛
思求備以故司徒華歆
四年高祖文皇帝曙咨耆
舊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拜
光祿勳不就道遂留遼東
遷衛尉太中大夫其德登為光祿勳寧夫
遷翻然飛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歸太中
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
疾已瘳行年八十志彌
篤聞假息鄉閭優命屢至輒營喪自陳
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
日誠謂乾靈恩有紀拯不意靈祠以
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
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
璽書以臣為光祿勳兼勞謙引喻周泰損上
下賞詔之日精魂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
非國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寸勳而蒙璽封之
寀恥篤下荷拯深之任畎沒之命獲九棘之位
有朱博戮妖之責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
與進路以塞元責璽幕閽閽徘徊闕庭謹拜章
情乞豪表首抑恩聽放無令骨填于衢路○
黃初至□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

王基為管幼安疏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
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
動是以鸞鶴鳴岐周道伐見太中大夫管寧應徵
舍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
懿若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奥翰右今之際黃中陸梁華夏傾
懷包遠德之機要中平之秋越海羈旅遠東三十
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
年存乾之垣恆景藏光嘉遁養浩韜暉儒墨潛
流博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曙咨耆舊
思求備以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拜
光祿勳不就道遂留遼東遷衛尉太中大夫其德登為光祿勳寧夫
遷翻然飛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歸太中
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
疾已瘳行年八十志彌
篤聞假息鄉閭優命屢至輒營喪自陳
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
日誠謂乾靈恩有紀拯不意靈祠以
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
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
璽書以臣為光祿勳兼勞謙引喻周泰損上
下賞詔之日精魂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
非國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寸勳而蒙璽封之
寀恥篤下荷拯深之任畎沒之命獲九棘之位
有朱博戮妖之責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
與進路以塞元責璽幕閽閽徘徊闕庭謹拜章
情乞豪表首抑恩聽放無令骨填于衢路○
黃初至□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

…括周文啓…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
…前志也陛下踐祚纂成洪緒聖敬日躋…
…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
…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
…擬跡前執德行卓絶海内無偶歷觀前世王…
…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
…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東帛加璧備禮…
…聘仍授凡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
…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憂倫攸叙必有可…
…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
…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楊歷垂聲千載…
…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馬會寧…
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云…

…旌範薦管寧表臣聞敦…
…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濵…

管寧束脩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強故…
…故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
…為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
…頗子漏屋蔽衣喻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
…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
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為美談陛…
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遺軌應期受命光…
代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
以安車之稱斯之為美之高士也臣以為既加…
之無窮其大不受其細可重…
玄纁聘之
束禮矣

任昉為蕭揚州薦士表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盡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
惟陛下道隱旒纊信符重六非同塵五讓高世
白駒空谷振驚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
闕下委裘阿上非敬製於一狐諒未味於羔采而
五聲協響七弦寫意寤寐求賢興阜臣位任
隆重義無爭寄竊惟俊名貴不違徵俾路絶勢門
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莫限以位貌窮
見松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學思晦七葉
光海內冠冕伸清氣於一時映先達領袖後進
彥輔名教之榮故以概
維揚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通人
養素丘園台階重位庠序公朝鴈夫
今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
王理尚獨鈞思致

在梁東序之祕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御史中丞臣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氾鄧字孤家無常子是以戴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

前人彈劉整

不冠不入士節大閑之有立千載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頓首死罪死罪謹案臺訴列稱出商劉氏使奪分前奴教子當伯婢子列稱臺訴列稱與范訴相府參軍劉整相從傷害藥叔郎整相從傷害入衆又以錢婢妙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宜逸婢綠草私貿將錢並不分送寅第二庶息師去歲十月性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晡食未畢送忽至門前簿撾拳大罵突進中屏風上取車脚推掌夫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與范訴相應重毆當伯教子列稱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今奔今在整廳使悉與潘僧尚議整若輒罷兄子送分前婢貨賣及奴

爭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臣糾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名教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餘創目理絕通問而安肆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織爭訟寡嫂未孟嘗之深心唯傚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注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析契鐘庾而惟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遣應洗之源委采音不款偷車攔龍章官悉以法制從事婢舉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唐文粹卷

諫重討高麗表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

當今聖化所覃

誅莫能討擊陛下
問罪遠碣未蠲尋
計分配諸州無處
枯臂比功校德萬
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
敢備說且陛下仁
恵狹之將亡則指
期數歲授將師之節度則共
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箕無
萬里屈指而俟驛
策擢將於行伍之
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
一見不忘小臣之
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
鈞加以番情墳典
文鋒既振則宮徵
萬姓以慈遇群臣
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生之德禁障
於江湖惡殺之仁
恵犬馬蒙帷蓋之
徽之樞哭戰亡
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

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時盡心於應猶
昏憒豈延論聖公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
無衆美而有之靡不
之愛之寶之周易曰
亡知得而不知喪又
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
機得有喪之理老臣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惜蓋謂此
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
不足待以仁義不
宜從黜畧必欲窮
每次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誰敢侮之況今兵士之徒
人命所重慮動聖
之聞乎之於鋒刃之

中國內禍藩主雲起小將損者大將陛下遵皇祖老子止
[illegible]然之恩降寬大之
[illegible]萬代龜鑑之名發沛
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
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
地所恨竟無塵露微贈海岳謹鏤殘魂餘
結草之誠倘蒙録此衷
鳴即臣死骨不朽也

唐白居易賀平淮青表

刑部尚書太原人○元和十年臣某伏見二月二十三日

書逆賊李師道已就梟戮
妖氛廓清邊鄙慶幸臣某
聞亂常干經天殛神誅李
節罪盈惡稔衆叛親離未
勞師徒自取擒戮伏
皇帝陛下文經天地武定華夷凡是猶狂
到兩河清晏四海會同
升平之風寔自

[illegible]共理職在分憂忧舞歡呼倍萬恒品官
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踴躍之至

唐柳宗元賀破淄青表

柳州刺史河東人○臣某
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
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
天地貞觀率土臣庶慶仁
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
自克夏擒吳前蜀平蔡殊
兌妖尚聞情慢廷議既得
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岳
審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
生比兇聲之北率土陋域
翠華之來沂水風生更起
素於斯臣竊在蠻荒獲成
大慶忭躍之

賀中書門下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 三日

進奉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於宵壤之下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謀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踰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琊不聞涯岸之阻天兵四合賊徒屢摧然後敢恕其歸復寬註誤之典期以撫循外恒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獍豈不知歸是以未及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尚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天寶之安緝紳諸生遠期盛觀之理某特承朝奬列藩臣常以突羽觸鱗為故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寤寐撫心不遑尺寸之功稱泰方勿

受延及宗親彷徨若驚啓處無措臣某頓首稽首臣聞應天順人將將之道也保大聖孝感皇帝陛下誕膺二柄懸於日月伏聞罰二柄懸於日月伏聞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誕膺二柄懸於日月伏聞天命以立極仗人心而戡難遂使妖者不得一謀不得為伐動皆藏逋以靖神人如叔冀者已力也徒以遠奉威靈推微功而寵寄樞州榮兼獨坐為叔冀之非聖宗之所懼今俊割海岱之衆創立節制之權中軍兼領仍舊受委斯重其憂轉深屬餘孽誅剪之日策勳飲至責其悛戎勉勵之志伯仲分以叫思故不遑居寧臣緬惟代業竊又自之父河西節度使先臣某皆中朝舊勳式遏寇虐東西故事人咸馬而叔冀何功實膺克荷非臣所感時論皆懷父子之均信兼國家之報載銘載躍無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平李師道狀

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其忝居末屬特受深恩踴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運故申甫方召成康王復古之勳吳邵寘慈耿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心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門下提故事赫藩越常流屬契聖議紛然盈朝萋菲成市昌鴻業廟略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命彌堅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命彌堅閣下秉忠貞授首服恒陽之處則鼠使而革心泥師道之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父籍其將校許以歸罪止一夫功加百姓對狼感化梟獍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壹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揚休前王神化允屬於聖君崇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賀中書門下平淄青後肆赦狀

某官某官某官

謝青州到任表

尚書右僕射知青州東光人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

何人繼命師守蒞官茲始揣

至疏智靈弗覩遭會繼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

府空逮於六期干慮莫聞於一得雖進退必繇其

道常領學乎聖人而以斯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

論寬典刑於司收假之猶叨四復之齊惟時東秦殭

三年之曹改符易地猶土塉之便藩報政豁期實愧

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敍攘之

舊習其俗弊緩有乎以之餘風謹於承流可以無

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塵寄委之優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乾健而粹純豊中而光大沉幾以通變化究

鑑以御妍媸人無遁情昭以激昂至恩簡禮去煩稍究前脩之治推仁

庶求遠俗之安儻

進涓微卻酬覆燾

經野必正其極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為連已需治清

黜無夜動鷄變好音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

於必代遂使琅琊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聊攝始

尤曼予但聞其善祝黃以相公舊參禹績制出蕭

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莫獲逢閏泰承守方禹非

耀之誠倍

百恒品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
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臣某言奉敕就差臣
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已到任交割勾當者
伏以青州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選甚隆拜今以
戴榮而懼臣某中謝竊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
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
觸事為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涓塵未補覆載何
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嘉朽期以退藏伏蒙
皇帝陛下天量庇全聖恩采改此劇藩之守謹
諸連帥之權臣敦不逾厲風宵度分旰忘體九重
之深遠安千里之舍社
主副聖求少圖之效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
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臣某中謝竊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
士知青州青州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
二十七日赴上訖上件告國恩者
一面俾綏來土之人仰宣
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踈幸逢千載之休明

禾陽縣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臣某言今月
十九日准
詔被三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途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伏遂決退休敢期上憫於
皇慈未忍處捐於舊物而復以為憂是敢輒擅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高明之聽迫於警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靦顏而祗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輿區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修官內省庸虛承
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撫
仁謂簪履雖為於賤微尚堪收錄而犬馬苟豐於
豢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
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將立聖之與知
此運和曲蒙太度
撫俗責在分憂方
事昨遇國家新建
分命出使之車交馳
於民瑕而臣方久苦
大誼於物議始知
三葉補萬分之一
雖具奏陳乃先擅止
蒙
皇帝陛下深軫
貸刑章夫何草木
思祗畏史勵操脩
改過冀國薄
效少答鴻私

物脩
荅臨淄侯牋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殞
載豈由愛顧之隆使繫仰之清

深聊損辱嘉命蔚
復過此若仲宣之擅
顯青豫應生之發
風聲仰德不暇自
君侯少長貴盛體
者使謂能宣昭懿
覽傳記留思文
者駭視而拭目聽
受之自然其孰能
持筆有所造作若
少留思慮仲尼日
矣是以對鵾而
客歸憎其貌者也
教使刊定春秋之
金弟子籍口市人
龍膺也今之賦頌
平修家子雲老不
曉事謹著一書

之大英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受所遺寵備勝腰誦詠而已敢不敬乎何足以云反荅造次不能宣備俯死罪死罪

書啓

徵伐議附

周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人○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不失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新之念不顧燕王之敗名滅後世無稱臣非忠也殺身亡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不載故智者不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計勇者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知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程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以養百姓以資說士之術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寡與齊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審處一焉且吾聞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

遺諸侯王書 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

主不臣而卿里不通突使[illegible]
身死而不反於齊則赤名不免為辱人賤行
獲且蓋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
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
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燕三行之過而為五霸
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
亡地五百里使曹子計不反鄉誦不還踵刎頸而
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
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
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
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
咸如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
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
去感忿之怨忍立終身之名棄忿悄之節定累世之
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敝也願公
擇一而行之

漢齊哀王 諫伐匈奴上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樽
是故事無遺策而招切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
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
大好戰心亡天下既平天子雖平忘戰必危天下
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
也且夫怒者逆德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忿
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發
之人君一怒而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
之威蠭食天下兼敵萬
諫匈奴不可伐

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
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
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皇
后崩皇帝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皇
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
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
者

嚴安上書

不變者未聽音之
馬衣采宮室競
使有文章重五味
情見美則願之是
贍民離本而傲未
為詐帶劒者夸殺
浸長夫佳麗珍怪
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

以結怨匈奴行盜侵
歐所以為
禽獸
夏

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
歐所以為禽獸其性固不可
夏

必絕運糧以行重
其民不可而守
國甘心匈奴非完
兵而北攻胡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
余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
之不足兵革之不
匈奴聚起於
十餘而
不足於
者相望
於邊門
不可
感
平城之
下十
常

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
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則刑罰少
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
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屬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
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
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相伐者常佐
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賴天子五
伯既沒賢聖莫續天下分爭強弱兼并轉相殘
殘滅無已滋長於戰國流血於鋒刃伏尸百萬
流血千里猶弗能禁諸侯恣行
民之始若也烈山氏之殘天下也神農弗誅黃
帝擒滅之以定天下代興為天子功德廣大澤及
後世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海內功業過
於五帝地廣不及也而行仁義務休息之事
食天下并不私一國以自適也去諸侯
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
免於戰國之苦天下人民
刑罰薄賦斂輕上篤厚下愛
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
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
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

嚴令節制使各衆日聞其
使家恬休作以日攻殖
窮匿聚以適其後又使
使監祿鑿渠通道深入
糧食之絕越人擊之秦
以戍越當是時秦治北
無用之過進而不得退行
轉輸若不聊生自經於
崩天下大怖陳勝吳廣
翠吳田藉翠齊景駒翠
山通谷豪上並起不可
後非長官之吏並以
而同會稽長地進至平乎
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威世絕
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
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滇州建城邑深入
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
長策也今中國無徇外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

雁門國家非所
手居也得無寇之歎耳
結怨於匈奴非所
以安邊禍挈而不解兵休而
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
鋌甲摩劒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
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
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
室之利也上覽秦之所以亡而不改晉所以分而
也下覽秦之所以亡而不改晉所以分而
守之措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
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蓬蒿之變
則不可勝讀也

魏管寧答韓範書

乾
近屬望何慶如之
風綱不紀望蒙國恩還踐舊土薄祐多難重嬰篤
疾愧使區區展之誠無階達愛遇隆遠辱論墨墨
誘甲訓盼邇泰見得思義抱以歿踖不勝來喻

晉庾闡為郗鑒檄青州文

給事中頻川人○蓋天地
有登虛之明代帝有盛衰
之運天人交泰則堯舜繼興
統天大禍則桀紂自生
王綱弛紊則陵遲彫弊
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
內肆豺狼之暴外乖
和氣之民而不蒙
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儒之間逼
迫於寇戎之手行
者困重賦死
者闔良難為心

唐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

除臨海丞婺州義烏人○
月日駱賓王致書于博
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雲雨俄別風壤異
看諸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裁變光陰古
別易會難不其然
自
十五

國朝

馮琦維世教疏 題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
人材事奉 聖旨祖宗維世立教尊
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
宋儒漸至詆及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
忠孝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祖緣查司誤以憐才為
心曲枚好奇新進以致如此前進來成之才只
裁正待舉豈輒加取錄以誤天下覽卿等秦深
世教有裨還開列路款來務期必得抽佛原是
術宜在山林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職官自便去
與薦術並進妨混人心欽此臣等欽查歷
請施行一文說學術

人多逃
壑珠途幽明永隔
不覺漸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固追悔莫
浮生幾何衰緣物興尊因情感歸莊一指猶
覺於勞生秦天三號訴忘情於恒化觀其泣矣
何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驛宇邑居成從舊
地里閭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曼草滋於舊
頹牆四壁烟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遠東之
城廓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
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
地鞠桑之屯則山河四望見稱無極之墟松檟千秋有切
惟桑之屯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千役不遑願言
徒擁仆昔成有感東戶無為疑在缺誤野老清談
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況可洽賞當年相
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玻予望之
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深和莫因風月虛
心形留神往山川在日室適人遊以此
懷勞增其歎息情用不遺書何盡言意

意蓋有指歸豈容以影響傳會指後人之事為
年口語蓋人才長短原自不同典試持衡亦非
棄才儁士果能於聖賢意旨逐句逐字體帖
透隨其才情所到各成一家自足賞識何必分
搜求別生枝節近日文字似盛實衰既壞士風
關世運其弊在於譎而不平駁而不純巧而不
華而不實故畫剝夙弊歸之正體必以平正純雅
渾厚典實矯之其體一以弘正年間之文立為標
準必問學充足理致明實方許中式若行文未純
便是學業未成說理有悖便是學術不正不照朱
註解說便是不知題旨不記註疏此等文卷即有
一二雋語只可待將來之造就不許輕易收錄以

壞文體

一行檢士子以行檢為本行檢最要者惟
以養恬養靜守道守身為第一義我

朝建立卧碑諸生俱許言事惟生員不許言事蓋以
養其廉讓堅其德性啟其異日有待而為為
國家効實用耳乃近來士習大壞一人有事羣起
扛幫或投制上司或侵損小户包攬錢糧或捏
造歌詞拐官偪官賄官肆行無忌法紀蕩然以後提
學官巡歷地方宜嚴行查訪或被告發及自紀
覺事有的據者即行拿問為首者依律其餘酌
量革降若生員有素行不端公論如有安靜守
分修行者亟示優異以彰風勸

一肖籍人户以籍為定律有明條士子初進豈有
詐冒有等競進之徒或因家中曾經事犯或利
小縣人才短少寅緣嘱託竄入虛甲指借遠宗
易姓改名偽圖進取即有丁憂經事相埜何
查覈法宜痛懲自後嚴行各府衛州縣但有
籍儒童生員即行斥回原籍如有中式者

二十年以上增墓田宅俱有的據本生聲
同同袍保結不扶並無違礙者方許赴試如
上納錦衣衛等衙門職銜者子弟不准妄開
師籍冒以開
徼倖之端

一祠祀名宦義在崇德圖以表
前哲亦以風勵後來必合士民公論方可入
若任有力子孫請託官將該學有司聚議奉
風振俗以後提學
勅書慎加甄別必其有大功於地方謂之名宦有
全德於鄉閭方謂之
鄉賢核實報部本部再加
評騭
奏請

旨定奪如推舉濫觴將制行有疵明悖公論者擬入
即將本官罰治仍將具呈生員為首者行提學
道黜退示懲其節
愼重不許舉及匪
人以滋大典

一關節
國家公典無如制舉明有法度幽有鬼神豈容冀緣
以圖徼倖若其事果實則三尺之公法難逃萬
一未真則一生之名節難枉以後部科各衙門
查參當分別風聞實據兩端風聞者酌量議處
實據者必鞫審贓證明白依律處治士子并遇
鑽刺打點者尤為可惡主持
付人等比之刑項
三月滿日問遣如有親識書辦家人指稱誰
本官能自舉發則
録以俟優處或仕
子有始為棍徒所欺能自
首攄跡報官者特
免本生之罪止於重處誰
之人若隱忍不報事發一體枷號究遣至於
體險惡別不精又當別論勿得摘取一
二影響句字混入
闈節疏內反滋辯端

一
刊書近日非聖叛道之
書盛行燒燬但與
學已奉

前人肅官常疏　臣等竊見今天下通患有三官常
於惰之極積成廢弛視公務為
陛下明言之而願
陛下明禁之當
皇上初年大小臣工日奉朝參淬勵精神庶修職業
至於今日怠惰成風奇解卷到時詭部科
據此評論坊間私刻舉發重治勿饒
聖旨俱依擬着實行士子沽潛心聖經悟守
王制他日方能奉公養正裨益國家始學既
不經將來有何點
本意失旨的點退後
以浮文詭語為奇
史類例是非用
送提學查閱徑
將實書刊書人等嚴行究治追板燒毀等
送提學查閱徑
將實書刊書人等嚴行究治追板燒毀等

勅諭中外臣工各率其屬隨事考成奏覆皆有
議論必歸切實
以為可則即行以為否
或行或否視典澄為具文武至武否玩歲愒月
無復奮然趨事赴功之意憮急既久一遇繁劇
不勝其艱辛委靡既久一遇振刷不堪其操切
刑病興革既不究端委簿書期會又等若弁髦
公差則以久不還任為常當官則以全不治事
為功久缺而未補既不肯以暫攝之心代當官
已推而未報又常啟以見在之事待後來燕之
今無定期事多新招在上以為緩急無所不可
而在下亦以遲速委固然每見性時但有一事
人爭獻所欲言書生料事未必盡中然亦曾
一番思索一番謹求今則漠然事不經心言
出口便海歲月苟且塞責士大夫精神不在政
事國家大患也夫修政如結室不繕則傾頹明
才如流水不流則腐敗伏乞

陛下綜核精明之治其有意玩因循倫
院科道不時論劾所以振官常之情者莫
此
祖宗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視利若鬼視
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怙非清介之士而貪官
吏亦多有之或重於機收或輕於支放或明
於紙贖或暗於丁糧或橫罰以營私或託貸
以求貨日增月益窩穴多端即今事發敗
民愁若貧既到骨怨已傷心猶吸民髓盡之
充已無底之壑所甚欲者又復不自禁止嗟此元元安所歸命
部院作不申飭撫按非不糾彈然而拄一滿萬
極重難返蓋因貪縱之吏多是有才可以粉
文案藏匿事踪結歡上官延譽過客雖有奸
多不敢露不但不敗黯竊聲名在上者靡鋪
精幹之名在下者實悉其奸貪之狀遂謂貪
如此尚可名利兩全因而效尤漫成風潮

國家設官最重察吏御史曰監察司道曰撫
凡有察舉與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當核實其
賦勘問當致行其法今殫竭動盈千百乃
行勘問十無二三先後之詳畧不同彼此之實
嚴迫別止以聞見未確故寧罪疑惟輕若既真
知有何難斷人之好利實繁有徒嗜利淺者猶
奪於名嗜利深者獨惕於法若名器不足以持
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官則竊榮於簪佩
歸家則矜富於鄉閭各為身家了無媿畏中
以下盡趍彼逢狂瀾滔滔所底止夫才如帛
帛之有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溪
之難盈隄防若嚴尚可障之使塞乞
敕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嚴察所屬詳慎舉劾有才
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贓跡者不得
隆調每次復
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在

任其責所以敕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夫
吏治皆士人為之猶處子也處為貞女婦
為貞婦女乏幽靜之德而敝其盡婦道難矣乃
士習之壞於今特甚民間之物力日耗士人之
風尚日奢鄙陋素為國陋矜華麗為豪爽游閒
公子競高富貴之容鉛槧儒生亦侈衣冠之美
甚而服多不乘巾多異式冠而緩王局且拖珠
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即窮僻之鄉且寖濡成俗
矣幸而雲霄得路遂謂富貴逼人車馬甚都服
食俱侈不急之應酬一日多於一日無名之浮
費一科甚於一科一科一日月賃房價有至四五兩者
一日張宴費有至二三兩者驚鳥觀美爭相徵
逐縱有賢素之士意不欲為而習尚已成轉難
立異於是不費亦費不奢亦侈為奢本以
寒素何從辦此今日取債明日倍償今日如此
侈靡異日豈能應靜則有盛供張侈騶從以明
得意則有飢厨傳厚饋遺以徼名聲則有廣
宅美居室以營身家蓋侈固惰之媒而貪之根
也
朝廷求士得之甚難士之自待亦當愼重愼之在始
乃可有終今日儉則持應之始今日靜則守正
之始今日進不相競能不相妬耦俱無猜則異
日協恭和衷之始警之築臺先有根基乃可以
高譬之作車先有規矩乃可以遠伏乞
勅下禮部都察院明著車服無會之節明示簡質儉
素之規咨行各撫按兩司及提督學校及郡縣
正官務以禮維俗以儉矯奢其有奇衣奢飾者
必法無貸并
勅各衙門堂上官嚴諭各觀政進士務以謹厚持身
以淡薄明志倘有太浮太侈故違不檢者聽送
吏部本部亦不時應察懲一警百以覺士習之侈
者莫要於此

聖明
明主之心貽汗青之辱上下交爭利也夫交際古道
簡今也盜之官爵以其私而縛而有營而官帑則
謂之禮也固宜禮與賕公私之閒也然始於公
必歸于私始于當于餽禮必入于賕而又餽者假名于
人收賕于已持廉于已蒙垢于人蓋

之不嚴假之易信跡之不遠誰諒其心吾能不
受而不能使人不餽則雖不受而已開受餽之
形吾能必人不餽而已肖餽遺之議至于上煩
聖諭下逮刑書乃始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荀不
貪如劉大夏者雖開門見客誰能汚之嗚呼恐
上之疑未易解也根萎不除必復滋蔓使賢
除疾而必遺類未為全愈也今餽而糾糾而辨
辨而又餽糾且難也則何如一意絕之使無可
糾乎臣請得數而言之其在京師實客不可數
以下朝房公署之中可以受之而門墻不有私事必有私餽此何
也然自閣部以
旦夕伺候于
為哉則請禁
京官之餽以濟貪者可無詞矣其在地方式
亟問不可廢也然于家居者舊懸車掛冠之
宜行此道而乃厚餽于見任者是以市
禮賢此何
說哉則請禁見任之餽

竭民力以繕之
千萬餽遺而無
之無勞自表若
也臣蓋素痛心
之外鎖剥首將
賄賂以保之假
及科道文臣不
一有彈劾地方
攬轡于共間者
公論耶臣蓋實
至于督撫按兩
宴飲金幣糊豐
十金恬不為怪
與乃道義之交
數千里一歲再
九此皆交際之
人誰不樂然
污辱

聖朝虧損大化則臣實憤之故以不近人情自繩
言進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詳酌即臣見未及與未妥者公議釐
請違者重行糾治歲終各省鎮皆查公用數目造冊
奏繳毋徒飭而已天下幸甚吏治幸甚正
疏上後月餘即東省十餘年來所省不啻百坐免金
時摘革即歸不知他議行否但坊牌一
民夫十數萬矣即後日更有行之者則存乎其
時爾

前
拜災祛疾疏臣聞天事恒象變不虛生竊見近日宵
人蓋至甚矣陰霾寘晦亢旱驕陽星殞
陛下方以眩曜動大光否塞昏昏天心仁愛豈其無因而有此
聖諭諄諄係心民瘼然不聞出次當宸與三公九
面相儆戒商幹旋調燮之方天道幸
朝講久虛雖
可以虛靜動

言而盡美不宜爽德實社稷之憲論皆存聖訓說

陛下不忍置之乎

陛下一聽臣言臣竊謂讎政所以保身制情即所以養心勞心而天君生皆可轉移機相因也請言保身固敝喉舌夫水也出泉下則清達澗沚則清瀾流波赴壑閉滅底爽其常度乃至日晏膏衣而君體康壽源淳因未聞以勤政而致疾者也今陛下居重宮之中享溫肥之奉倨仰逸豫恬愉而出入之則血脉洪濁暉晞煩醒飲食之澤液而不融疲飲注於下清氣遏於上雖欲無疾可得已

陛下欲却疾乎則莫如振精神一念慮一且諸

豫之心勉臨朝讌也百官執簡而啓事

陛下隨機而斷之當其裁決如流必有暢然喜者矣

陛下凝神而聽之當其理順氷釋必有暢然喜者矣諸臣執經而敷義

而又時召大臣與之講究典章商確治道於以發揚耳目而開暢則神清神清則氣固滯沉之何體之不康治之不運哉

病煩醒之疾無由入矣古人云大喜毗於陽夫怒

陛下能無意乎請言養心毗於陰故曰陰逆德也人怒則氣奮氣奮則炎炎而五藏之火乘之於是乎熱中煩滿而

詞舉措多有不得其平者因之以觸迕乘之

酲飽火則益怒怒復益火醫氣滿胷動覺抵

使清寧之性逐情感而奔此疾之所由起也

天子之貴誰敢冒觸誰敢不敬而猶未免於動怒

後使者未稱耳然而無足怒也人情以畢

恐懼必至於失措以

喬方長驟而折之情
吾惻隱匪有大故
生關係非淺小也
皇上試一靜思未起之
何適至於怒心偶
有何不可原有何
此而思則燥心日
此中如太虛空闊
其樂無涯而火自退疾自平
先以心何念既起之後此
陛下獨無意乎此二者臣所謂勤政以保身制情以
養心者也身保則氣清氣清而天地之和氣應
之養心則氣和而天地之和氣應之由是
嘉祥至風雨時宜而出此臣所謂弭災祛疾原
皇上一念幹旋調燮而災害不生福澤流溢皆自
二道者也若夫議蠲賑徵貸禁糜費省告訐
可次第舉臣不敢贅臣愚所見總之內外諸

一切不報則猶未知也然諸臣陳說無他奇也
皆是以懷欵欵者皆思効其愚
聖明留意納其言數臨朝講盡發留中
如披雲霧覩青天傳之四方
大安容移人主聽聽使人忱慰悅如
將始為狎恩固寵之謀終為竊權修怨之事繙
紳重足道路以目如漢之茶酷第南唐之程魚
吸霜露之勢變亂
仇田及我朝振逆祥直華皆能以舉動山海旰
聖明慎重
內省厭御近習以防窺竊
獨斷之美事蓋尊君卑臣
烈也其在易
詩何人主意旨極諛而大蔣
大安容移人主聽聽便一不慎而誤墮術中
將始為狎恩固寵之謀終為竊權修怨之事繙
紳重足道路以目如漢之茶酷第南唐之程魚
吸霜露之勢變亂
仇田及我朝振逆祥直華皆能以舉動山海旰

陛下聰明天縱威德遠揚獨攬一應便要奉旨
獨攬竊見近日一二事
凜凜奉約束雖證而寧
音不由票擬法有偏重輕
亦似開羣小假借之端而
故太阿倒持之漸者其一為呂貴之領織造
勑夫人君錦衣萬方臣子誰不竭慮從事貴以檢查
錢糧往而竟以督理織造留兹中不知有何綿
索弄何神通只憑一女
奴規紀光先上言保舉取
吉如寄今嚴然傲據蘇州公
署矣東南民力已竭那
堪幾番驛動且徑不由
給勑書出工部移手本
勑書耶豈曾經領勑為
耶則貴之營謀甚巧而
復甚急也其一為科臣
不可搭蓋席鋪開談論
開店侵占官地為名霑
足頓啼聽乃衆疏朝
入嚴肯夕出至令法
司提問相之緹騎打問郭從忠等天威亦甚
矣兵馬暨小民何足惜可惜以閹豎單詞捷

銘箴贊頌

齊侯鎛鐘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陘公曰汝及余經乃
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忠恪不墜夙夜官執而
政事余弘厥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軍緐成朕師
撫之政聽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
虔卹故死事穆和三軍徒御粤故行師偵出
汝應格公家汝恭辭命汝

已身都統孫毓汶欽奉
至俾命其皇
于百
華
日男
武
靈
成
孫
大
上
國
天
大
人
永
保
用
左
銘

本態也多一為所惑而不為之省
竊權勢以干預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
由是而請謁者多矣朕嘗以是為鑒戒故立
不許干預政事洋洋
聖謨真足為千古炯
陛下一切政令批發雖是
親裁獨斷實非蕪
并觀大臣進膝無從小臣叫閽不應所當
而善為逢者皆宜寺也參慎毋居其會巧陷
陽以行其私相引相煽牌行請乞差遣之
命至不踰轉而用人行政編以陷叢脞之階斬
檻批鱗之上或傅重臣而元惡大憝反以奏績
生出脫之路榮威之計發售大權之實遂開如
吕貴冉登秦應谷之事旬日間墨敕數下
天高難問長此安窮夢落夷陵
故怖其始直不避忌諱而
留神省覽

師于淄隰授太公吕望周封于爽鳩之墟營丘之
地是為齊郡今臨淄是也曰命汝政于朕三軍綴
成朕師旃之政則中以告戒之辭也曰咸有九州
則齊之封域有所詔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
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曰處禹之都者齊四
岳之後四岳佐禹有功封于申吕故言處禹之都
不顯穆公之孫其配敬歸是姒字恐是姒字
也曰不顯穆公之女者蓋古之婦人之稱
而誠公之婺器不獨銘其功
紫而又及其來嫁是猶詩言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皆紀其當時婚姻異姓
之國也曰教擇吉金用作鑄其寶鑄者字說以謂
厚以厚物為大薄以薄物為小鑄以薄訓小故也
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尚大故也大鈞有鎛無鐘
尚細故也此推之則鎛鐘比鏞鐘為比編鐘
為大今此鐘銘曰鎛及其形制乃大於編鐘蓋春
秋之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等威制度無復先
三之法而妄自誇大耳以周官制器則首言鐘師
而以鎛師為之次是其自異而此制器之時蓋春

之中世其實周鐘之詳其銘文考之三
次鼄都其縣二百國徒三千一曰錫汝車馬戎兵
鼄僕二百有五十家三曰錫乃吉金鐵鎬女鏐鐐
銘用作鑄其寶鑄齊以
長久如此此藏氏所謂作奠器銘功烈以示子孫
以昭明德也齊之中世桓公之業替焉文子之傳
尚復粲然可觀若此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信矣錢塘薛尚功識

齊侯鐘一

惟王三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隰公曰汝及余經乃先
祖余既敉乃心汝忠媿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
余引厥乃心余命汝政於朕三軍級戒朕師旗之政
聽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故乙

事穆和三

齊侯鐘二

軍徒御粤故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恭辭命汝
應格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敏于戎攻余錫汝鉞
鄙胤爵其縣二百余命汝司辭鼄造國徒三千為
敵寮及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

齊侯鐘三

余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

敷温刑以敷成公家應邺余于
齊侯鐘四
温邺汝以邺余朕寡余錫汝馬車戎兵甕僕二百有
三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戒敢再拜稽首應受君公
之錫光余弗敢慶乃命及典其先舊及其高祖嶽嶽
成唐又敢在帝所敷受天
齊侯鐘五
命刻代履司敗乃靈師保小臣惟輔咸有九州處

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嬰公之妊而毓公之女
生叔及是辟于齊侯之所是以小心龔齊靈力若虎
謹恪其政事有恭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及
吉金
齊侯鐘六
鐵鎬玄鏐鋚鋁及用作鑄其寶鐘用享于其皇祖
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
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俾若鐘鼓外内

考壽萬年永保其身俾爾斯胥而
政齊侯左右毋央毋已至于葉曰武靈成爭
用享
齊侯鐘八
斯男而執斯字綴綴義政齊侯左右毋公之孫
嬰公之妊而餗公之女
齊侯鐘九
政聽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

齊侯鐘十
執而政事余弘厥乃心余敏于戎攻余錫汝鑾都
齊侯鐘十一
汝敦余于艱卹虔卹不易政再拜稽首應受君公之
齊侯鐘十二
九州處禹之堵不顯若虎謹恪其政事有
齊侯鐘十三
若鐘鼓以內其皇祖皇妣皇母皇

玉堂東至于滄西至于河南至于
無隸皆得而正之故自太公流澤之久遠
凡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而終以霸焉是
者稱于桓公者其以此也至于言封域之出
次之先後錫賚之多寡此不復論蓋已具於
鑄鐘矣錢塘
薛尚功識

秦始皇琅琊臺刻石銘 史記曰始皇二十八年
東過黃腫名縣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
焉山發之罘雕廬立石頌秦
馬跡不載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
首三萬戶琅琊臺下復十二歲作
琊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
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
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 索隱曰摶古專字
左傳云如琴瑟之
專一揖音集
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
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
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
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
田夫盡力莫敢怠荒遠邇遷隱專務肅莊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琊
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索隱曰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
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狀一作丞相王綰卿李斯御
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

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覲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
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本
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
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
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

經蘇軾刻秦篆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
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琅琊觀出日樂之遂
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
其勞今頌詩亡矣持其從臣姓

其存者拔
重寤勳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
超然臺上夫泰雖無道而所立有絕人
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
後有君子得以觀覽焉
不可廢

漢楊雄青州牧箴 蜀人○茫茫青州海岱是
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畧於齊
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焉始其
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魚服復尊
小白既沒周卒陵遲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
度喪其文武牧臣
司青敢告執矩

晉夏侯湛管仲像贊 譙國人散騎常侍○堂堂管
苞厚遠害思濟憂倫
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志存興仁仁道在已唯患無

鮑叔像贊 鮑子情愔式昭
音交繆敬敬

[illegible]心厥芳猶蘭其堅如
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魯仲連贊 叢叢先生
其節流仁

[illegible]揚與時
悅惟

漢岳太常任府君畫贊 榮陽中牟人給事黃門侍
○堂堂我君鑒像開度邈集
宣猷含真履素味道無
冀清舉翰飛公庭龍升
遂管秘籍辯章舊史入
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今聞不已濟濟儒林

國
子

蔡緯任太常碑贊 太原中都人廷尉卿領著作○
紀金德發耀英風
其升令聞不已人

元嬪杞梁妻贊 并序 不書其姓高誘曰杞梁齊大夫也

湘川記 清津義繼母贊 聖教玄化體貴陰說王子

表德來裔 垂則後生

周庾信文王見吕尚贊 新野人開府儀同三司 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

猶唯小舩風雲未感意氣 悟然有此相望千今幾年

柳宗元梁丘據贊 齊景公有嬖曰梁丘子同 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

喜亦喜贊齊景公有嬖曰梁丘子同 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友已晏子

梁丘不毀其志其爲歟政實允理時睹晏子 沒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榮爲國

隱賢國蛇鳴呼豈惟賢不遠古贊亦莫

君軍或師是 以詘聞正則忠

思又況晏氏激贊

梁丘心焉孔痒

宋真宗齋太公贊〇桓桓尚父王佐之雄玉横

襄鉞成功四履業茂七政教崇式增懿號永振清

宋高宗齋太公贊〇商錯天命人歸西伯伯王

者則襲戰如烈火謀先龜筮表海封齊年

王荆州畫贊 眉山人〇泰山崇高

為山東公推齊人方

見公公在荆州或象其像白

望天之子

初門世以孝廉除郎中以
天下方亂而興之友董於三
公遷東三十七年而卒遭亂渡海居遼
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
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
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
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
苟文若以智榮輔曹公方其險吕布艱衰紹
笑而辯其才與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
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
東之業然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
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
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
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
薄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爵
而爲人物之此四君者一時賢人也

初門世以孝廉除郎中以
天下方亂而興之友董於三
公遷東三十七年而卒遭亂渡海居遼
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
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
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
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
苟文若以智榮輔曹公方其險吕布艱衰紹
笑而辯其才與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
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
東之業然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
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
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
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
薄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爵
而爲人物之此四君者一時賢人也

於弊而起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
興而誰與哉舊史文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
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
手足行園固歲時祀其先人絜帽布單衣爲僧
拜成禮合敬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死又失恨莫能成吾意
畫有顧陸遺迹今
姑爲之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爲
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
自海東 魏之宮闕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
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
人老非魏人向
命之天之逸民

胡儼龍馬贊 欽惟

聖皇在位德備中和
不愛寶體信達順瑞應騶虞白烏
象麒麟騶虞白烏

左思齊都賦　閎

魏徐幹齊都賦　此海人為當塗五官將文學○齊實魏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其

清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驚波沛厲浮沫揚奔
望無垠北觀無鄣藂蔽蒼茫滄沃若瑰禽異
聲萃乎其間帶華蔚繽紛翡翠翬翔靈芝生乎
蛤蛟駭蚌舍璣構厦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
龍極蟠桷桶山出雲墻其後宮內庭嬪妾之館衆
施極巧窮變然後修龍榜遊洪池折珊瑚
泰日既迈而西舍乃反宮而棲遲歡幸在側
時隅舍清歌以詠志流玄眸而微轉竦長
翰翻其輕迟王乃乘鸞王之駱駕
徵氣全　皇國肇固於萬斯年播之聲詩金石

宣

之愛緒以加
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
母適人而夭又殞孤以貌焉馬始孩期亦生人
難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
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叙其寡婦
焉其辭曰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悅
傳而偏孤兮痛切心覽寒泉之遺歎兮
夢我之餘音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
女子之有幸兮爰奉巹於高族承慶雲之光寵
君子之惠沃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
身輕而施重兮若殞水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
憲女史之典戒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掃以恪
彼詩人之敦歎兮從頗言而心痗何遺命之
兮遘天禍之未悔榮華爍其始茂兮良人忽以
背靜闔門以窮居兮堀穸獨而靡依易錦茵
席兮代羅幬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
舒悲口嗚噎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慈顏

諏告兮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而向昏兮
而西匿雀翔飛而赴楹兮鷄登栖而斂翼
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思纏綿以瞀亂
傷以愴惻曜靈驛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
露而降霜兮木葉落而殞枝仰神宇之寥寥
衣之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
想於疇昔兮目髣髴乎素雖冥冥而罔覩
依以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措
儼以星駕兮飛旆翩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
鳴而踟躕潛靈邈其不反兮般憂結而靡訴
影於几筵兮駭落風瀏瀏而夙興
履霜以踐氷霜霏霏而驟降兮風瀏瀏而夙興
冷冷而夜下兮氷瀌瀌以微凝意惚怳以遠
神一夕而九升庶浸淫以情懷
頓假寤以通靈目烟烟而不寢夜漫漫以
妻以凜凜氣憤

何極省微身兮孤
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下瞰兮
冥兮潛駭心存兮目想奉靈座兮肅清塵
曠朗廓孤立兮顧影惸獨言兮聽響顏影
聽響兮增哀遥遥逝逝兮逾遠綿邈兮長乖四
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室
分兮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闇闇兮洞開
悟兮無聞超惱怳兮慟懷慟懷兮柰何言陳
阿墓門兮肅肅修隴兮峨峨孤鳥嬰嬰兮悲
松萋萋兮振柯哀哀鸞結兮交集淚橫流兮
踊共萋兮明誓詠相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
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
潘尼東武館賦 中牟人太常卿○東武館者
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弘操美
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屢里巷之囂塵慕
爵宇羨孟氏之審鄰慤將遷居於兹墟乃設

在前則行旅四輳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
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蔼瀰望遠覽混濫東
棗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脈散
映渚靈芝蔽岸於是逍遥靈沼遊豫華林鸞
彈娛志蕩心括不空縱綸不苟沉遊鱗雙
相尋騰夫逝紅蓮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

注作旋

張隨縱火牛攻圜賦 晉田單以將士之國坐必勝
於有力之牛將用突騎伺燕軍於無虞之夜縱
圜之宵潰復三攻之深讐乃死詐以乞降然
而寫發內欲激於怒士外且驕其敵卒遂決
斯須固無疑於飛突於是建皁蓋選名軍周
之殊狀畫五采之奇文以謀鑿垣之期而進東菑之火
文遂焚尾而夜景將

…前鋒一戰而殲甚…
…甚周武之勢…
…葉公之懼真龍始其制勝惟神見機必…
雷電迫若星火飛馳之際先資戰野之威…
間已轉覆巢之禍旋得聊照曜恣橫行士…
奔潰山谷為之震驚照曜陣摧堅不勞於五千…
追亡逐北何啻乎七十餘城由是齊人復振…
大傾襄王口牛者以力誠稱猛兵者以計謀自…
必將盡一時之銳為萬代之虎炳…
豈使飽豐草與清皇桃林而休影…

陳庶聞韶賦

韶則盡美聽何可忘況至德之所…
奇音之孔揚天縱多能信以嘉乎…
神資博學知其美於典章用而不…樂亦無…
充乎四門之術不…乎數仞之牆…則足…
可貴聖者如而合道志者仰而自…悅五音…
直執謂其聲致六府之和平自忘於味省…
風叶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慙遊於魯…
徒饗於鈞天易若觀率于作舞聆薰絃…

作已周流自然將以深骨髓而期富壽豈徒…
聽而娛聖賢至若清聲虛徐朱絃踈越鼓鼙以…
迭奏笙鏞於焉間發以感陰陽於宇宙耀光明…
日月自表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既沒是知…
也未若護也有慙均化歸於二八讓德明乎再三…
所以其道不窮厥監斯在驗率舞於百獸想同…
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關自衛而來倘俟風移有…
從周而改悟悟不極杳杳乍迷我將度矣抑又…
兮夢周公而不見想聖德而思齊聞斯行諸厥…
喻矩感心駭耳視何其親悠然而往三歎如在…
寥天倏爾而旋萬籟已吟于九土詎忘味於三…
月諒永懷於千古幸賦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

黃禎齊八神祠

八神祠在安丘人東…
由梁父祠地主三平時…
祠主山五陽主祠之最…
有一曰天齊淵祠天主…
睦鑑卿祠兵主蚩尤四…
六萊山祠月主…

桂棹兮怨驟泉兮在東指軒轅兮中路符元命兮
同右虬尤三解靈煌煌兮五龍吸元精兮結若
唯一信兮一詘故宜
兮壽宮谷杳杳兮冥
望之雲增增兮朋雲
兮蹋火海歸虛之
庖雜陳兮侯諧
兮愁予發九鼈兮
解皇大明兮御
旭日衮昭昭兮
鳳邕邕兮旦鳴
端門兮執法
蟋蟀之
誠不可再兮悲大
瑾草以漸零兮高翠
梁兮建四遊臣馬
赤沐浴德之貞一兮

降兮輧雲開八道
總總兮紛紜登
壇惟昭道兮玄
樞兮紫庭梁五星
兮來御使靈鸞
倘疑籍三春
豫監我民
王臺兮北宮乘朱明
兮孔陽王
芳香兮敷奏巫
人兮若蘇右梁
兮駿豹衡翠旂
揚天培
飄飄兮厥
來下奄連龍
過崦嵫
驂兮玄
靈導
琴兮敲寥
兮騁
兮代言及百神
娜
王二解
兮玄
天森一解
之
兮既

雲兮皦霞迴嵓兮仙鶴躍銀海兮靈蠁
河一滑吹玉女兮抱天孫采方諸兮載龍具
娥兮舞雲門與女會兮天路結同心兮珮言合
五兮宵征諧齊壽兮萬年右月萊山六解浴芝
兮命皇轅拂瓊枝兮朝東門鷄既鳴兮角既旦
蘇門兮登日觀君無瞻兮大荒夾赤羽兮揚若
發陰崖兮見昧赫赫照臨兮下方遷之兮再申
丹穴兮曜陽靈心怦怦兮思美人宴王母兮秋
春何一往兮一來毛鬼參差兮不平重曰懷美人
日老兮問嬰兒之莞嫗唐故旋涼若其反覆兮又
較其短長吾將酌北斗而東兮史云成山斗入
依此山而徜徉右成十而一解臺通天兮未
連雲陛兮九成鼓元氣兮以始齊萬寶兮化生
之出兮龍宮乘青螭兮施蜺虹自南兮自北旋
雨兮無窮緑並兮婉孌朱對兮琅玕望予兮
愁予兮歲寒紛靈虵兮遠遊駕赤龍兮僕

素女兮青蹕稅玄極兮帝州苓我祖兮縮我酒
在左兮璧在右唯先我民兮神無私亶貞宰之
陛元后會五帝兮一堂合兩耶兮齊光蹈八風
矣止跸四正兮贊襄誰憑兮弗照誰夜兮弗彰
神道兮聰只聞淑慝兮攸行美桃李以春榮兮
芙蓉之秋江豈松檜之不可改兮美蘭澤之幽
申子何水蓁兮伯夷此焉孤竹孰逾河以蹈海
執野妃而窮黠兮風白覓之晉日兮曜六月之飛
霰雨水之有證兮東征忽其未追嵩隆古之
征兮豈一人之懷女鑠瀛水而自潔兮憑日月

北海相景君碑 惟漢安二年仲秋三日故北
紀述一碑傳記 城景府君卒嗚呼哀哉
四時祠八辭 察予右琅琊

[illegible] 敕諭 [illegible] 朕惟 [illegible] 議乎天 [illegible]
[illegible] 完于 [illegible] 昔 [illegible] 不忘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蒲 [illegible] 今再 [illegible] 明第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恭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恭 [illegible] 勤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能 [illegible]
[illegible] 知 [illegible] 集 [illegible] 朕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爾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曰 設 [illegible] 個
[illegible] 集 [illegible] 氏 [illegible] 馬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萬 [illegible] 虐 [illegible] 位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海
[illegible] 德 [illegible] 侵 [illegible] 焉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考 [illegible] 慮 [illegible] 所 [illegible] 宅 [illegible] 心
[illegible] 常 [illegible] 陵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民 [illegible] 永 [illegible] 康 [illegible] 享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昭 [illegible] 于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綏 [illegible] 爾 [illegible] 元 [illegible] 幽 [illegible] 尔 [illegible] 就 [illegible] 臣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欲 [illegible] 慎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性 [illegible] 宫 [illegible] 倘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諸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于 [illegible] 爾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元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臣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欲 [illegible] 慎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司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于 [illegible] 来 [illegible] 欽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頌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情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心 [illegible] 信 [illegible] 錦 [illegible] 衣 [illegible] 親 [illegible] 主 [illegible] 心 [illegible] 信 [illegible] 海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心 [illegible] 信 [illegible] 奉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者

朝 [illegible] 府 [illegible] 緩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嬰 [illegible] 淀 [illegible] 位 [illegible]
辛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慮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放 [illegible] 北 [illegible] 孫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興 [illegible] 朱 [illegible] 踰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是 [illegible] 圍 [illegible] 戈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亦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掌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嬰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輔 [illegible] 僅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朱
克 [illegible] 回 [illegible] 拿 [illegible] 近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掌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嬰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輔 [illegible] 僅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朱
落 [illegible] 歐 [illegible] 我 [illegible] 撫 [illegible] 任 [illegible] 仁 [illegible] 祀 [illegible] 易 [illegible] 刑 [illegible] 風 [illegible] 素 [illegible] 志 [illegible] 國 [illegible] 根 [illegible] 特 [illegible] 列
朱 [illegible] 帶 [illegible] 愛 [illegible] 父 [illegible] 去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愛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心 [illegible] 命 [illegible] 甸 [illegible] 服 [illegible] 爲 [illegible] 治 [illegible] 謀
脊 [illegible] 長 [illegible] 絶 [illegible] 食 [illegible] 去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宜 [illegible] 休 [illegible] 畜 [illegible] 職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走 [illegible] 授 [illegible] 業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嬰 [illegible] 徒
歸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詔 [illegible] 脩 [illegible] 旌 [illegible] 建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段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德 [illegible] 禮
朔 [illegible] 忽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尚 [illegible] 后 [illegible] 德 [illegible] 兒 [illegible] 朝 [illegible] 共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朝 [illegible] 遠 [illegible] 波 [illegible] 陽 [illegible] 拱
里 [illegible] 命 [illegible] 性 [illegible] 宫 [illegible] 倘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諸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于 [illegible] 爾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元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臣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欲 [illegible] 慎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司
留 [illegible] 病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空 [illegible] 傻 [illegible] 黄 [illegible] 社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向 [illegible] 拜 [illegible] 即 [illegible] 蒙 [illegible] 鸟 [illegible] 島 [illegible] 島 [illegible] 夷 [illegible] 倭
孝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困 [illegible] 市 [illegible] 交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鳥 [illegible] 分 [illegible] 棟 [illegible] 木 [illegible] 盖 [illegible] 恩 [illegible] 倭 [illegible] 倭
悼 [illegible] 危 [illegible] 陸 [illegible] 食 [illegible] 卿 [illegible] 棟 [illegible] 分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東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戎 [illegible] 階 [illegible] 肯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恩
悼 [illegible] 危 [illegible] 陸 [illegible] 食 [illegible] 卿 [illegible] 棟 [illegible] 分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東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戎 [illegible] 階 [illegible] 肯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恩
悼 [illegible] 危 [illegible] 陸 [illegible] 食 [illegible] 卿 [illegible] 棟 [illegible] 分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東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戎 [illegible] 階 [illegible] 肯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恩

淳于長夏承碑君諱承字仲兗東萊府君趙孫
掾之仲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棨戟
印綬與掾卑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
寵祿傳於歷世策勳書勞著於王室君踵其美
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群藝靡不尋暢剖
更請屈已匡君為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
宰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絕紂枉忠潔清
遐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己克讓有終察孝
太博胡公敦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
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惡而
化行國俗改易轄軒六轡飛躍臨滓不留
百姓歡喜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九
月癸巳遘疾卒官嗚呼痛哉孤子匍匐號
踴悲慟左右莫不感傷仰天泣血哀感
路人皇祖妣太夫人應期佐時銘勳
於鼎拊琴瑟以詠歌

流測如何昊天喪
則爰勤斯邁武昭其德天敏明哲於
光大玄覽孔真赫樂教思龜玉衡門雲龍
徒三千珠藏外櫝鶴鳴聞天若時徵庸登祚
前疑定此典文容佐七德俾相二著
令勳表宰揚名垂示後昆

朝

徐一夔齊王蠋碑有序○予讀太史公
行路感動儻亦有靈垂後不朽
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
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
退耕于野未嘗居齊之
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
非不多也不逃則降降
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
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
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
樹枝自縊絕脰而死
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
是之伯夷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
也伯夷之事幸而見稱
幸不逢孔子太史公
鮮爰叙而銘之銘曰
志弗隨以貞矢金石
也衆反顧以生行不

義之兵返仁荂也固然獨行匪矯激也休
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土直也

程敏政慕青餘民傳慕青餘民者姓樂氏名均
國寶世為山東益都人生而用
厚端愿不苟讀書務明理斗口耳之學元中
亥益都守臣強之仕力辭不受令徙嶺南橫
用即日就道怡然抵橫上居州東衣錦坊手
竹以居題曰竹廬非其力不食越數年橫州
魯花赤廉其學行薦為儒學提舉均用泣下
曰某無似不能為吏化之民幸得免罪至此
殘喘足矣今辱以儒官舉豈其志哉事乃已
慕青餘民蓋以益都古青州也皇慶壬子六
一日卒于橫壽七十有九妻胡氏生良興良
敏嚴敏嚴生士容士
士容生章　國朝天順丁
士歷官禮部主客
卽中上距均用二百年
父老漸盡無能言其事者而敏嚴之

時鼠身巍高其聚青縣民可悲矣而亦因是可以觀其峻較諸當時苟求窮富貴者雖得志一孫或羞道之矣然則士豈可以夷狄患難而所守哉

紀述二 誄論 祈祭 弔文 雜著 疏

漢傅毅北海王誄 扶風茂陵人為蘭臺令史舞○誄曰永平七年北海靜王是境内市不交易參無征旅農不修畝室無感傷悼恒若喪厥親俯罔后土仰懇皇旻於英列俊靜思勤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死曜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曰覽初若論徃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勳不騖益莫能發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

潘岳弔孟嘗君文 人閑貴賤士無真偽入國如右盼而贏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舟樂則孰喜衰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瓊瓊之身而名利是奔西因志挽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唐韓愈祭田橫墓文 南陽人吏部侍郎○貞元十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下感橫高義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辭曰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為也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慕欽而不可禁余知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鋒

唐薛逢酹王景羲墓文

六日河東男子吕蘊敬酹於豫作符秦丞相
景羲之墓昔馬氏暴興世不及三叛根洞洛
東南鋸牙霆聲爭逐婪婪天下為血晉猶清
命景羲被玆文武秉心無親用則為主惟素
求我草莽振衣投劵乃雄作作雷雨莫不
莫不震吸韓吞燕噬魏含晉海蕩風掃集作定於
切存生人是曰大順武功成矣文理治集作
開太平垂及三紀子也無壽秦其不祀日沉天
水竭龍死時更運改雄作道歷消長屹彼壯骨
為朽壤烈氣猶在英風可想雲隔華山若見
樂毅佐燕功負其名漢猶求後寵號華成吕如
子翊運而行廓定八州澤流羣生歷代王者遠
聖明盛德未聞蜀本闕作荒墳欲平我行來集作于東
數亦未偶終期自致窺子

歐陽脩青州求晴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
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
仁聖帝前言曰夫春
以生育長養成就
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
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
嬉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不
所失天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
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得也而
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
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
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使皆
翻糞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
將之欲也神之意假以十日之不雨

重修密州蘇常山文三首

洪維上帝以斯川羣望亦如天子以

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厲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亢旱流殍之餘其合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子遺吏將獲罪神旦茲用懍懍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名若曰歲之豐亦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安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與吾君愛民之心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于帝者宜無所不享我東國為帝司雨涵濡百

易稱其德陶匠並作新其模揣豈以為報民作歲云徂矣麰麥未殖嗣歲之憂倪謝且謁雨我以永休烈尚享

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為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臣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廟曰嗚呼三年於茲矣東南至于江海西北至于河漢飢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而受龍於吾君者可謂崇矣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必獲思我農夫而敉其功詩之而不為脩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可以及民之實效則為榮無功而享之則為四鄰其受五等之爵命有德而致之爵命有功而享之侯澤此一郡而施及於四鄰其光輝矣顧無愧而可謂崇矣七命之服一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顧無愧

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慰民之望民其奉事有勤而無懈矣

王世貞祀岳義士君寵辭有序　明嘉靖三十

臣言偏將軍沃田侯後惡戰不利坳千夫長

寵免冑撞賊以馬死之下御史覈如奏臣論言江

言君寵故暴從田間應

大恩宜錄贈如例　詔一旦捐棄性命

詔曰可其贈君寵千戶

一子官官如君寵先是江淮帥臣檄青州兵備

者王世貞募卒三千人使者募三千人異軍

特起君寵屬推擇為長當行使者縛而命之飯

觴跽曰不佞不手劍死問至矣則以一小牢祀

壯之居無何君寵鳴呼君寵所謂草莽食力之臣也捐妻

[illegible]

鉾亦胡為乎哉且使者業已蚤貴獵金紫曰

官廩百倍若矣從諸輩上先生談說治亂不

然鬚鬢男子哉然而坐視笞披猖未有救也使

碌碌磐折以無當也即飽死何以見君寵地下

君寵屈指兵興　天子後先推轂將帥即坐逗

徵數矣未聞有以　馬革裹屍者抑何餒悖失笑

是不幸而不得君寵死又君寵之鄉中人好事

氣固其恪然諸為妓借軀報仇十命種種法死

私鬬死者其人技能自視豈盡君寵下哉然而

餘肉大彘不食也嗚呼君寵得死矣使者致為

語一章下神而怡之亂曰鼉鼓發兮殷殷鳴

兮血瞽陳靈之降兮十期將胡會兮興余仇

車兮屯驂左駙豹兮右驂驕手余元兮扶

渭滄湲兮肉鯁鯁告成兮東沂江冥冥兮

飛憤而往兮懽來旋羣殤從兮為厲

橫殺兮讀春田靈道遙兮

司馬遷曰大宛國千
大宛占通
事嗇占通大宛國千
事嗇占通大宛國千

蘇轍晏子論

不求而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

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無

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

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

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

為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威公霸諸

匡天下使夫免左衽得葬幸而不亡許之

晏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心也是惑大而

乎但捄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摧尾以揮之

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

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化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

死田氏為鼠於齊矣

程晏齊司寇對齊境多寇司寇坐不理景公召司寇請理君朝廷之寇熟角乎公誠識臣以司寇之寇其鼷鼠乎食人與牛鬬食其角矣請以是詔之寇熟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摧尾以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蚋千嚙乎以其口耳並貫心徹骨而不知也

左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寡哉今劉殘汝使歸快賀而圖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參以其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之至也無方著藝之至

紛無用而致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諭取一時之俄倖於長久難哉威公將有適庶之禍遂與威公事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皆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劉基孟嘗君求石磬對

汜水之濱多美石君為薛公使

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以為之磬使隸人敬請于下執事惟君圖之君封於薛將舉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于外朝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濱人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土命后夔取而鬳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土作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威不敢不供猶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諸館人曰將以為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為之碣臣實不敢聞弗敢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趨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之客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寶信于天

詞章一　古歌

飯牛歌　齊桓公田窮無以自達將任車於齊莫宿於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咸飯飯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命後車載之因授以政○南山矸白石爛生不老與聲禪短布單衣適至暮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狄水歌　狄城在高苑水經註輸退之擬作題云狄水今風揚波舟相觀何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齊臺歌　見晏子春秋晏子之爽維人齊大夫○景公之臺成臨淄而望國殷民相睹曰美哉堂乎堂乎後世孰將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君賞賜厚以借民心民愛之歌謳而頌德君雖欲無與田氏其可得乎公曰然則奈何晏子曰君若欲長有齊國則唯禮可以反之君若欲田氏之亡則唯禮可以速之公曰善

泰山歌　齊景公遊於泰山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蓊蓊者何人將去寡人而死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安至此流涕晏子曰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桓公將有之君安得此而立之君之有也待其子孫之有也而君哀之此臣所以竊笑也公曰寡人過言而二子正之請罰二子者各飲三杯晏子曰諾古之人有言曰見賢而不舉舉而不先命也見不肖而進之罪也臣竊不敢當命公遂飲二子各三杯

梁父吟　諸葛亮躬耕南陽好為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薤露歌　薤露本喪田橫門人傷悼之作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

蒿里歌　蒿里亦喪田橫門人傷悼之作言人死魂魄歸蒿里也

梁甫吟　諸葛亮躬耕南陽好為梁甫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梁父歌　齊人歌也

梁人歌　哀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魯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彈鋏歌 孟嘗君舍客馮驩見孟嘗君傳舍長
鋏歸來乎食無魚 先生甚貧惟有一劍
五日又問傳舍長曰客彈其劍而歌曰長
來乎出無車 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
鋏歸來乎無以為家 于是孟嘗君不悅
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 三月而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
曰松邪柏邪建共者客邪 攻狄諮田單攻狄三月而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
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 本拄
松柏歌 秦使陳馳誘齊王建入秦遷之共處之松
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卒

理固諫史 安陵人蘭臺令史○三王德行
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
身無子困急獨對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
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闚雕上繡鳥飛
裂晨風揚灑聲聖漢孝文帝惻然
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悲亮樂甫吟 瑯琊逸望族○步出春城
陽都人為蜀相○步出春城
似問是誰家墳田疆古治子力能排南山文
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
嘉妾子

白楢贈徐幹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光
滿衆星峰以繁志士營世業小
且夜行游燕閒文昌雜
天春鴻鴈

左思招隱二首　臨淄人秘書郎○招隱橫古今

雲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
非悕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水自
鹼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
吾簪○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
可瑩心神峭蒨青蔥門竹栢得其真弱葉棲霜
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
牽彈冠去塵鄽遵非吾屈首陽
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極良辰

左思贈妹九嬪悼離詩　鬱鬱岱清海瀆所經陰
誕生如蘭之秀如芝之榮總角岐嶷齠齒聰明
告烈異世同聲惟我惟妹寔惟同生早喪父母
有行實惠父母鞠我愛同懷弟兄夫婦自我不見

吳邁遠 杞梁妻詩 燈滅欲初明蘭閨獨由早 一代千載炳遺文貞夫 役杜門結齊君驚心 寧旻高城為隕墳行人 金石軀出門形影分 隨塵壤消聲響誰其聞 謝靈運 擬徐幹 魏太子鄴中集詩 陳郡陽夏人 監○以無官 箕賴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伊昔家臨淄 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慰高密為歎謂可 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永塗 接集遠薄質已免負薪若俟遊撫蘭室清

論美詩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 非達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鮑照 東武吟 東海人臨海王鎮荊州引為前軍參 ○主人且莫 士出身蒙漢恩始隨 弗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 輕車追虜窮塞垣密途 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 盡教甲心思歷京洛 亘萬里寧歲猶七奔 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平右 腰鎌刈葵養倚杖教鵾雞 以壯辭家去窮老還入 幾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 君許願垂晉主 恩不愧田子菟

吳 蔣歌行 吳郡人始與王友○黃金徒 如宋章句雪宮紛多士 同載雙連珠璧作合席 作合席恩河注垂 車坊高門如烏 花 車坊高門如烏

張說南中送蔣五岑向青州 洛陽人中書令封國公○老親依北

賊子棄南荒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此中遙
友彼地逐遷鄉願為楓林葉隨君度洛陽

李白詠魯仲連 蜀人翰林供奉○齊有倜儻士魯
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

陳昭詠魯仲連義與國山人襄封永興侯○魯連
高趣意氣本相求笑罷秦軍却書

燕將愁聊棄南金賞方從滄海
遊寄言人世客非君能見留

陸瑾梁甫吟 吳郡人吏部尚書○臨淄佳處
名娼歌哭屠肆動非常曲

掩抑隨羊轉和柔會琴悲輕易屢迴指
飛塵亂綺深寄言諸葛相此曲作難忘

王維送崔三往密州覲省 太原祁人尚書左丞○大
悵扇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遠天山雪家
臨海樹秋曾連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岑參送裴校書從大夫淄川覲省 南陽人嘉州刺史
○尚書東出守

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
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子向青州一路通關樹孤城近海樓懷中江
橘熟幾處戟門秋更奉輕軒去知君無客愁

韋應物馬明生遇神女歌 長安京兆人蘇州刺史
化感馬生石壁千尋啓窦檢中有玉堂玉
之一隅不與言玉體安綏三日眠馬生一立

壁鈿真丹白蒙衰安先盡來起居語示
天機書神女河書見仙

送張偉水路歸莊海南陽人中舍今歸林桂林

依舊永高桃隊青州相識業蓼
臺宿雨微知君心興遠海上逸遊談高昌

淄青使幕遠水流春邑回風送落花歸山驛館官酒闌歸夢遍百花

從來赤管筆撥向幕中揮送崔過歸淄青幕府平陵車馬客千山下殘花一路時春衣過水岑暮雨出門是莫道青州客迢迢在夢思

送王光

青州無寄儲侍御幾經功身着紫衣趨闕下口衙

詔出關東蟬聲驛路秋山裏草色河橋落照中遠憶故人滄海別當年好躍五花驄

劉禹錫平蔣行二首胡塵昔起薊北門河南地盡軍貂裘代馬統東岳

制為角地形十二處意驕恩澤舍容歷人皆料帶方箭齊人不復聞簫韶今朝天子聖武手握玄符平九土初哀狂童襲故事文告不方振怒去秋詔下誅東平官軍四合猶嬰城春羣烏噪且驚氣如探山墮其庭牙門大將有劉夜半射箭攙槍星帳中虜血流滿地門外王師連臂驛騎函首過黃河城中無賊天氣和朝即來慰撫耕夫滿野唱行歌○蔡山祝廟六十

旅榮不養生愁煙今逢

聖君敬勤戰妖氛掃盡河水清日親巢穴見

帝東封時百神受職爭奔馳千鈞猛獸

被涵浮熊羆侍

詞當今魯孫承聖祖嶽神望幸河宗

清門大道屬車塵共侍

會昌四年進士

○贈蔡不

臺中送青州薛評事

會中送青州薛評事

善治舟謠水調春
居樂五民游於藝
召真賞
莫違

詩下

宋范仲淹依韻答青州富資政見寄樞府當年日
衰隱然一
明堂親建英主開前席力與皇家正舊章直
求安富貴純誠惟欲助清光讌黃政事追千
曾風謠及萬箱偉望能令中國重奇謀曾歷
北方強故人待看調元後乞取優游老洛陽
殿陽脩曉發齊州道中二首東州幾日倦征
騎縣驛白華

寒雲驚曉角鷄鳴蒼海浴朝暾國思未報身先
客思無聊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消渴馬
文園○歲晚勞征後三齊舊富開人行桑下路日
上海邊山軒望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頼無
先過穆陵關
青州書事年豐千里無夜警吏公作遊
陵關
日自為閒人長祿厚豈能憨飽食像餘仍足倦
得買經裝君恩天地下遊物論去行歌頼水傍
晚書事二首一麾新令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
軒冕從來為外物山川信美獨思
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謁廟馬上
臞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感旌旆栴檀悠悠行驚歲已暮
氷流富庶齊三服烏川禹九州自憐思頼

黃庶喜雨上文相公

陽暴苗不得秀風俗相顧無顏容我公裨補
乞許懷息平姦驄西湖景好天子借訟簡朝
臨青銅忽窺庭民有旱色輟寢廢飯忘巾笏訪
事法得古本若可舒卷陰陽功除壇規土靜未
休以一憩幕吏解公意期雨霑足環海中百
郡喜為喜喜厚天下公之公謝皇祐五

王月乙巳齊大風海水暴上尋光平乘勝

百家被其災而死者幾半丞相平陽公以同年
君子儀往賑之以詩見寄因而和酬鹽民汲利爨
業田園燕天意似遣陽侯驅卷水沃殺煎海爐炊
百尺不及通老幼十五其為魚耕夫蠶婦來漬
百金不易箔與鐵我公便息哀其愚埋掩尺骴
憚狐吾黨子儀馳赤駒口齎公惠人人噬日走
百里爛鞅靽不飲不食顏色癯去時萬捆如束
回首綠暗紅紫疎寄詩百言舉其麤我愧安飽

太釜

王安石詠田單

王萬乘奔走兜區區燕田
掃燕無前趙魏樂教去
城阿墨王士王

憲重九出巡未回 東望遙遙百尺臺
筒盞手開不覺登高節 人來幸空訟簷心生
時回竟山雖與民同樂 閒往歸到未期行樂
州郡月有懷中秋去歲中和晏 辦鮮紅表海
故人 北海罇天上無私是明月 隔誰言
來

蘇軾雪後見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
無風勢轉嚴但覺獨
如猴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
寒聲落畫簷試向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
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
連雲有幾家老病自憐為退空吟冰柱憶劉又
嗟詩

祭常山回小猟 青盖
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
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歛歸來紅葉滿征衣
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玉盤盂二首 并序○東武舊俗
歲四月大會于南

別業也而其名俚甚乃為易之 雜花狼籍占
餘芍藥開時掃地無遺 一枝爭
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絶品難尋舊畫圖
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 花不能言
知令君痛飲更無疑但持白酒勸嘉客盡待
覆玉罍負郭相君初擇地看 屬國首吟詩
豐與花相厚更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疑芳有幾枝

輕妄庸就是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壇壽斯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書

○膠西先生趙明叔素貧好酒而酔常云薄薄酒勝茶湯薄薄酒勝不飲

薄薄酒二首 并序○不擇酒而飲不擇妻而娶不擇官而仕不擇地而居此四者自達觀之一嗳云耳然醜婦勝空房其言鏗鏗如擊鼓補東洲之樂府既又以為未也復自和一篇聊發覺者之一嗳云耳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裘蔽風雨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無裘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早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蹠俱亡羊不如眼前一杯是非憂樂都兩忘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裘兩重美惡雖異醉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窻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榆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子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貴

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園亭寄友代周孔翰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絕海風吹碎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蓋公堂前虛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就中山堂雪更奇清松怪石亂瓊絲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不是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和李郎君不是安道上騎驢吟雪和李郎詩何當閉門飲美酒無人毀譽河東守

沂山禱雨有應高田已無黃埃下田生蒼耳蕎麥有幾蛟龍聽足時無更問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茫茫青一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茫茫青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

凱火燒陽作牛乳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

洪

明止生辦昧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募官
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魚鹽作士今

金 朱自牧清河道中暮歸

見浪隨商舟尾尾行十里煙霞隨野步雨岸秀
臧秋聲雨陽雖有豐年意久客都無地可耕

党懷英夜發蔡口

泊舟楫進天昇鵲噪墮秋水浮光照舡明孤城發
儵儻微波濺彭蚃畸鵲野煙合悠悠水風生遠浦
歎獨遘感物傷旅情鳥有時起幽蟲亦宵征懷從
半月窺席慷慨心未平

元 趙孟頫詠齊逸民詩

吳興人翰林學士○驅車升
子阿黨好奇畫一
隱馬君將適齊國聞有魯
受賞高舉振六翮
談秦師走再說聊城拔功成
布衣終其身豈復為身役

王惲義俠行

汲人少沉毅有膽氣輕財重義不屑小節
嘗為吏不樂去而從軍後與妖僧高不行假于大
長歸值元世祖時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弄權虐
政貪權暴虐一時洶洶自太子諸王皆知其姦太
臣以下無不畏若之帝寵昵久任不悟也著忿疾
激烈詼謀矯詔密用大銅鎚碎其腦立斃事發
自投獄曰吾為天下誅姦臣死無恨也帝怒窮
著甚慘死年二十九云時文士王惲為著賦詩
曰劍客行繼更曰義俠行云○君不見悲風蕭
易水寒荊軻西去不復還狂圖止與蝥珠靡至
恨骨埋秦關又不見豫讓義所激漆身吞炭人
千載遠安往訪遺跡躊
躇東海上向風長太息

劉因題幼安耀廷圖幼安

○漢家無復雲臺功生平不識大耳公眼中大有扁舟東諸公齊黃雄百年能

辭瑄齋都歌河津人提學僉事○偶把漁竿清水諸侯八百從如蟻洗兵一

天下清興王事業應難比茅土之封東十侯奄有青濟都營立千乘齊龍旂照滄海百層雉堞臨淄流拂曙歌鍾起人物宣閭隘都市黃金白璧酬君公文馬雕軒親天子前朝後市何輝赫遑相望長劍危冠盛皐虎珠簾繡幕圖畫美伯業相傳僅千載寧知時去繁華改盜賊公然縱寶弓坐令青社無光彩是非得失俱悠悠空餘廢址連龍臺維事變涼不可問淄水鳴咽慈風來

何景明魯仲連詩歷國排難能解紛飛書下燕將立談却秦軍不受萬戶侯長揖千乘君始為天下士終為海上民

王寵臨淄行吳人貢士○盧危下流清業沂乃東峙鳴盤勢崇太公霸山河控十二海岱錯表裏七人忽龍起名重天下居世避俗谷飛談論揚行風節業磐磐世雄俊

劉澄甫齋謳行壽光人山西布政司參議○齊國美
侯王多營丘擅形勝十二當山河迤邐瑯琊高
膝即墨奮魚鹽並杭稻海物紛交加浮磬有遺音
桐捉陽河鬱桑中華瑟綿緡厭綺羅桓公敬仲
甫威王乃烹阿田單走燕騎魯連卻秦戈天道豈
常恭人事或坎坷君相既汨沒霸業
終蹉跎達士解止足去去將如何

黃卿齋謳行益都人江西左布政○齊瑟調疏越簫
札精賞鑒綿駒何足云爽鳩肇蒙土尚父治維新
青陽條風起萬物先受春產殖兼海陸充物腴且
珧瀣渤森無際岱沂崇入雲洪河界右地肅慎袞
東鄰疆域何膴膴形勝當西秦輔周表列國一匡
澤生民稷下萃文史姐豆饗耆賓高風魯連
唱義烈王蠋敦俗尚輕千駟風韻流千春

李攀龍廣齋謳行歷城人陝西提學副使○不勞
我奏齋謳鷹揚表東土賜履維青州沃壤既如
絲枲朝且桑魚鹽無儉歲海玉自春秋百二敵
秦八九吞從洲美哉一丘力天下咸宗周朝服
臨河鞭策使諸侯至今臨淄途誦義慕前修抱
立軍門意氣橫浮舉決成帷幄攘臂赴仇讐
君務養士寡世能休五伯桓稱首四
其人聘幽并無停輈乃聞簫韶音若與唐虞
遊三月忘食味留季札本荊蠻華夏多
夷儔何必鏤簫管主憂閒達有遺辭
女其毋掐算為窗
剩非所謀駟駟一
豪邑連謝千金酬但論二布衣豈復高賢流

雲門山 石孔遠如
空近南門孤掌峭

泉冷不禁千年指點舊棠陰清如灌露甘
應似活人一片心
橘井看莫怪丹成遇
水尋思我亦有
憑法

一甌清冽不勝芹普

「萬歷」青州府志
二十卷

（明）王家寶 鐘羽正纂修
明萬歷刻本
十二册

原件收藏

河南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2·11·2

17

原件状况

原件有部分破损

本部书共摄制 **3** 卷

3：1 卷1 卷11
3：2 卷12 卷18
3：3 卷19 卷20

本部书未完

续后片卷

本片卷含：卷12　　卷18